



红岩

前仆后继

紅
HONG

岩
YAN

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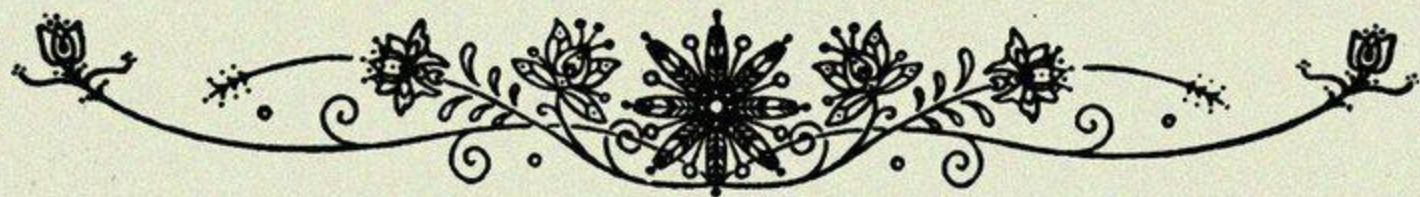
前仆后继

原著 罗广斌 楊益言

改編 可 蒙

繪圖 韓和平 罗 盘
金 奎 顧炳鑫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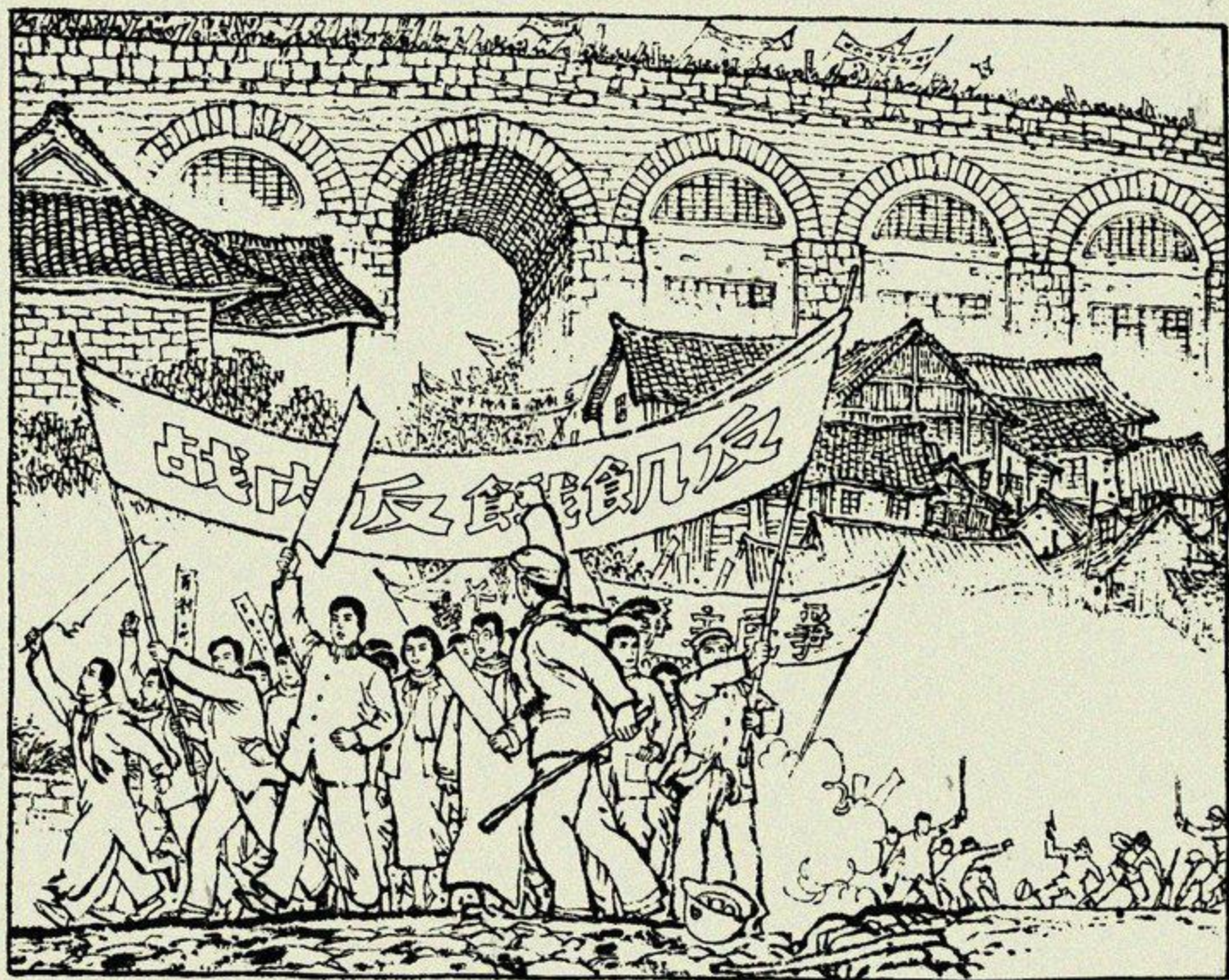
前 記

《紅岩》出版以后，深受广大讀者歡迎。讀過這部小說的人，很難忘懷書中所描寫的許雲峯、成崗、江姐、齊曉軒、劉思揚……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，他們在同敵人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品質，深深打動讀者的心靈，使讀者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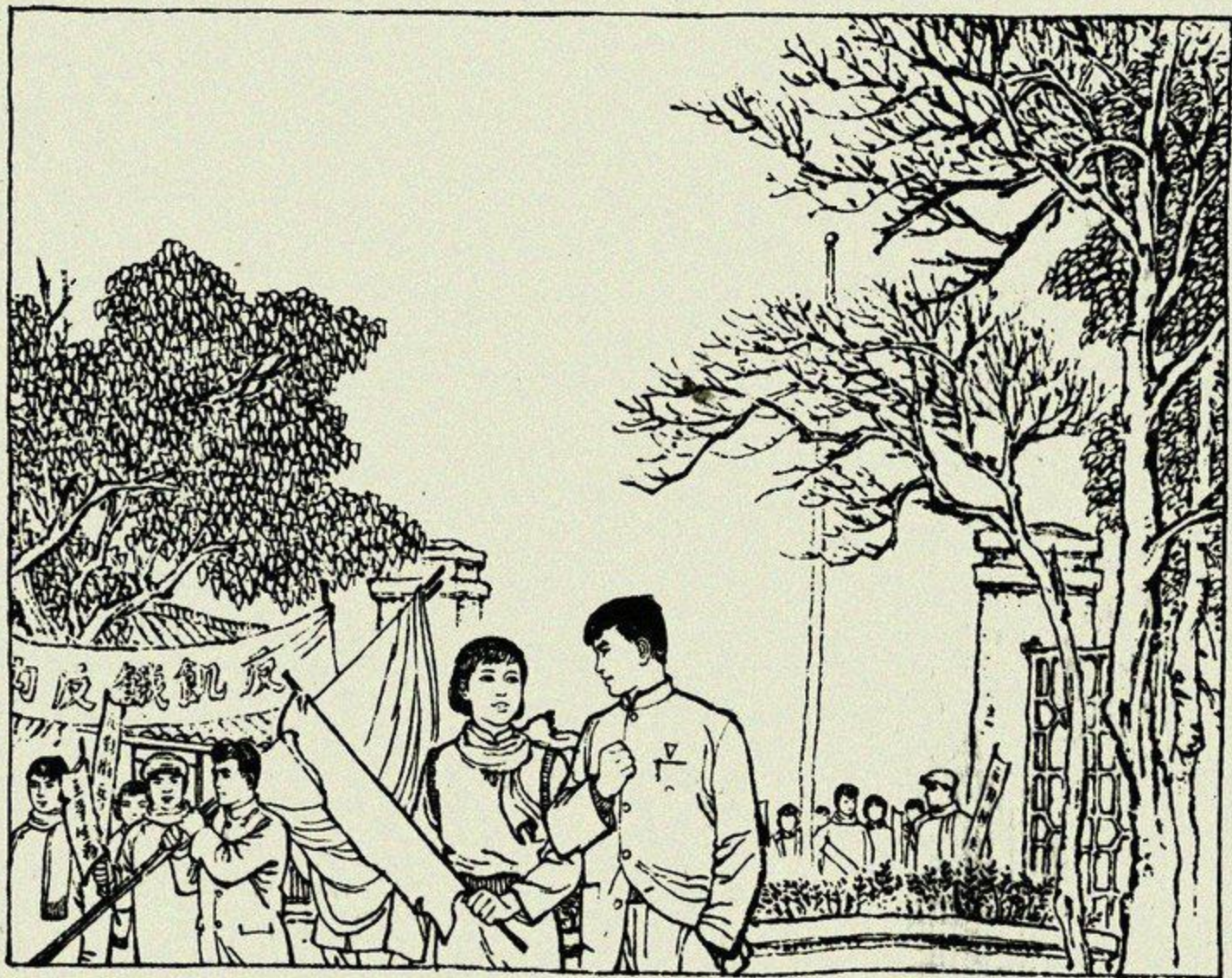
為了滿足讀者需要，我們選擇這部長篇小說編繪為連環畫，全書分為八冊。內容從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蔣秘密監獄——中美合作所毀滅為止。

我們的意圖是想通過連環畫，使青少年了解革命事業的艱苦，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繼承革命先烈的戰鬥傳統，作革命事業的接班人。同時使更多的讀者認識到：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黑暗歲月里，無數先烈為了爭取革命的勝利，如何同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。他們的英雄事跡，將進一步地鼓舞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與激情，在階級鬥爭、生產鬥爭、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運動中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，取得更大的勝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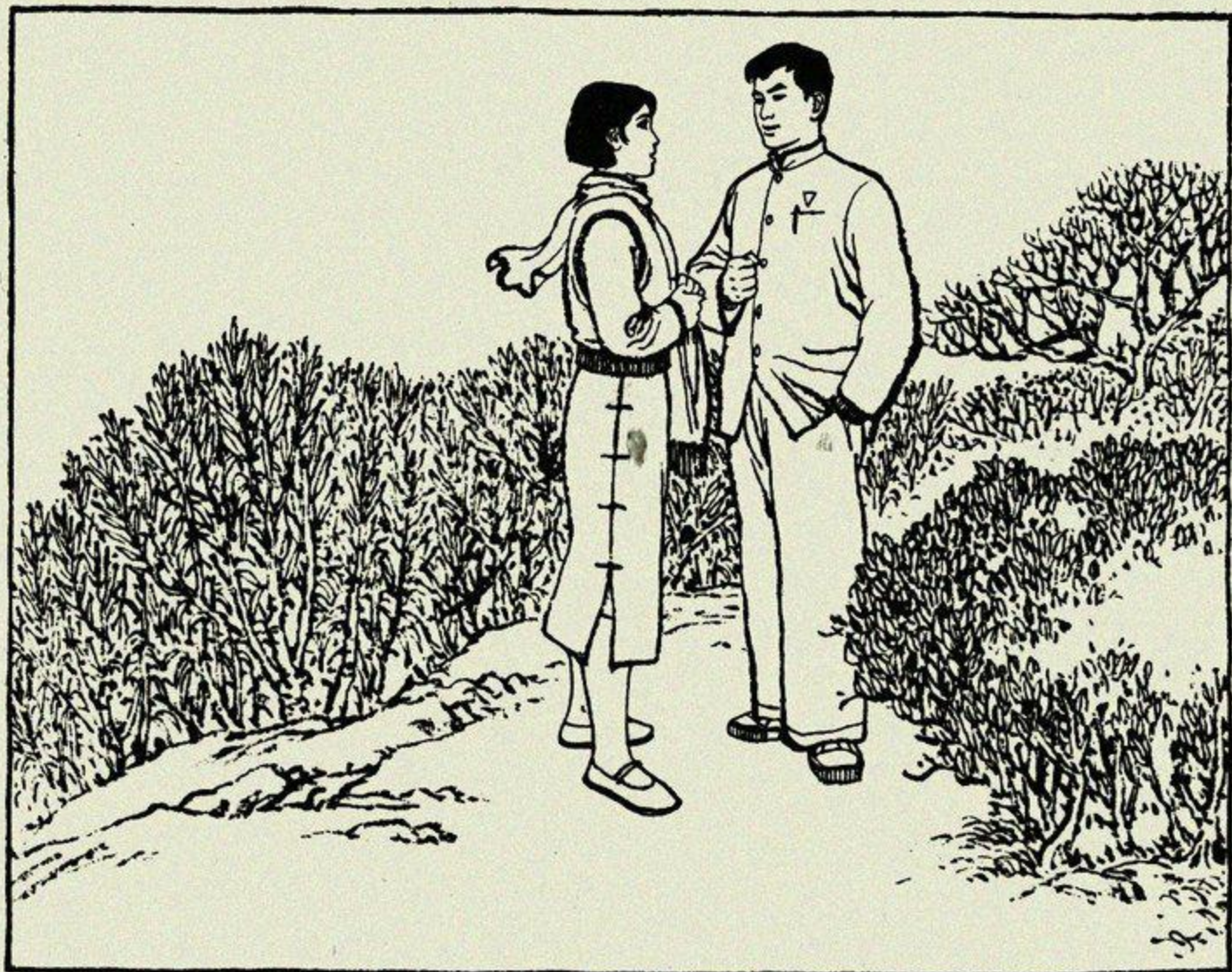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畫 韓和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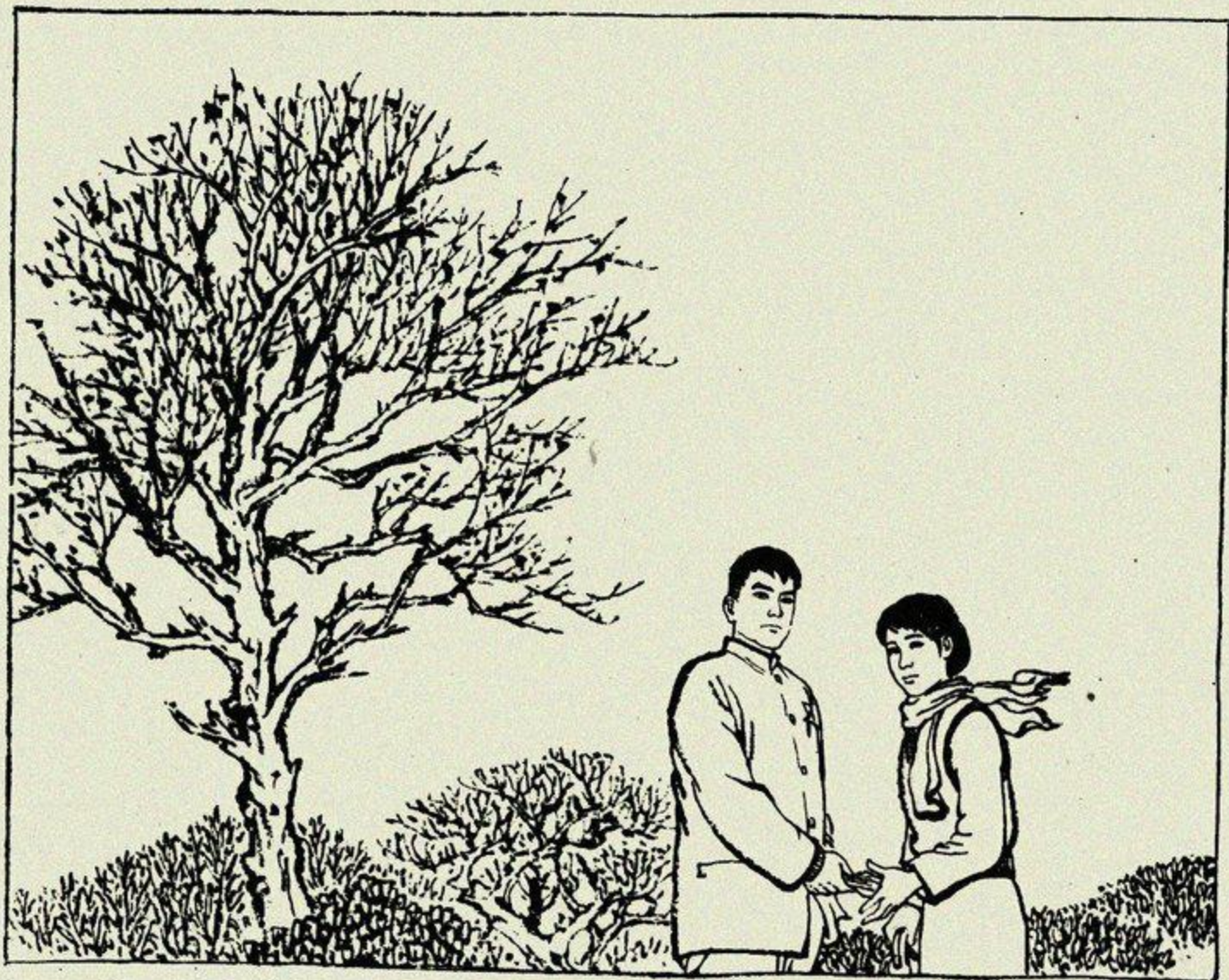
(1) 一九四八年是新的战斗的一年, 在党的领导下, 重庆的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热潮汹涌。重庆大学的学生, 参加了全市反内战的大游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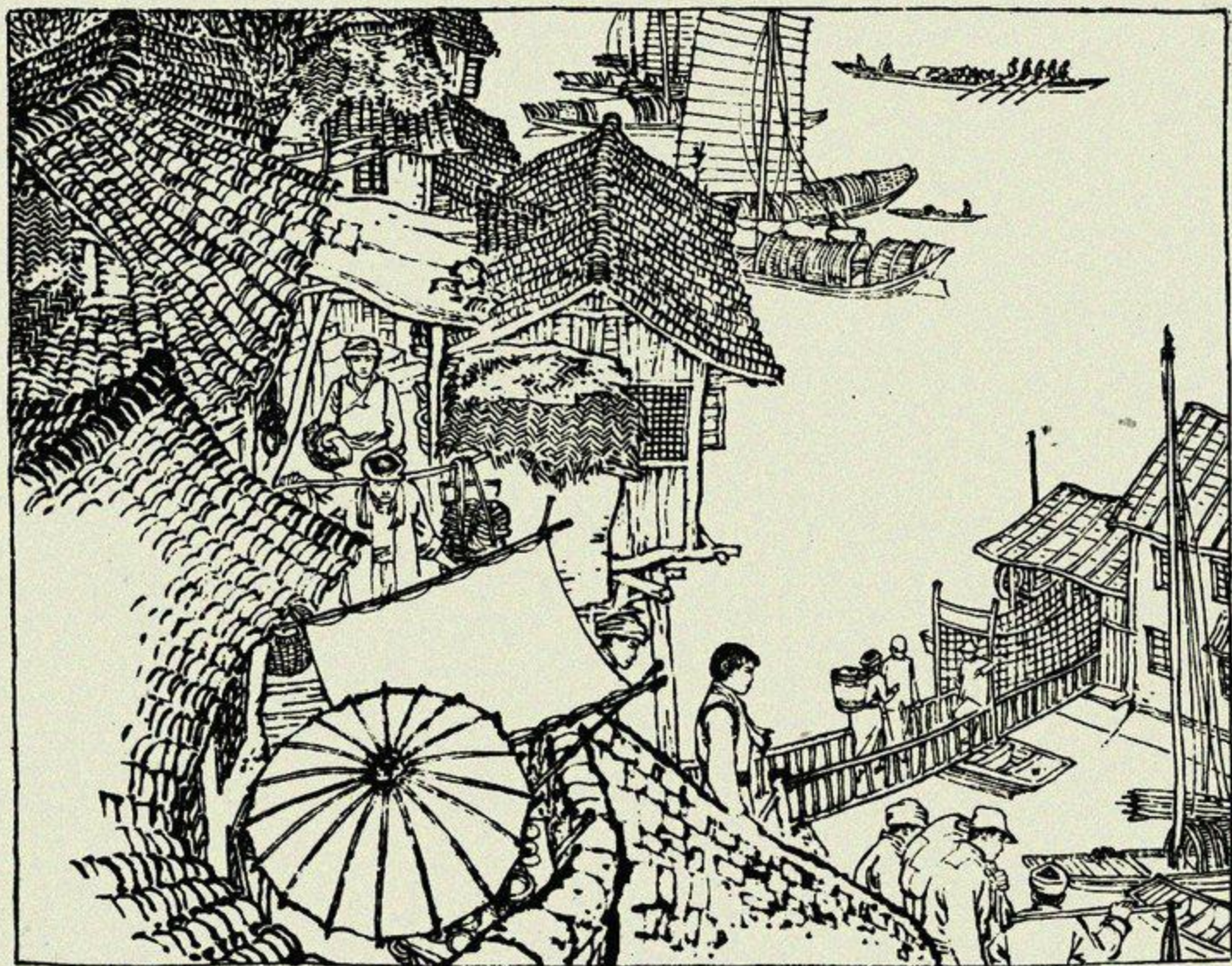
(2) 游行回来以后，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校园里谈说着，华为对成瑶说：“这次示威游行显示了我们的力量，特务事先想破坏，可是没有成功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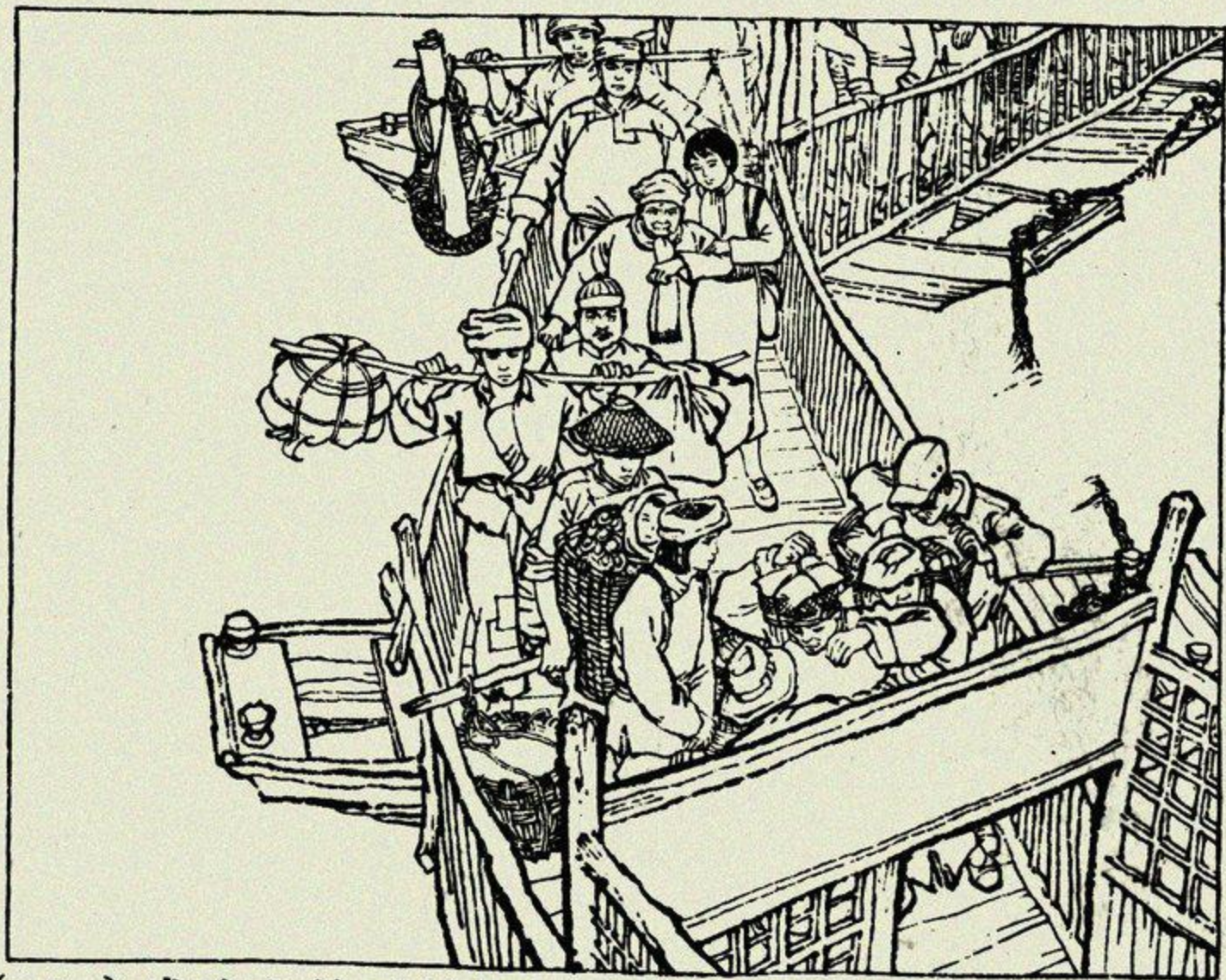
(3) 这天是星期六,一早,华为约成瑤到校园里,对她说:“为了支援农村,我要下乡去。我的工作,由你和孙明霞担任,以后你们两人多多商量吧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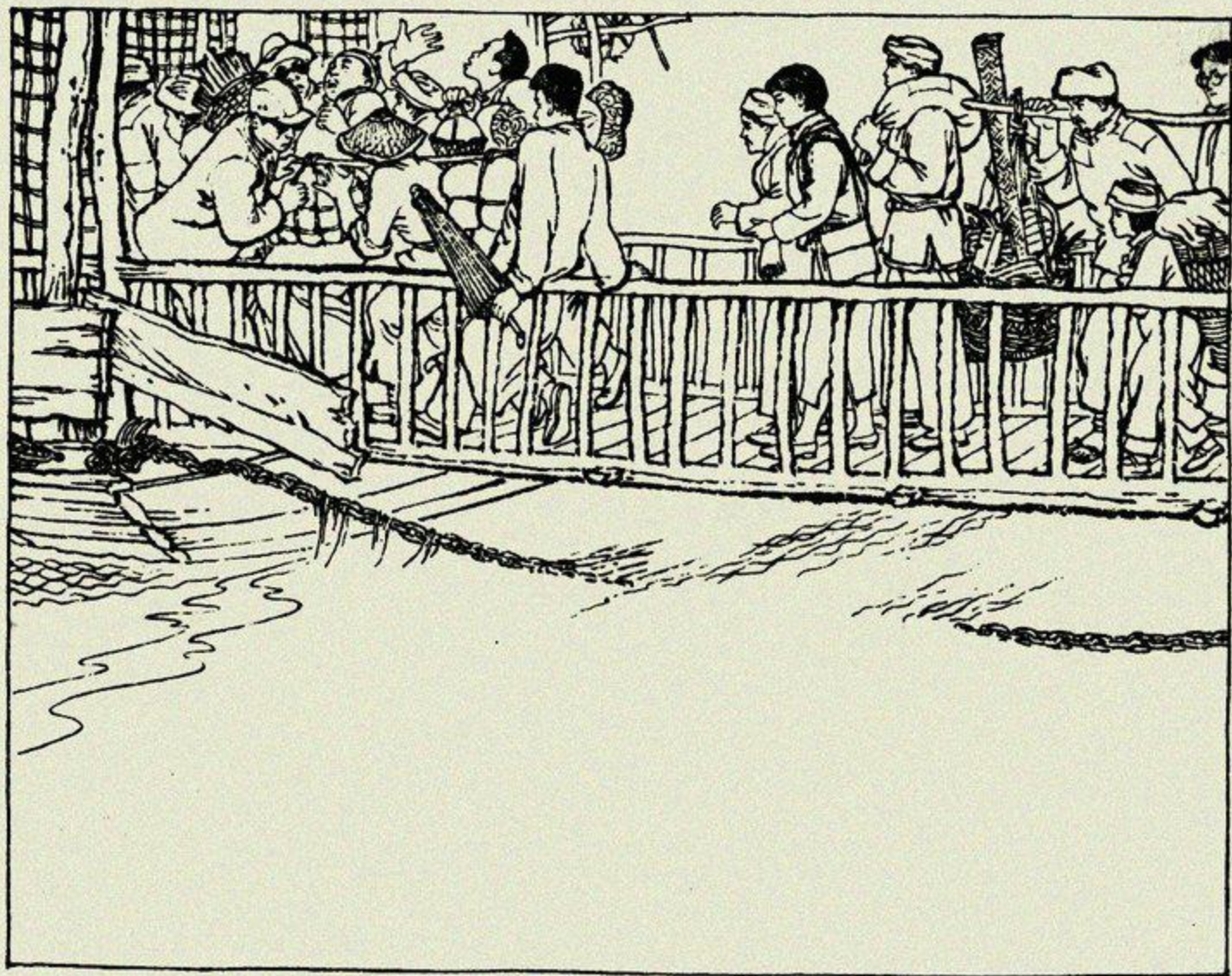
(4) 成瑤说：“我也想到农村去，申請几次都沒有得到批准。”華為安慰她说：“这里也需要人工作嘛！”分別时，他拿出《挺进报》交给她，说这是最后一次联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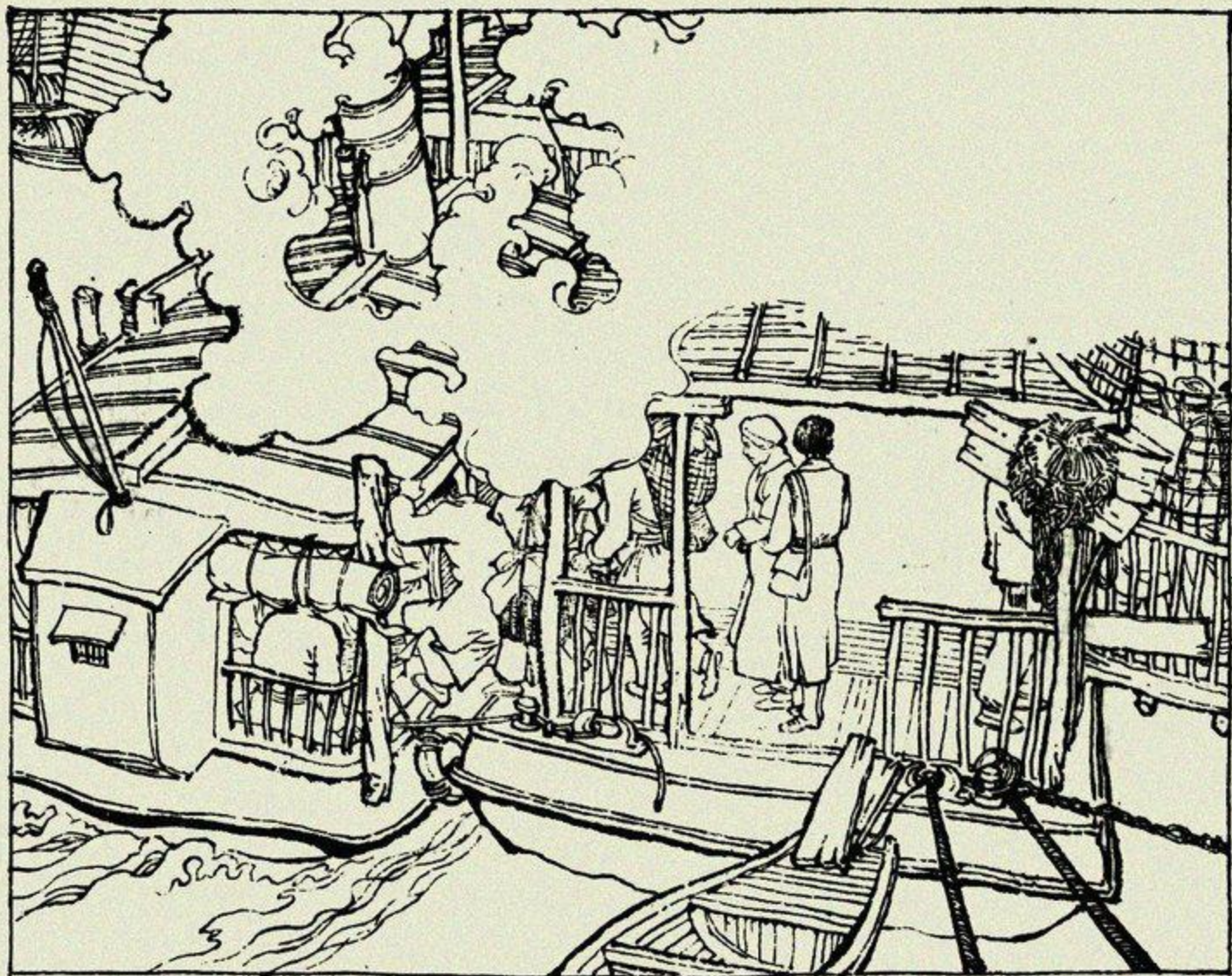
(5) 下午,成瑤从学校到牛角沱码头,过江回家。码头上挤满了人,蘆船上站着两个戴黑眼鏡的人在盘查。成瑤想:这两个家伙一定是特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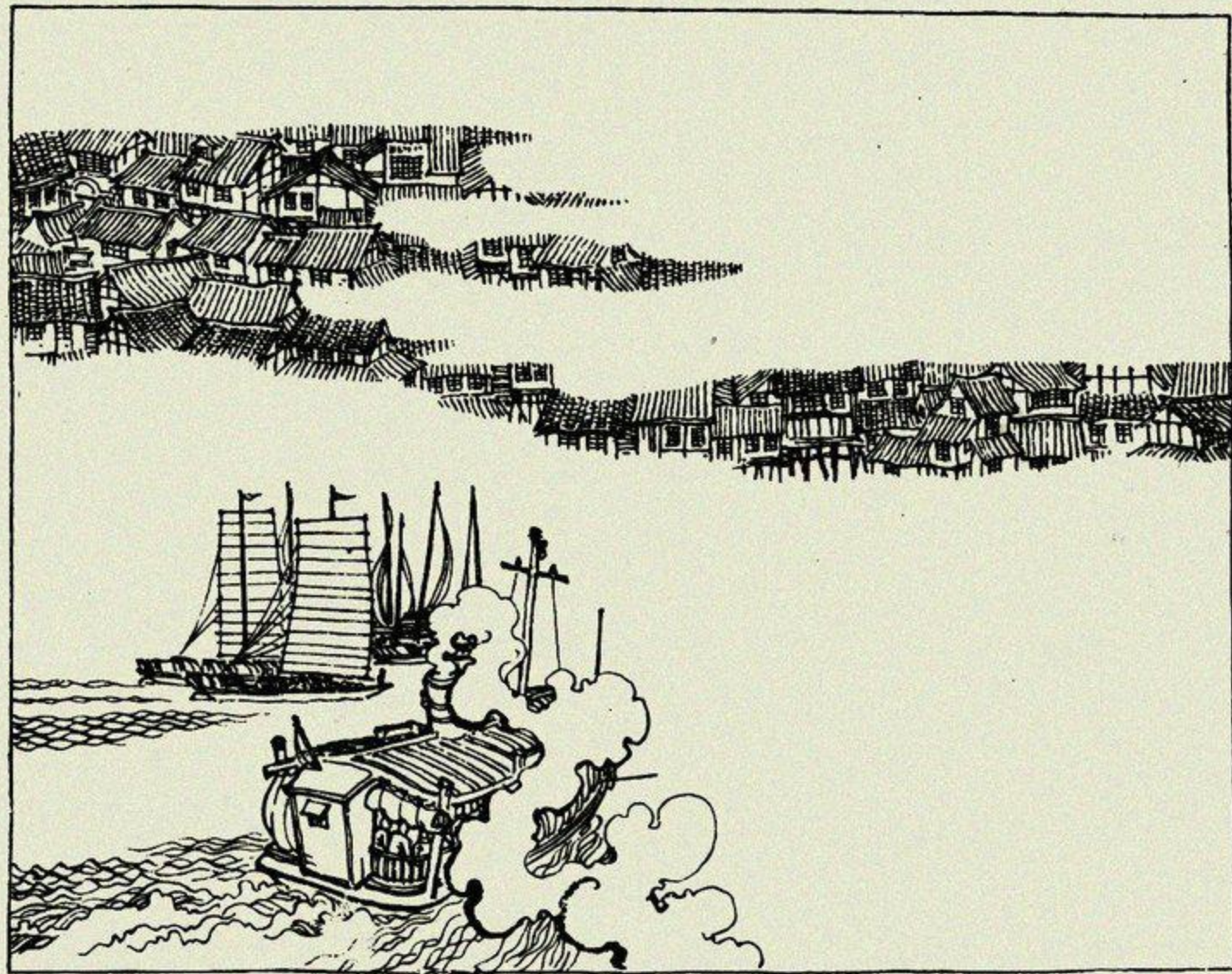
(6) 成瑤心头不禁怦怦跳动。因为她衣袋里,有华为给她看的《挺进报》。她见前面有个老太婆在跳板上慢慢移动,便机灵地赶上去扶住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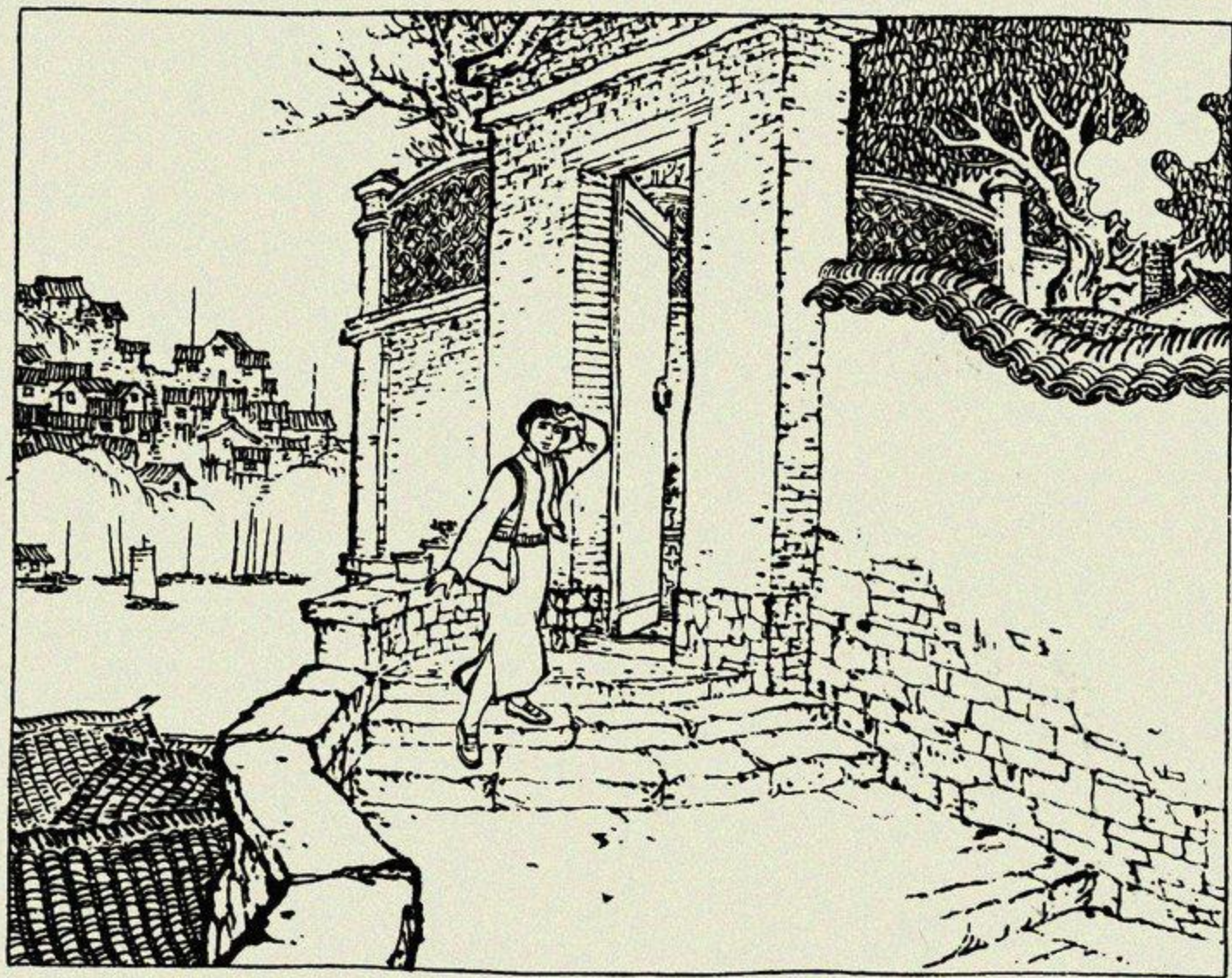
(7)“走快些!”戴黑眼鏡的家伙猛喝着。成瑤望了特务一眼,扶着老太婆踏上躉船。她留心的观察一切,紧紧跟在老太婆的身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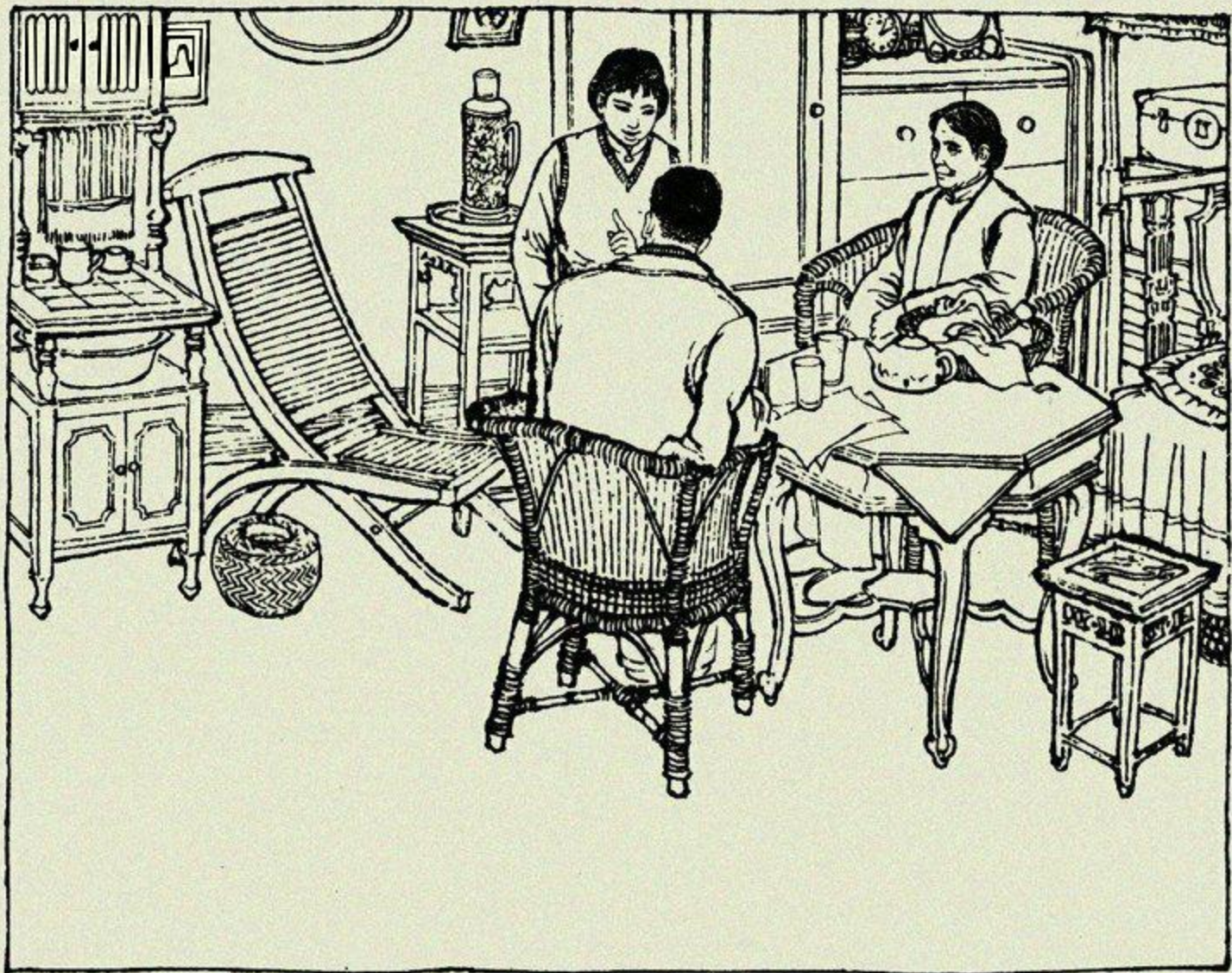
(8) 将到进口的地方,后面有人挤过来。盘查的特务立刻拦住几个工人搜查,放过了成瑤和老太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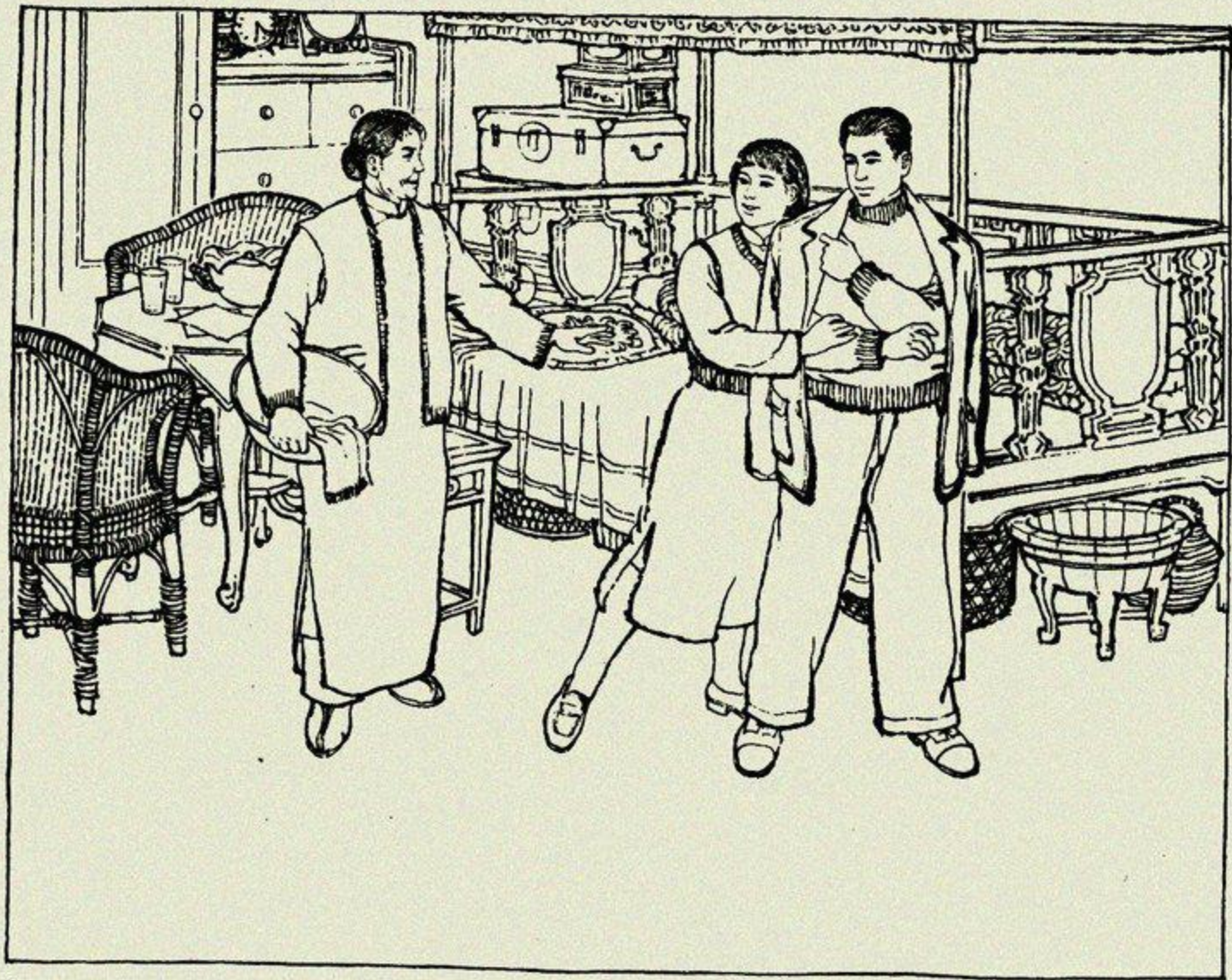
(9) 直到渡船离开了码头,成瑤才定下心来。船只划破混浊的江水,向对岸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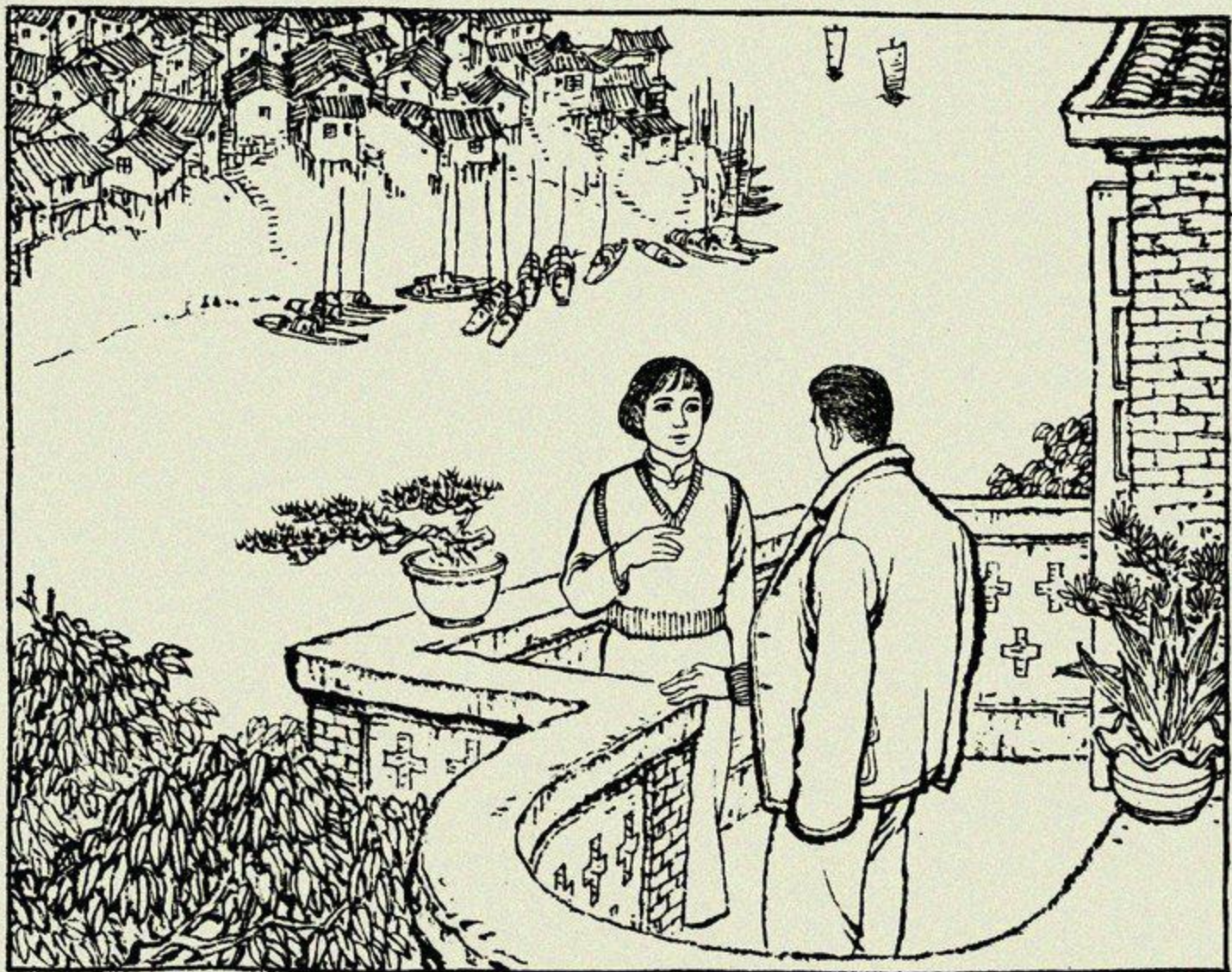
(10) 过了江,爬完北岸的石级,她长喘了一口气,说:“总算到家了。”因为急于想找到成岗,她汗也顾不得擦,便跑进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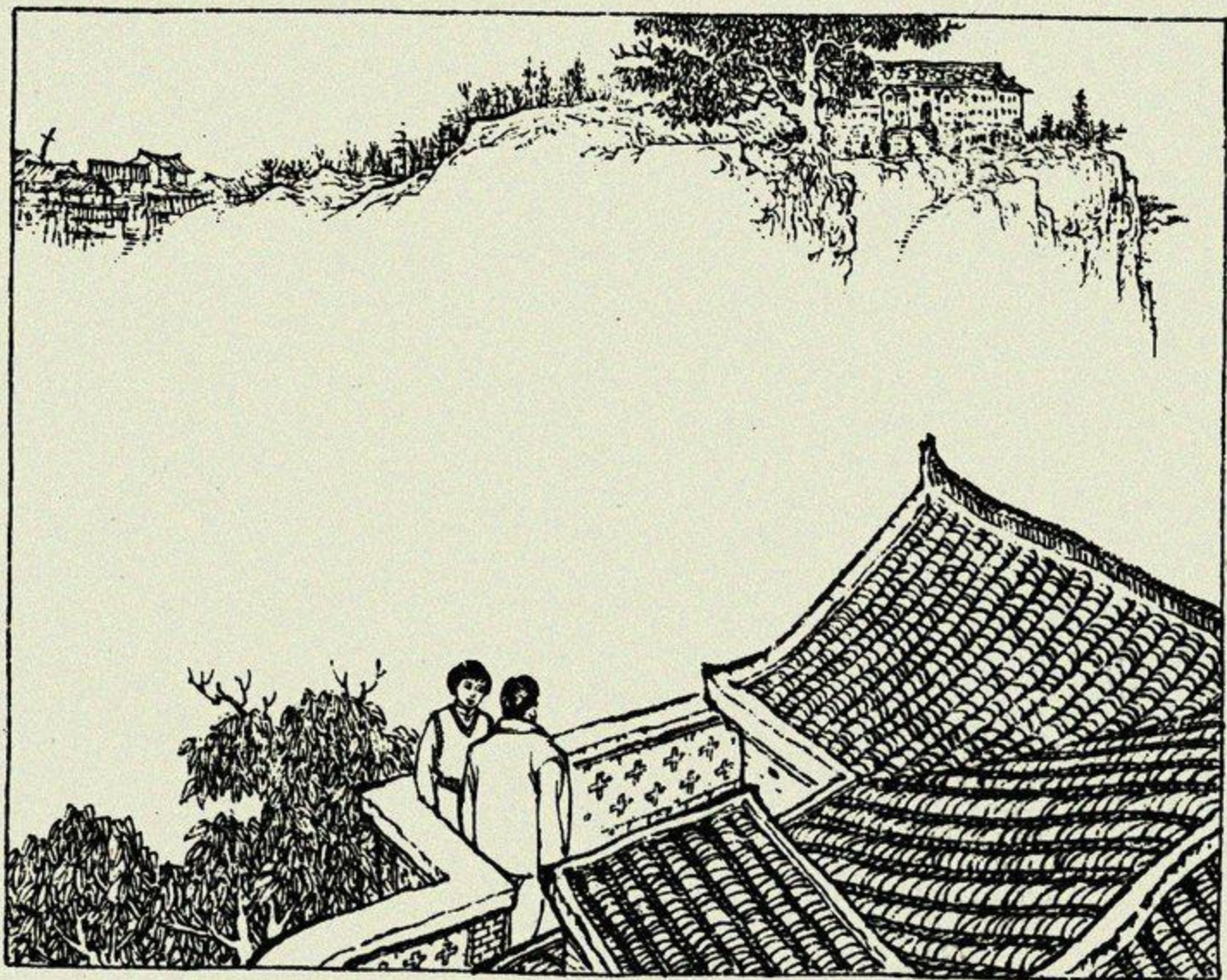
(11) 成瑤在成崗的寢室門口張望了一下，沒人，回頭撞進媽媽的房間，見成崗在寫什麼，便一把拉住他說：“二哥，我有事找你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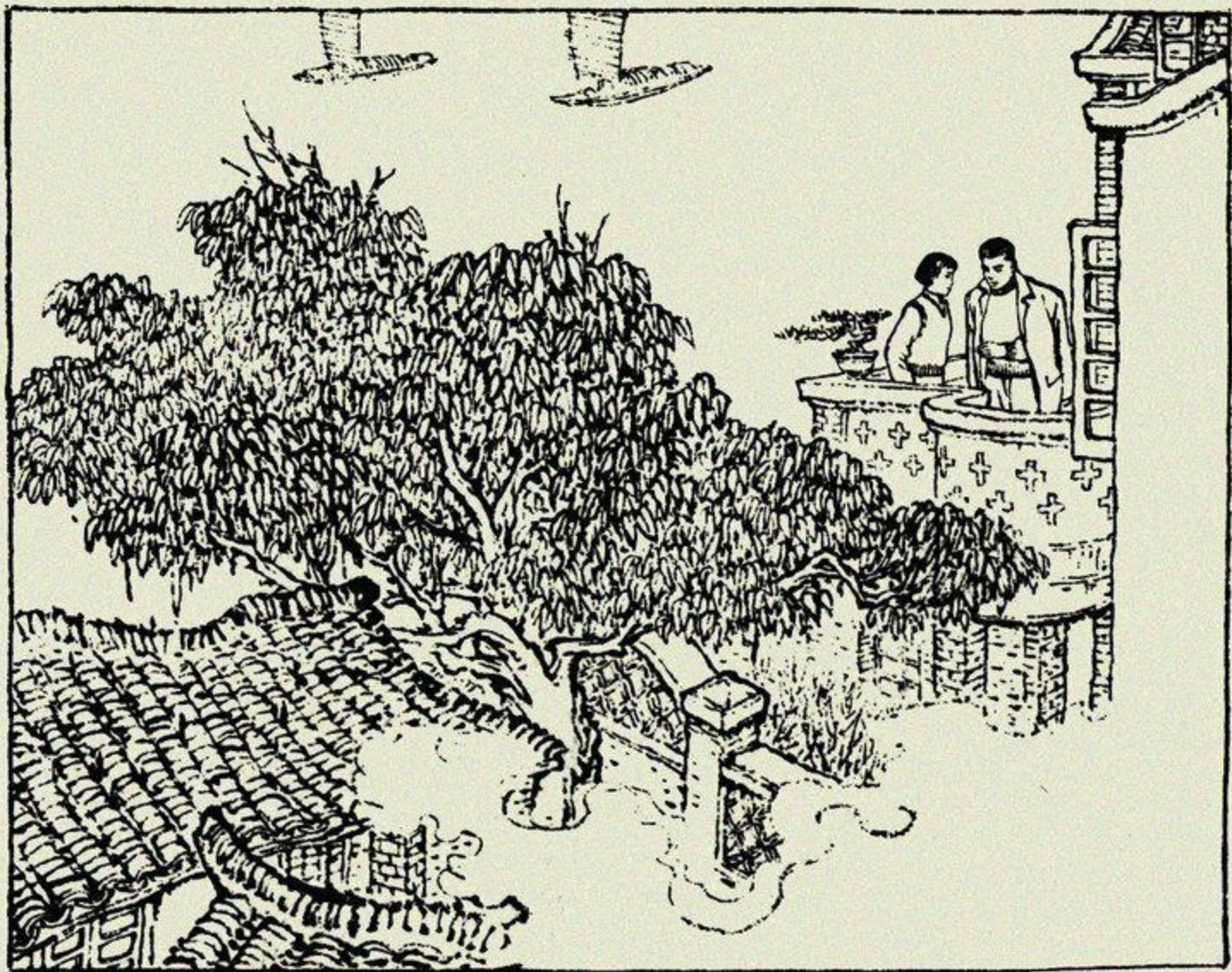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妈妈见女儿满头大汗，体贴地说：“快坐下来喝杯水，象匹野马似的，我给你打盆水洗脸。”成瑤说：“妈妈，我有话要告诉二哥，回来再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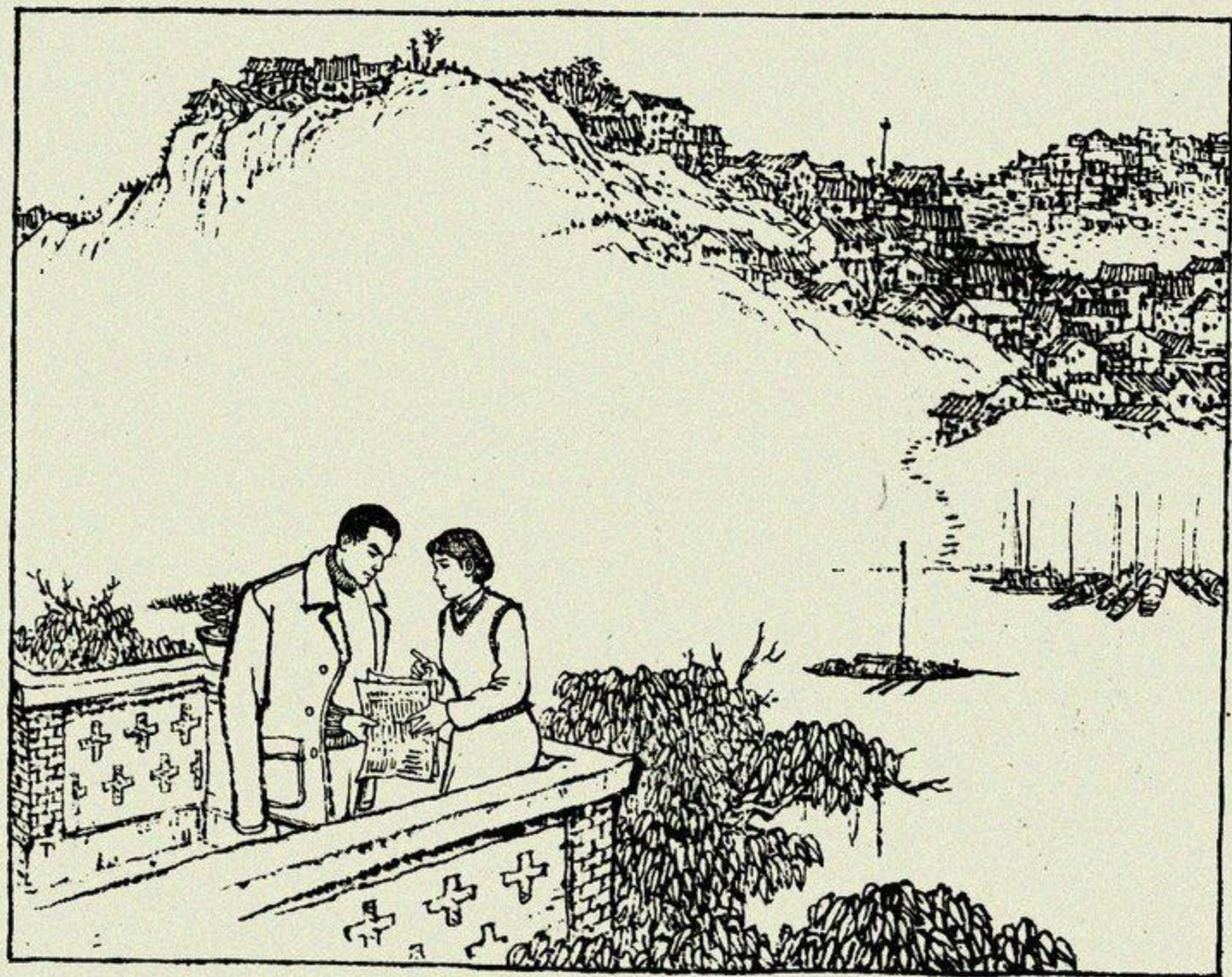
(13) 成瑤拉着成崗來到陽台上。她說：“二哥，我們班上許多同學都要走了，到農村去參加武裝鬥爭，前些時走了三個，最近還要走，我也想去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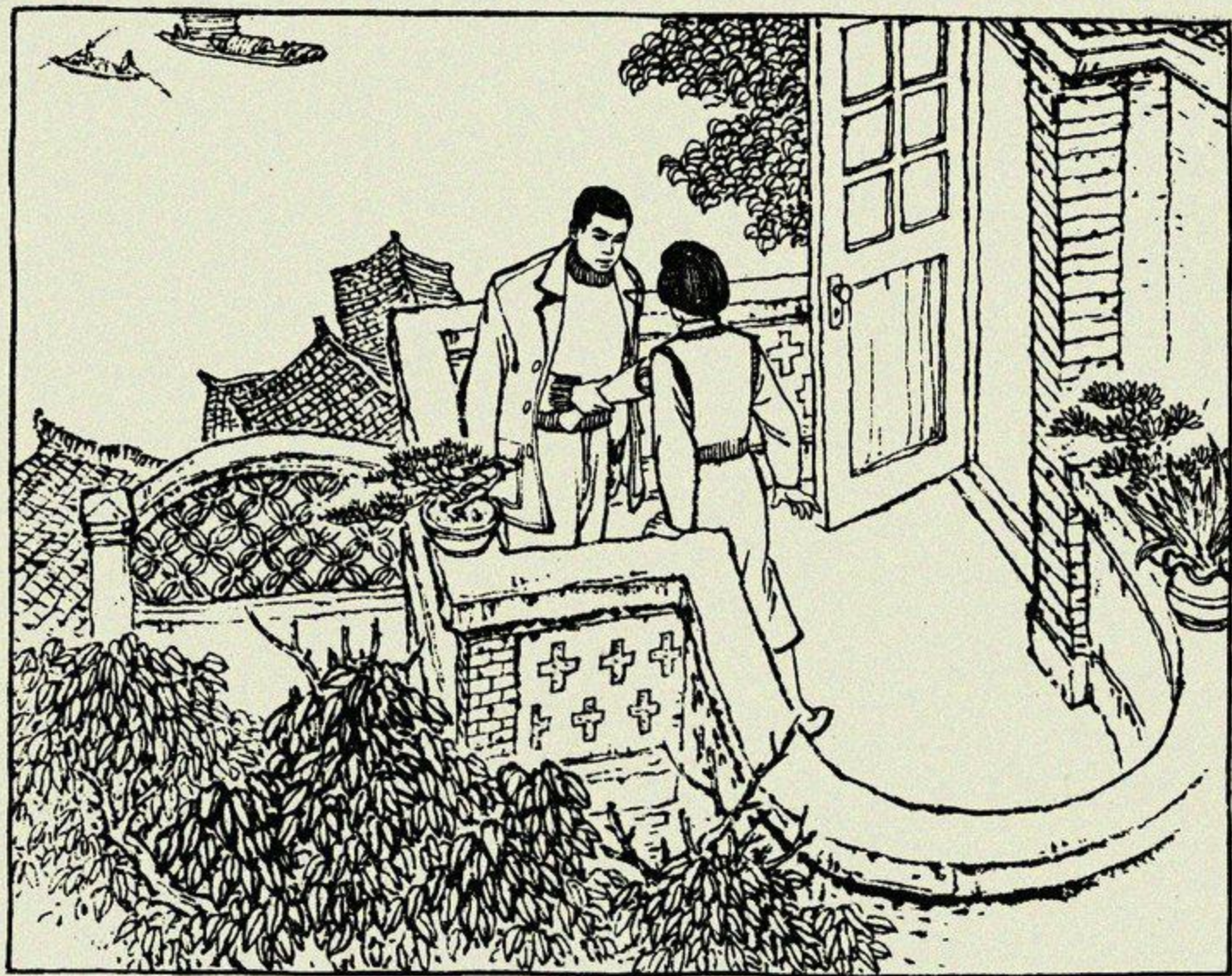
(14) 成岗听了,深情地望着对岸的红岩村,他想:在党的影响下,有多少人成长起来,妹妹也是其中的一个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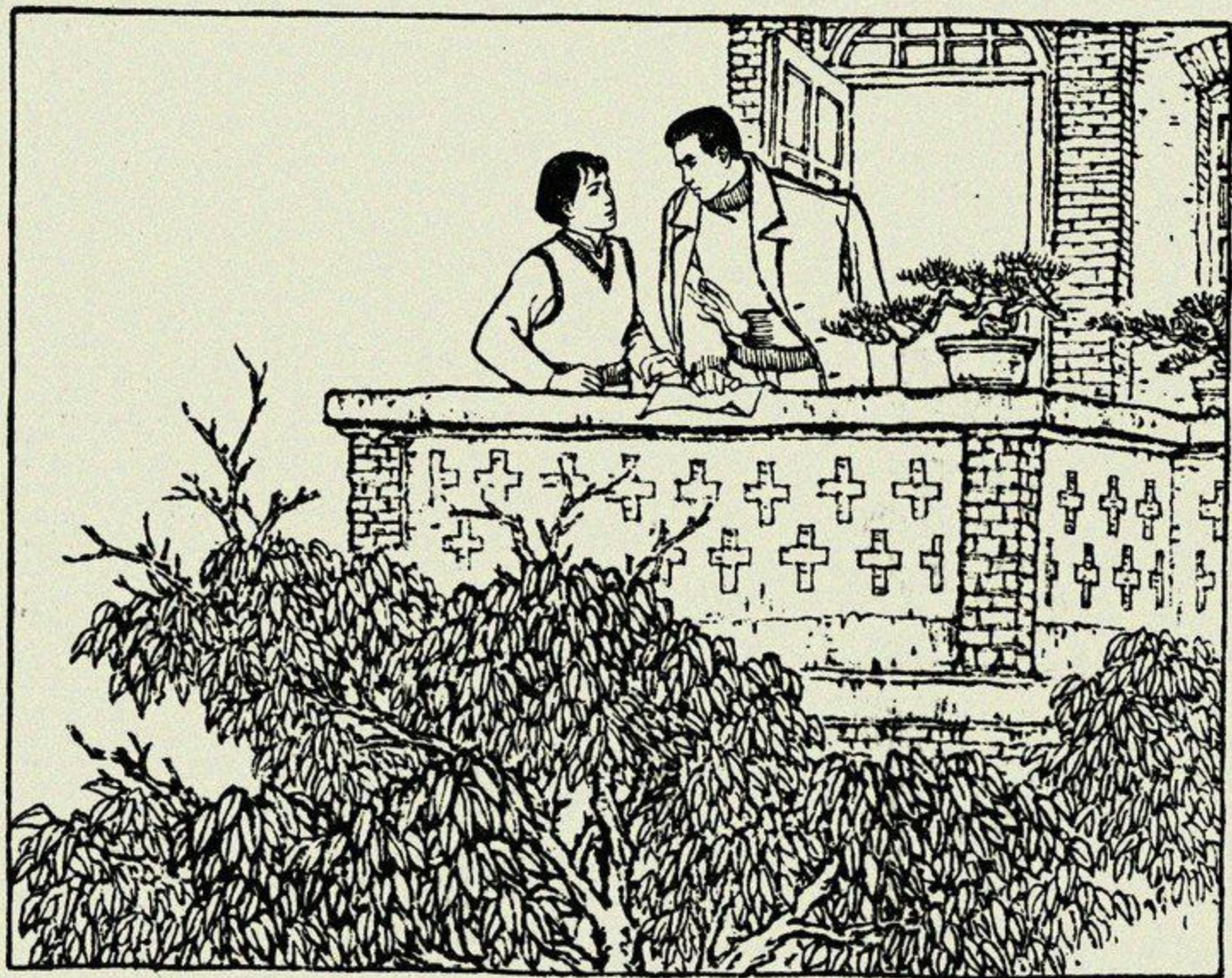
(15) 成瑤见哥哥不说话,忙道:“你一定又说我年轻,不让我去。”成岗说:“让我考虑考虑!”听了这话,成瑤高兴了,她觉得哥哥的话里,透露了一线希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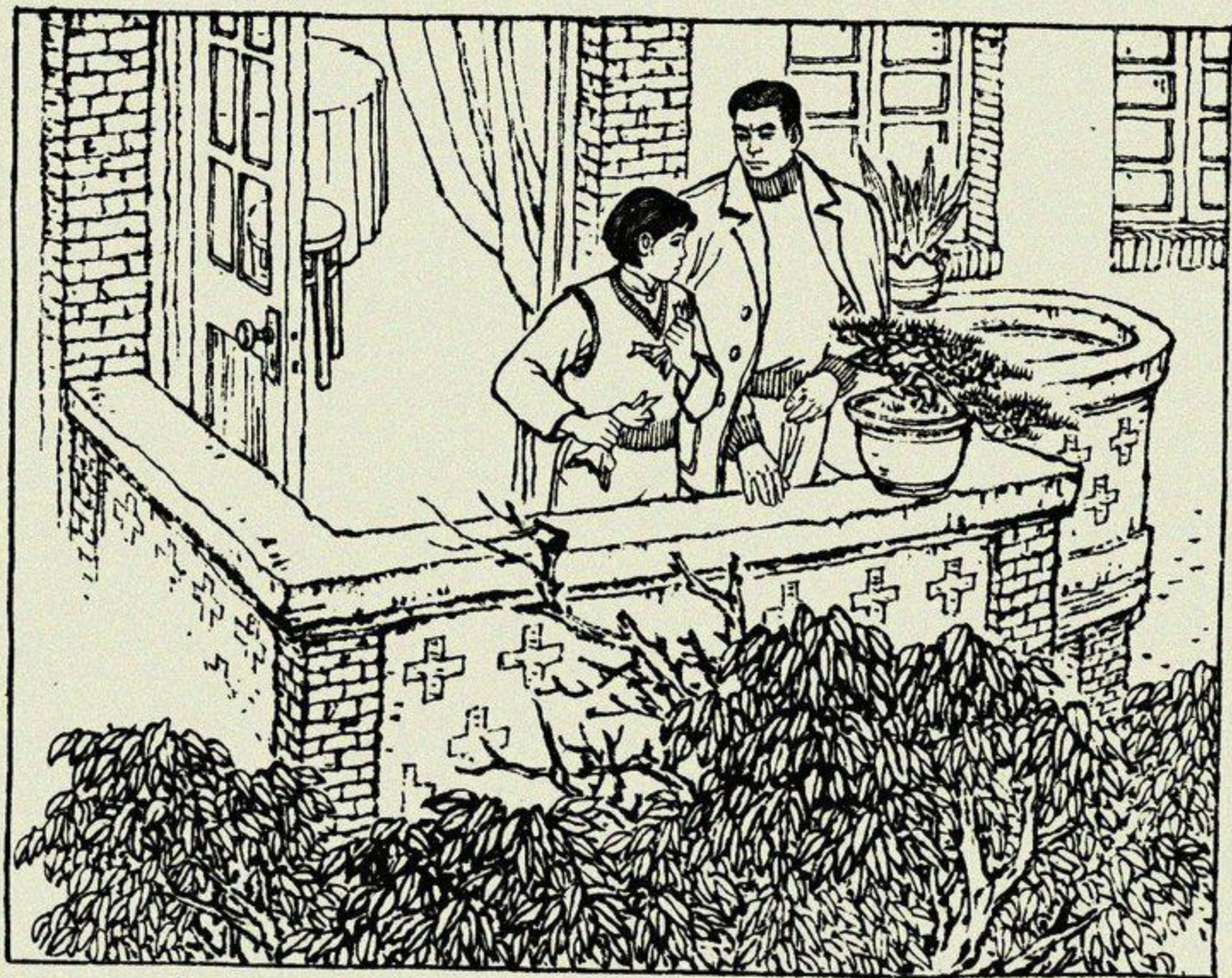
(16) 两人正说着,成瑤象记起了什么似的,忙从衣袋里掏出《挺进报》来,带着神秘的语调说:“给你带回来的,只许你一个人看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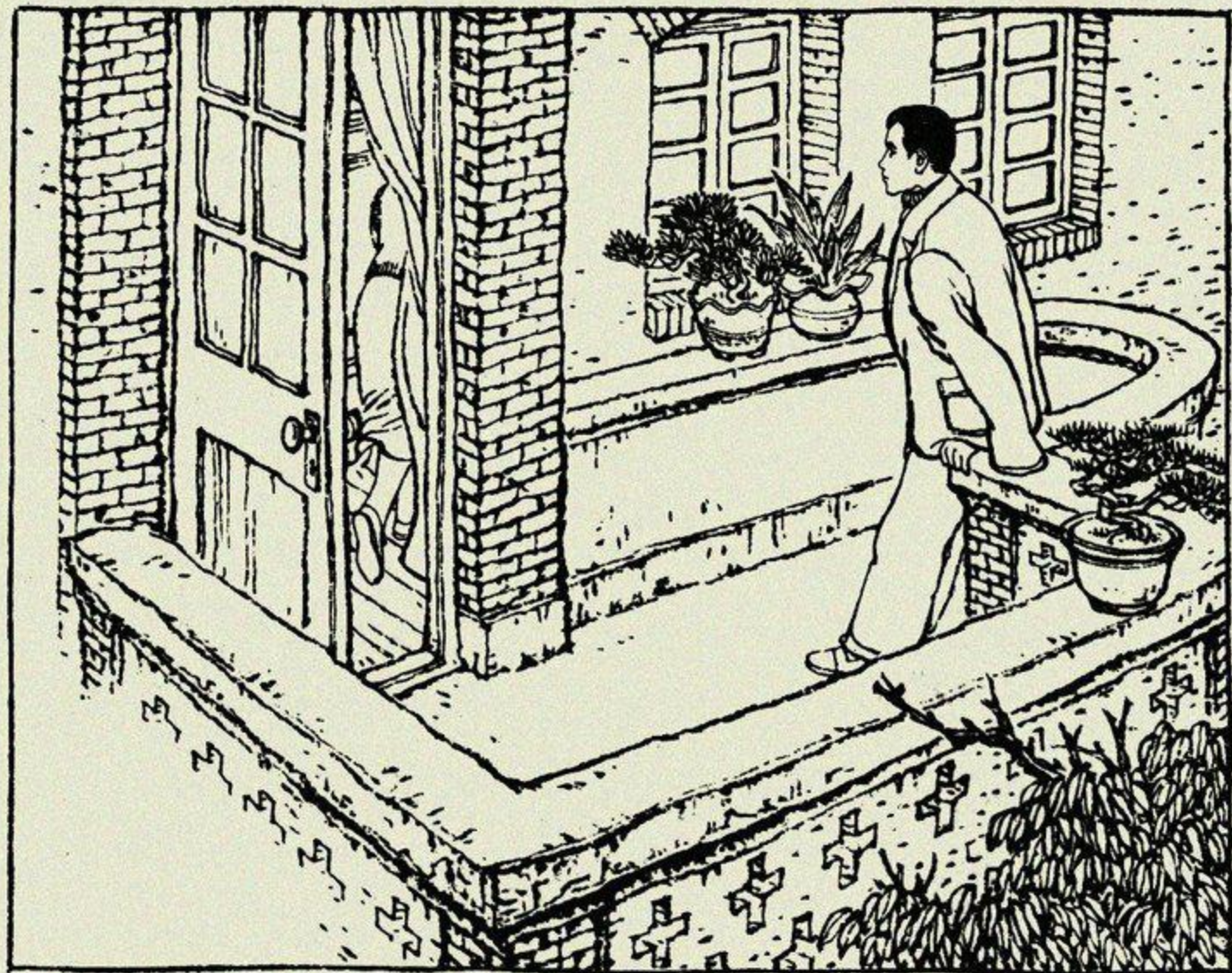
(17) 成岗翻开一看,沉下脸问:“把这拿回来做什么?谁叫你带回来的?”成瑶惶惑地望着他,满腔热情象被兜头浇了盆冷水,顿时呆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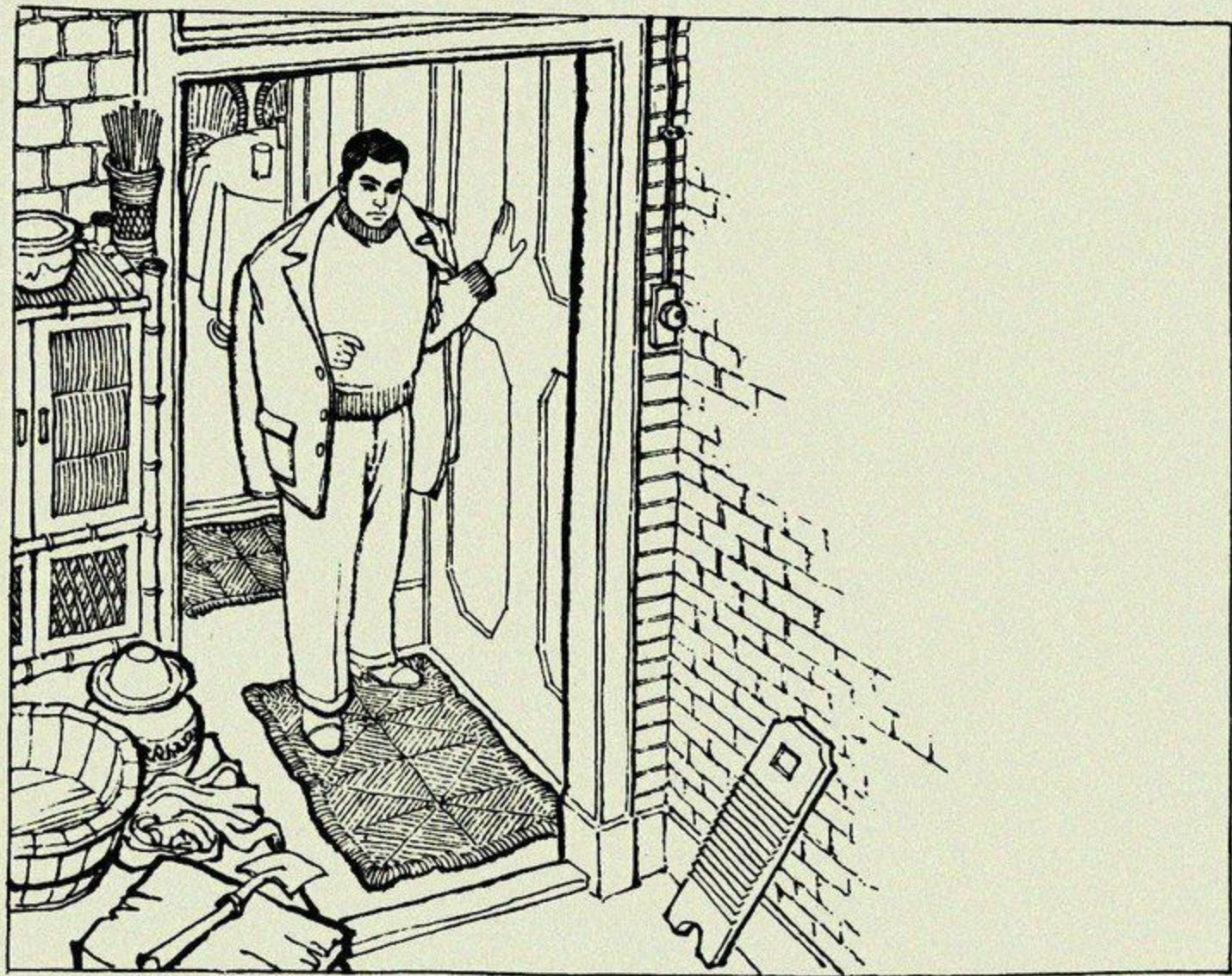
(18) 成瑶看了成岗一眼,说:“是我自己带回来的,我没有碰到危险!”成岗脸色更严肃了:“到处都有特务搜查《挺进报》,你这样做,不是勇敢而是冒险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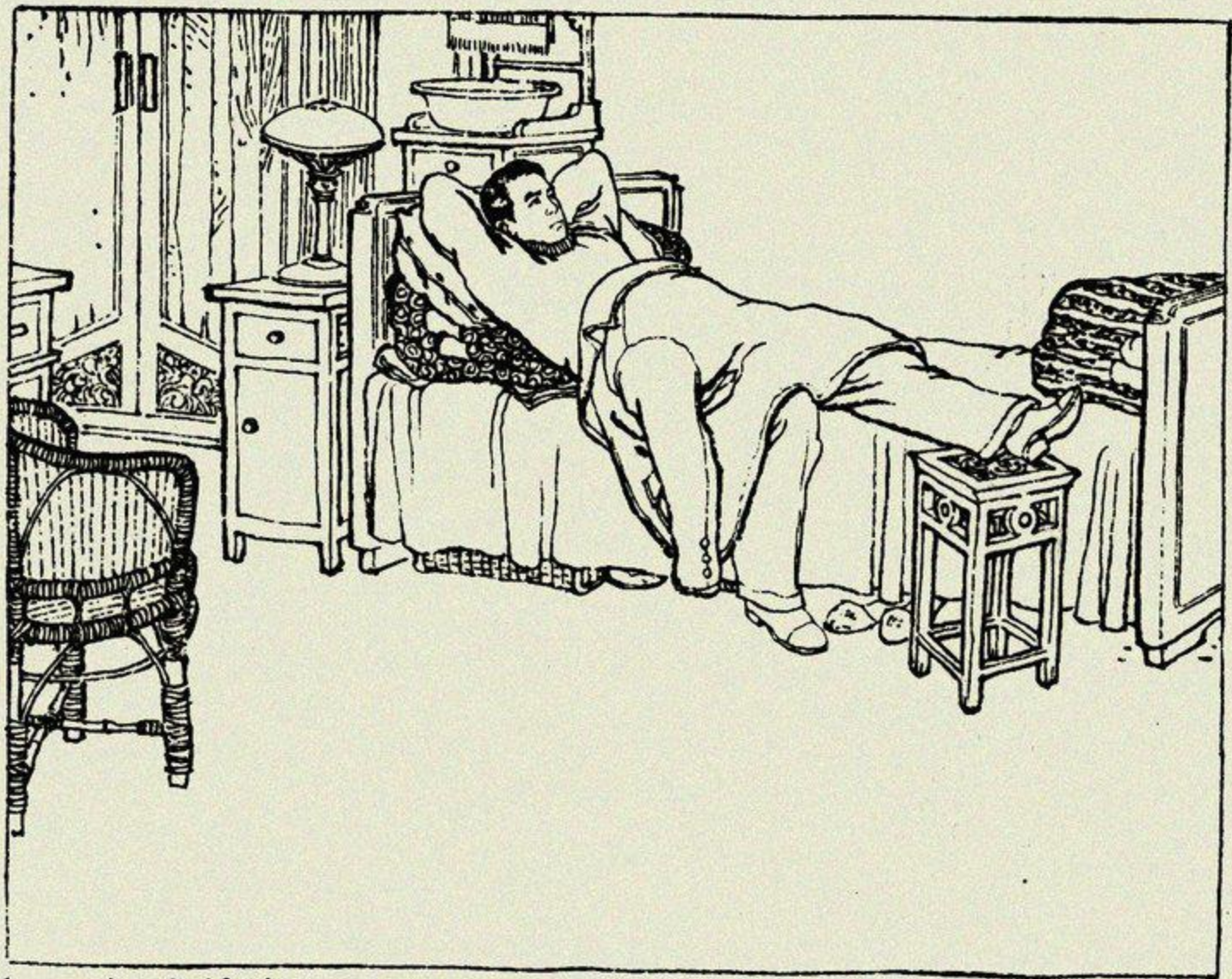
(19) 成瑤脸色发白，嘴唇抖索着：“好好，我不连累你！”说着，猛地夺回《挺进报》，一下子撕得粉碎，气愤地说：“你——胆小，害怕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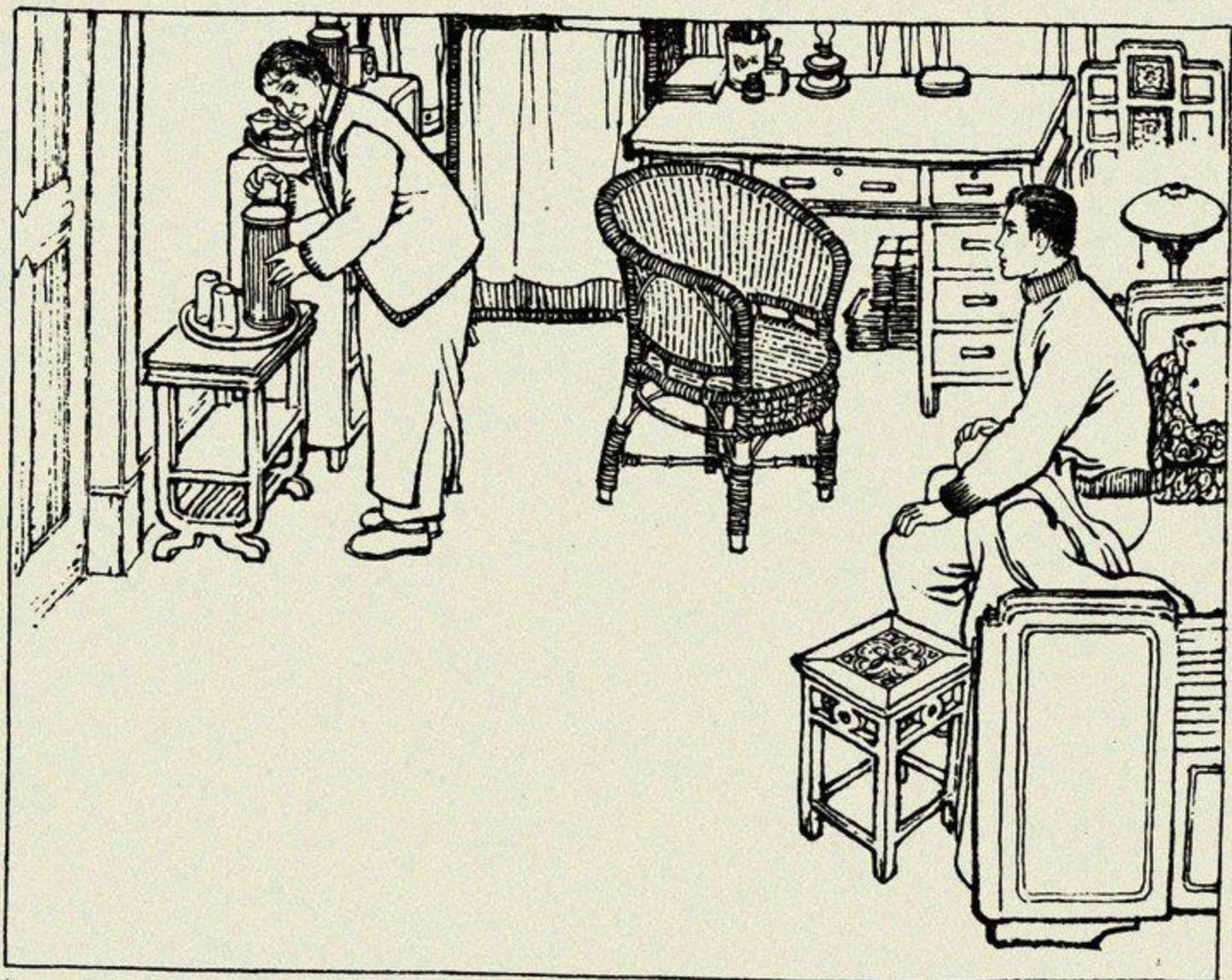
(20) 成瑶转身跑出阳台。成岗楞了一下,似乎感到自己粗暴了些;但他一转念,觉得这种严厉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的。忙喊道:“小妹,小妹,你转来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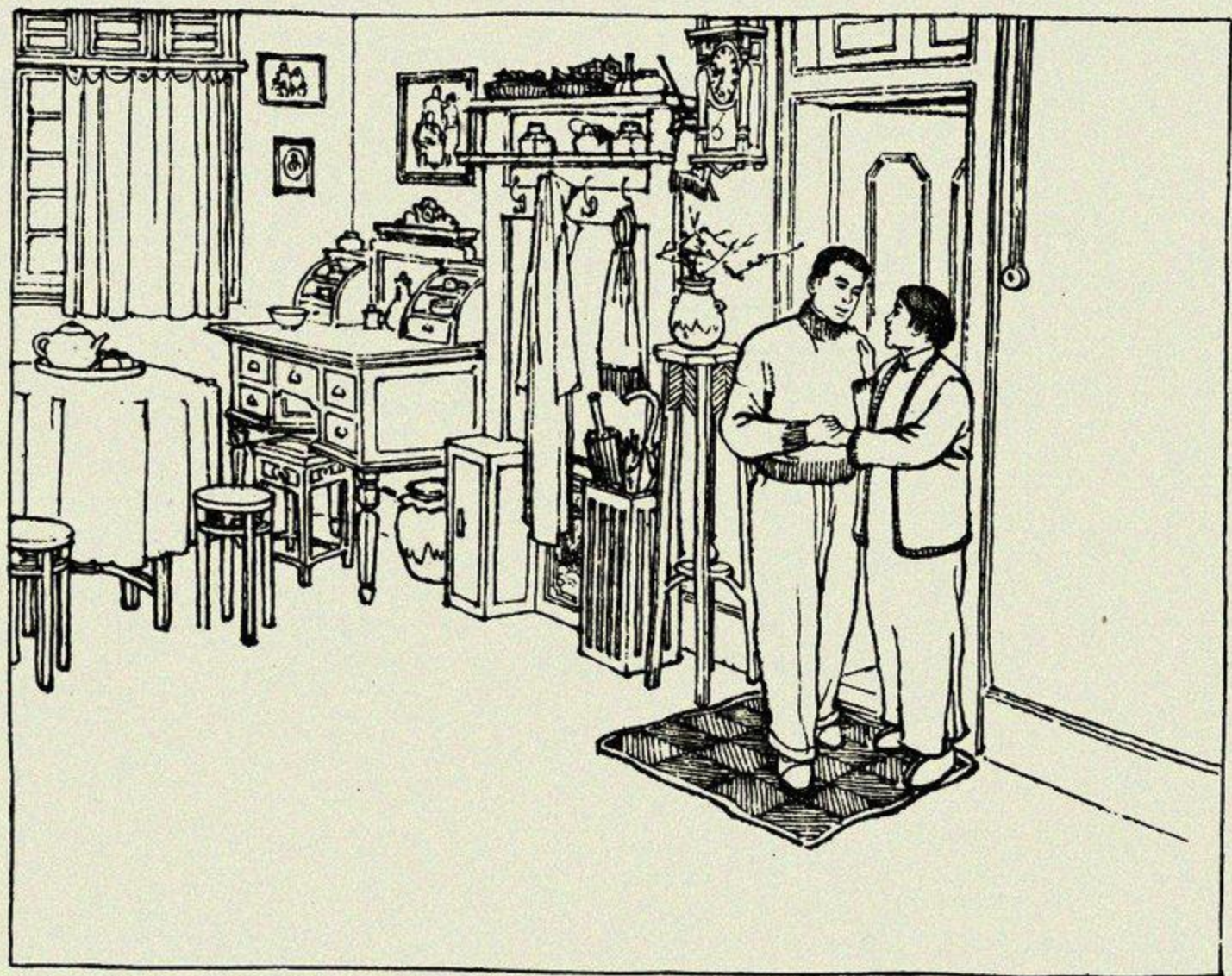
(21) 成瑤不理他，径直往房里跑去。等成岗赶到时，里面传出了嚎啕的痛哭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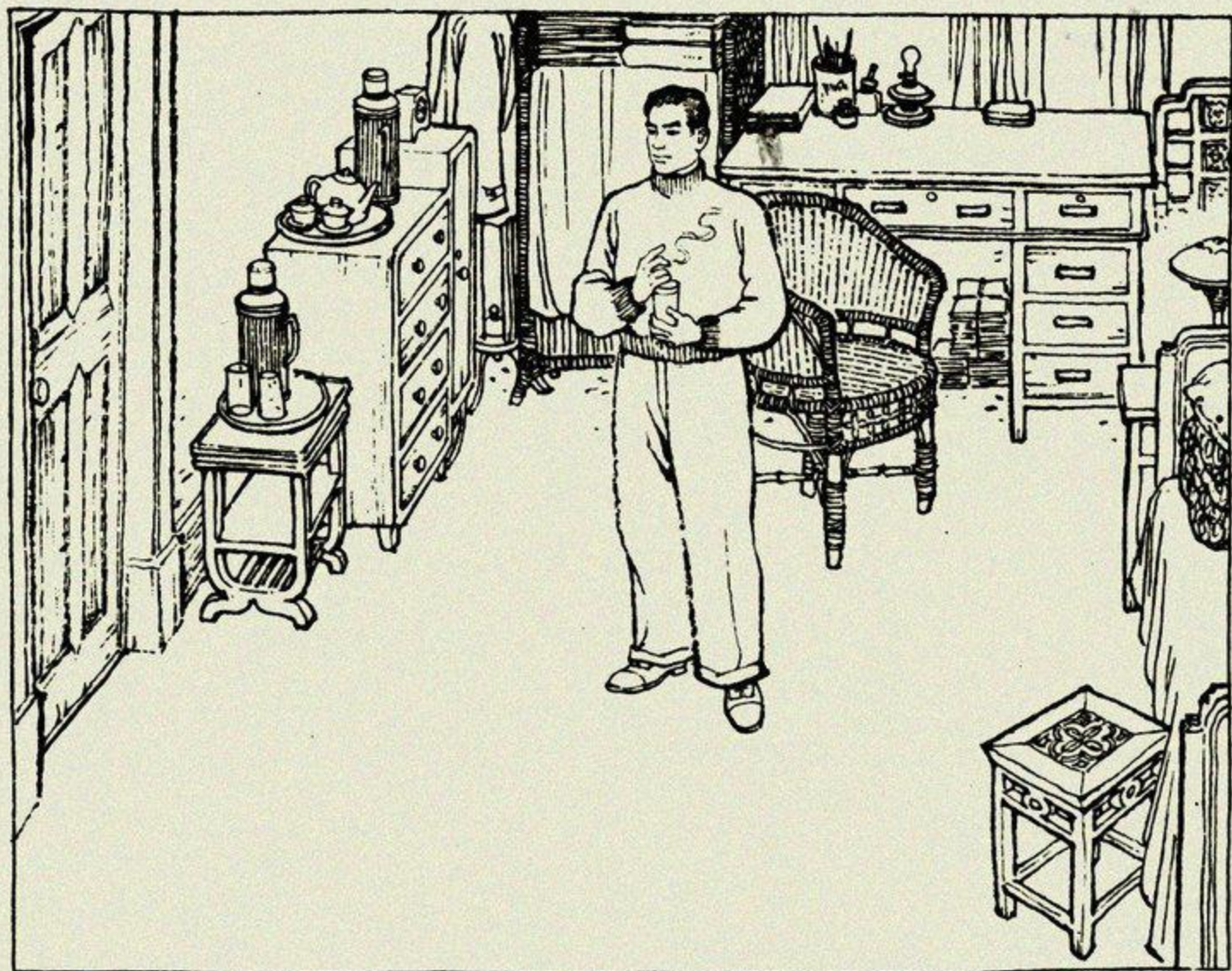
(22) 成岗暂时不想去多解释，回到自己卧室里。他想：妹妹看《挺进报》了，她也许和地下组织有了更多的联系，开始投身到革命的激流中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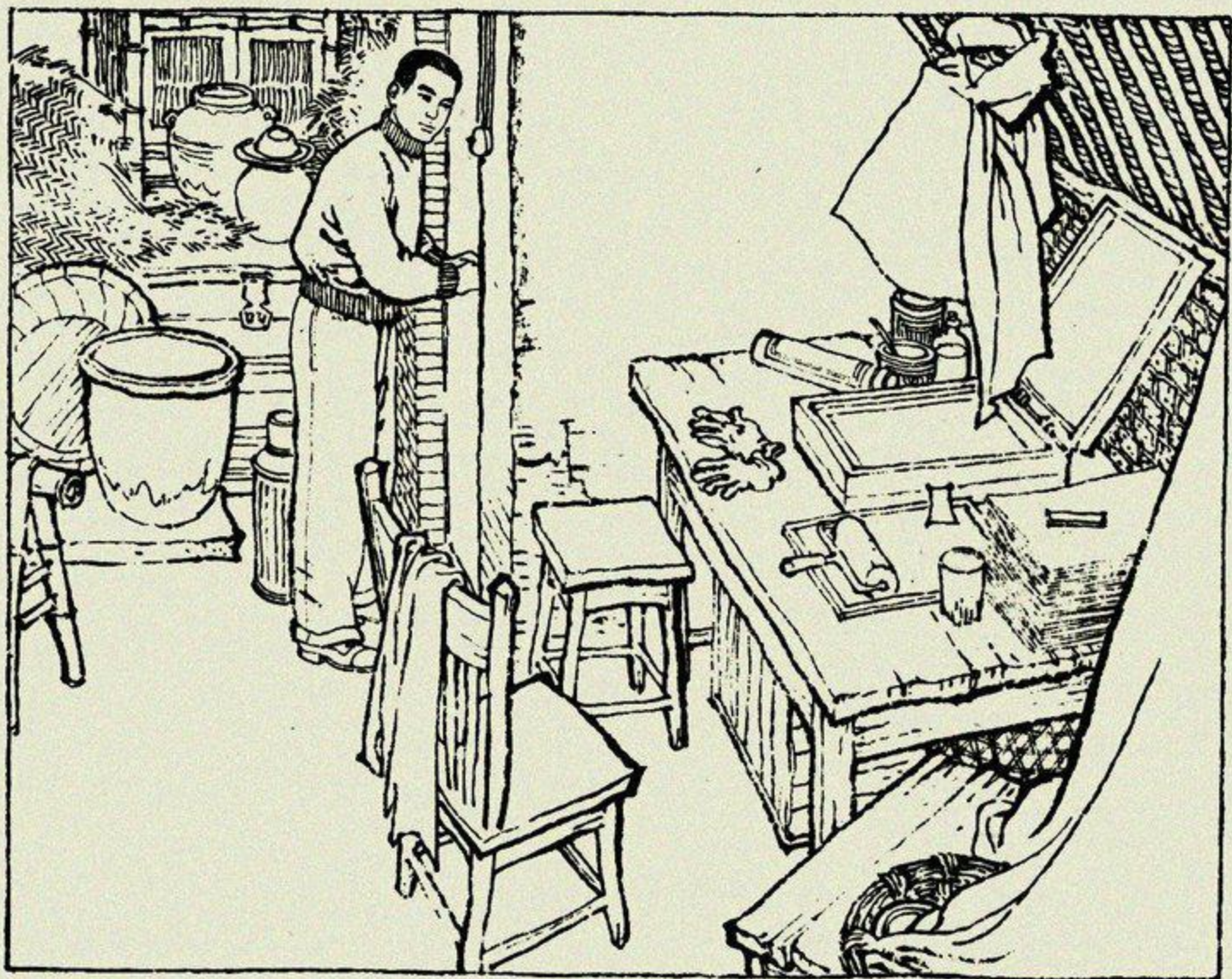
(23) 妈妈推门进来, 将一瓶开水放到茶几上, 四面看看, 预备出去。成岗问: “妹妹睡了吗?” 妈妈笑着: “早睡啦, 做梦都在和人吵嘴哩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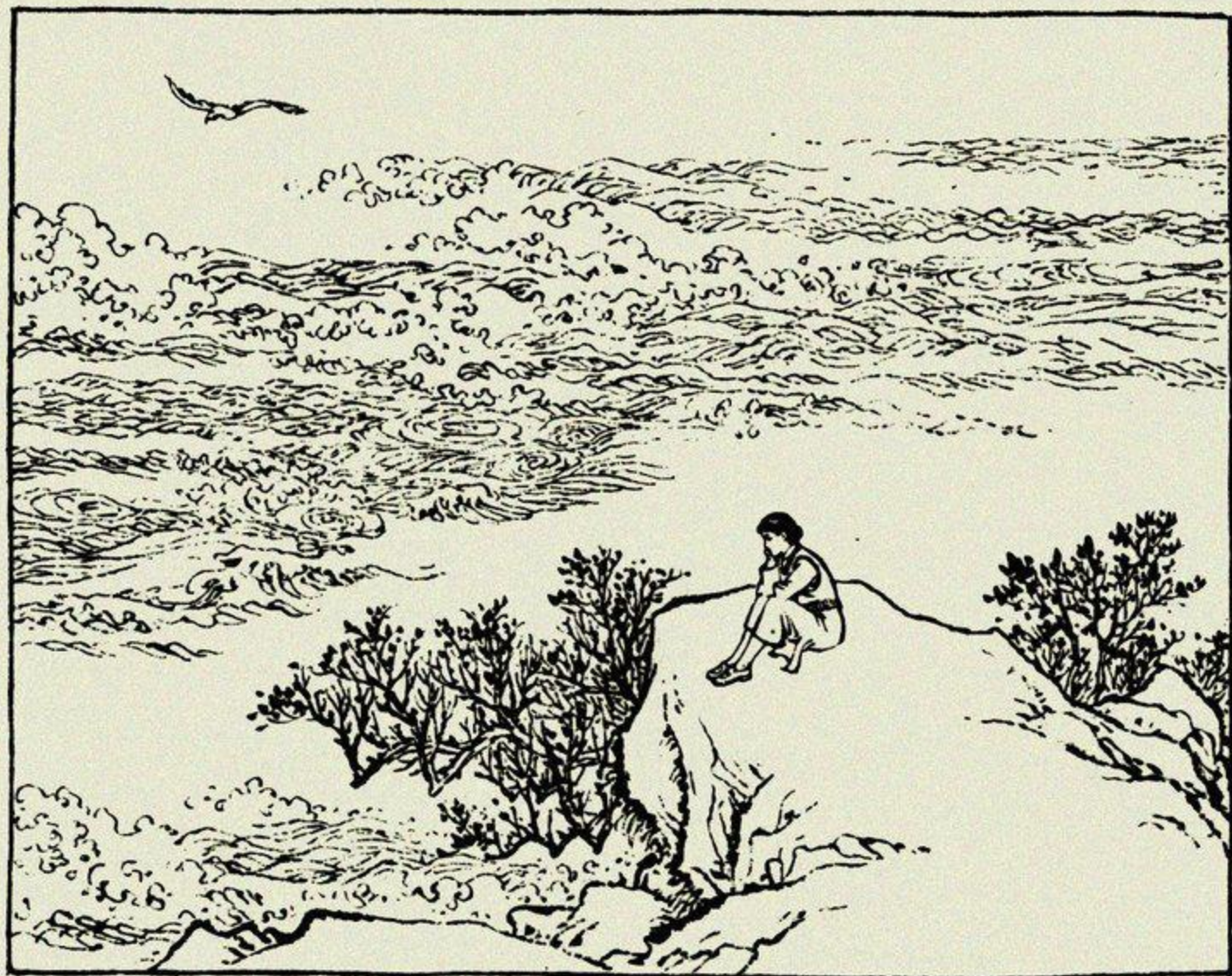
(24) 她望了儿子一眼,走到门边,又习惯地嘱咐道:
“夜深了,不要尽熬夜,睡吧。”成岗应着:“嗯。你也早些
睡吧,妈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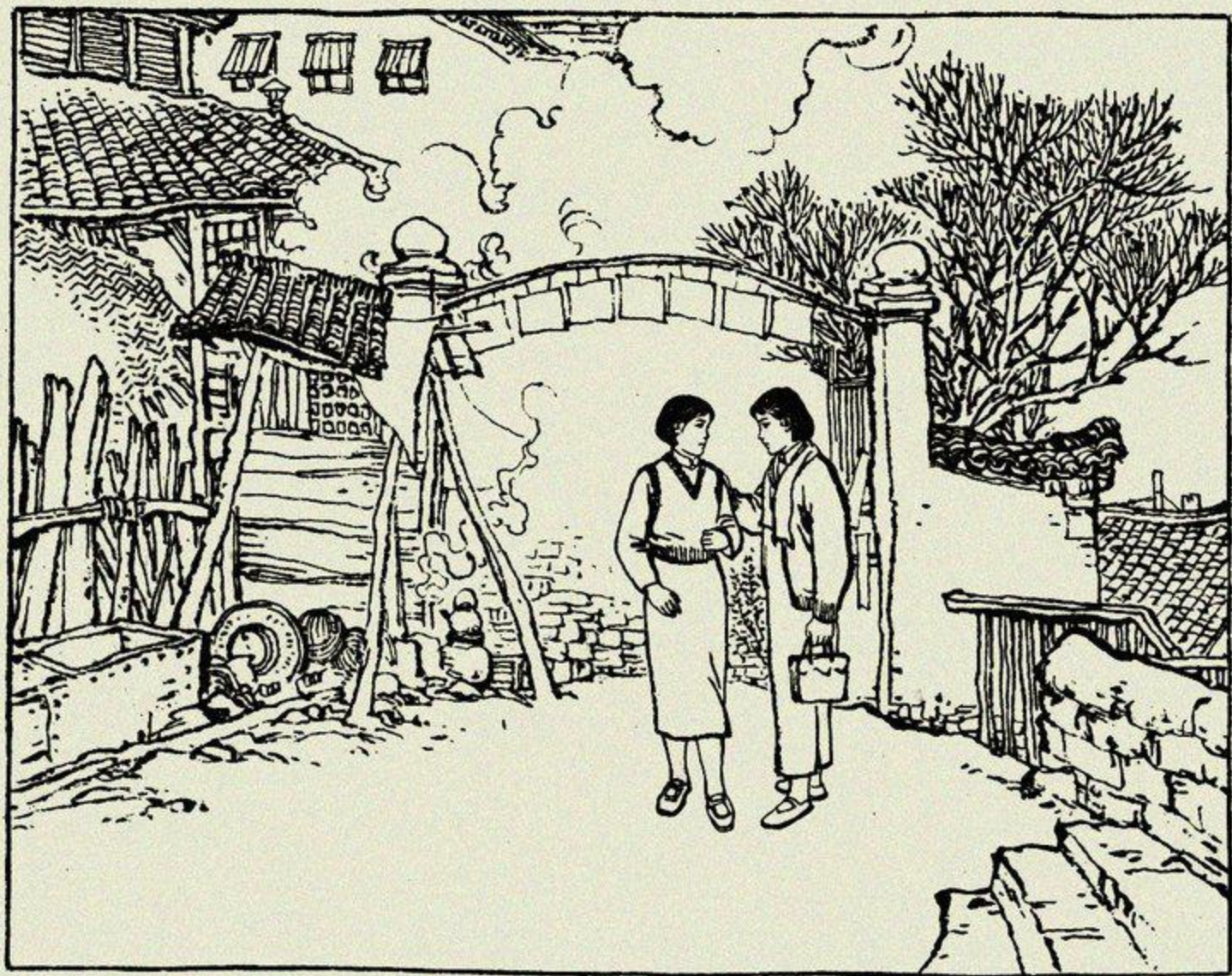
(25) 成岗把妈妈送出门,倒了一杯开水喝着,他脑子十分清醒,没有丝毫睡意,侧耳细听,整个工厂都没有人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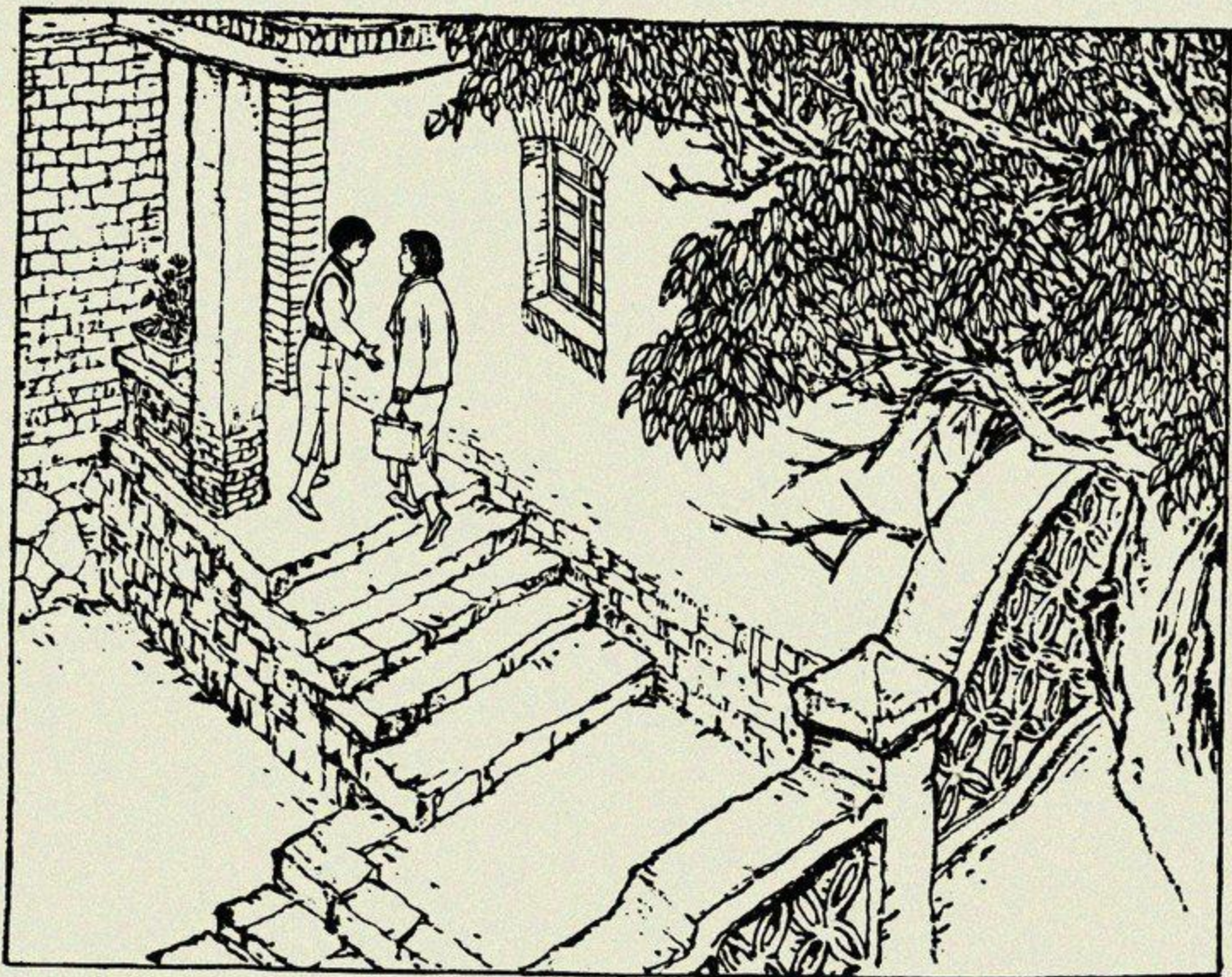
(26) 他站起身来,灭了床边的台灯,不慌不忙的走进
諸藏室,把里面的灯开亮,开始进行《挺进报》的印刷工
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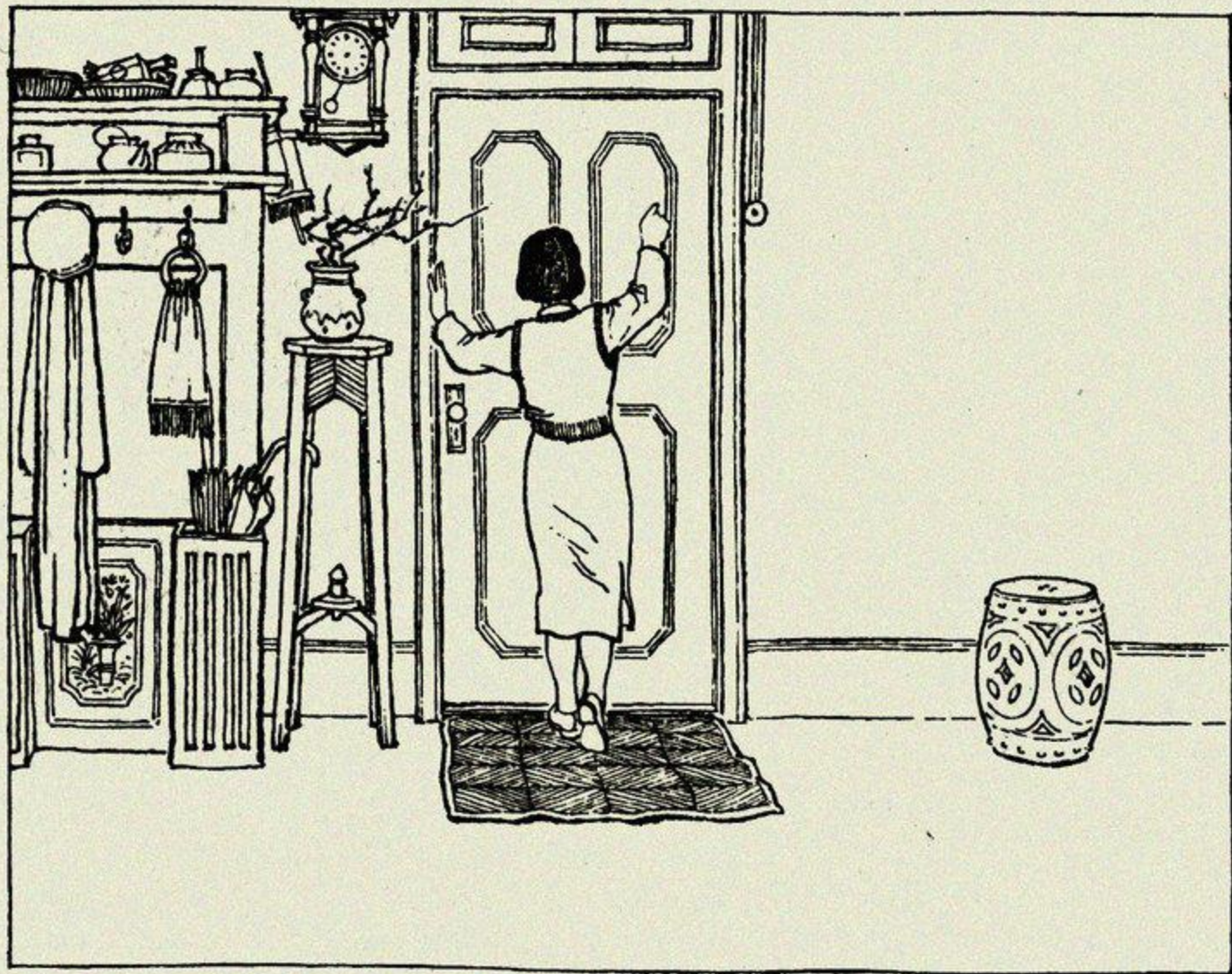
(27) 成瑤一早就起床了。她感到昨天是自己不对，也许二哥担负着秘密工作，想着想着，觉得自己忽然聪明起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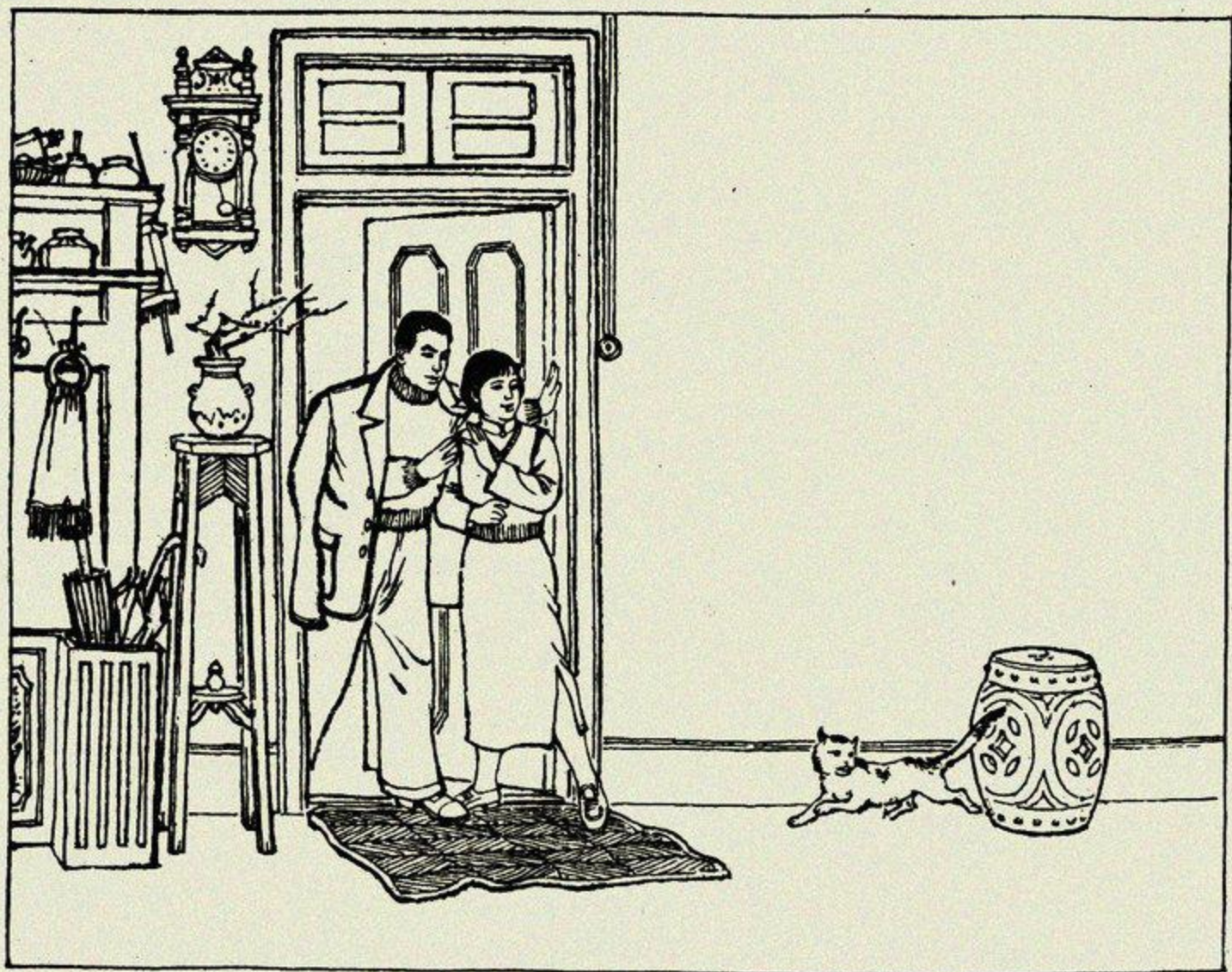
(28) 成瑤满怀兴奋走回家去。走到门口,发现一个陌生的女人跟着她进了工厂。对方微笑着问她:“你是不是成瑤?”成瑤反问道:“你怎么知道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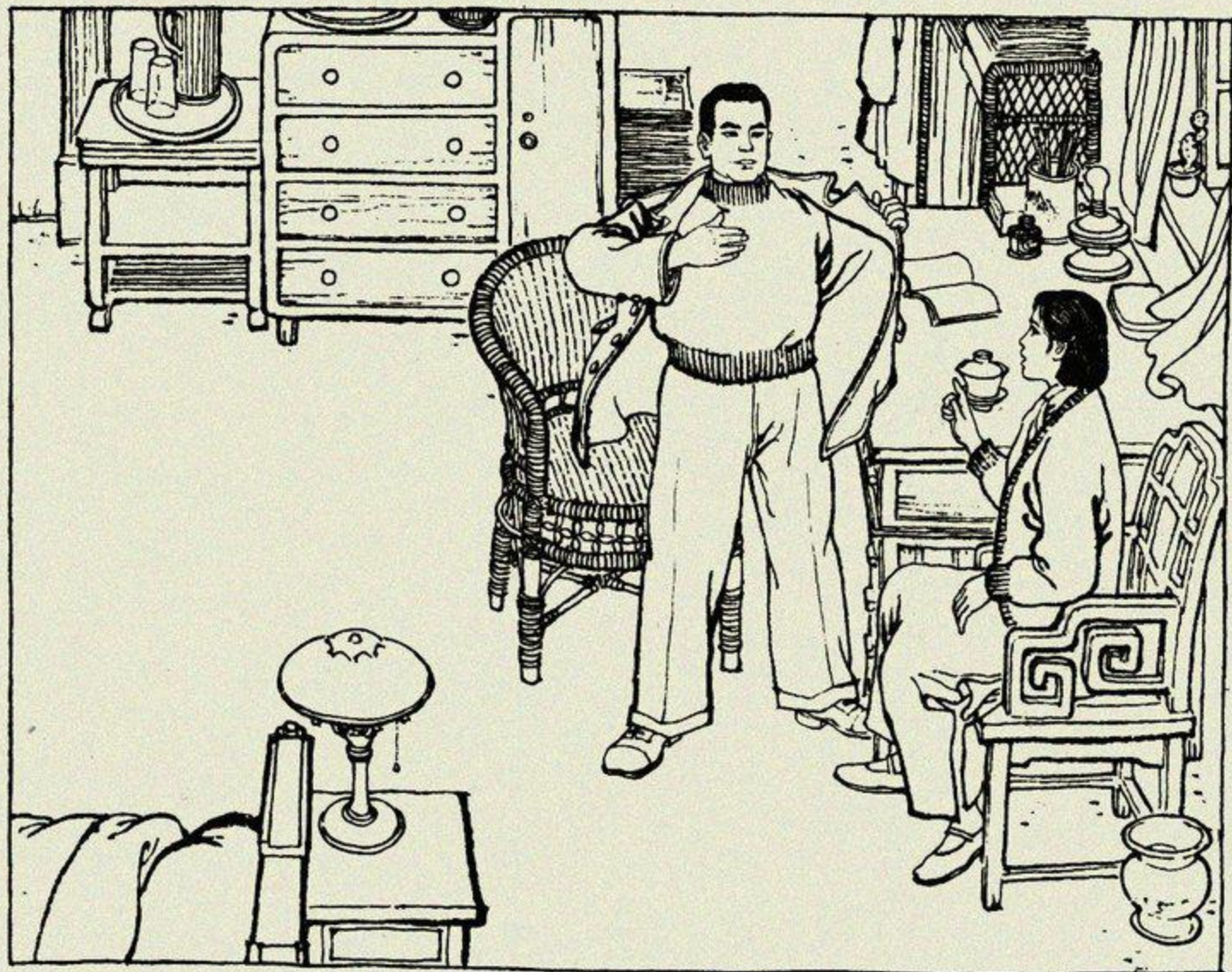
(29) 对方亲切地说：“听你哥哥说的。我姓江，来看你哥哥。”成瑤被她平易近人的表情所吸引，连忙把她让进屋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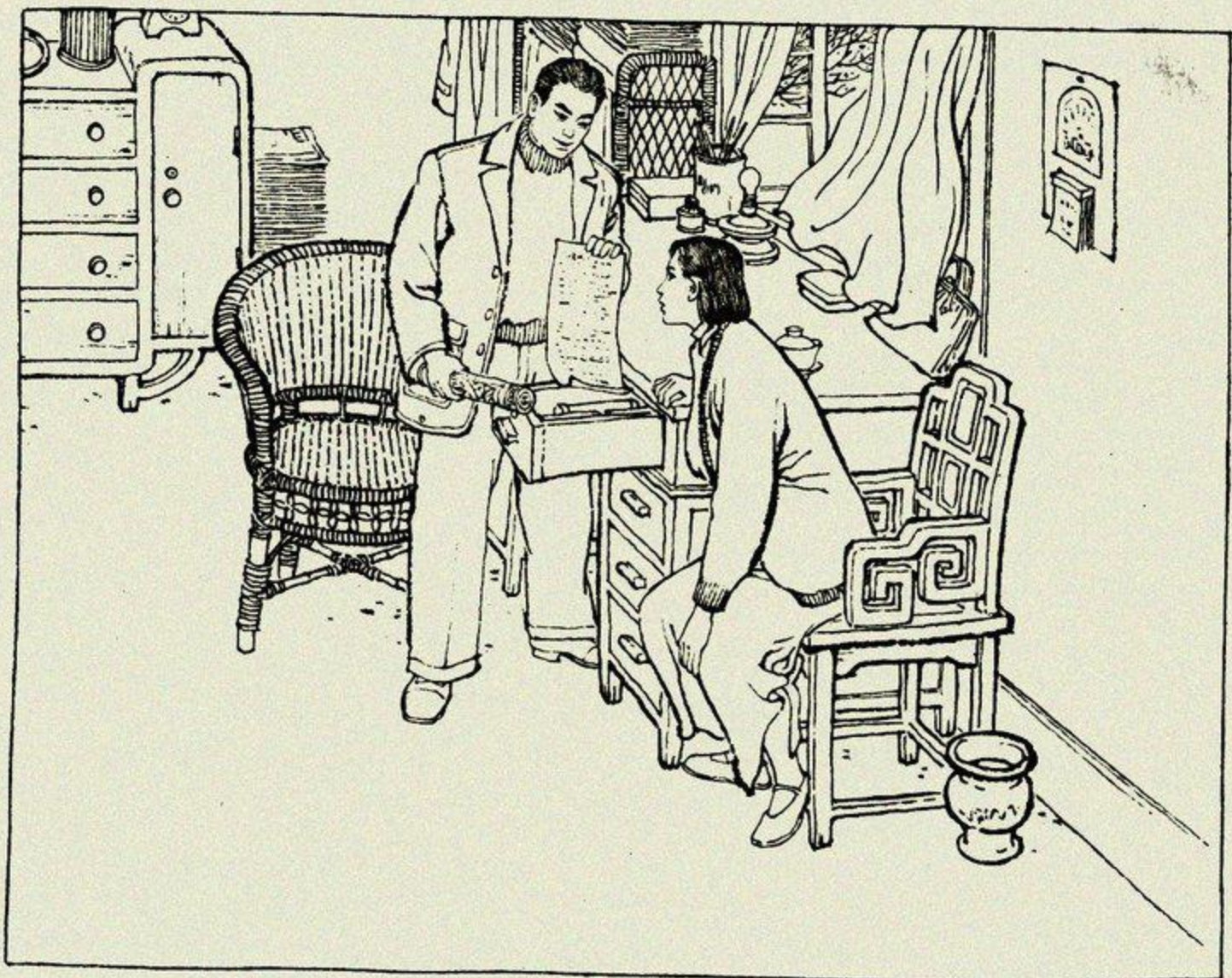
(30) 江姐的到来，成瑶象进一步证实了二哥一定担负了什么秘密工作。她心里充满了一种好奇的兴奋，用力拍着成岗的房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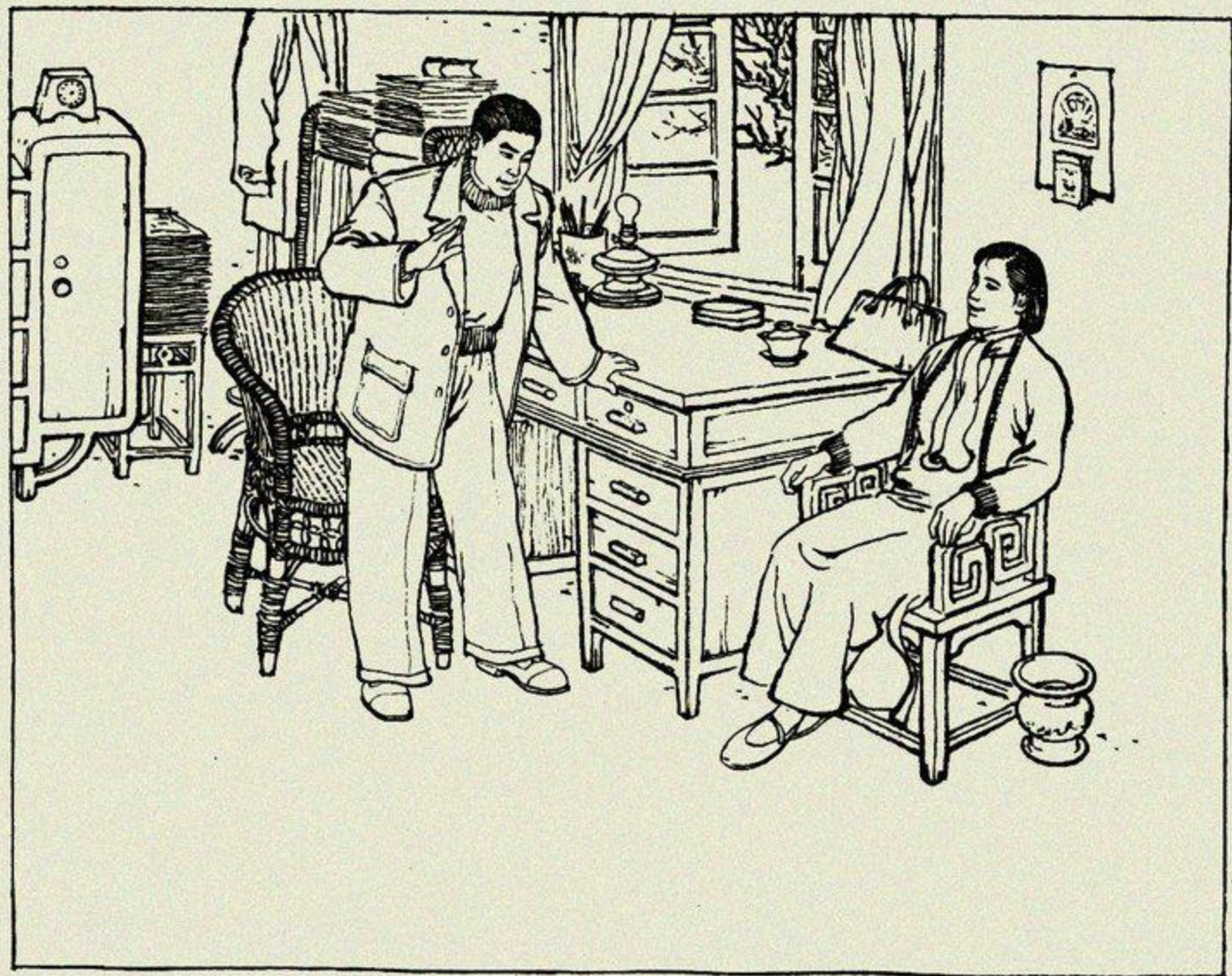
(31) 成岗昨晚赶印《挺进报》，直到天快亮时才睡。他打开门，听说江姐来了，忙叫快请进来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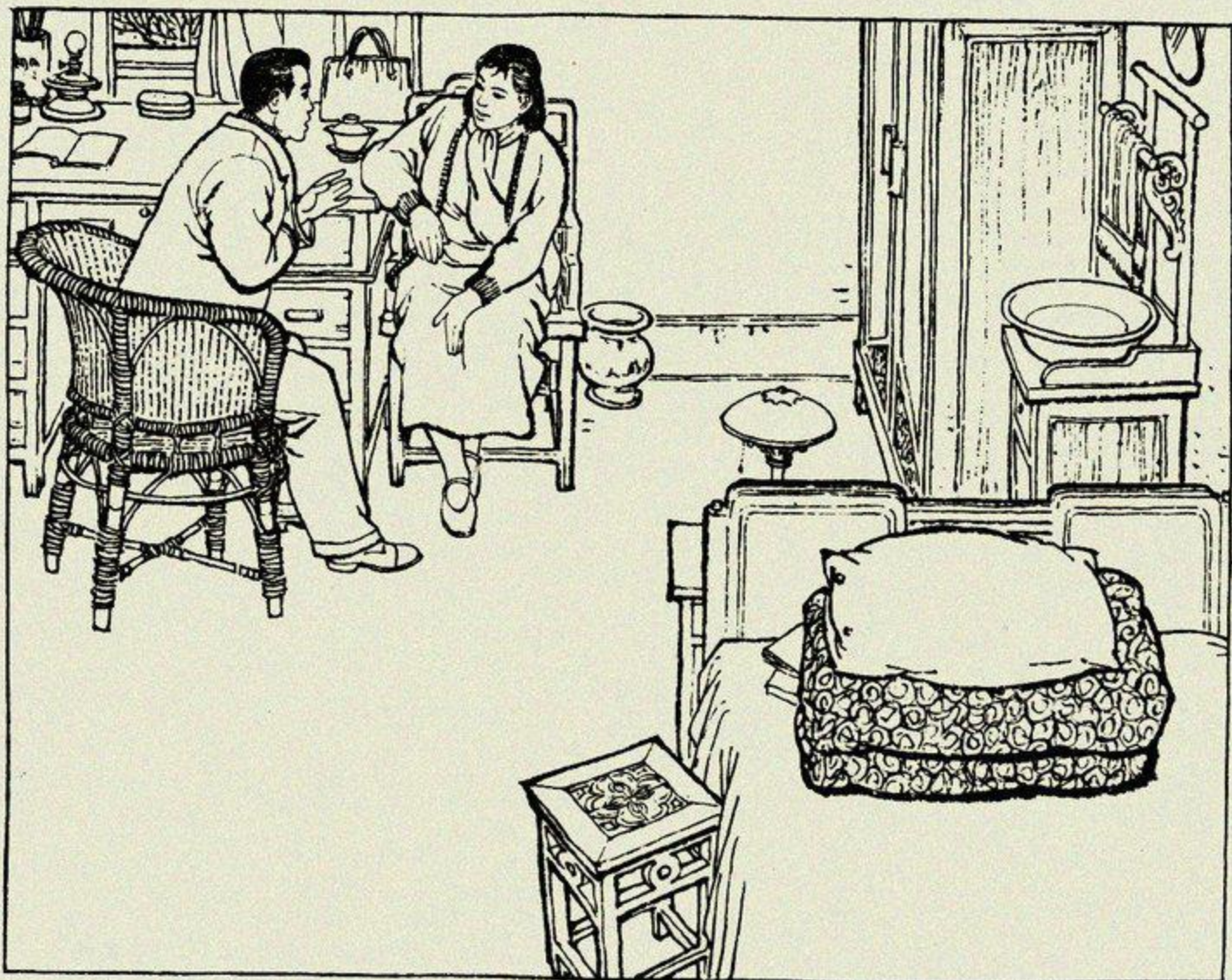
(32) 成岗向江姐谈起《挺进报》的工作情形，认为刻钢板和印刷由两个人做，既不方便，又容易暴露，他希望两个工作由一人干最妥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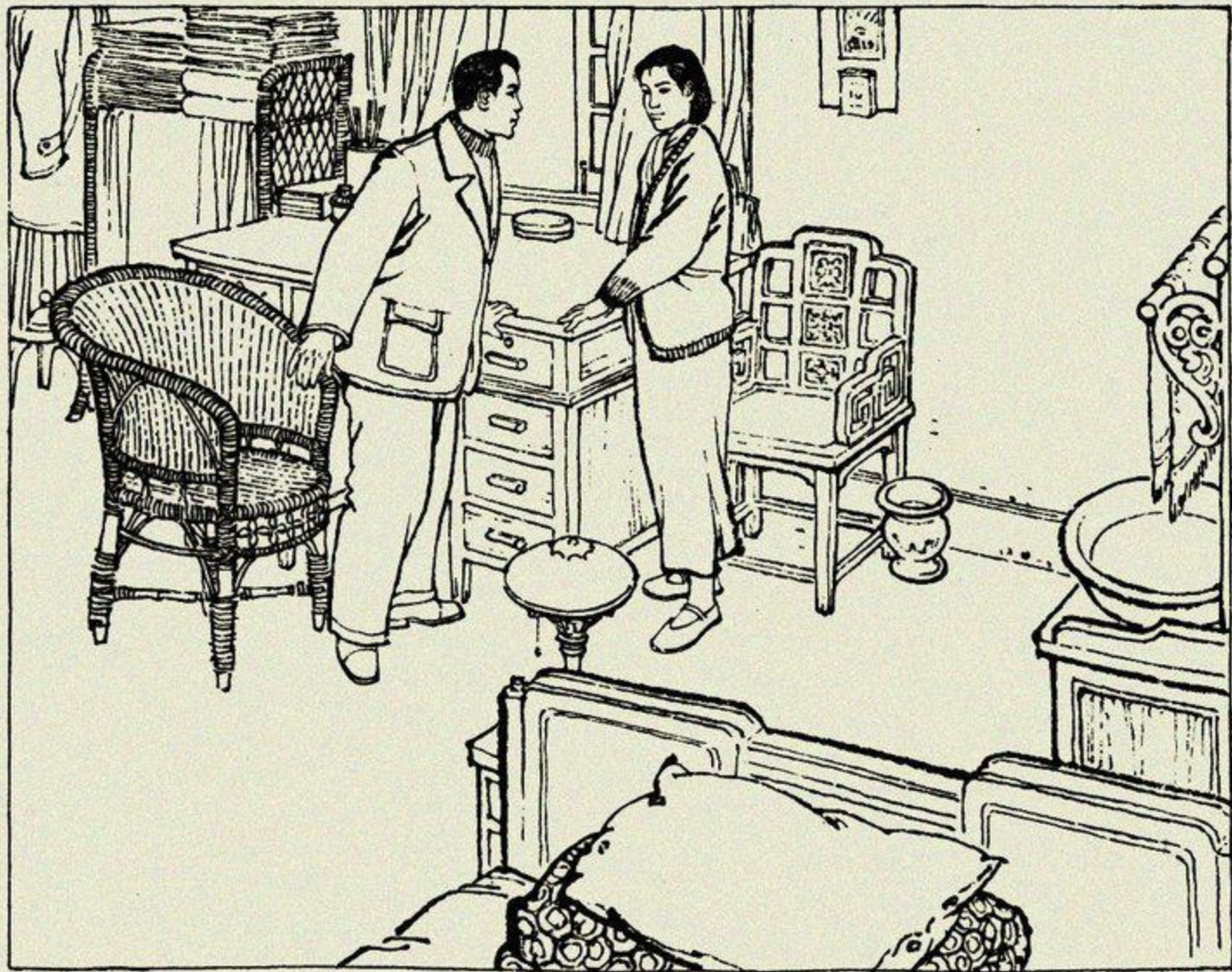
(33) 江姐问：“你看交给谁干呢？”成岗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刻好的蜡纸说：“交给我吧。我学会了刻钢板，你看，这是我写的仿宋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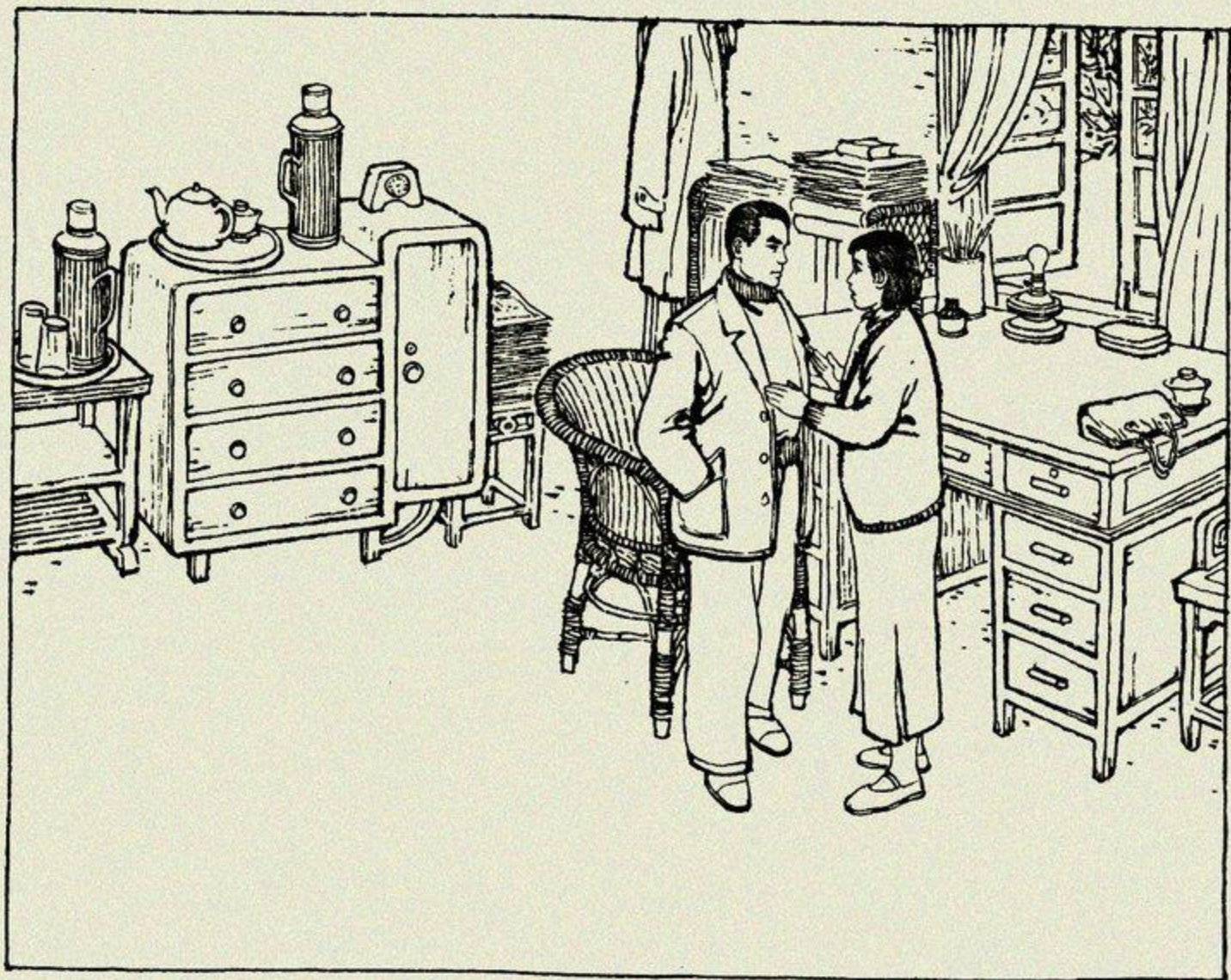
(34) 江姐笑了起来：“你真是个不知疲倦的人！不过你得注意身体，我们这一代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，亲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。日子还长得很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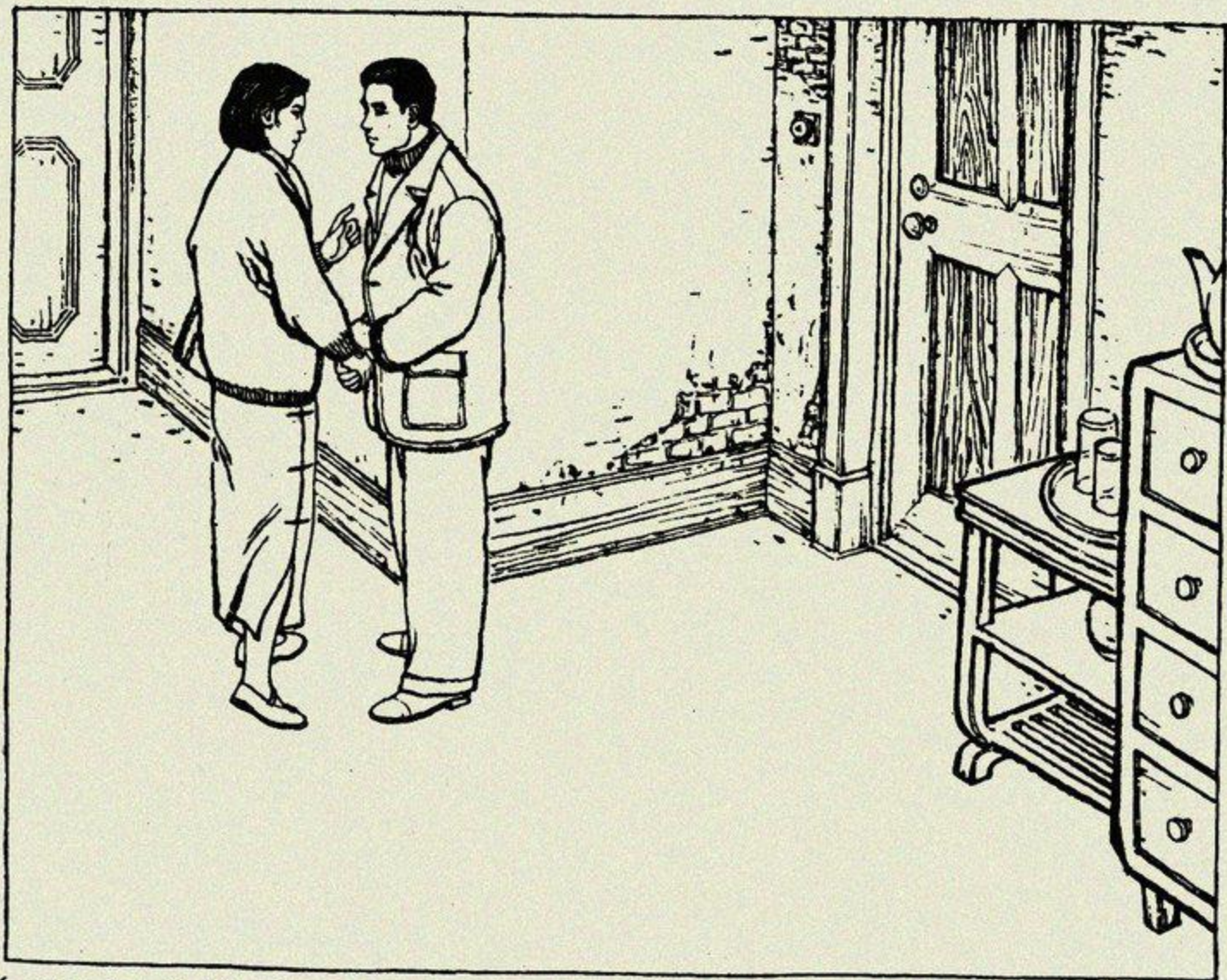
(35) 谈到成瑤,成岗说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很重。江姐说:“不要性急,年青一代会在烈火中更快地成长起来。华为一走,她情绪难免波动,你要好好帮助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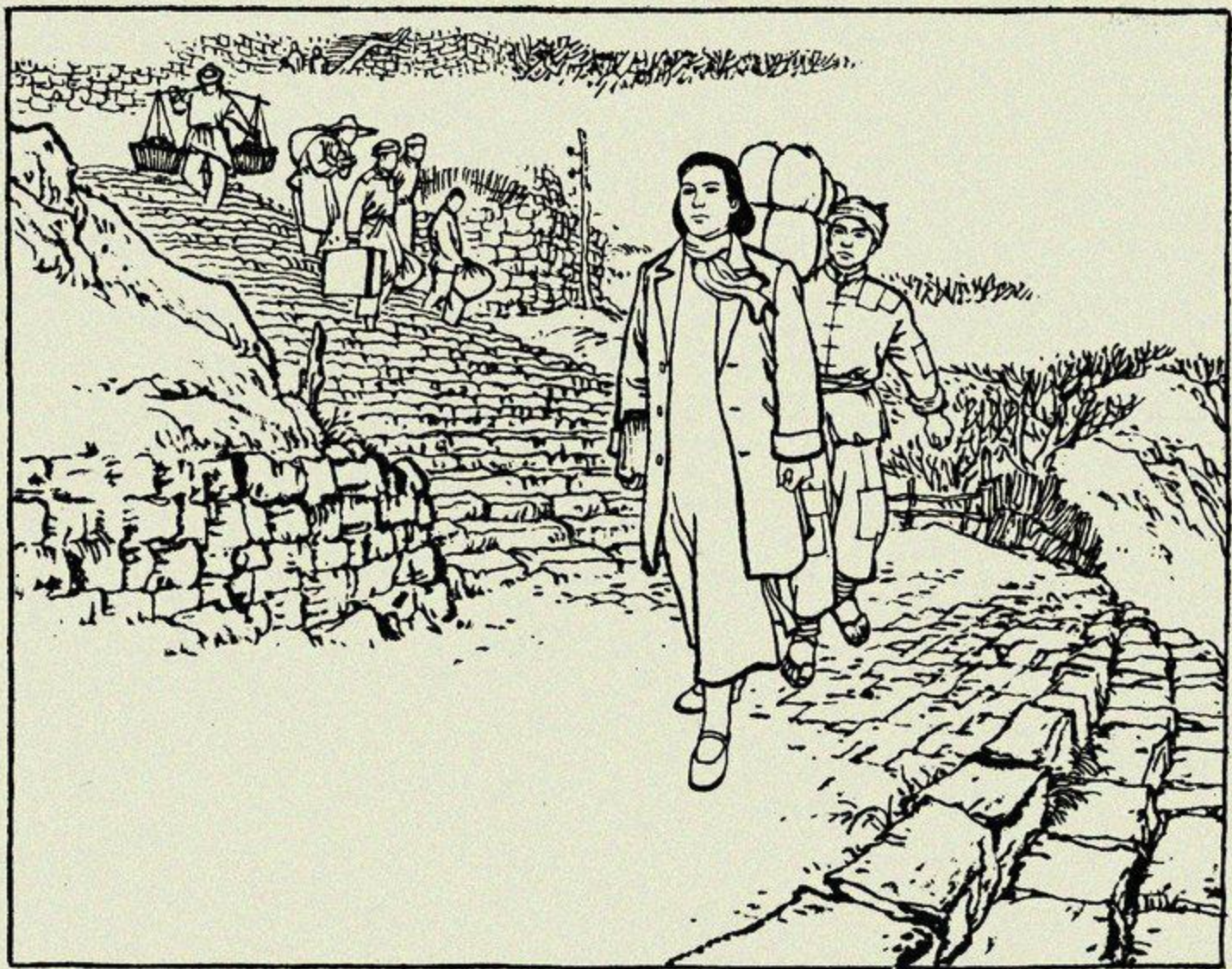
(36) 江姐见时间不早了,站起来,笑着对成岗说:“我们快要分别了。”成岗一愣:“怎么,你要离开重庆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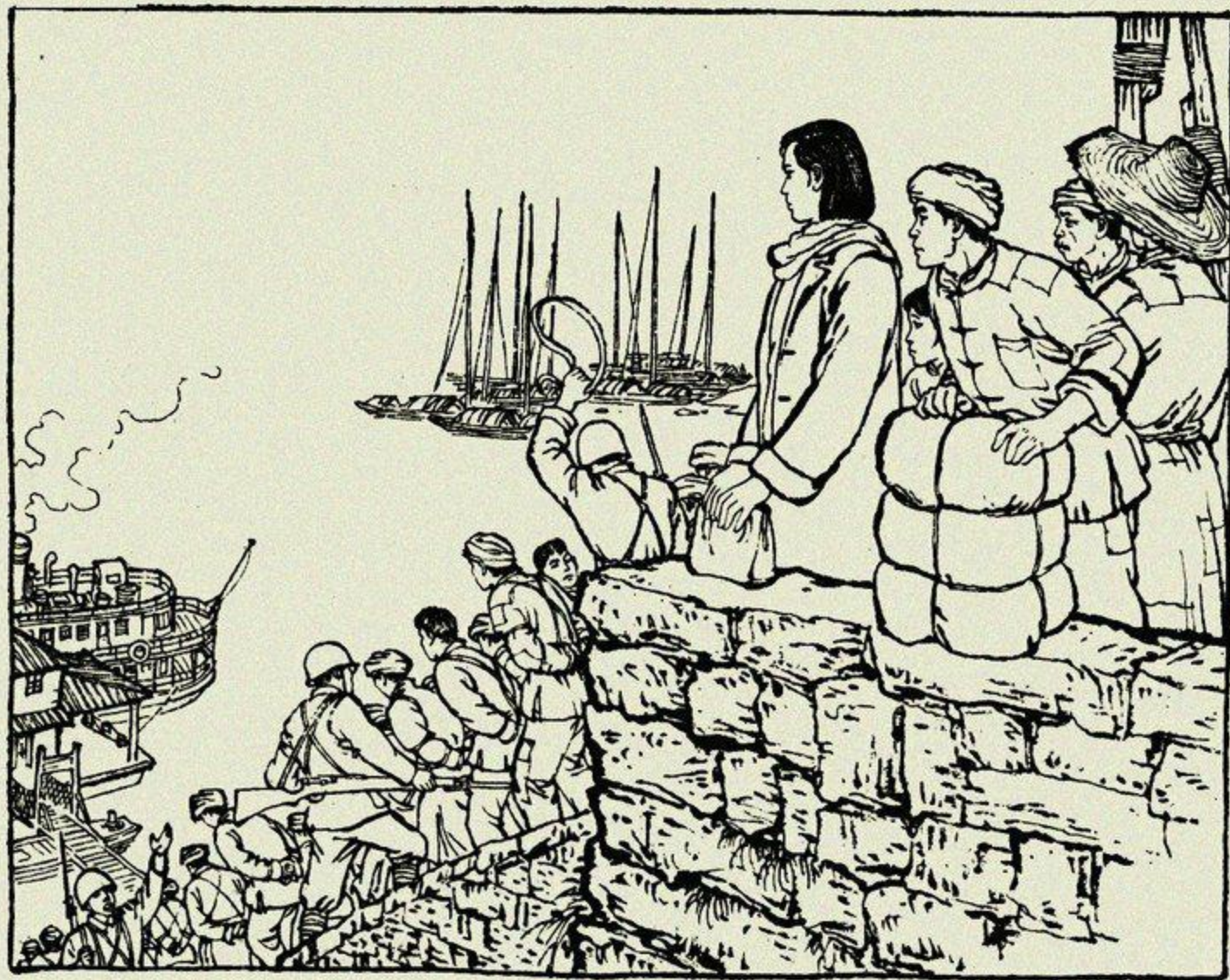
(37) 江姐见了成岗发楞的目光，忙告诉他：“最近我要调到川北去。你把印好的《挺进报》交给我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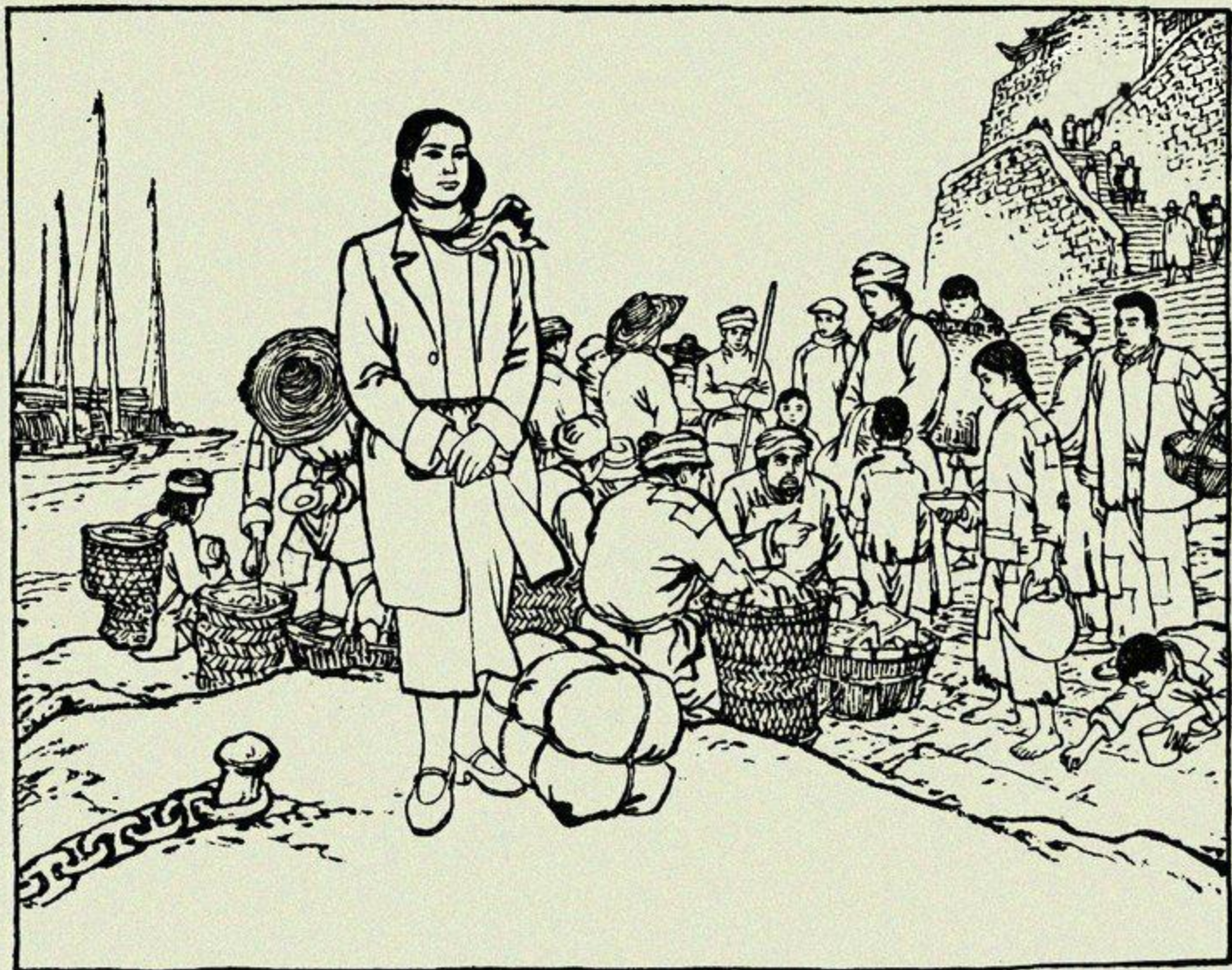
(38) 成岗清楚地看见,江姐的食指和中指,隐隐现出铁笔磨伤的痕迹。他上前紧握江姐的手说:“原来刻写钢板的就是你!”江姐微笑着,没有说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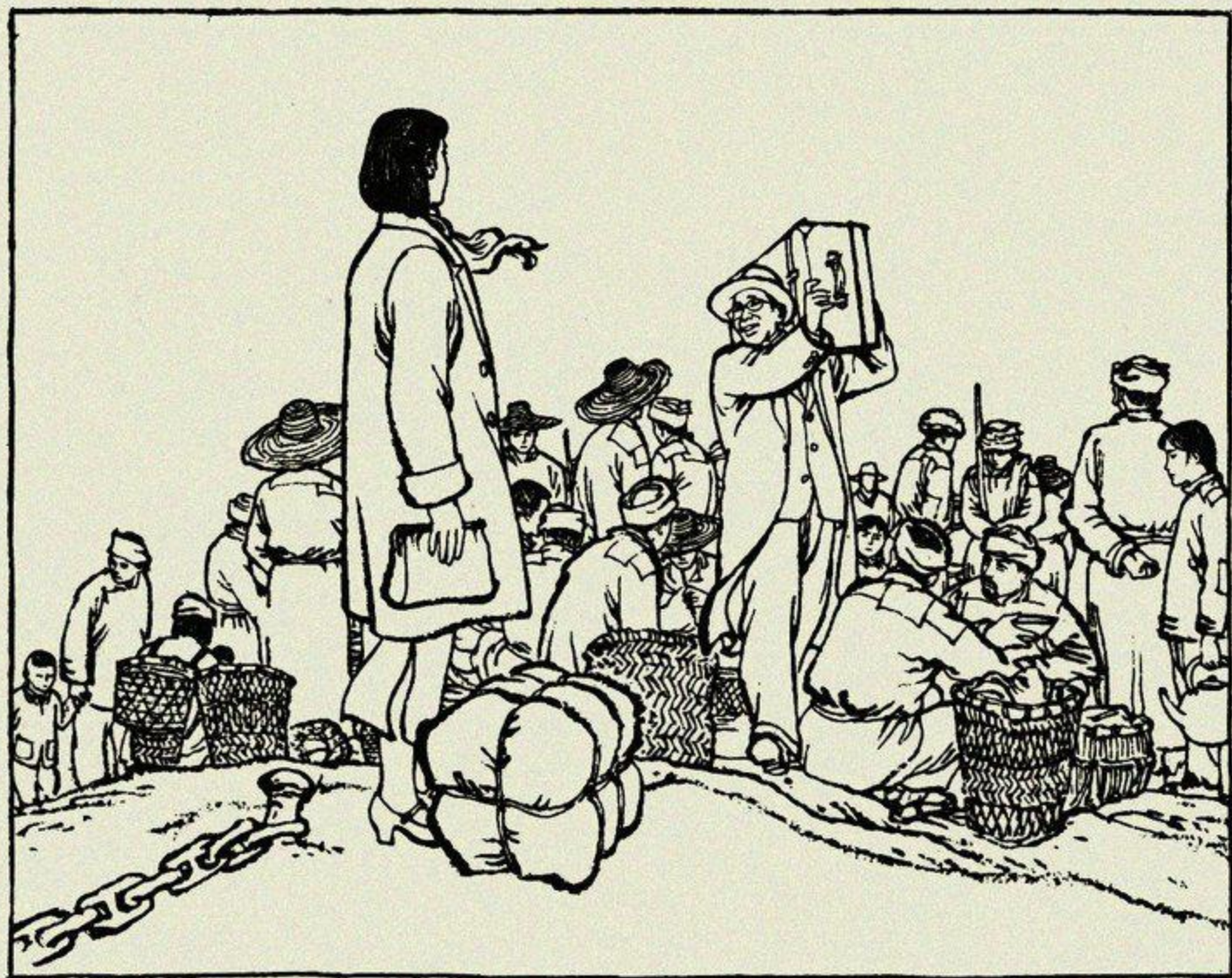
(39) 这天,江姐服饰华丽,一早来到朝天门码头。她的丈夫彭松涛,是川北华蓥山游击纵队的政委,党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力量,迎接解放,决定把她也派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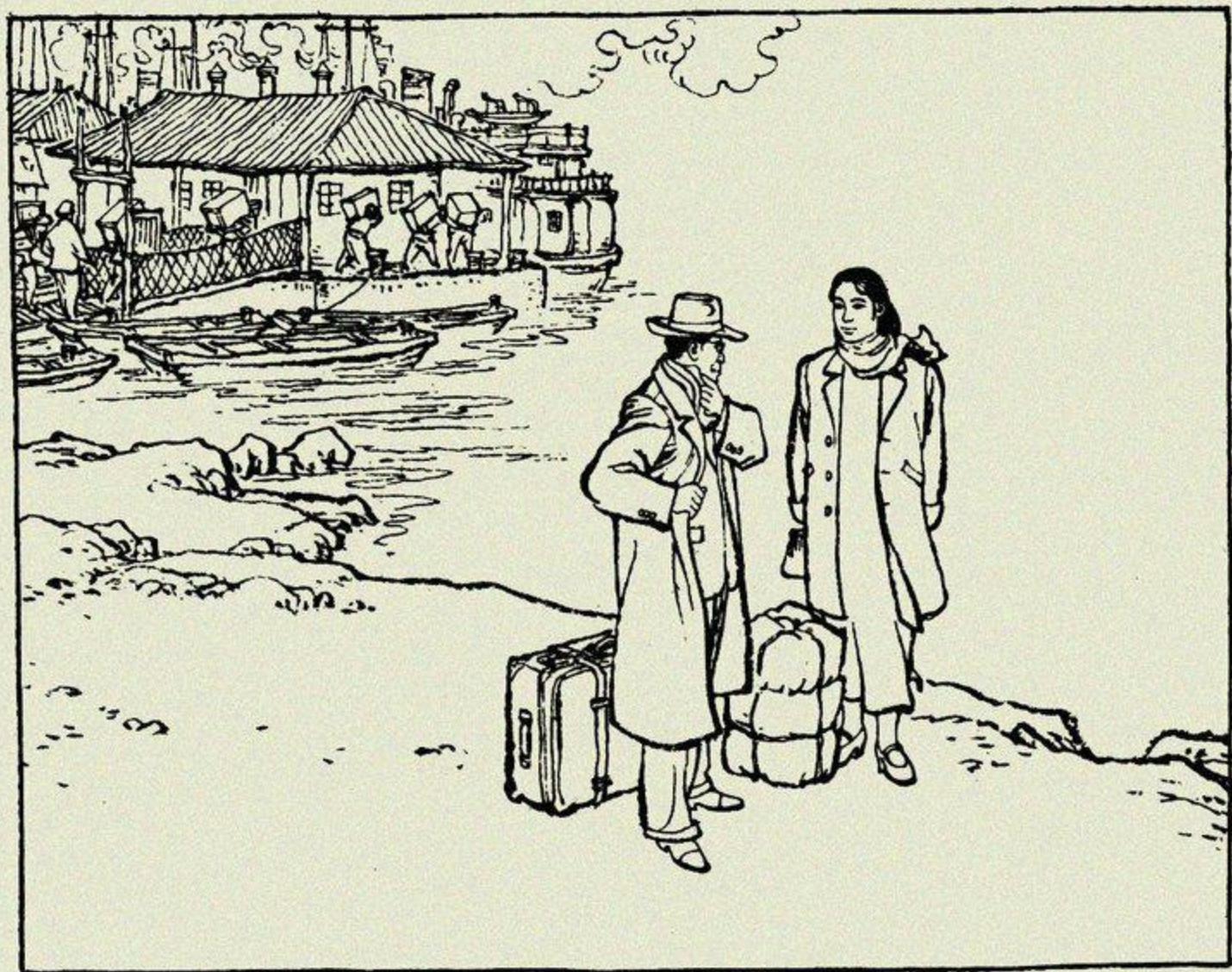
(40) 突然身后一声吆喝：“走快点，跟上！”她回头一看，见一长列穿着破烂军衣的壮丁，被押上码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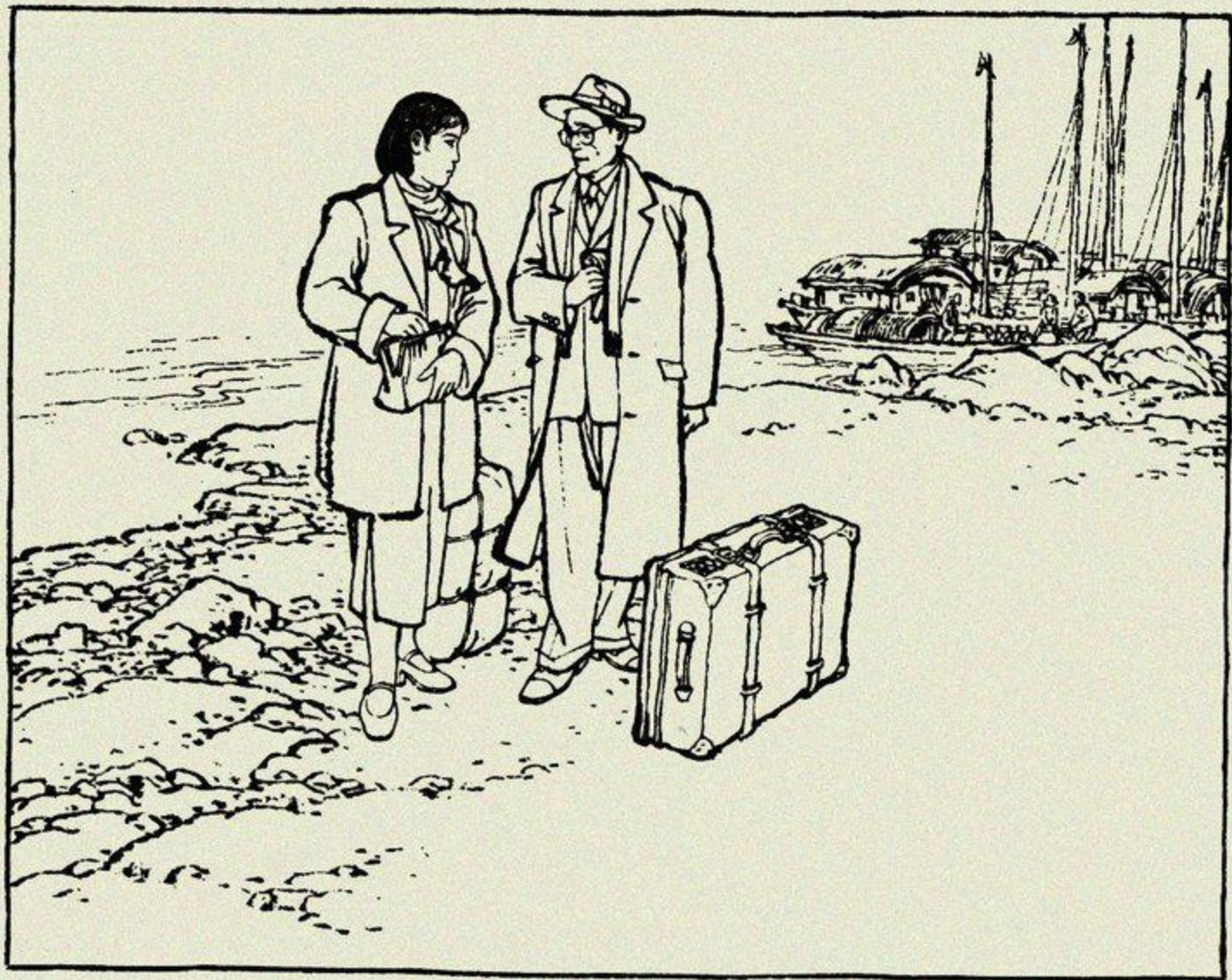
(41) 到了江边,搬运工人把行李放下,江姐付了钱,站在那里等待着。她想:老彭那里的工作,现在一定更有基础了,这次党增派了许多同志去,他一定非常高兴。



(42) “江姐!”她随着喊声回头一看,见甫志高揹着一口大箱子,从人丛中挤过来。江姐忙说:“开船还早,我们到江边坐一会。”



(43) 两人走到寂靜无人的江岸。甫志高小声说：“箱子里是余新江送来的两百份《挺进报》——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特刊，三支手枪，各附一百发子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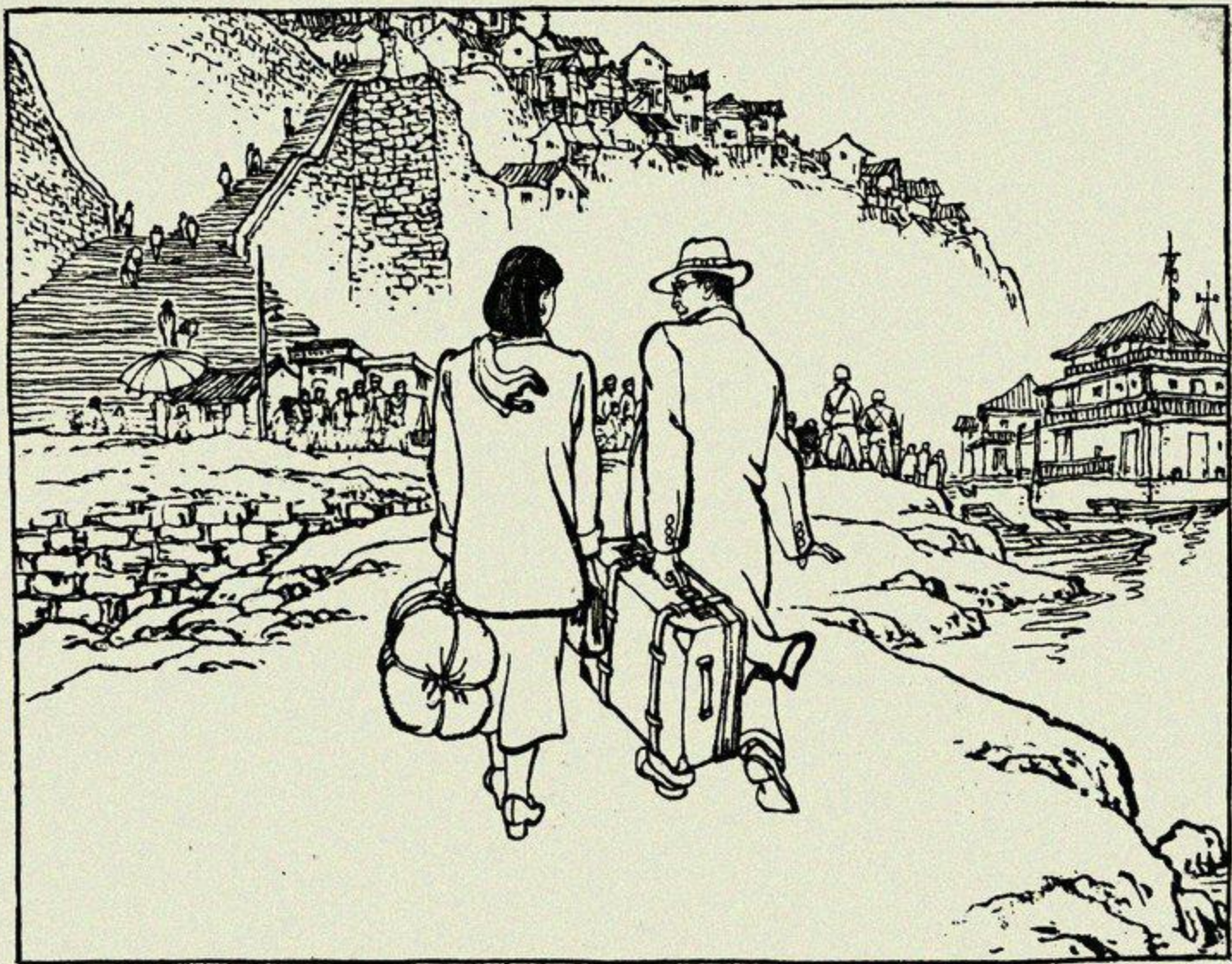
(44) 江姐接过甫志高递来的钥匙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找个搬运工人？”甫志高笑着解释道：“艰苦点是应该的。自己搬更安全些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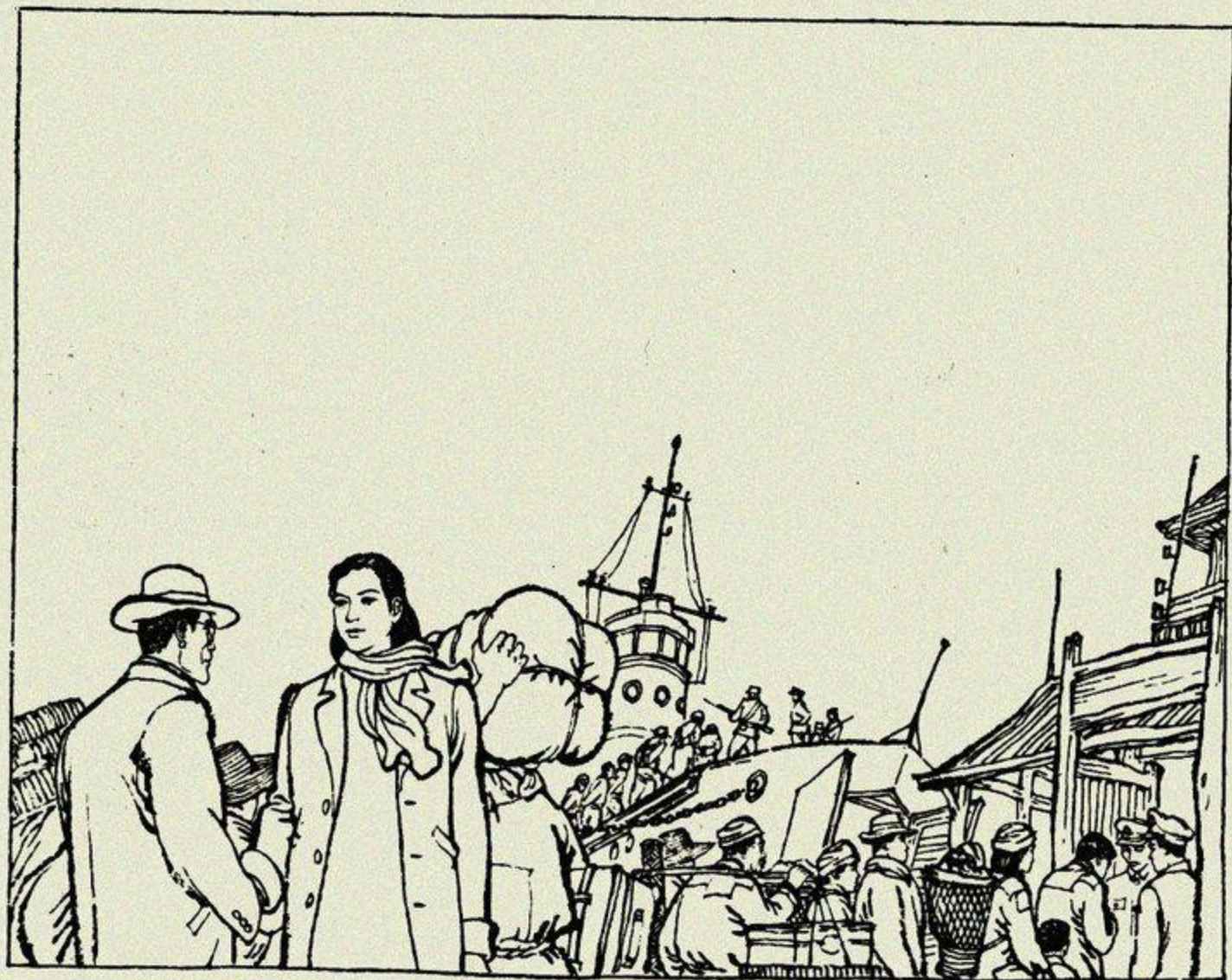
(45) 江姐觉得他是有意表现自己，微微摇头道：“安全？你看哪有穿西服的人自己捎行李的。”甫志高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倒忽略了这一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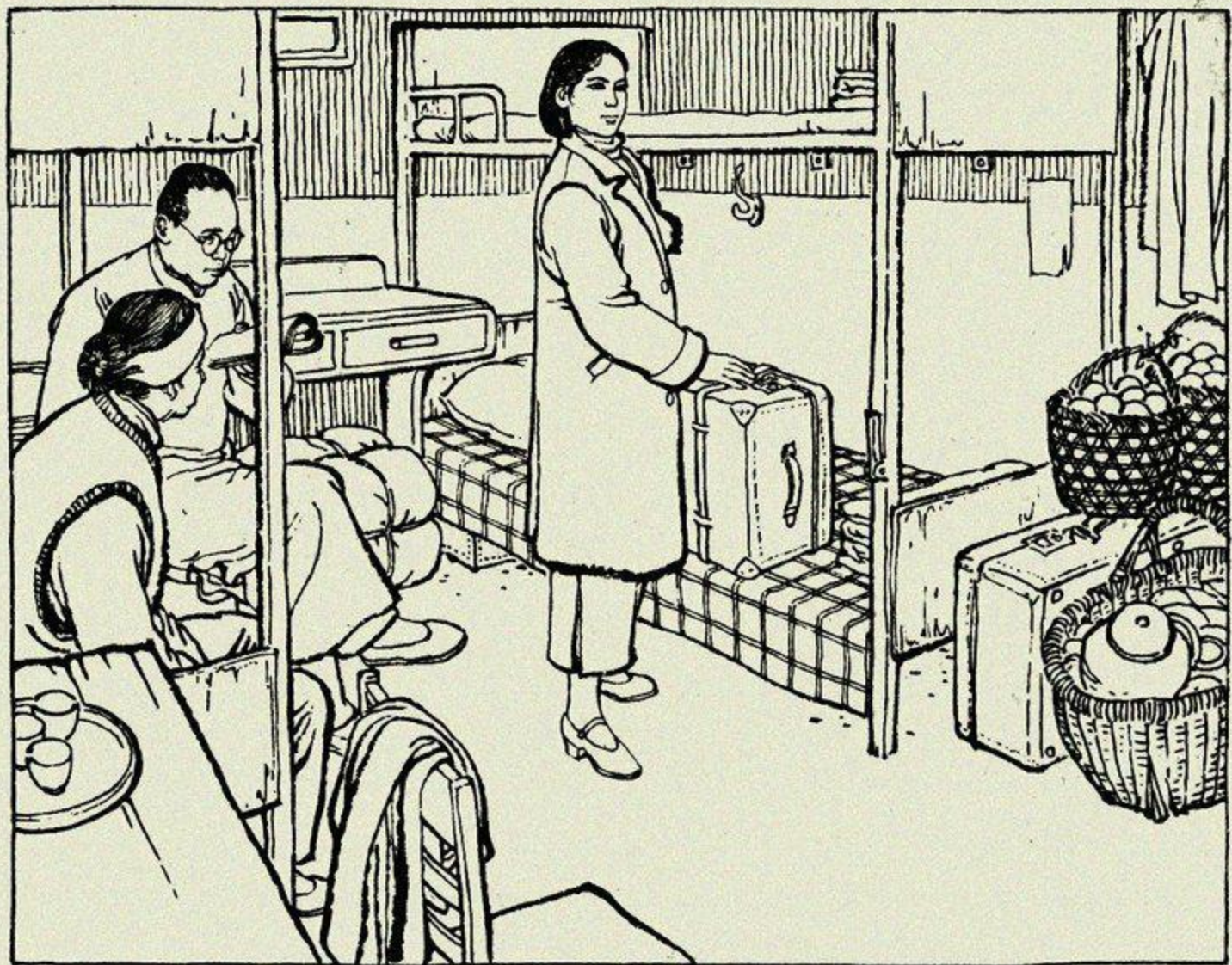
(46) 甫志高要江姐对他提些意见，江姐想了想说：“你要陈松林到重庆大学活动，这样不大好。”甫志高忙说：“书店是备用联络站，我一定注意工作方法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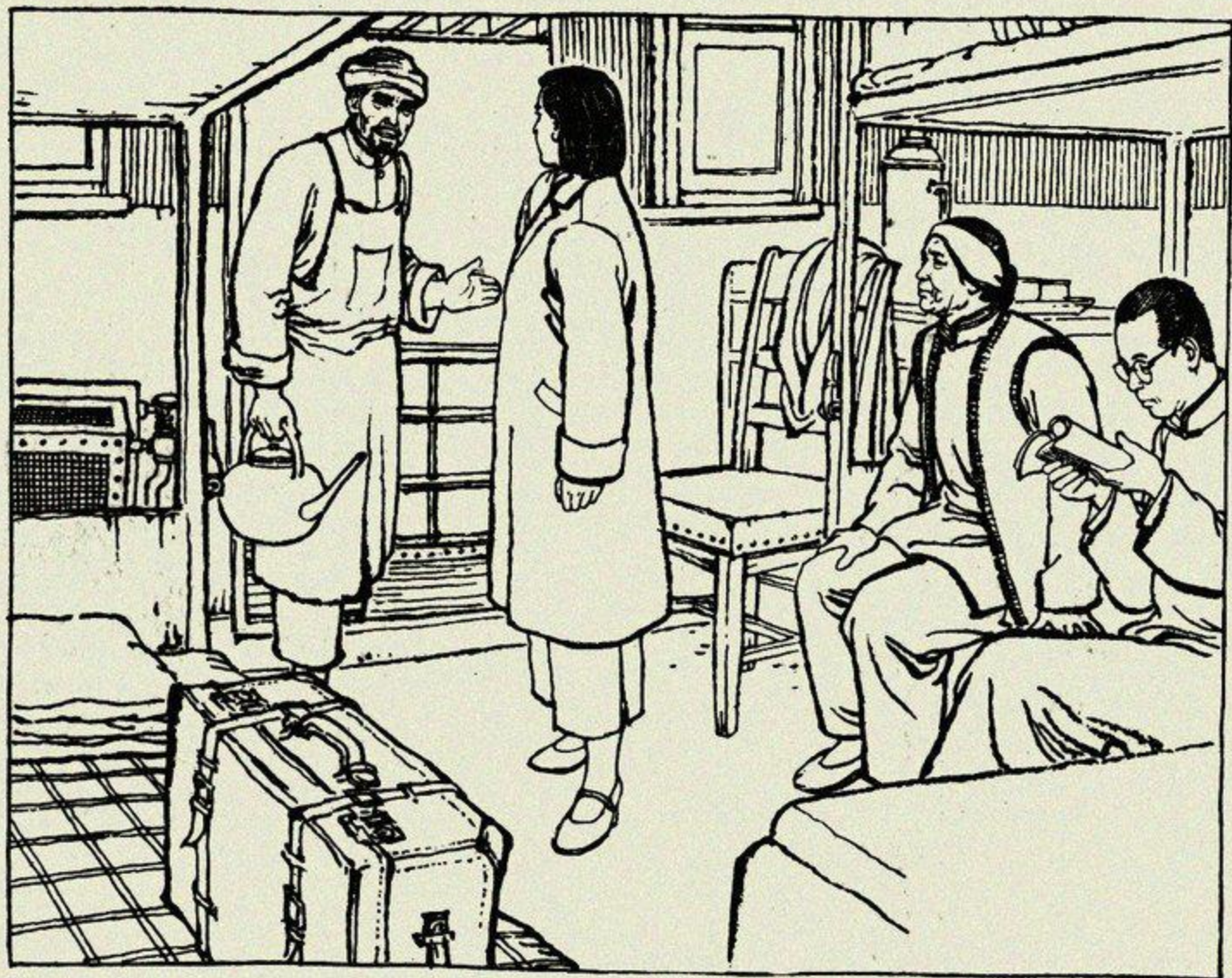
(47) 上船时间快到了,旅客三三两两地向岸边走来,甫志高说:“江姐,上去吧。请你代我问候彭松涛同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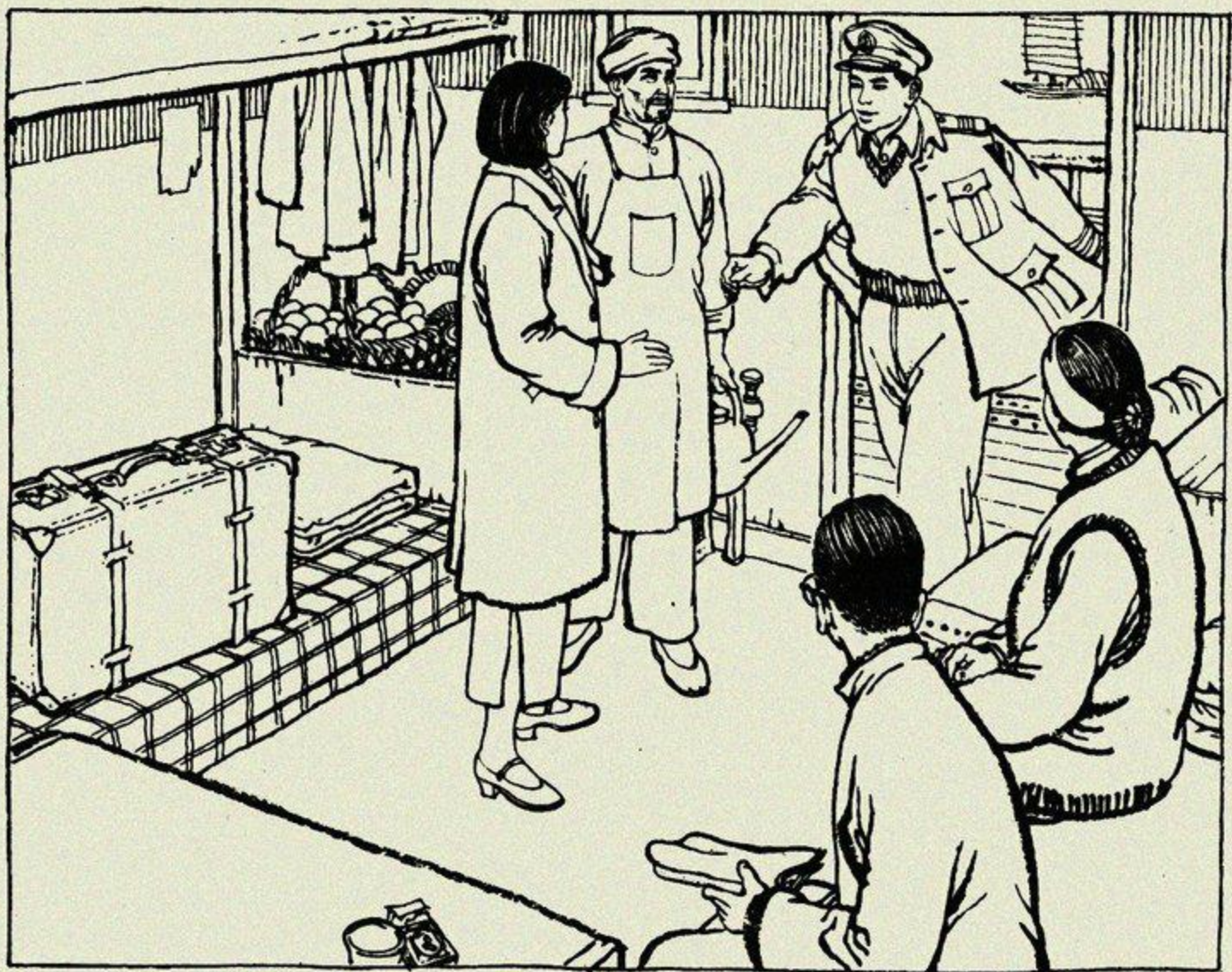
(48) 这时,被抓的壮丁正在上登陆艇,许多搬运工人正把军粮背进底舱。江姐望了一眼,对甫志高说:“你回去吧。暴风雨还没有过去,你们在重庆要多加小心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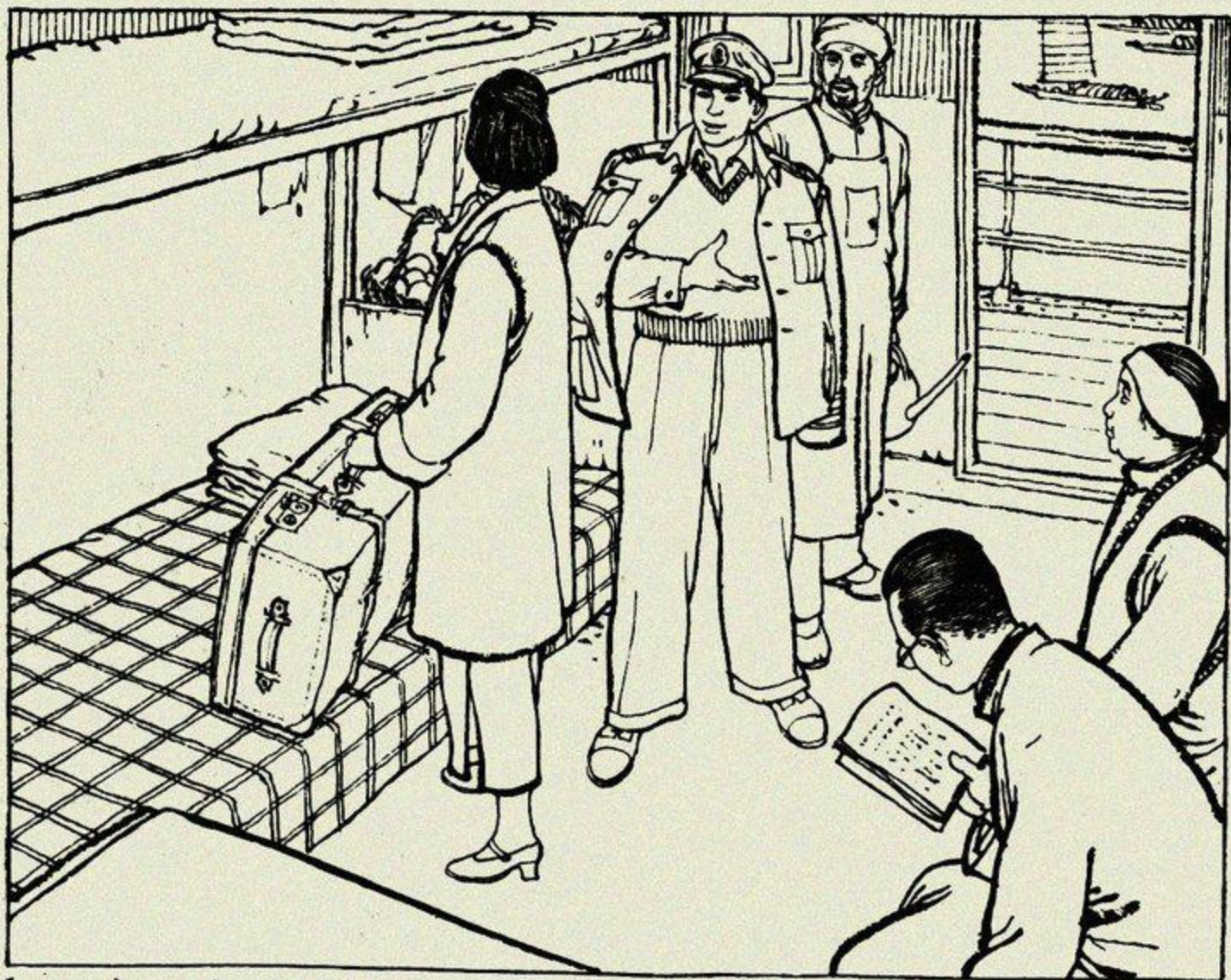
(49) 江姐上船找到了自己的舱位，打开行李，把床位铺好，有意无意地把带来的大箱子朝铺底下一塞。箱子又高又大塞不进去，她便把它放在床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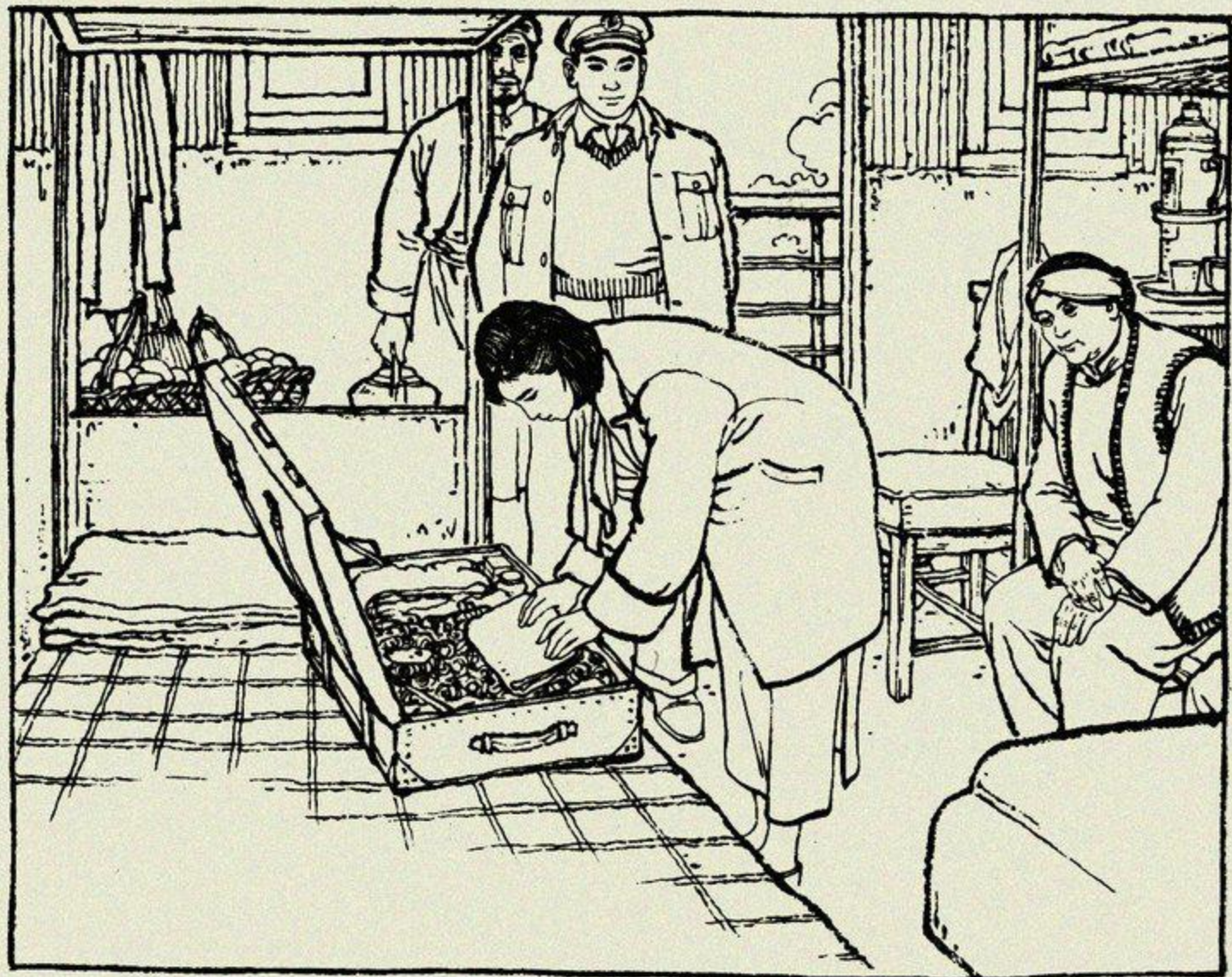
(50) 这时，一个服务员从门口走过，江姐喊住他问：“何大副在吗？”服务员打量江姐豪华的服饰，立刻回答道：“你是他表姐吧？大副叫我等着，你一来就去叫他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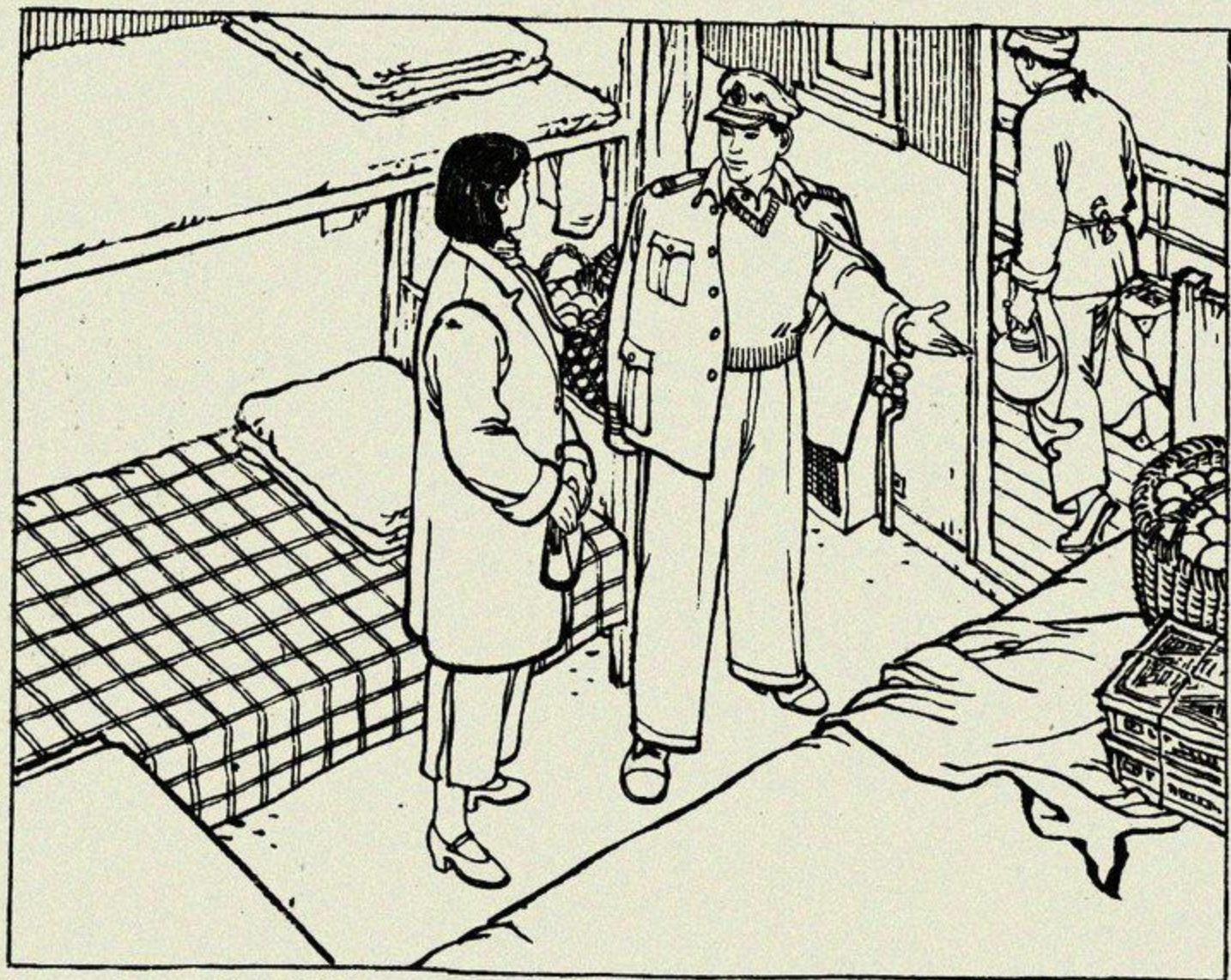
(51) 话音刚落，何大副已来了。江姐高兴地说：“表弟，我正要找你哩。出来几年了，真想回去看看，你大哥又走不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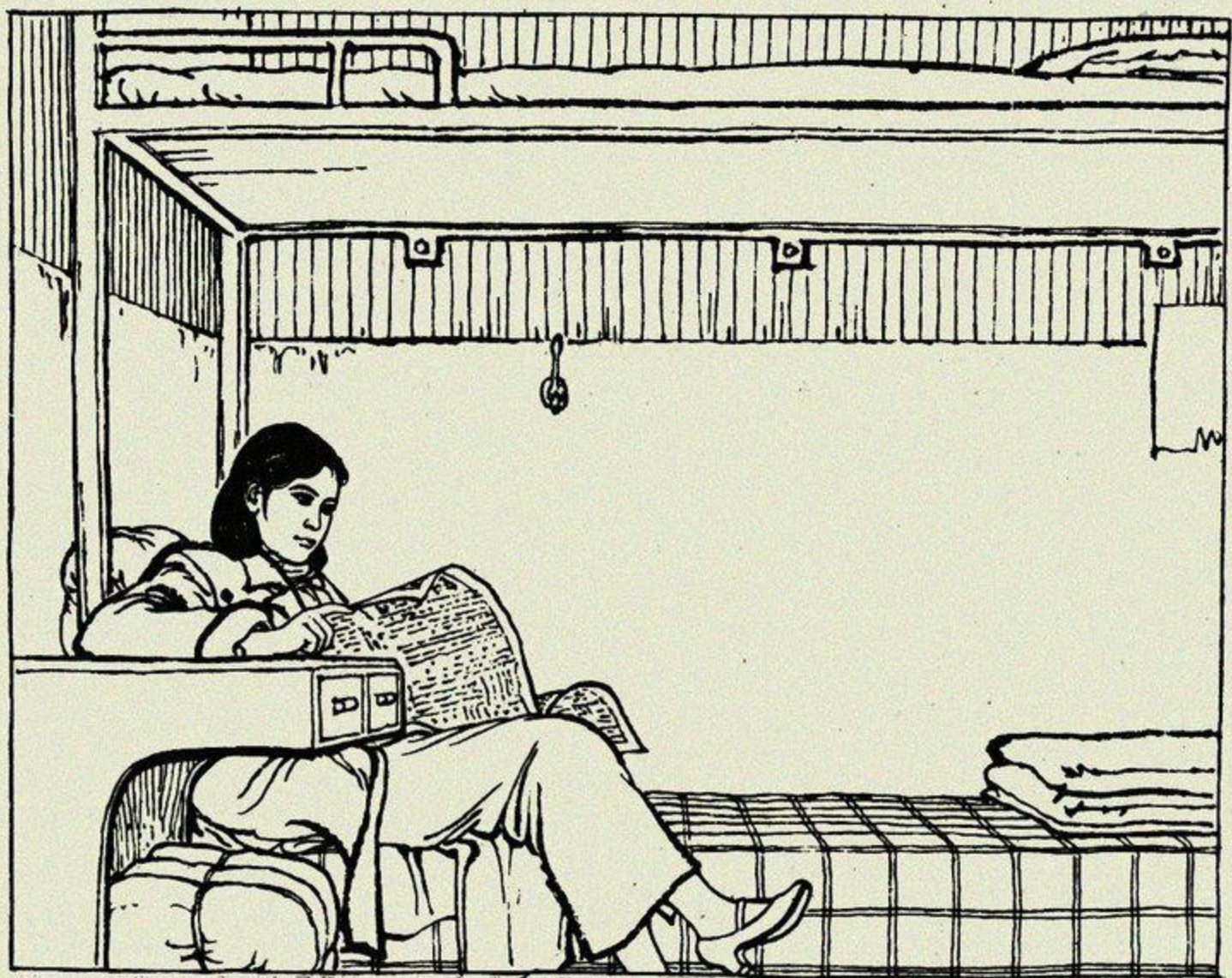
(52) 江姐把箱子从床上拎下来，埋怨着说：“真不方便，你大哥偏要我带这些东西！”何大副说：“这儿放不下，放到我那里去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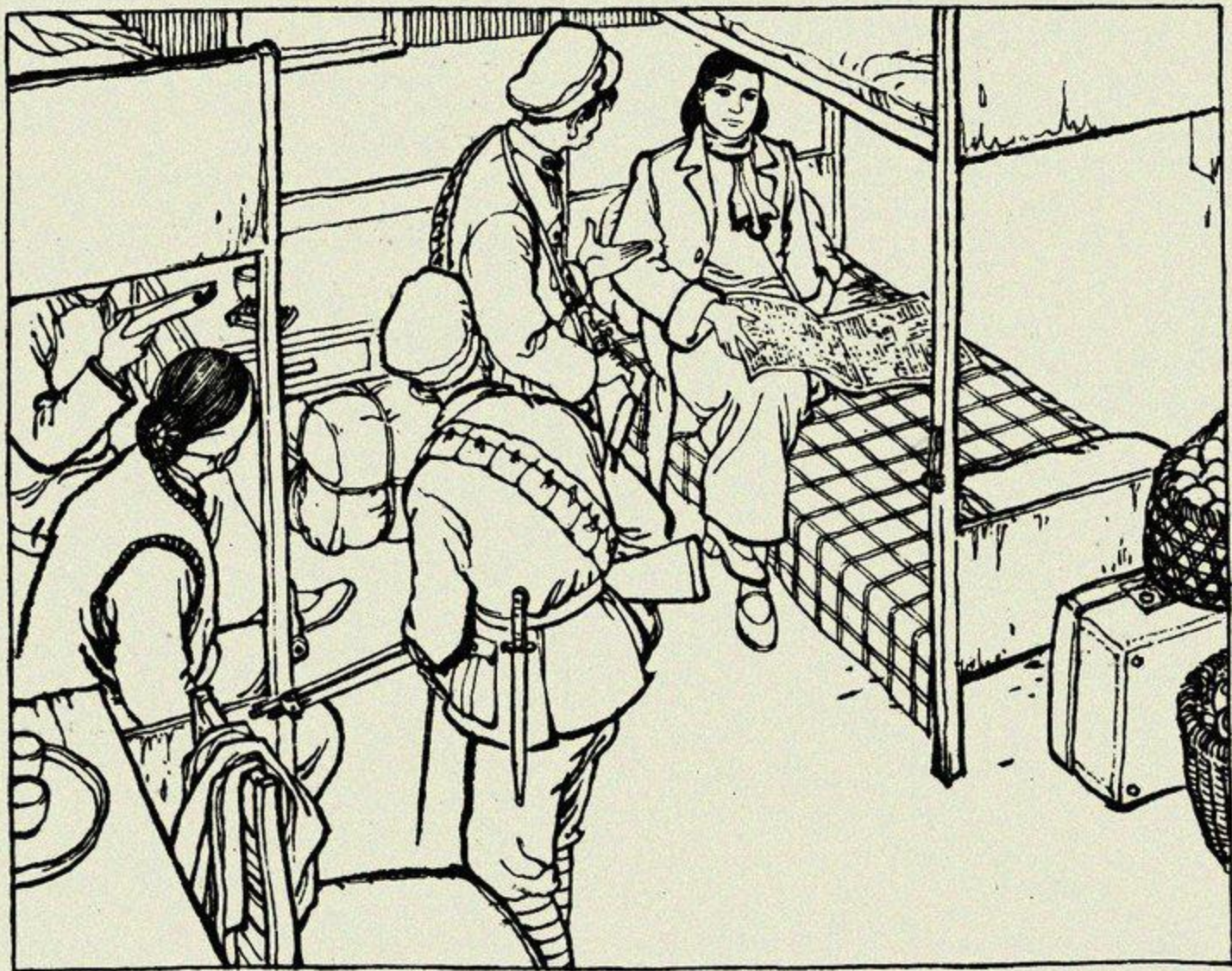
(53) 江姐当着众人打开箱子，边笑边说：“这是你大哥给舅母买的鹿茸，银耳，连鱼肝油也怕乡下买不到。”最后，她拿出了一只手提包，才把箱子锁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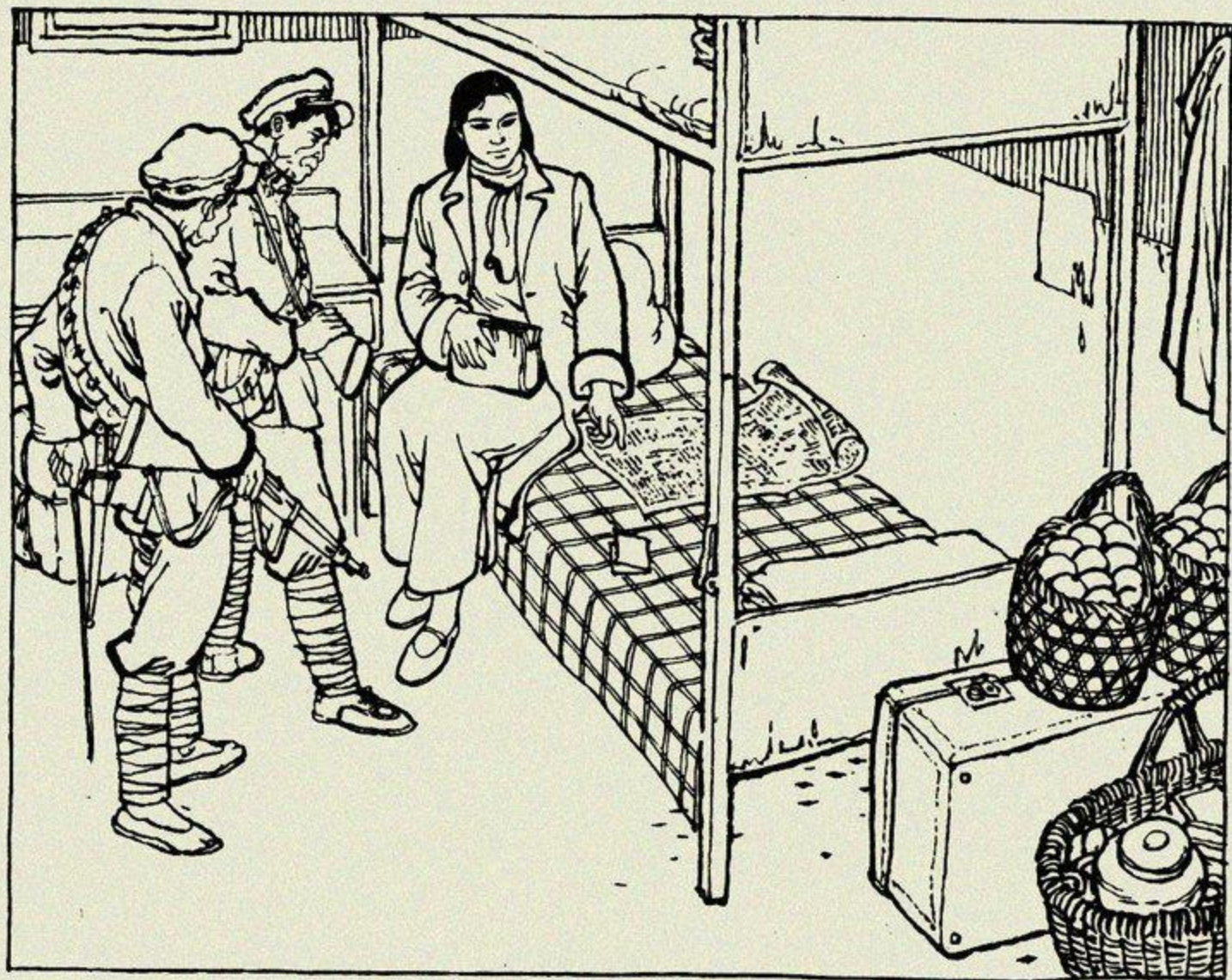
(54) 何大副等服务员把箱子拎走，约江姐到各处看看；这时，突然传来一片呼喊：“旅客们不要走动，开始检查！”江姐笑道：“要检查啦，不去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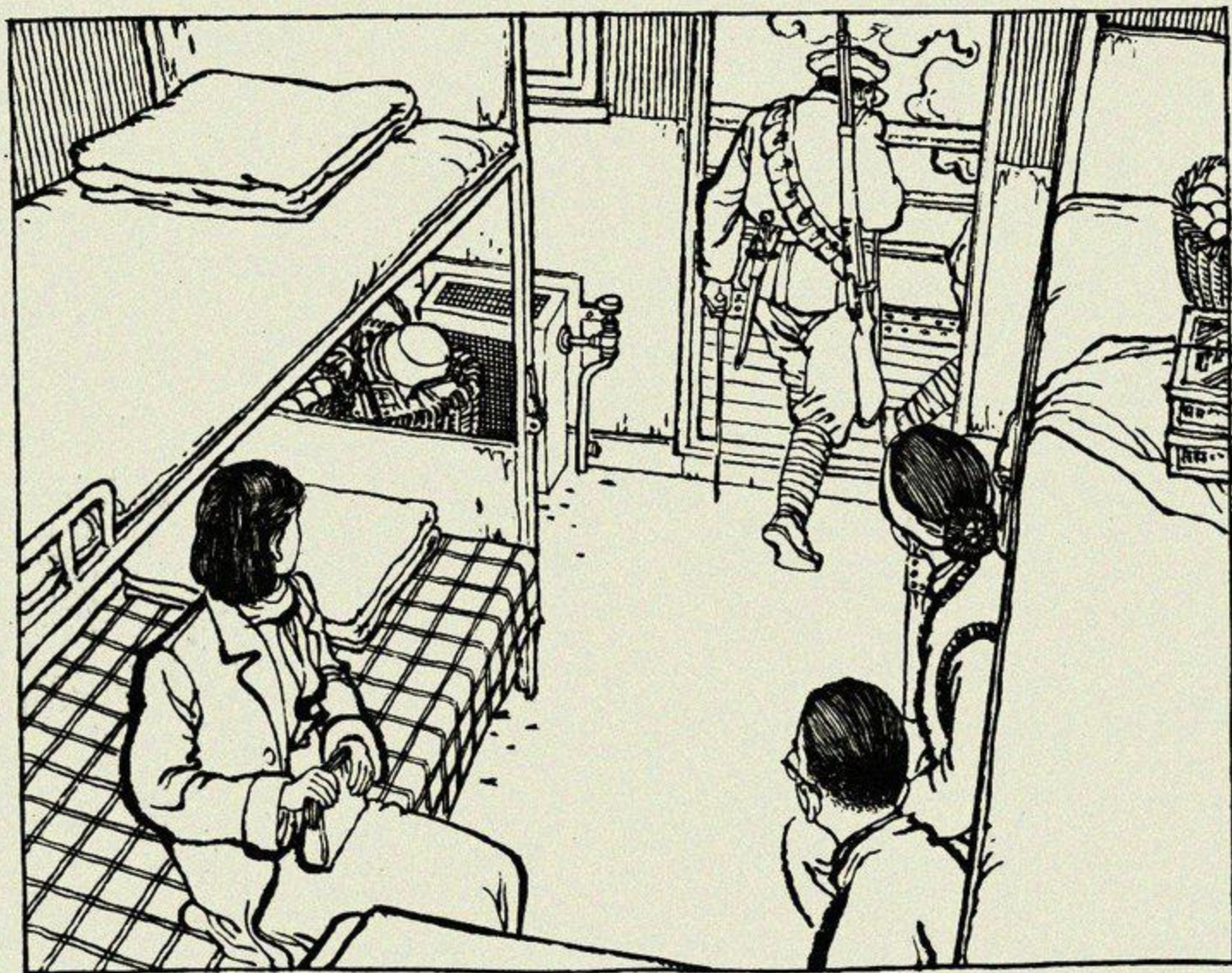
(55) 何大副走后，江姐顺手拿起一张“中央日报”看着。不久，就听见统舱里传来刺刀撬破木箱的响声，夹杂着孩子的哭叫。



(56) 不一会,警察来到舱房,检查了几个旅客。最后打量了江姐一下,问道:“请问去哪里?”江姐放下报纸,冷淡地回答了两个字:“合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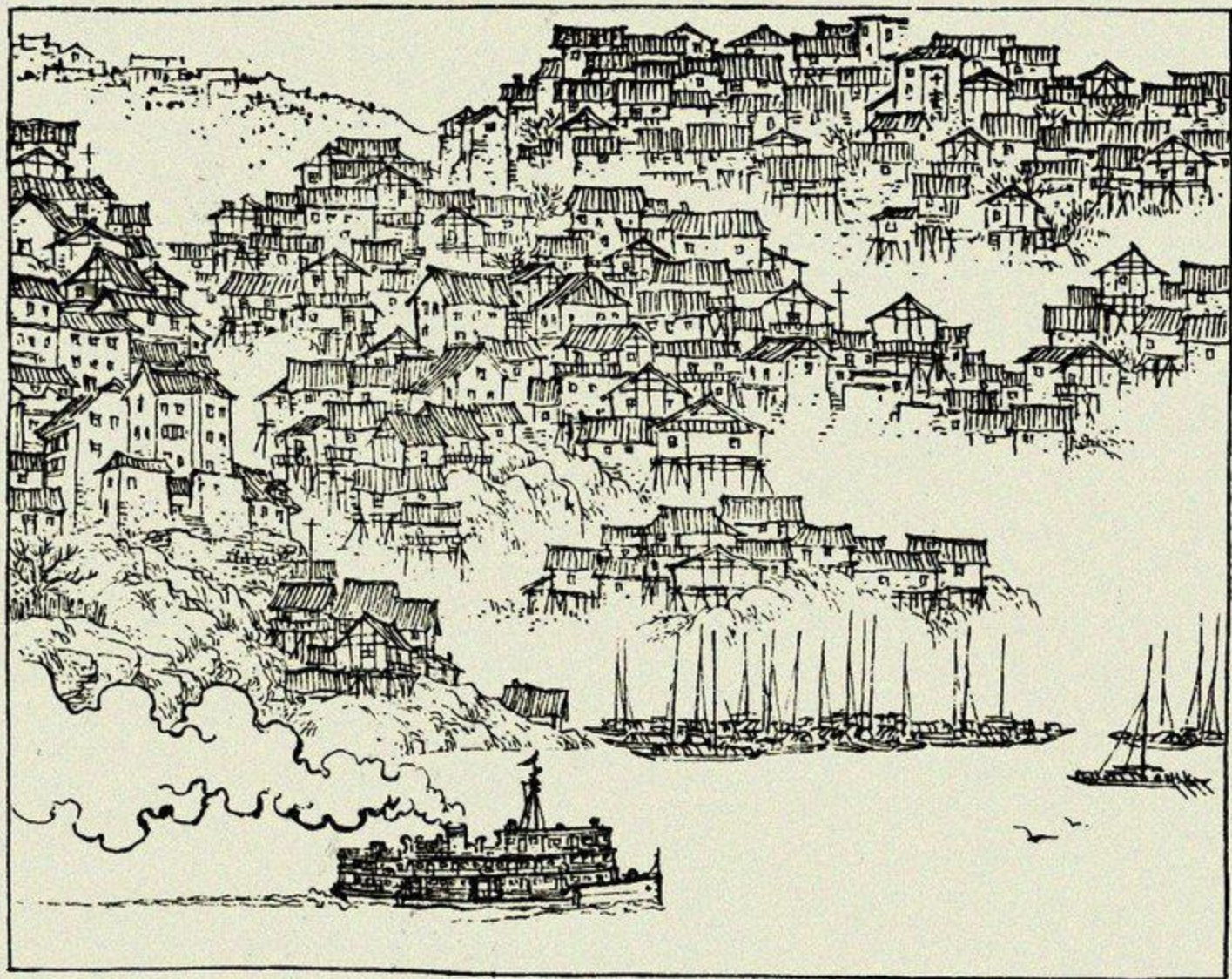
(57) 警察小心地问：“有证件吗？”江姐打开精巧的手提包，取出一份证件，随手丢在床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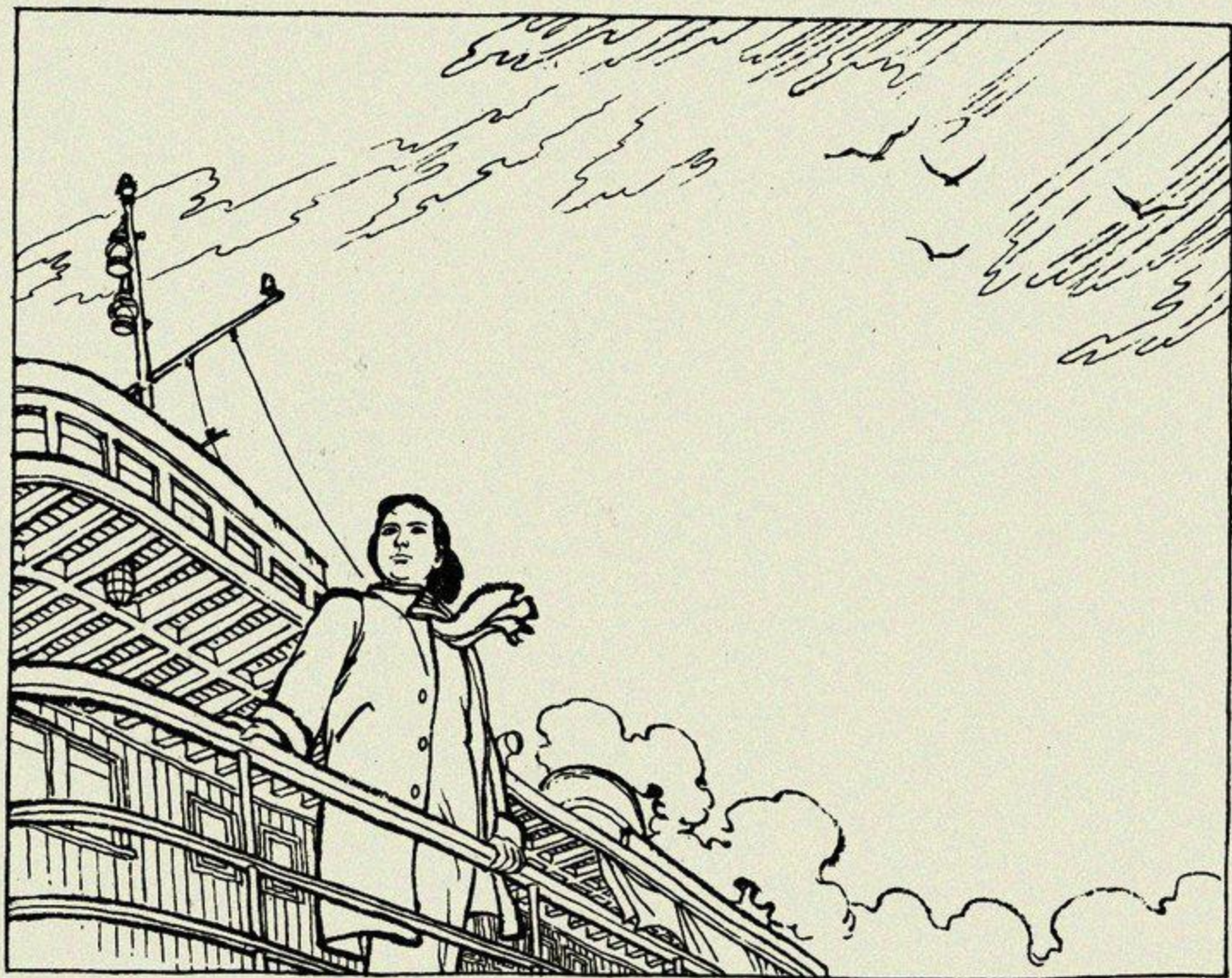
(58) 警察见了江姐这副神气,不敢多问,规规矩矩地拾起那份盖着大印的证件,溜了一眼,连连说:“对不起,我们是例行公事。”边说边走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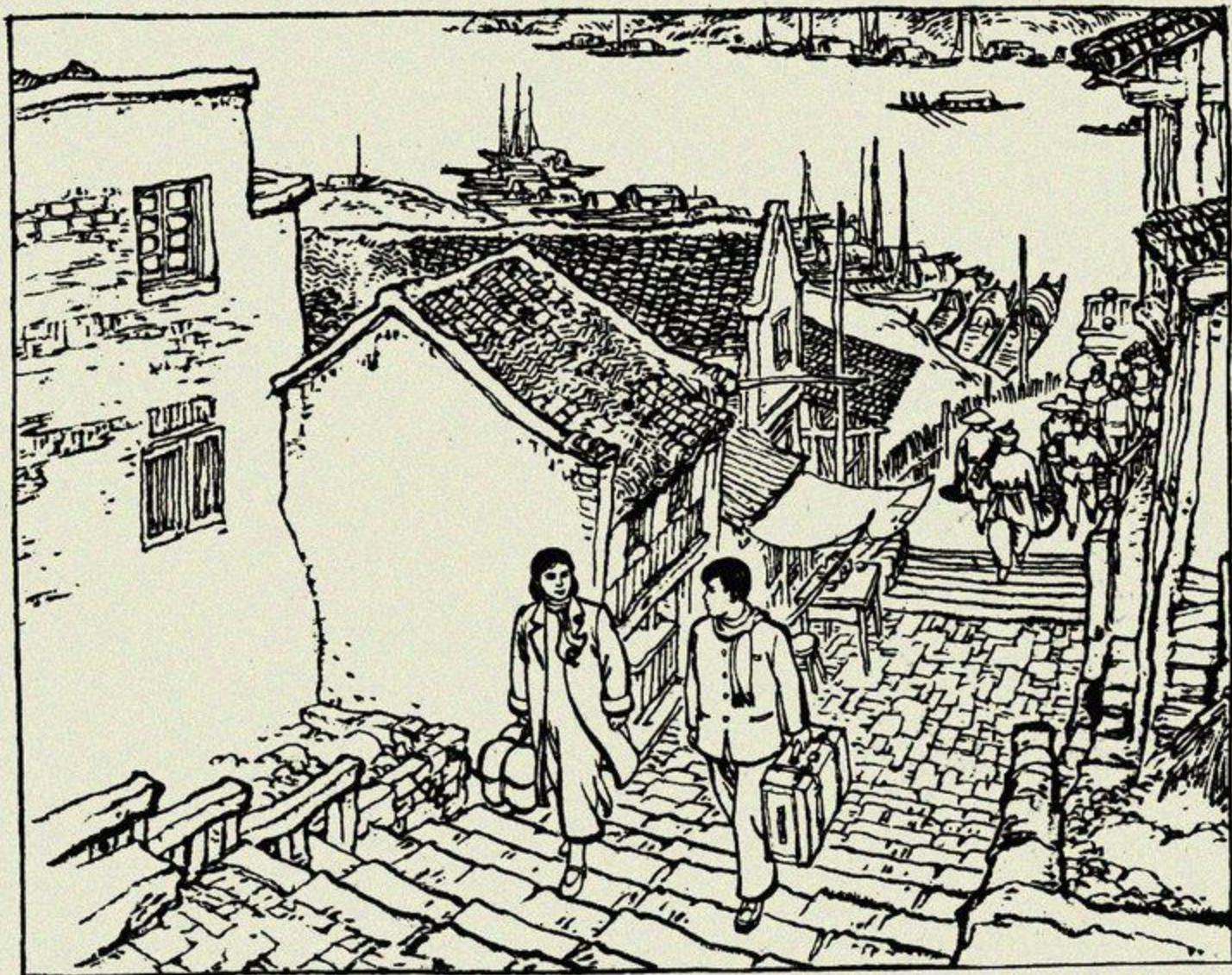
(59) “呜, 呜, 呜——” 轮船起锚开航了。江姐出了舱房, 缓步走向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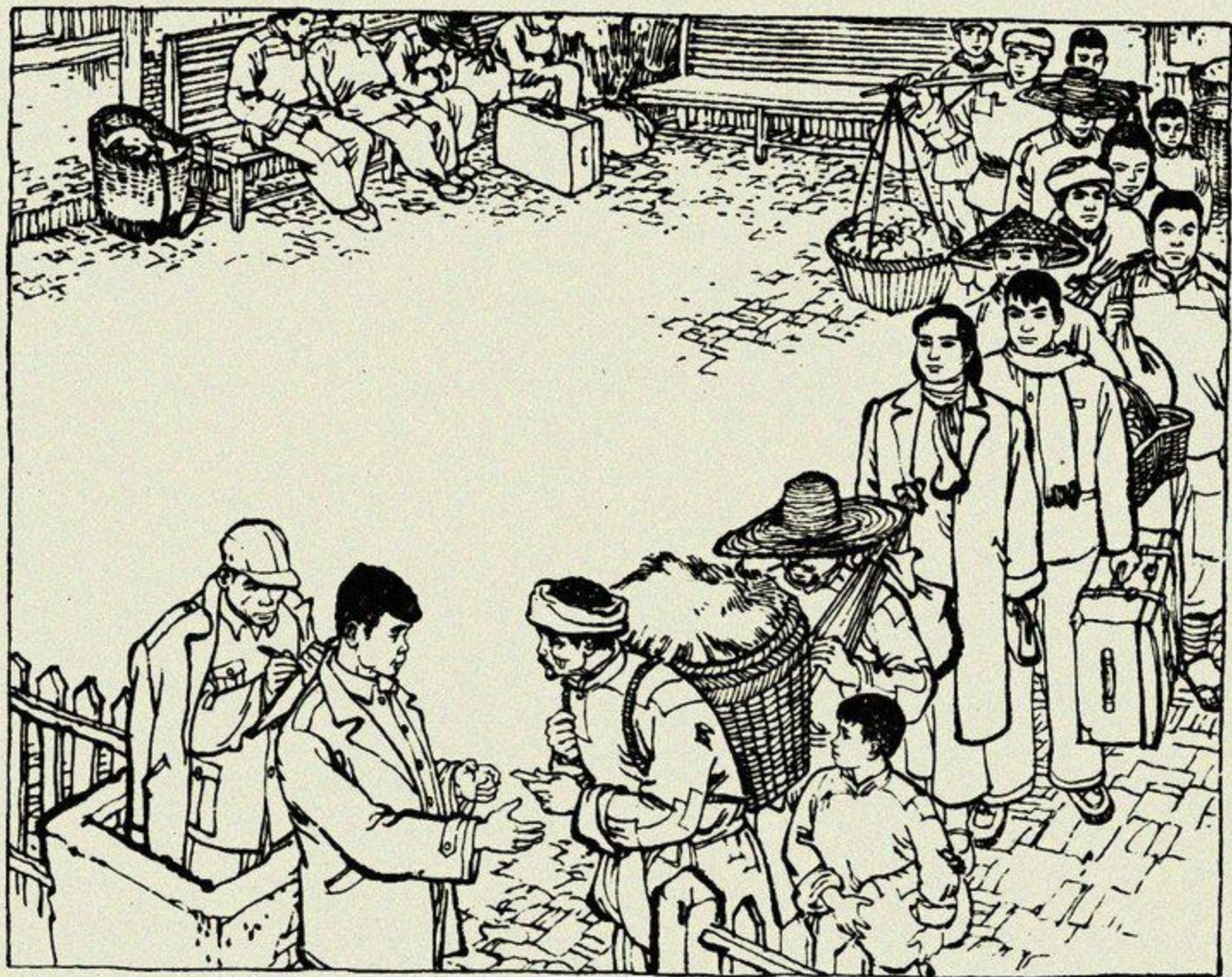
(60) 望着起伏的群山, 望着重迭的房屋, 江姐默默地在心里说: “山城, 再见了! 同志们, 再见了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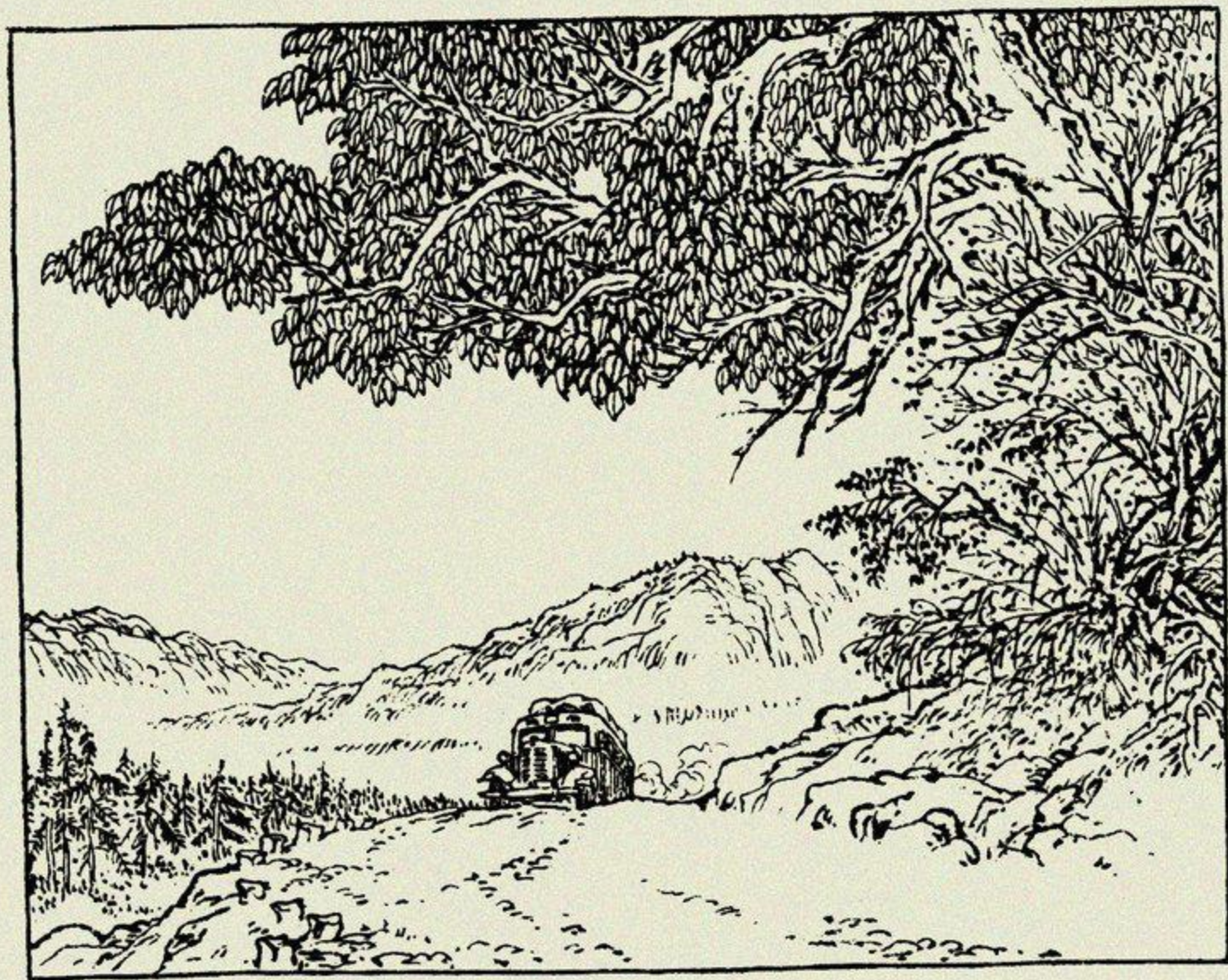
(61) 江姐望着远方,想着就要和老彭见面,和同志们一块儿工作、战斗,心里无限兴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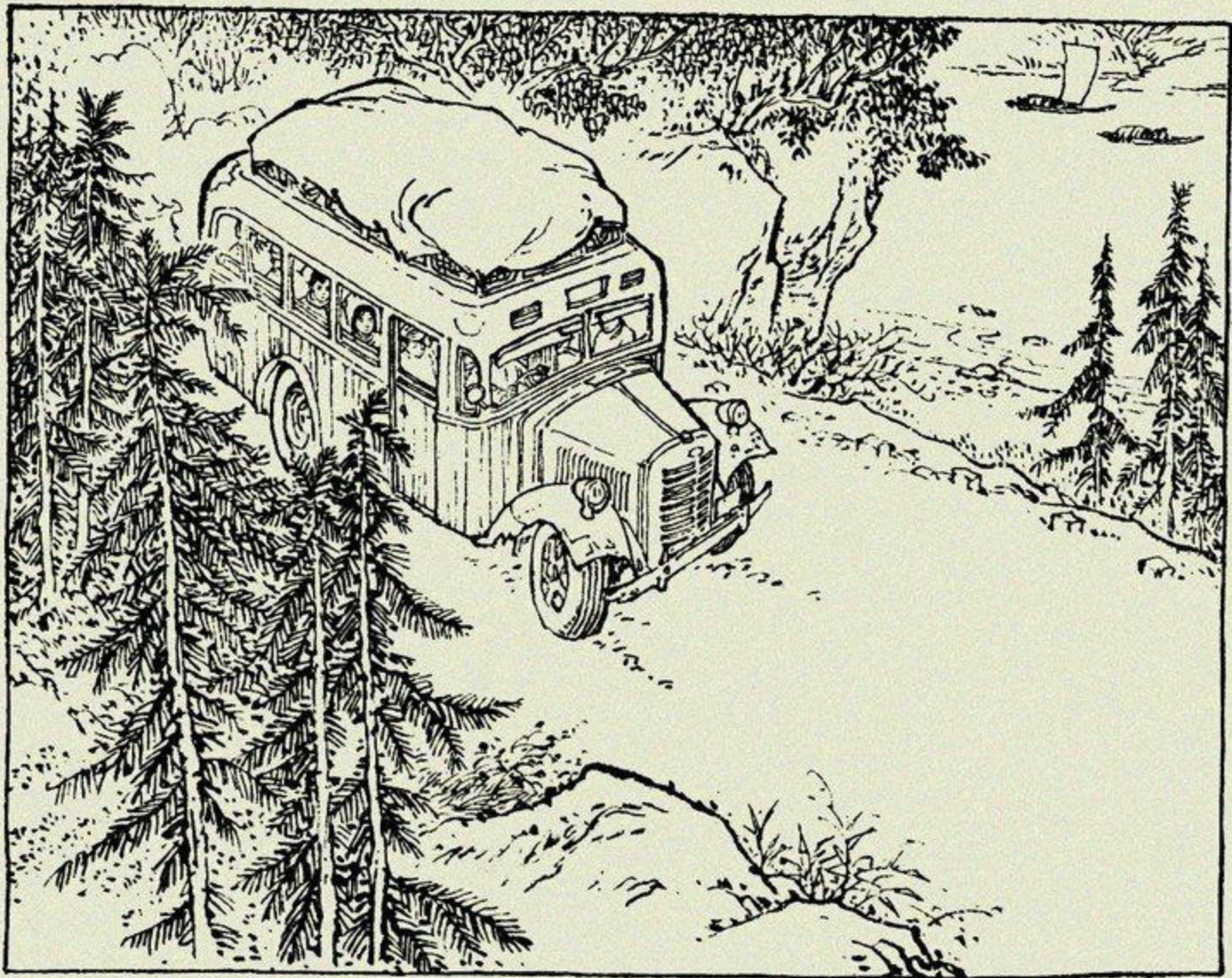
(62) 船在合川靠岸时，华为早已按照约定的时间在等她了。他一见江姐，高兴地跑上来，抢着帮她拎起箱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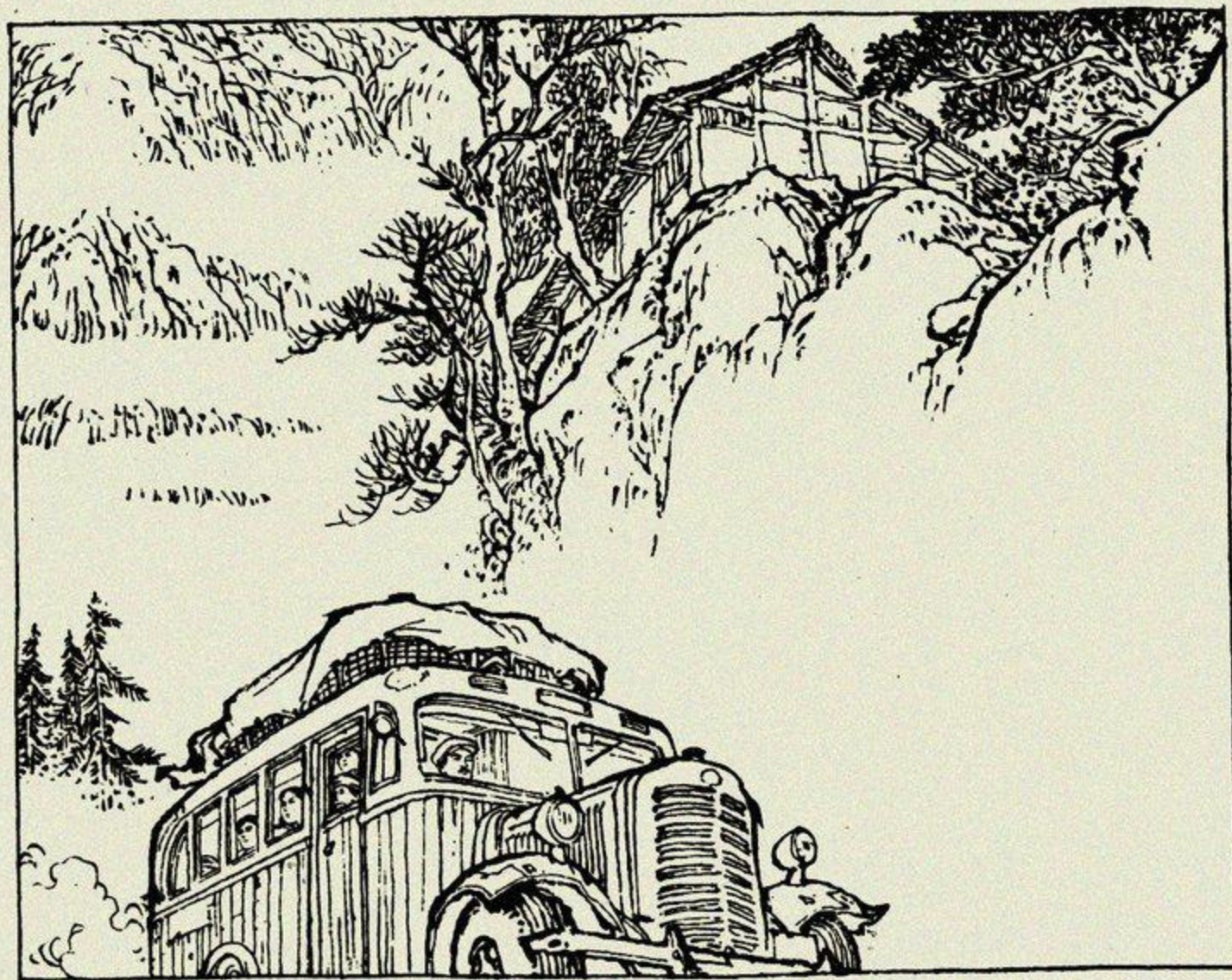
(63) 两人到了汽车站，准备乘车到离合川不远的小县城，从那儿直接上华蓥山。江姐初次到川北来，华为当了她的向导。为了旅途上的方便，两人便姐弟相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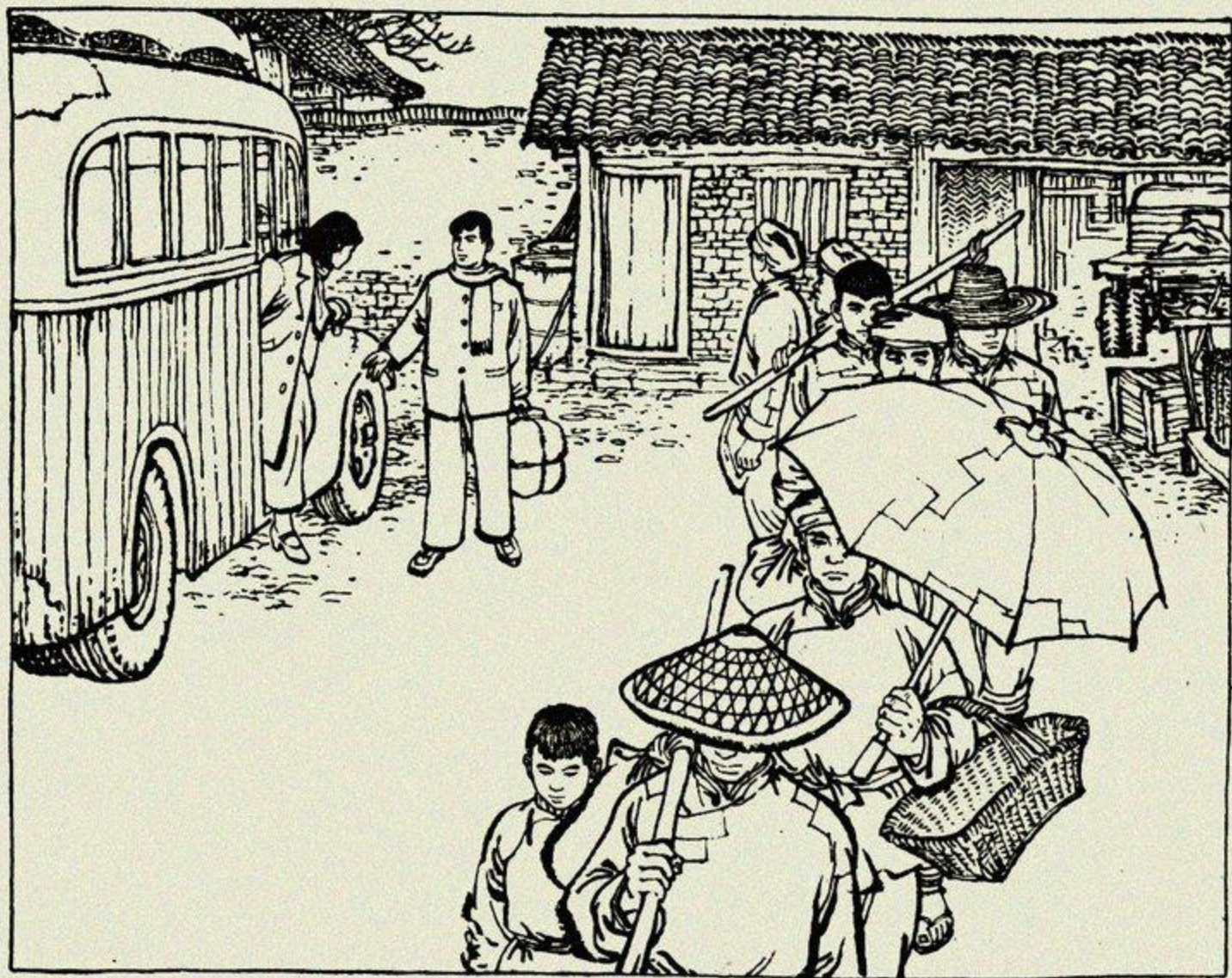
(64) 上车不久, 汽车便开出了。汽车司机是自己人, 没说什么, 只稳稳地开着车。



(65) 天下起雨来了。华为这次回来参加武装斗争，心情十分兴奋，他指着两旁高山对江姐说：“姐姐，你瞧，多雄伟的山！妈妈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回来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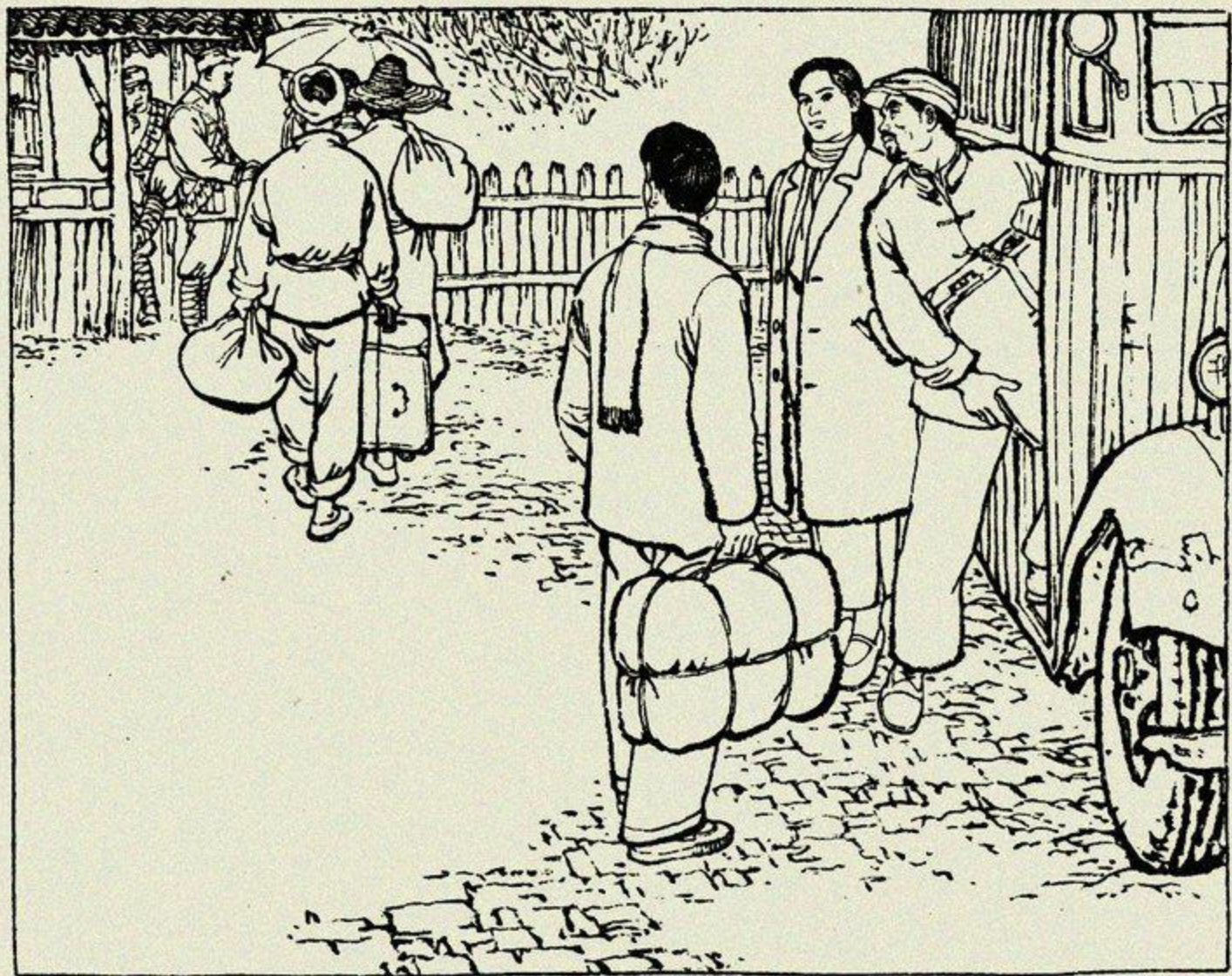
(66) 江姐听市委说过，华为的妈妈是华盖山游击队司令，老彭就和她在一起工作。听了华为的话，她高兴地说：“我们就要和妈妈见面了。”



(67) 汽车驶抵县城的车站。旅客们从车上涌下，汽车司机帮着站上的人，把车顶上的行李，一件件的递了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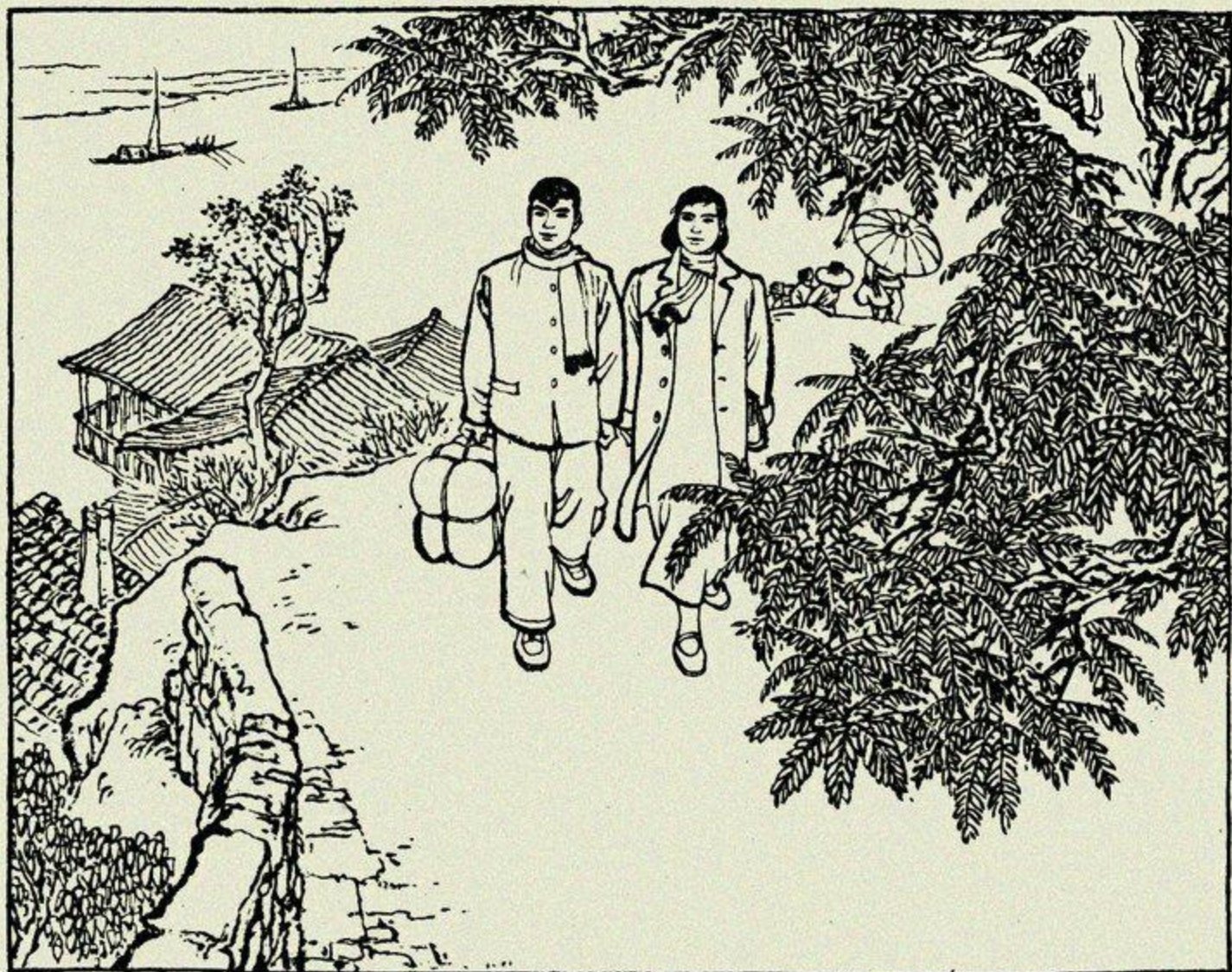
(68) 华为接过司机递来的箱子，忽然听见车站上的职员大声招呼着：“请旅客们排队出站，检查行李。”江姐听了不觉一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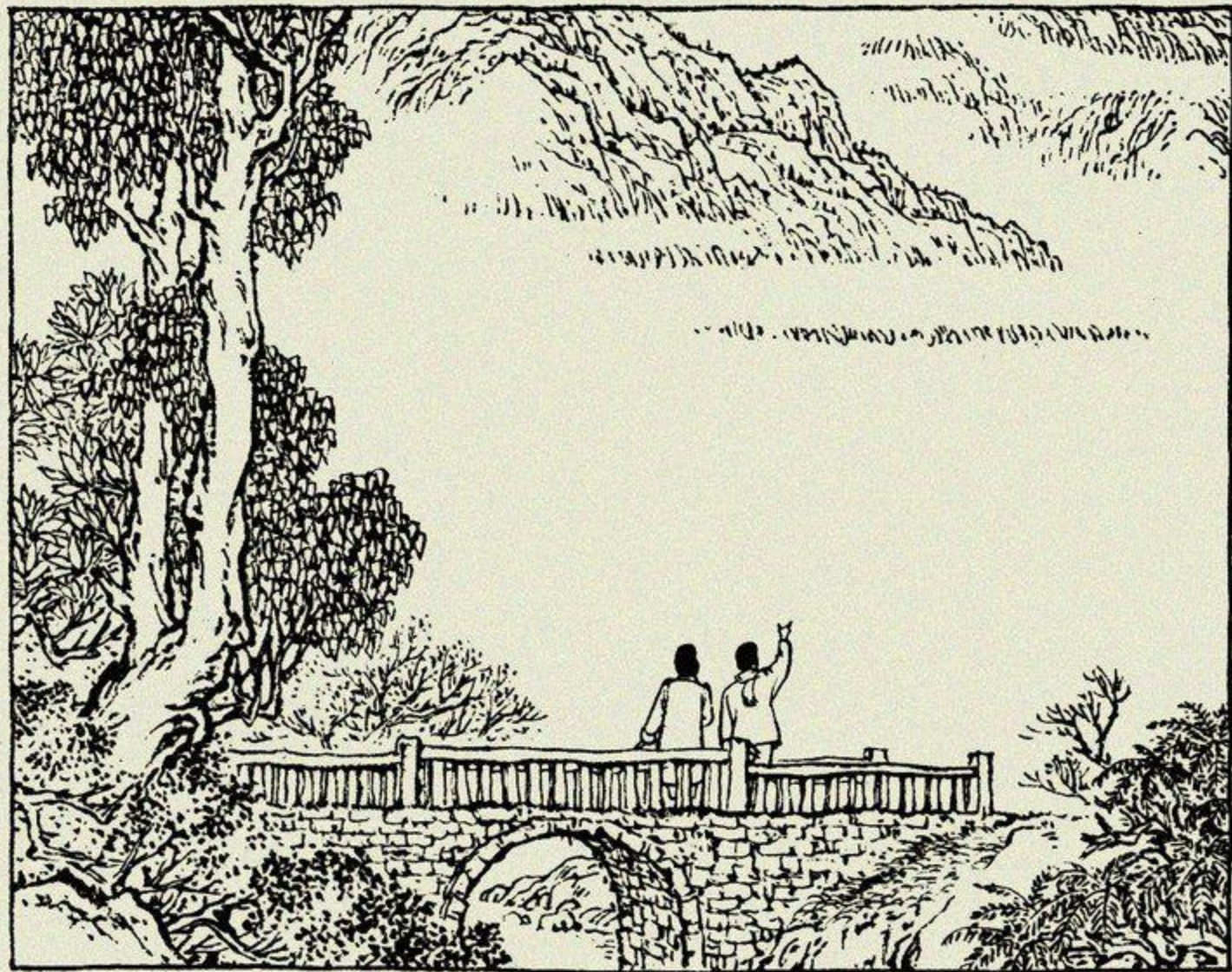
(69) 司机不动声色,走近江姐低声说:“你们先走,箱子等会我送到城门口。”说罢,将箱子放到司机座位上,华为机灵地说:“好!我们在城门口等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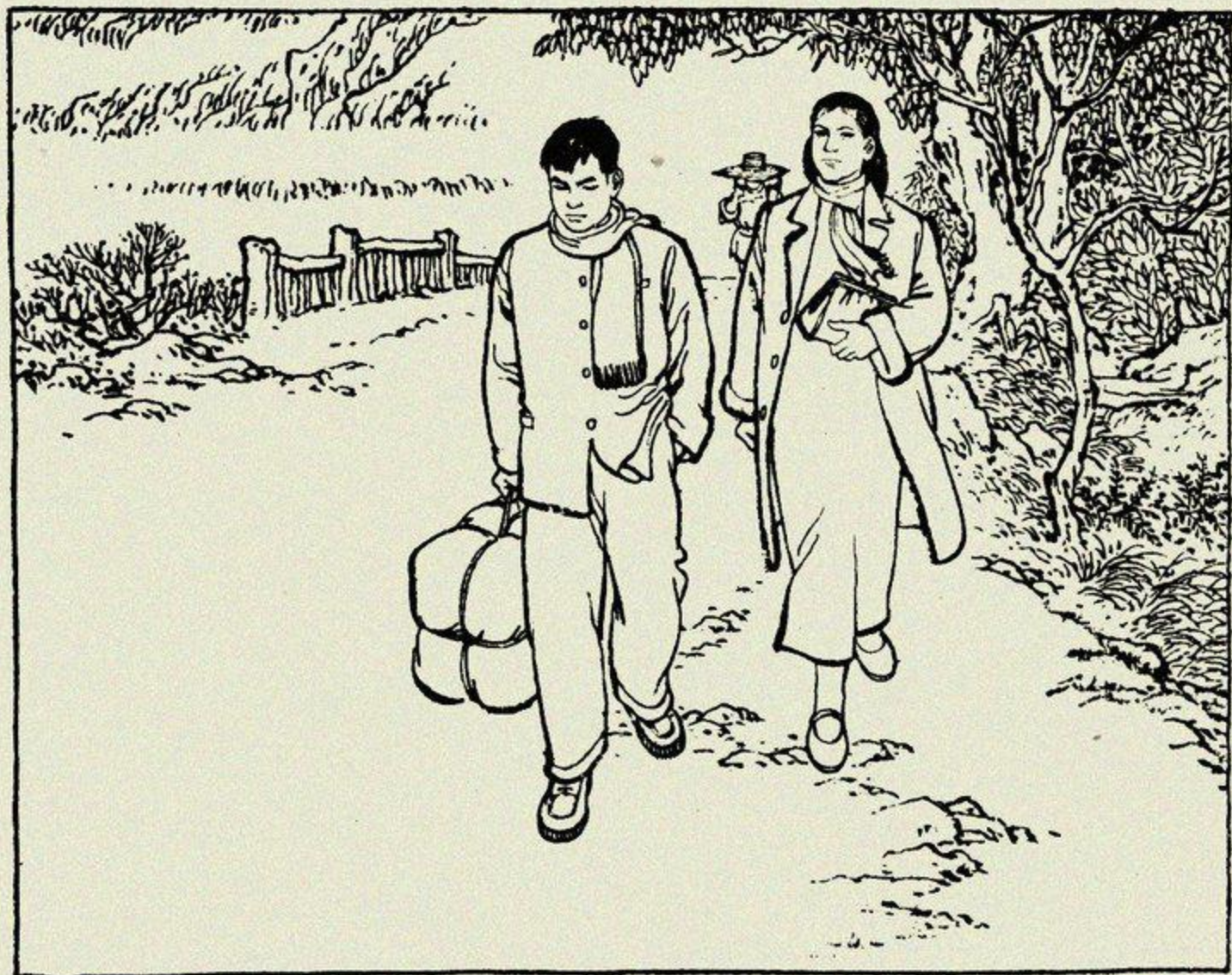
(70) 江姐和华为在出口处遇到了严格的检查，军警看过证件，还是仔细地检查了行李，这使江姐感到意外。白色恐怖笼罩县城，不是司机掩护，就出了事情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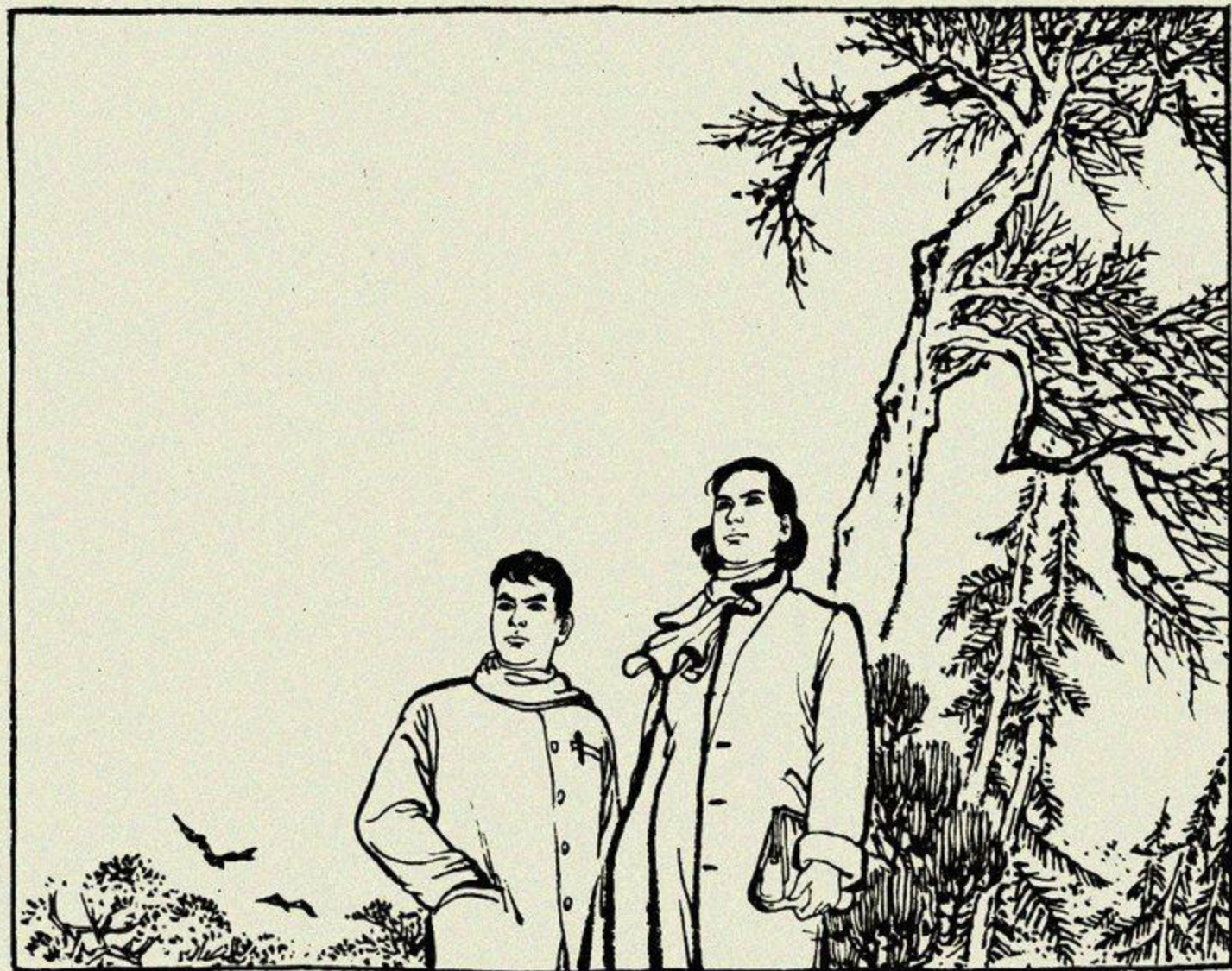
(71) 出了车站,他们稍稍定下心来,可是江姐仍担心那只箱子。她问华为进城有多远?华为告诉江姐说:“不远,只要走十来分钟就到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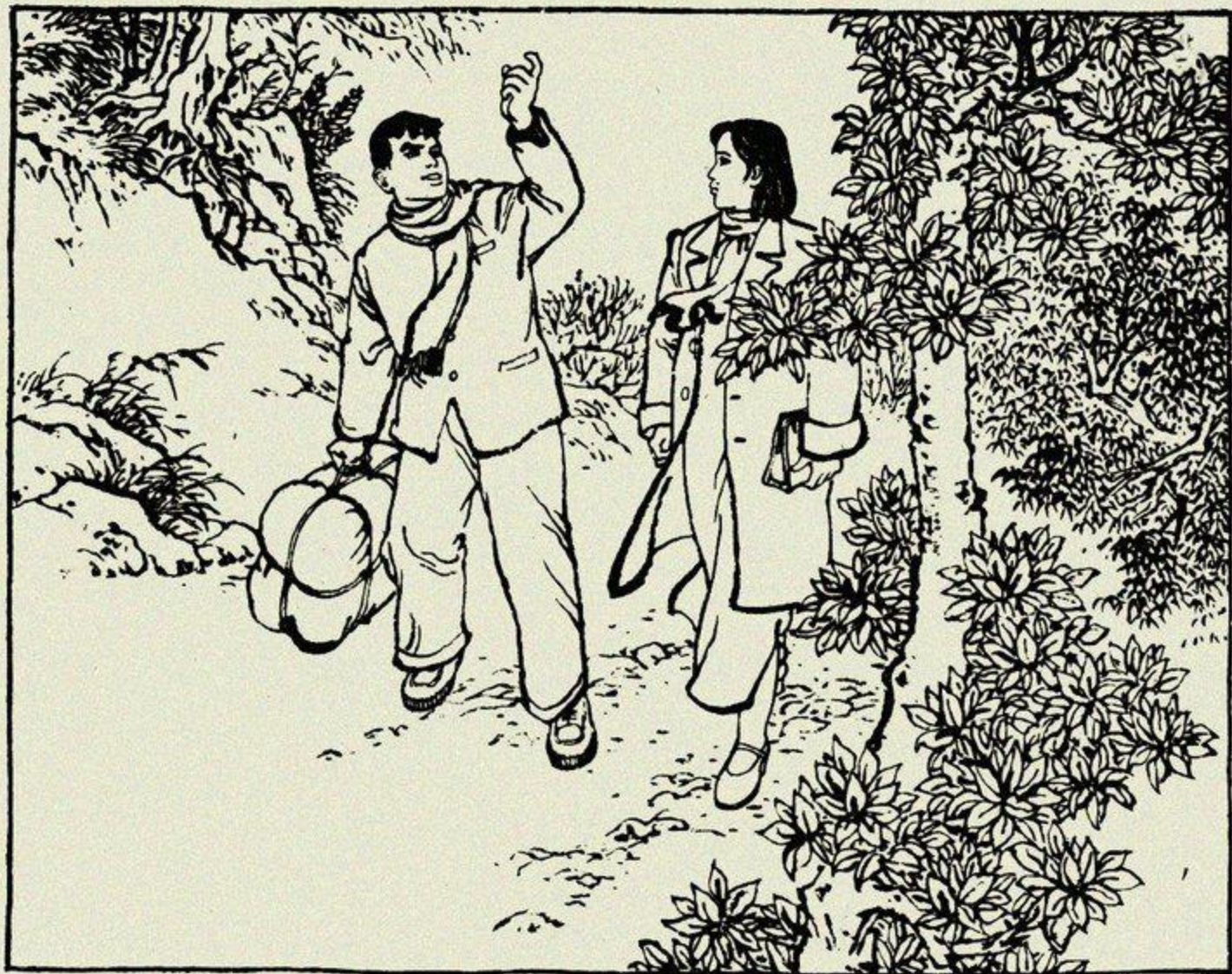
(72) 华为指着半山一个小白点对江姐说：“那就是过去川陕苏维埃老红军的一处司令部。”江姐望着崇山峻岭，不住的点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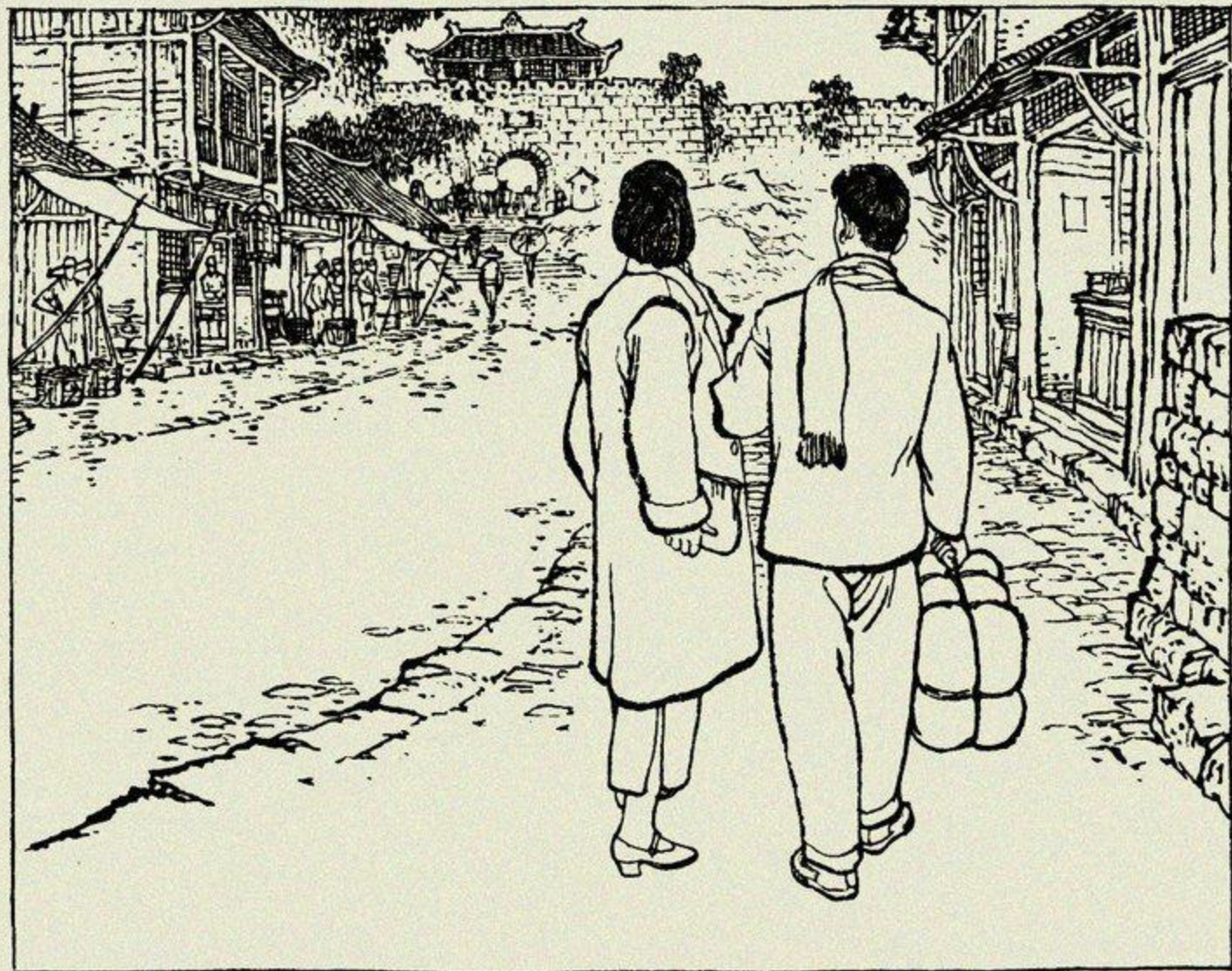
(73) 江姐问华为：“你爸爸呢？”华为顿时沉默了，过了一会，才说：“我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就被敌人捉去，十多年啦，恐怕早就牺牲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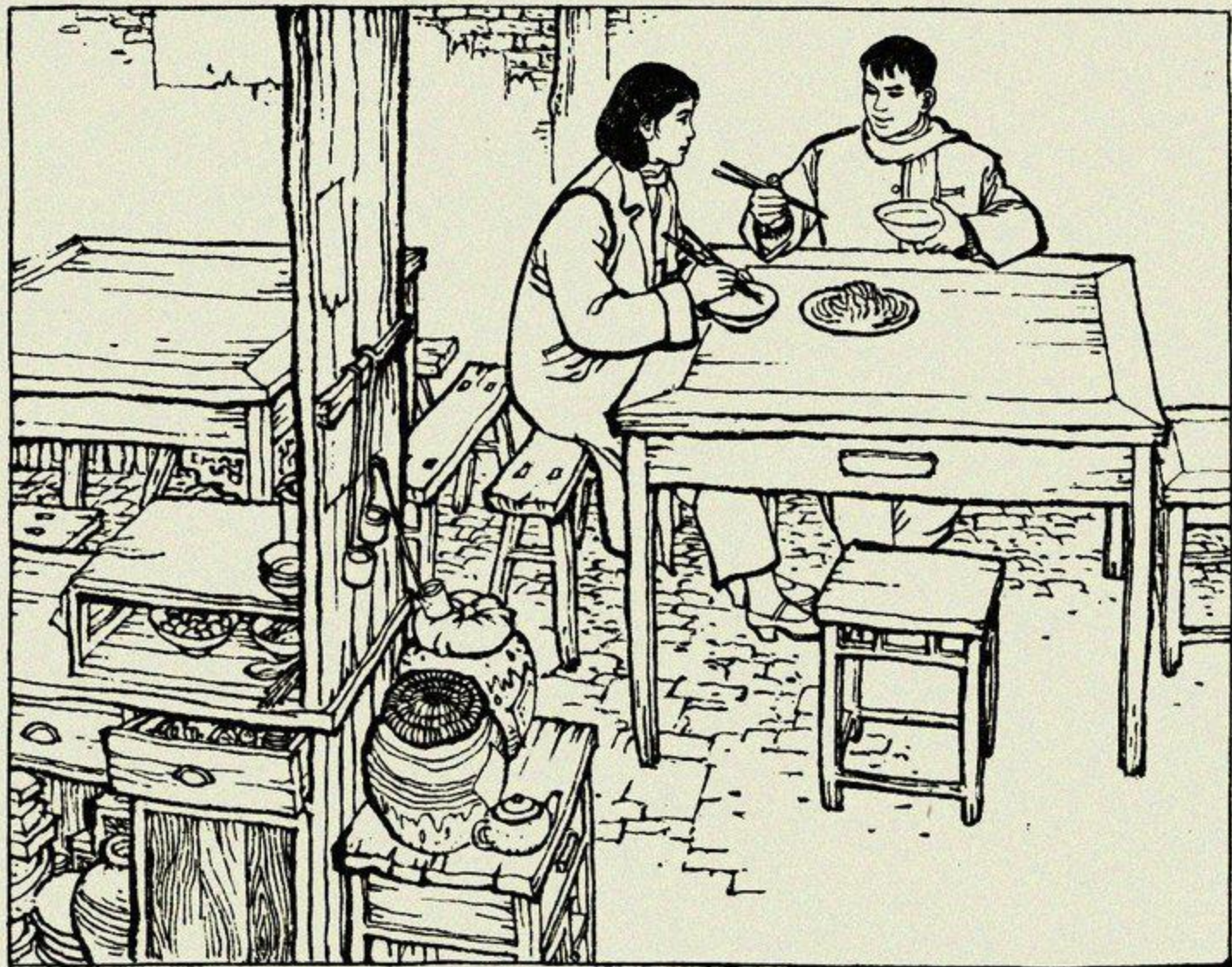
(74) 江姐“哦”了一声,小声地问道:“那你从小就跟着妈妈?” 华为点点头:“妈妈常说,孩子,快长大吧,红军一定会回来的,血仇要用血来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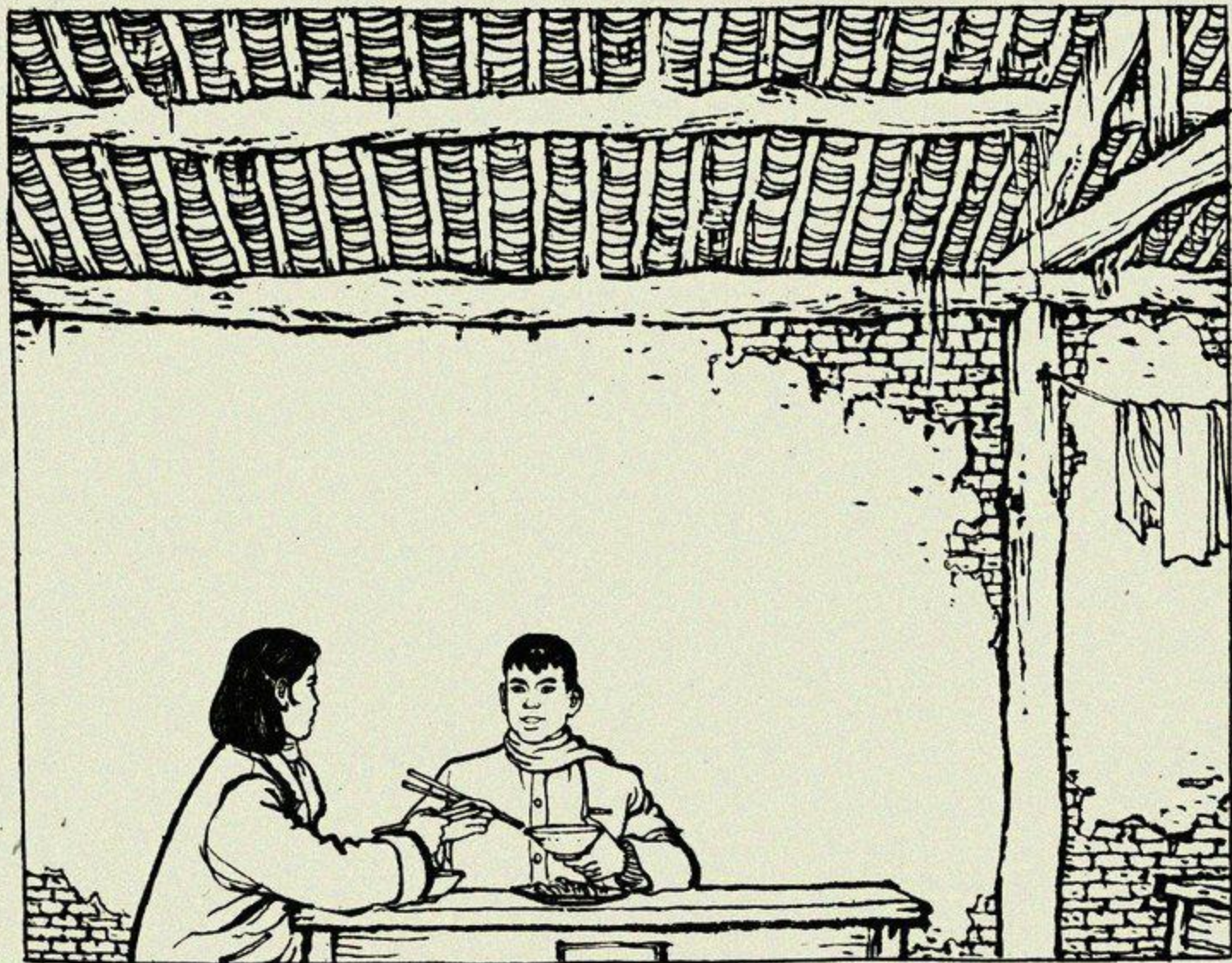
(75) 华为告诉江姐,他妈妈能双手打枪,并且枪法很好。江姐说:“希望能很快见到你的英雄妈妈。”华为兴奋的说:“一定能见到。大家都喜欢尊称她老太婆咧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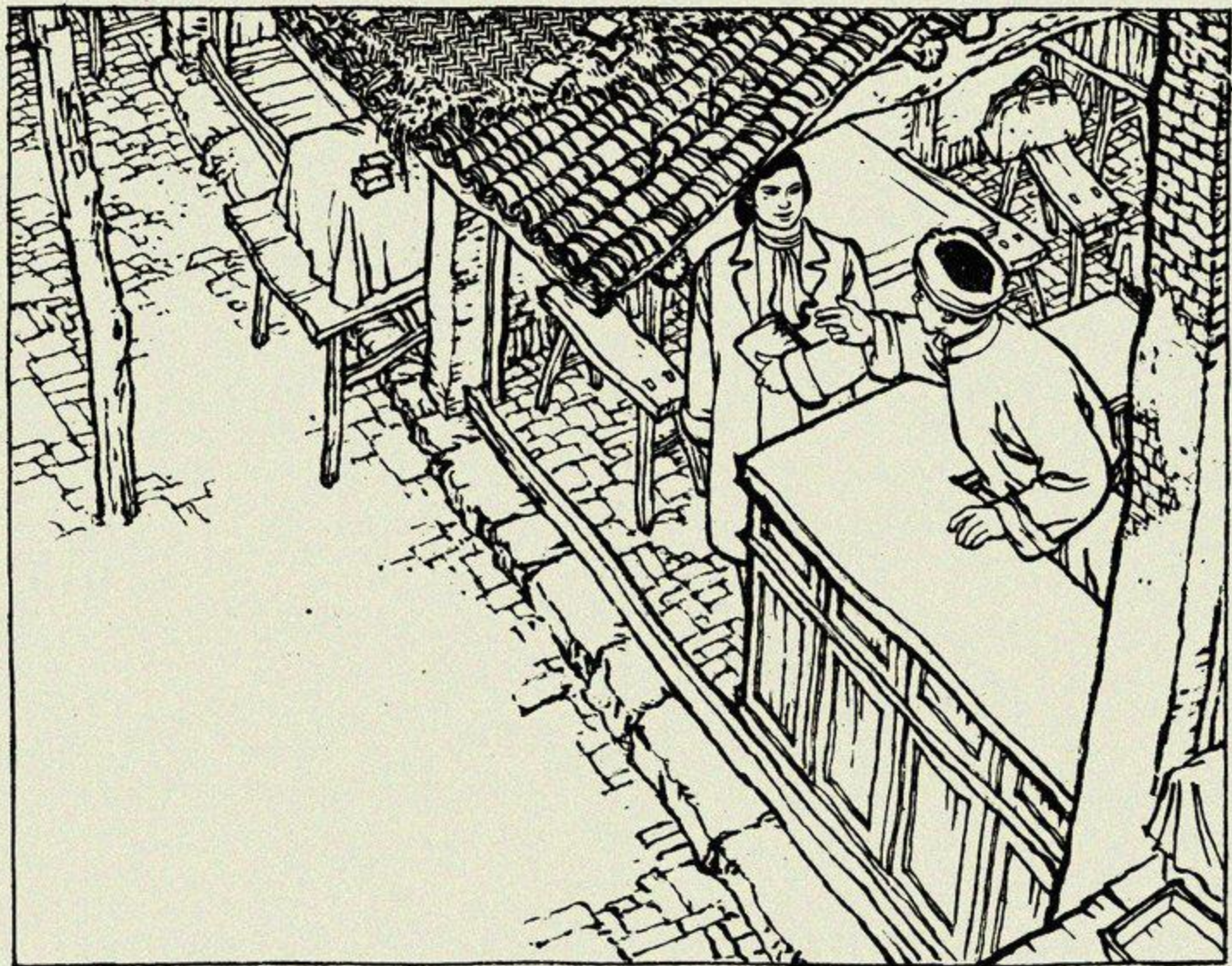
(76) 离城已经不远,由于雨下大了,路滑难走,江姐见城门口人群拥挤,决定先在小铺里歇歇,顺便躲躲雨,等会再进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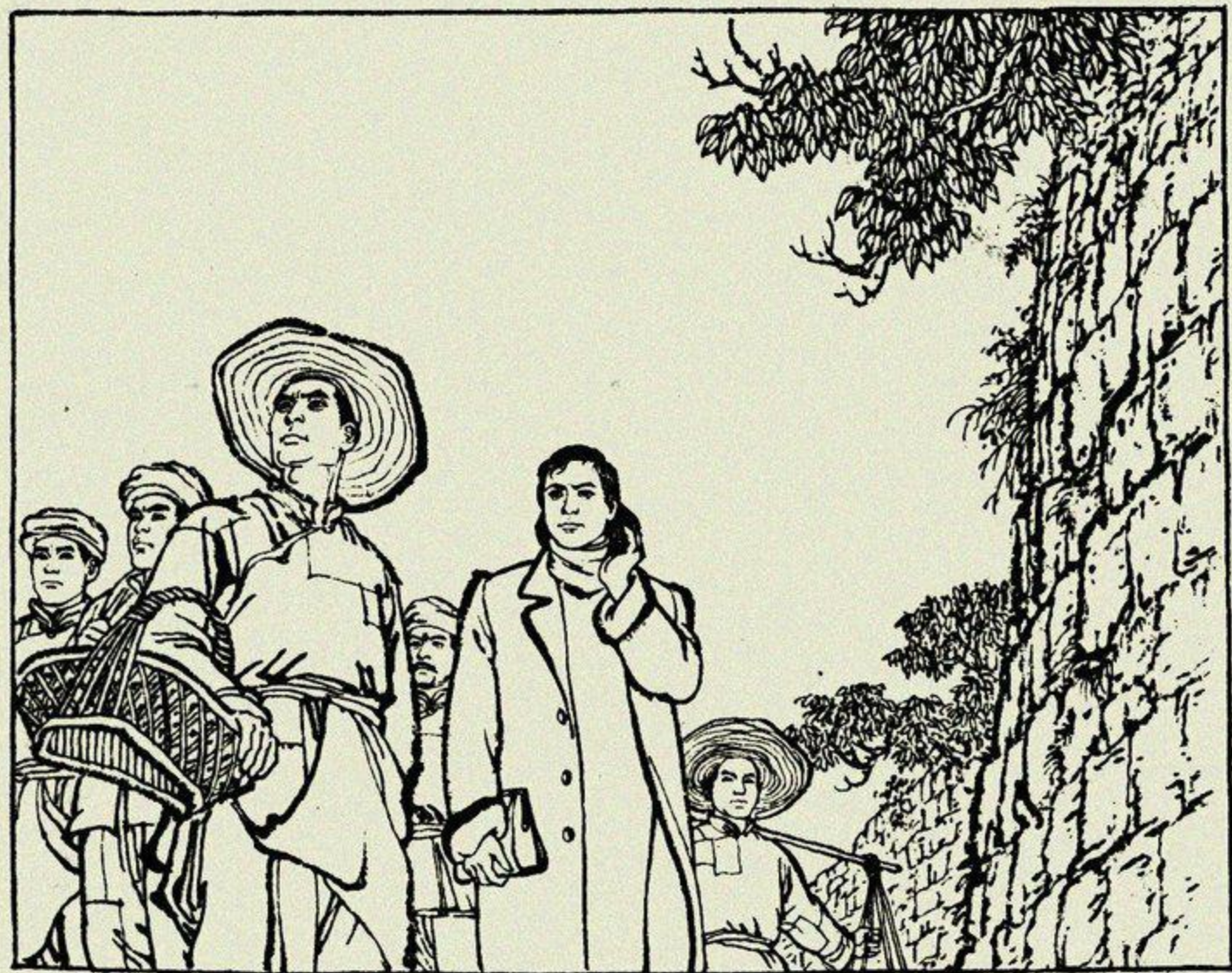
(77)进了小饭店，服务员送来两碗凉粉，华为尝了一口，不断赞好：“这是我们家乡风味。江姐，将来这里修石油钻井，在嘉陵江上架雄伟铁桥，多么好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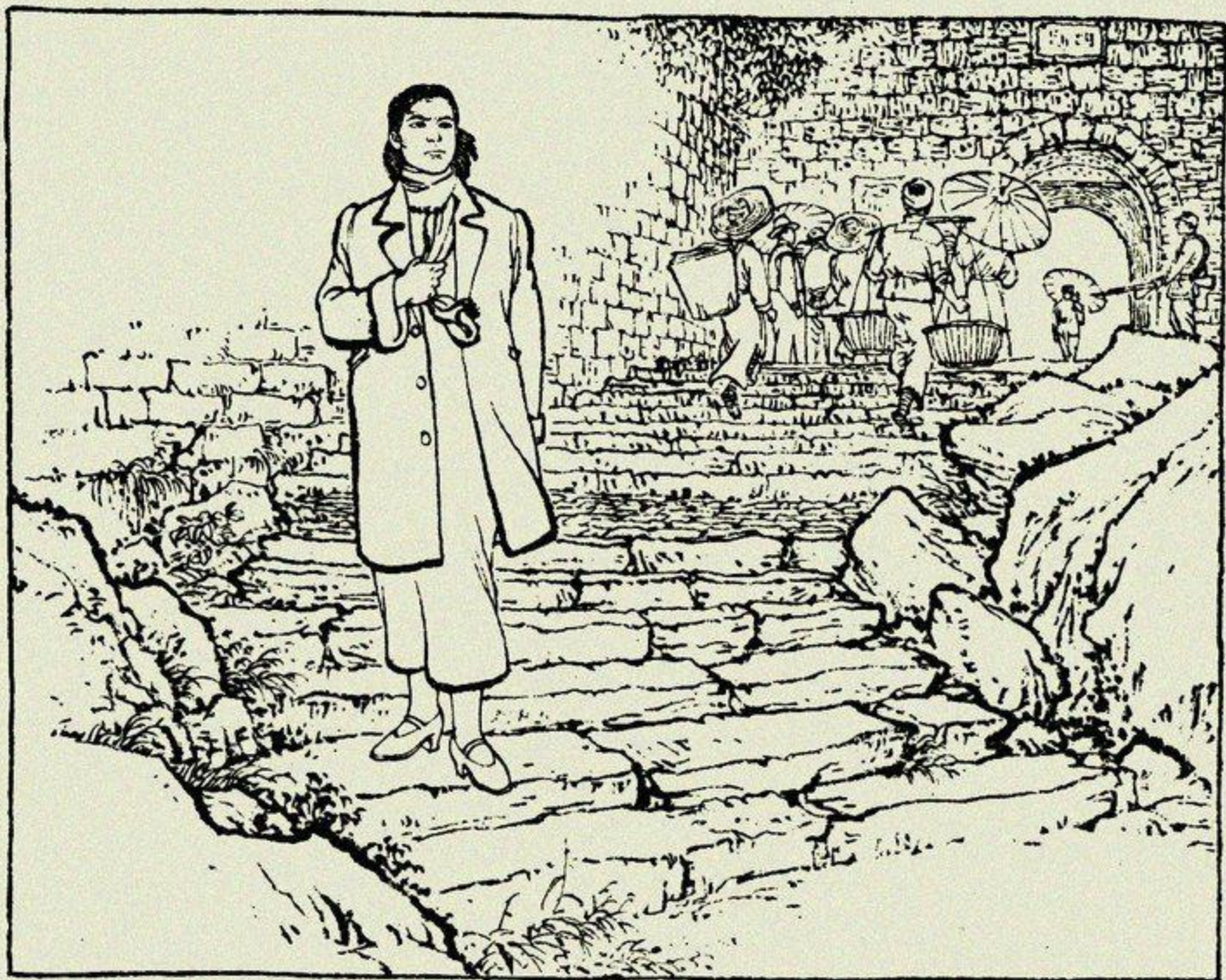
(78) 雨渐渐小了，江姐觉得情况紧张，现在不但不能进城，就是在城门口等司机送箱子也不妥。她决定先到城门口看看，叫华为留在店里等着司机路过。



(79) 江姐走到店门口，谨慎地向坐在柜台里的老板探问：“老大爷，这里有卖伞的吗？”随着店老板的指点，江姐才从容地走出店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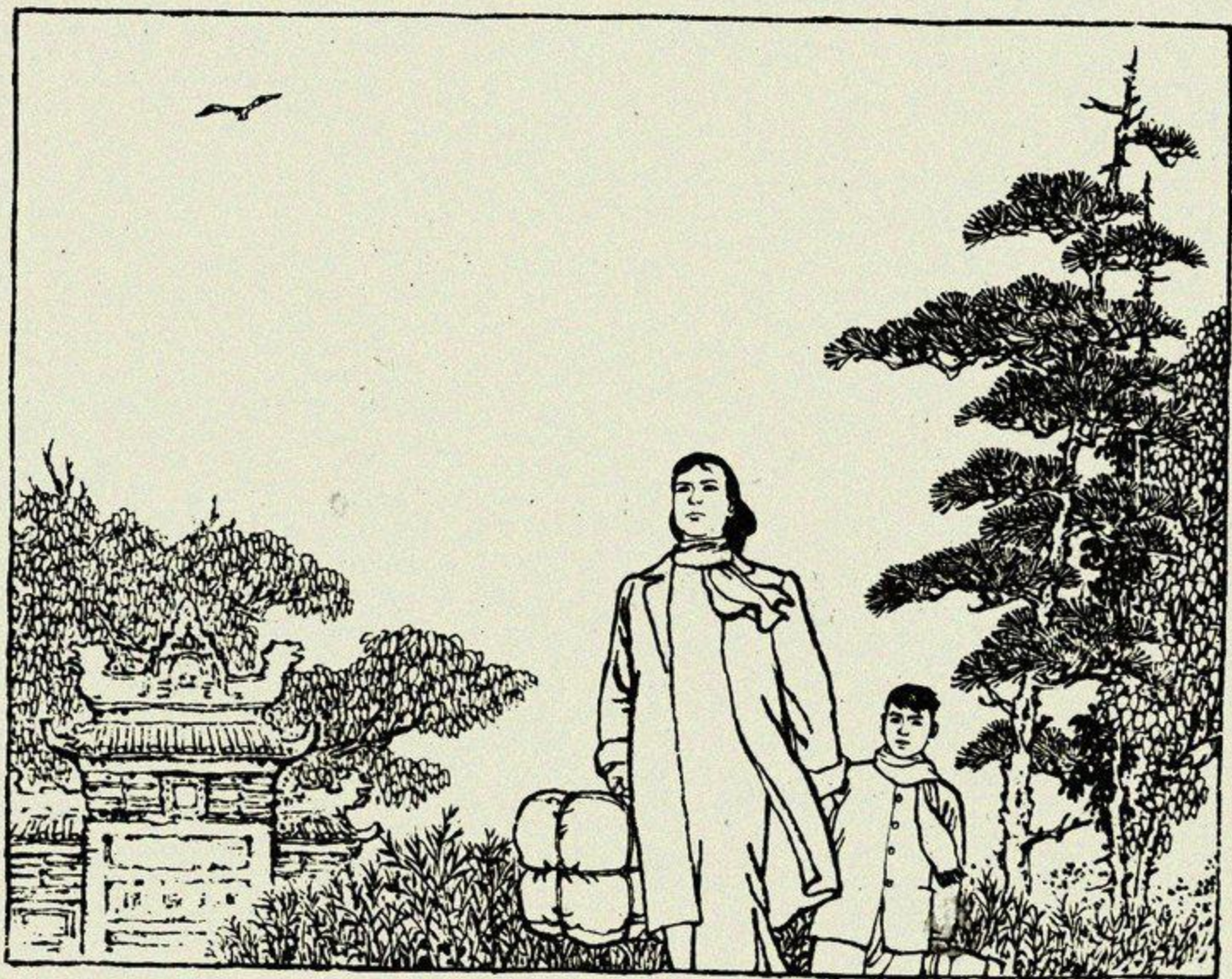
(80) 快到城门口了,人们正纷纷议论,说华釜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被国民党杀害。江姐猛吃一惊,远远望去,见城楼上悬挂着木笼,许多人在城门口看巨幅布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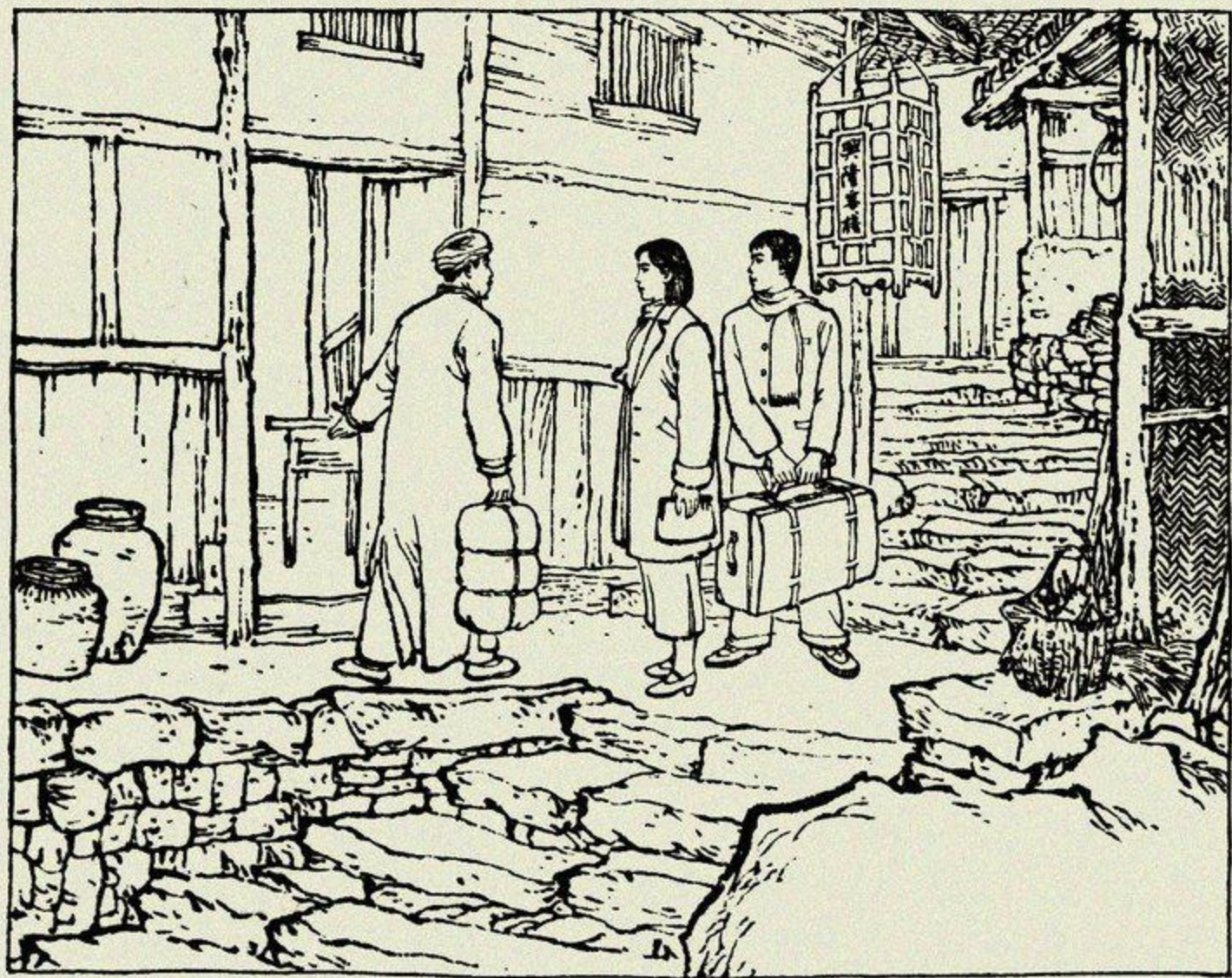
(81) 啊,这不是“悬首示众”吗?悲愤和仇恨一时涌塞心田,她真想去看看老彭一眼,但想到党交托的重大任务在身,她压制个人的情感,坚毅地转身回小饭店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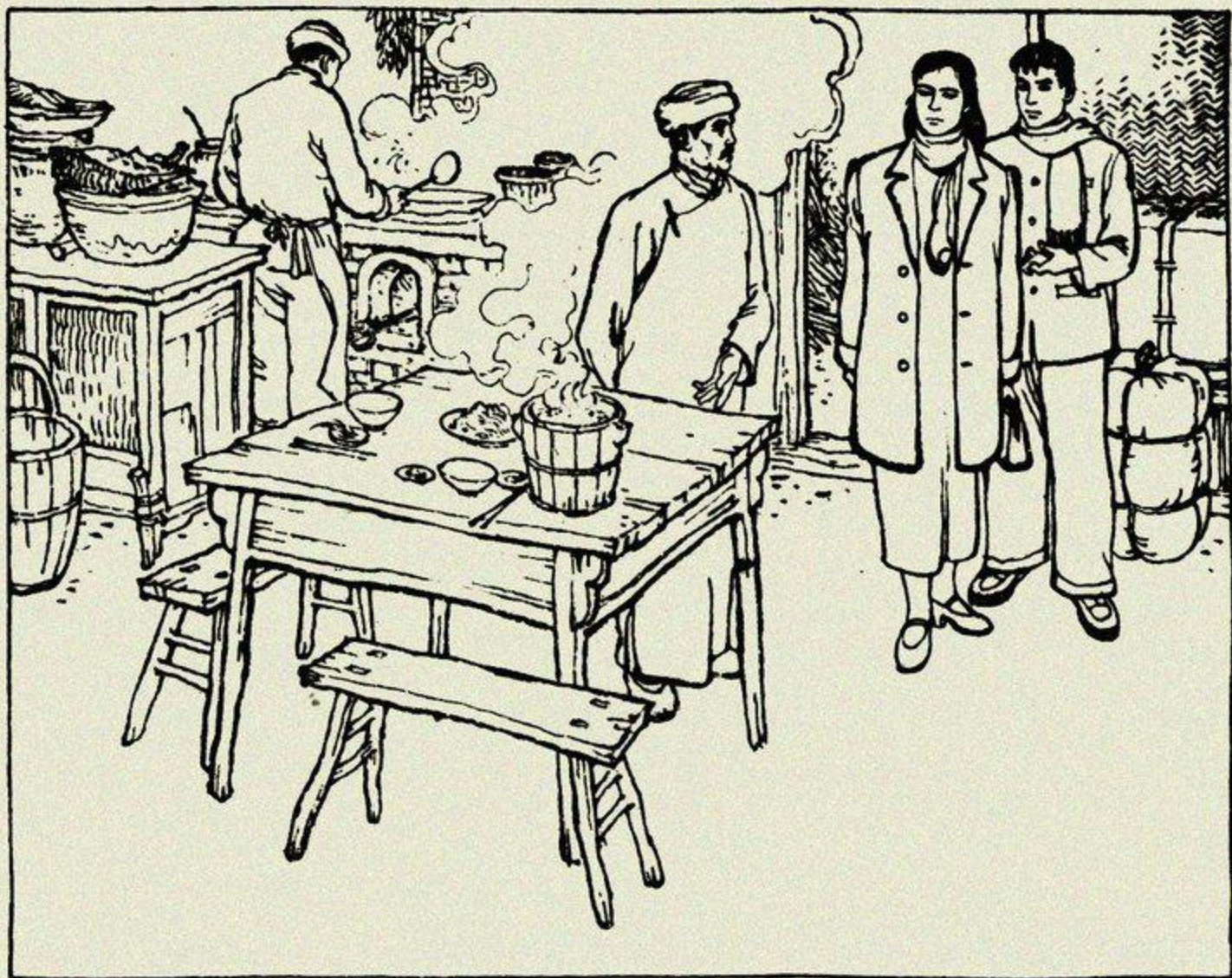
(82) 走了不多远,迎面碰见了华为。她接过行李卷,小声地对华为说:“不进城了,走吧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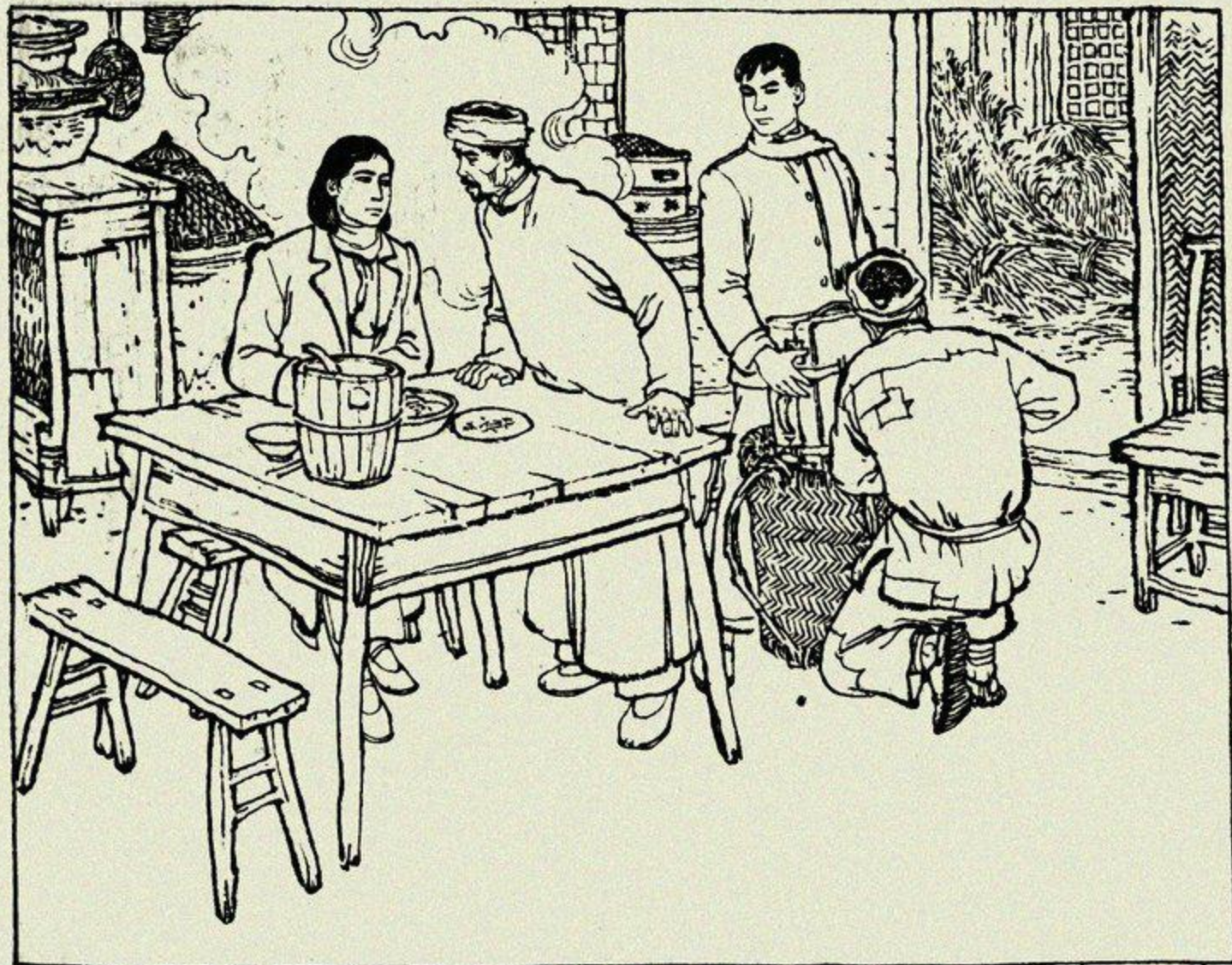
(83) 江姐和华为本来预备用第一套联络方法，先进城，箱子由秘密联络站送上山。现在决定用第二套联络方法，不进城，到白塔镇去找兴隆客栈的老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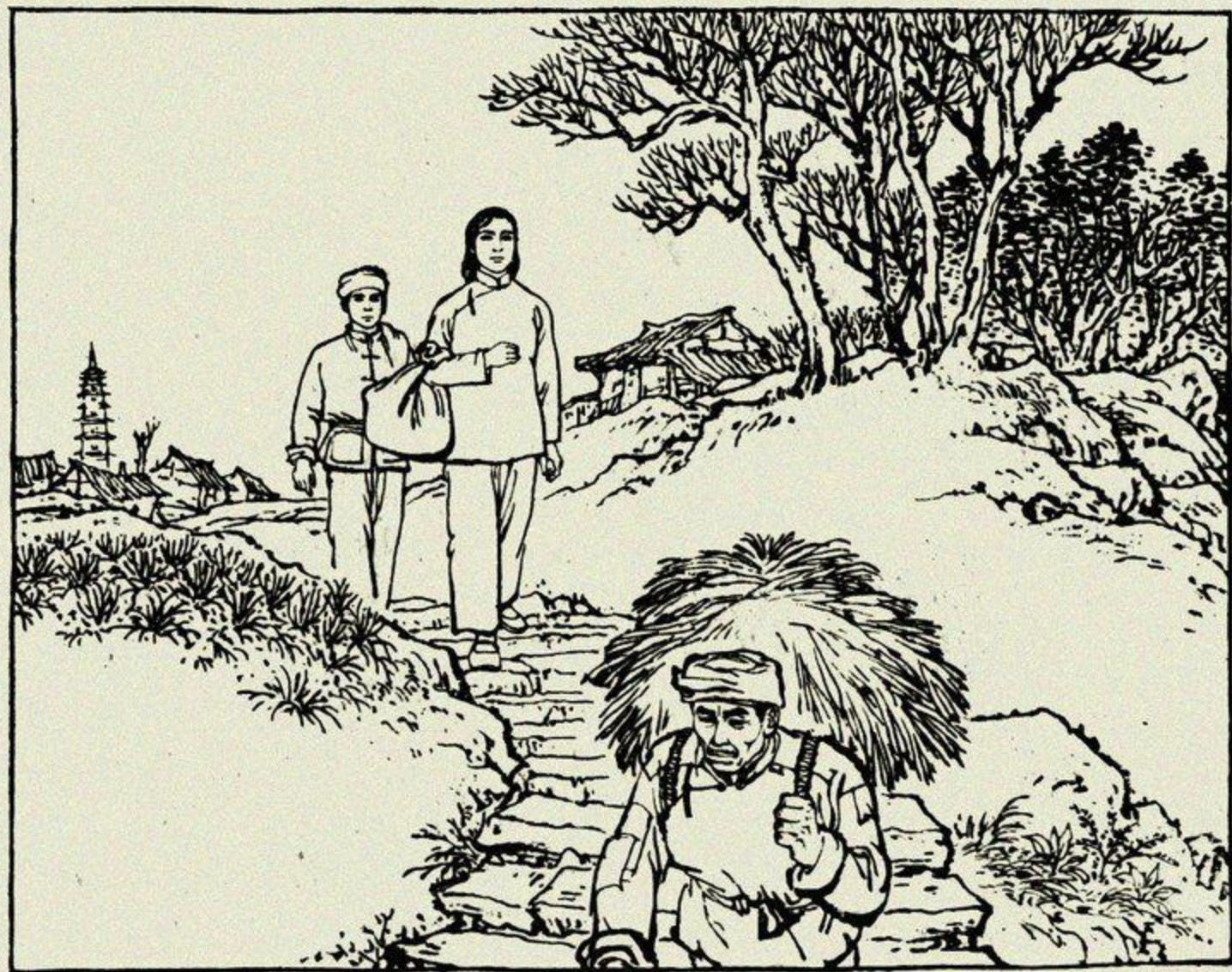
(84) 白塔鎮很快走到了。在一條正街上，他們找到了興隆客棧，裝作住棧房的模樣，進了棧房，對了接头暗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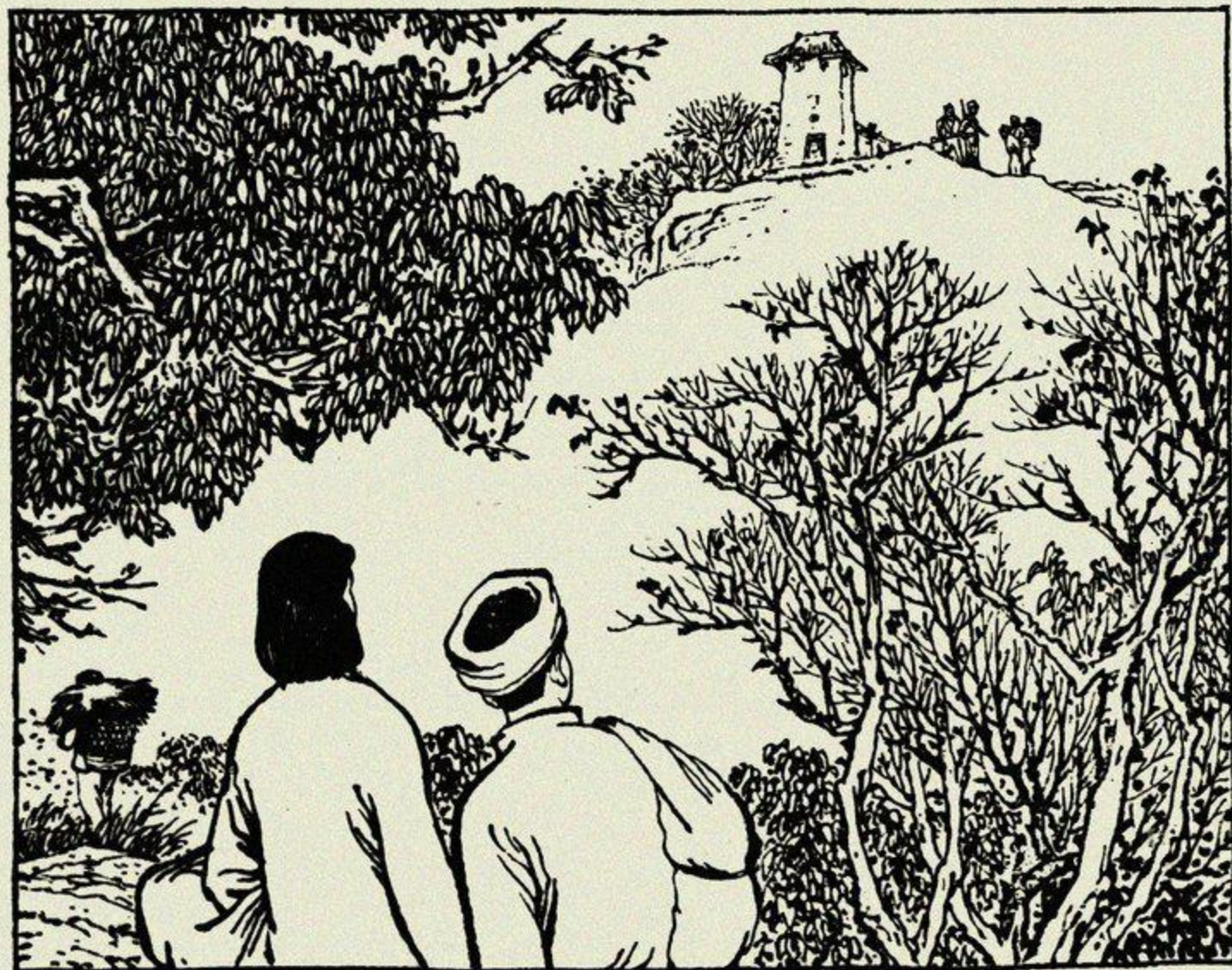
(85) 客栈“老板”说情况很紧，暂时不能上山找游击队，只能把他们送到上级指定的地方。当下叫人开出饭来，催他们快点吃饭上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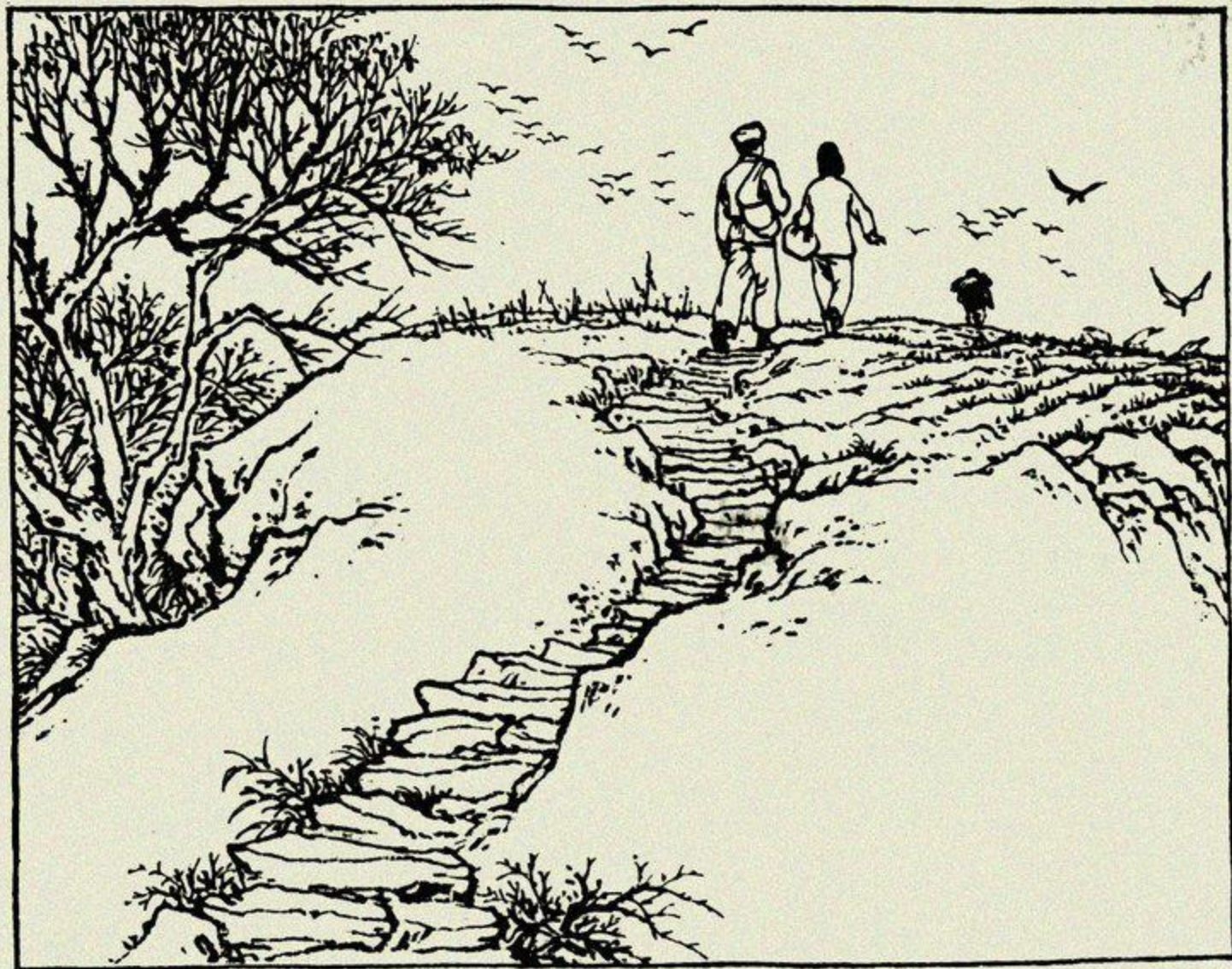
(86) 江姐他们吃完饭，“老板”领来一个领路的农民，叫江姐把行李和箱子交给他，并一再叮咛：情况很紧，不要和领路人说话，只远远地跟着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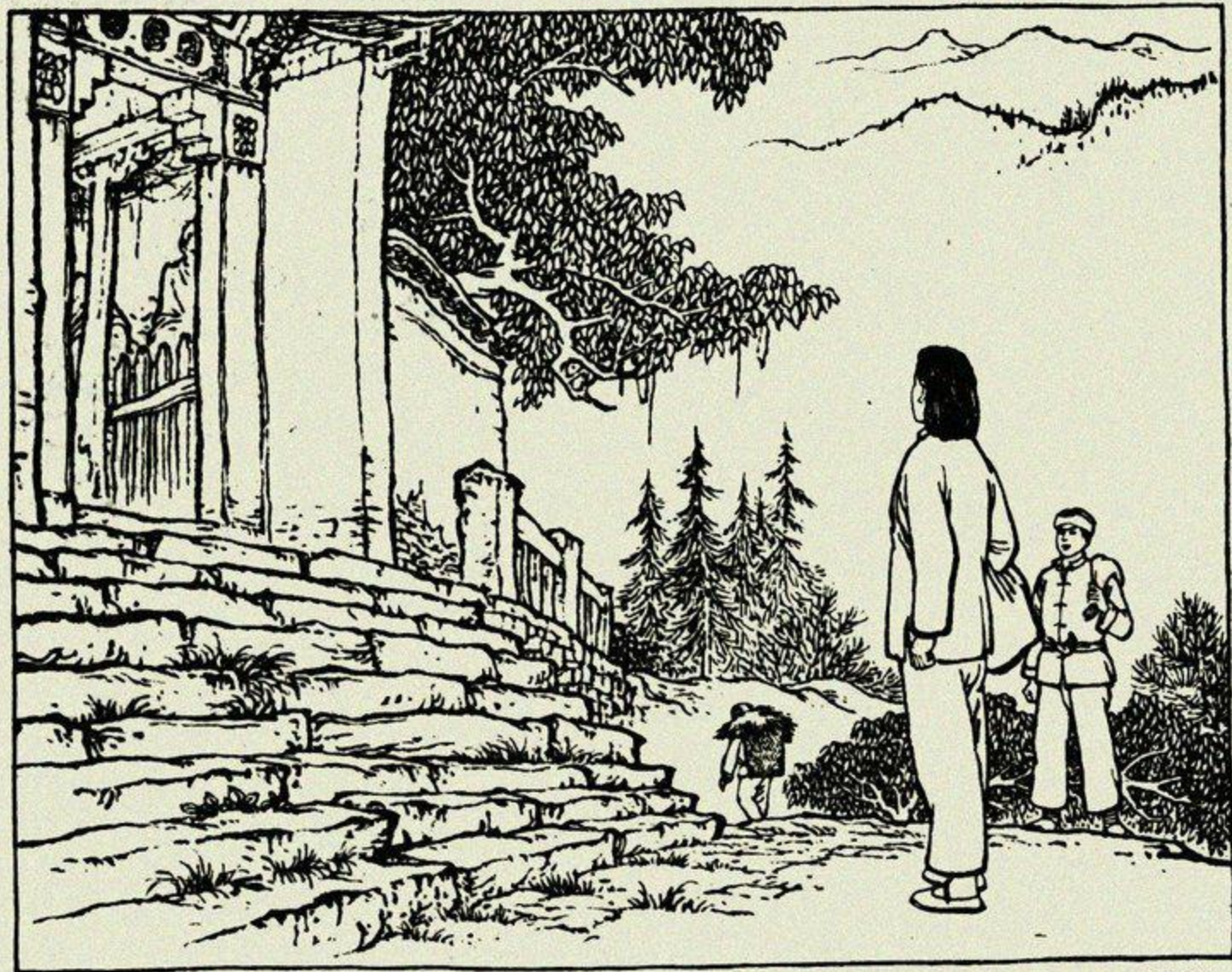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吃过饭, 江姐换了衣服, 改扮成农村妇女模样, 跟着领路的农民, 和华为上了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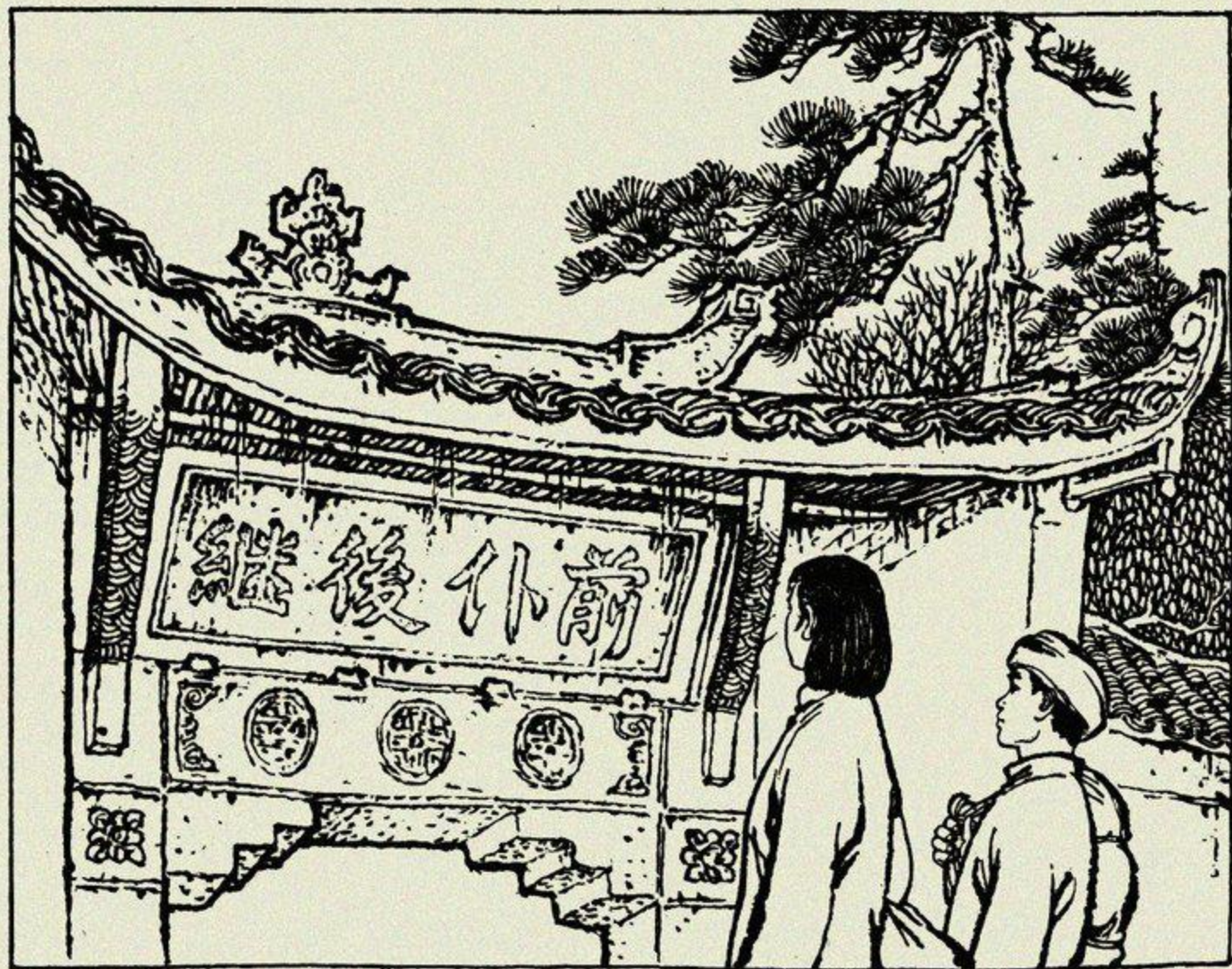
(88) 华为对这一切，起初并不觉得严重，走不多远，发觉敌人到处设立了哨点，这才感到农村情况的确十分紧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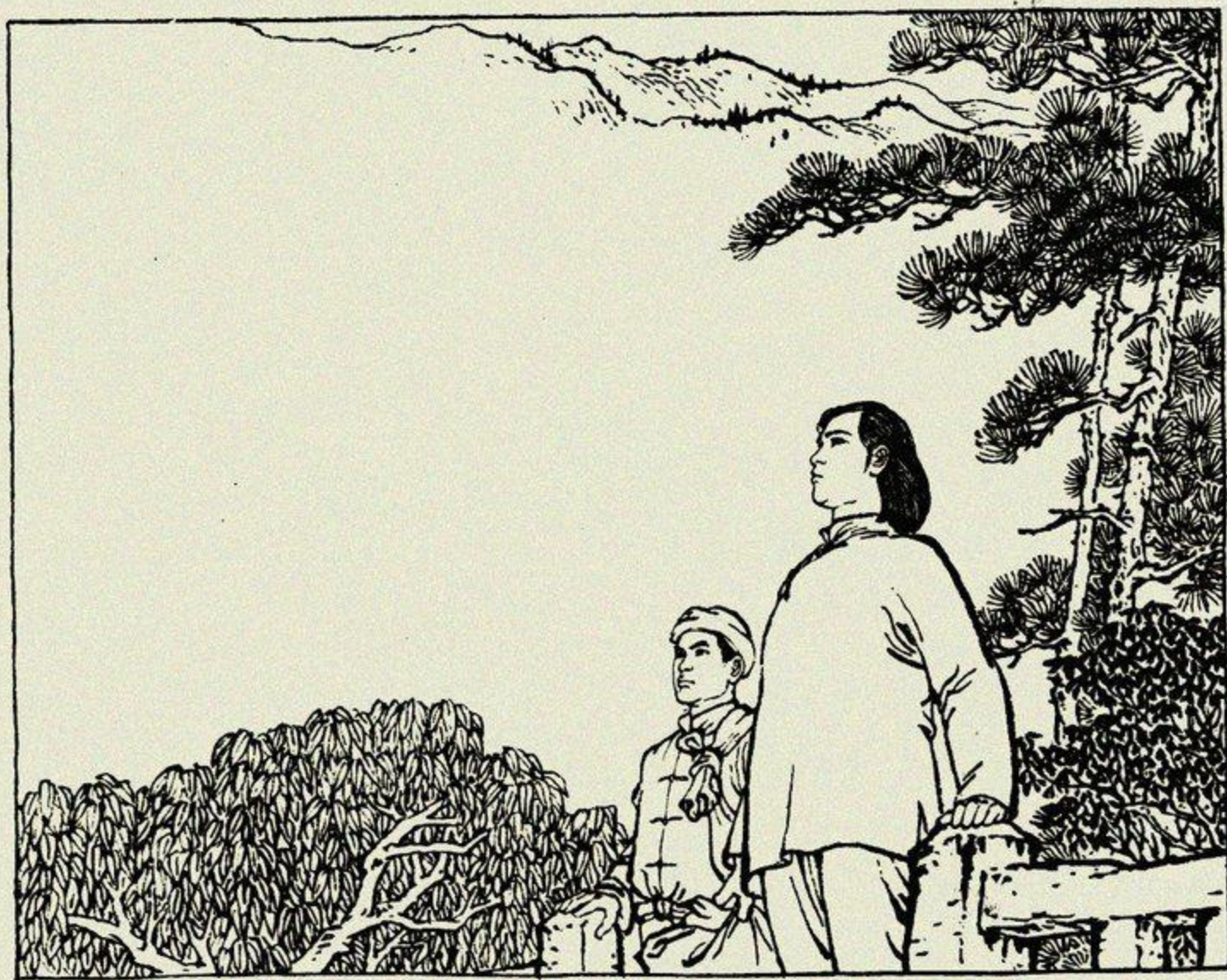
(89) 他们跟着领路的农民, 绕过敌人许多哨点。一路上田地荒芜, 麦苗萎黄, 华为不禁痛苦地想: 抓丁、征粮, 农民被反动派蹂躏得再也活不下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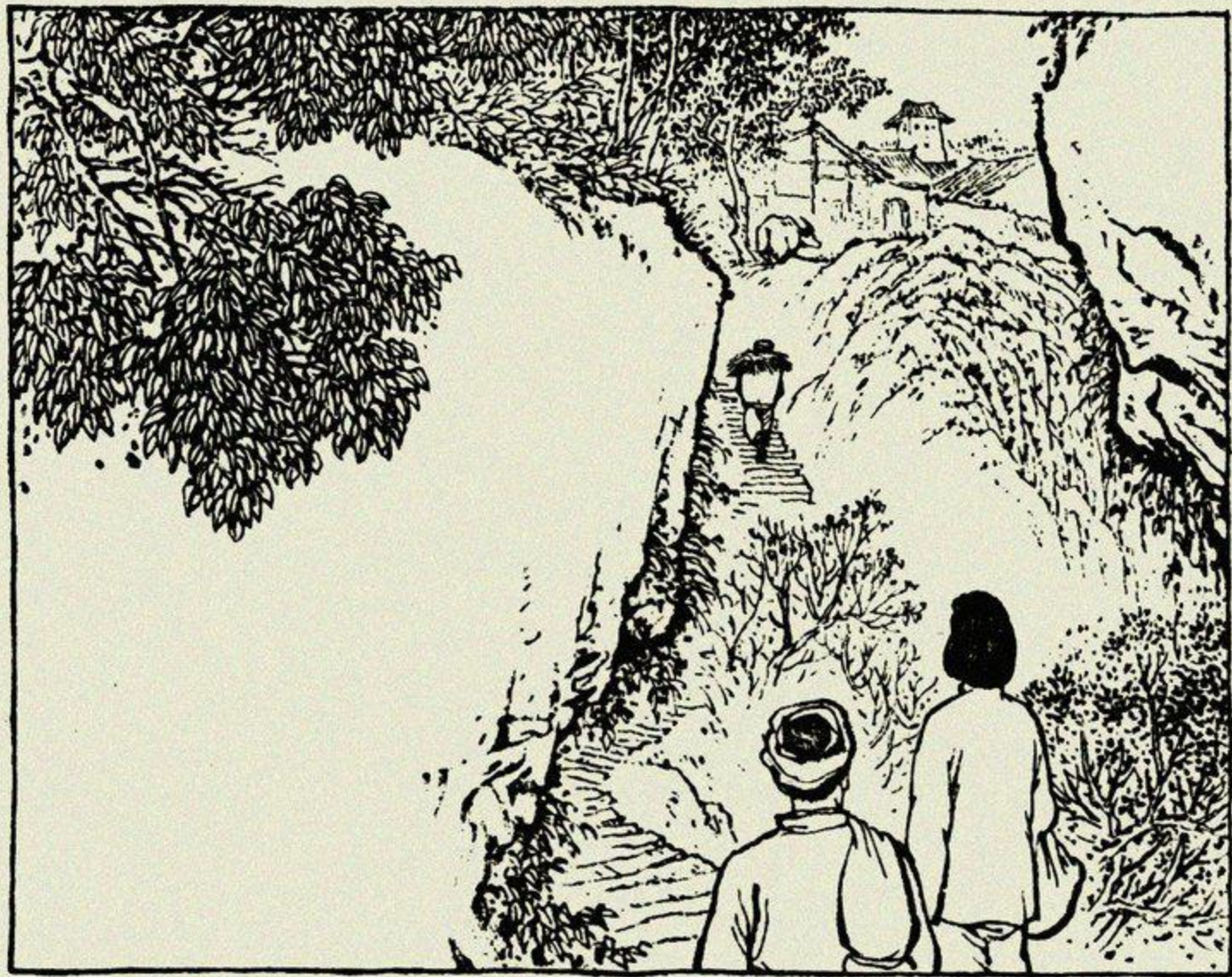
(90) 走过一座山间古堡, 门口一副石刻对联, 吸引了江姐的视线, 对联是: 斧头劈翻旧世界, 镰刀开出新乾坤。她凝神地望着, 对联给了她无限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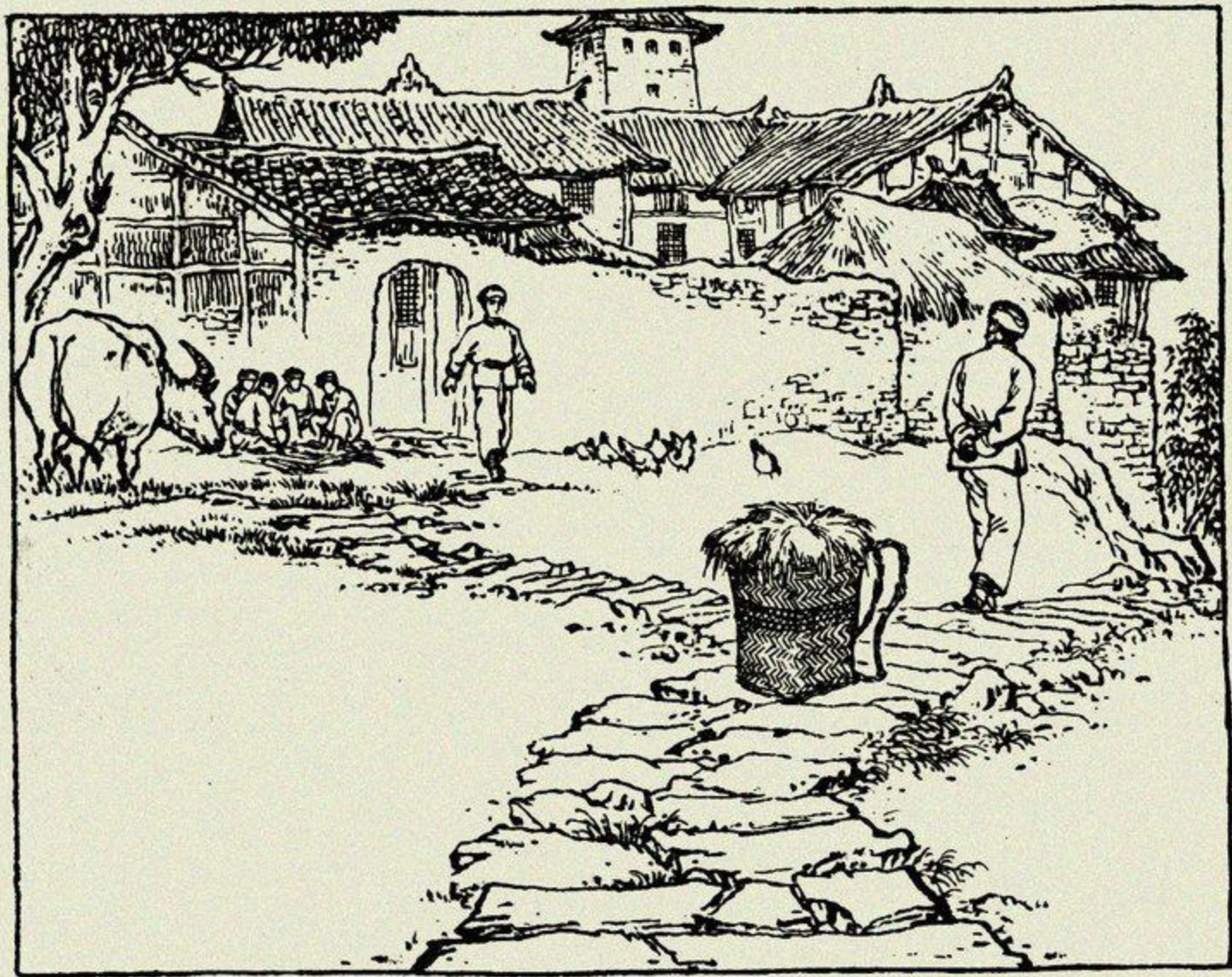
(91) 华为对江姐说：“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遗物，都是川陕苏维埃时代的。”江姐没有作声，眼向上望，发现门上有块匾，上面四个闪闪发光的字：前仆后继！



(92) 她的眼睛润湿了, 从这闪闪发光的横匾里, 她获得了巨大的启示, 要继承前辈的革命传统, 顽强战斗!



(93) 走了大半天, 穿过丛林, 便是下山的路。到了山脚, 前面成片竹林掩映着一座大院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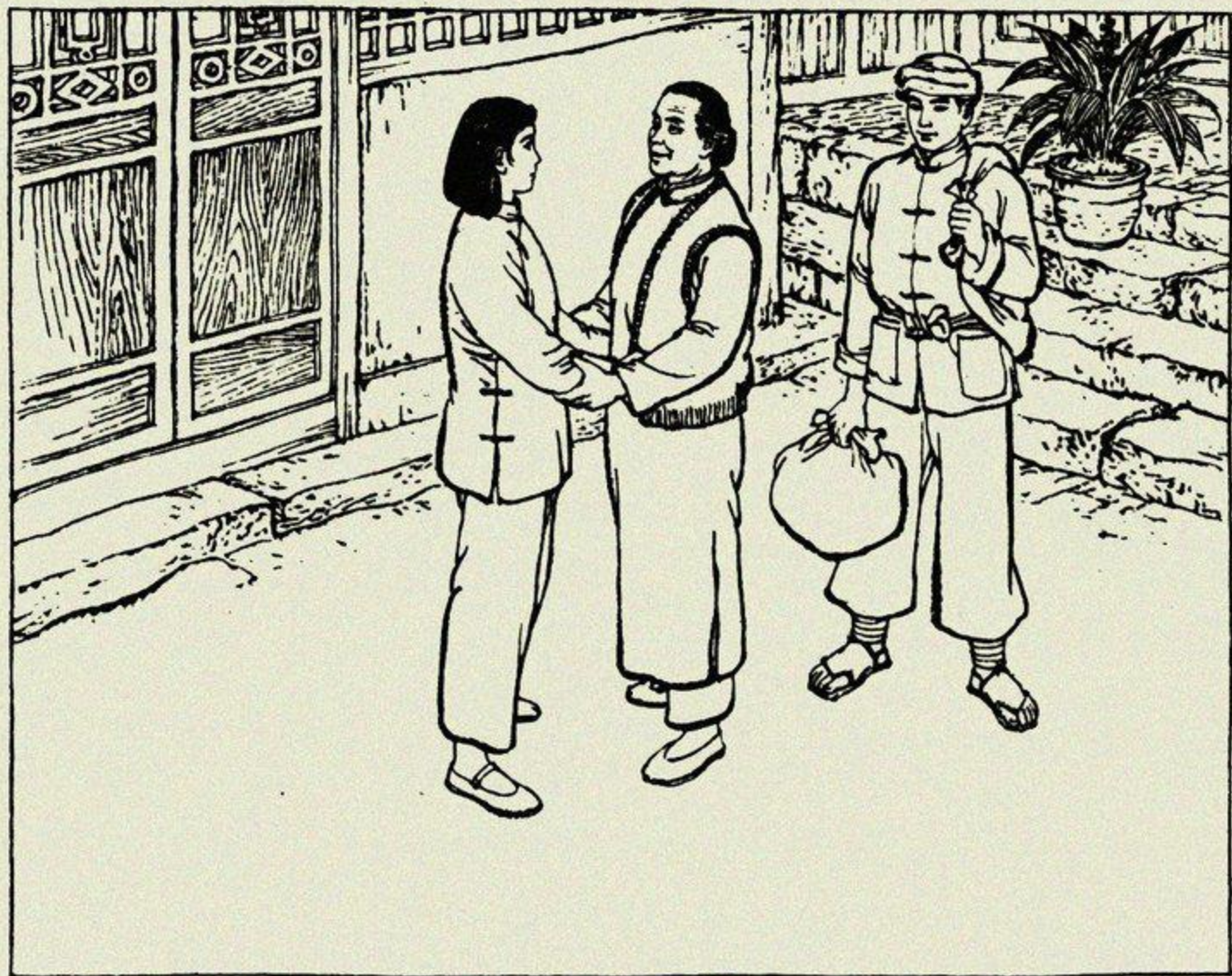
(94) 那领路的农民四面望望，回头暗示地看了江姐、华为一眼，把背兜放在大院落的晒坝边，独自走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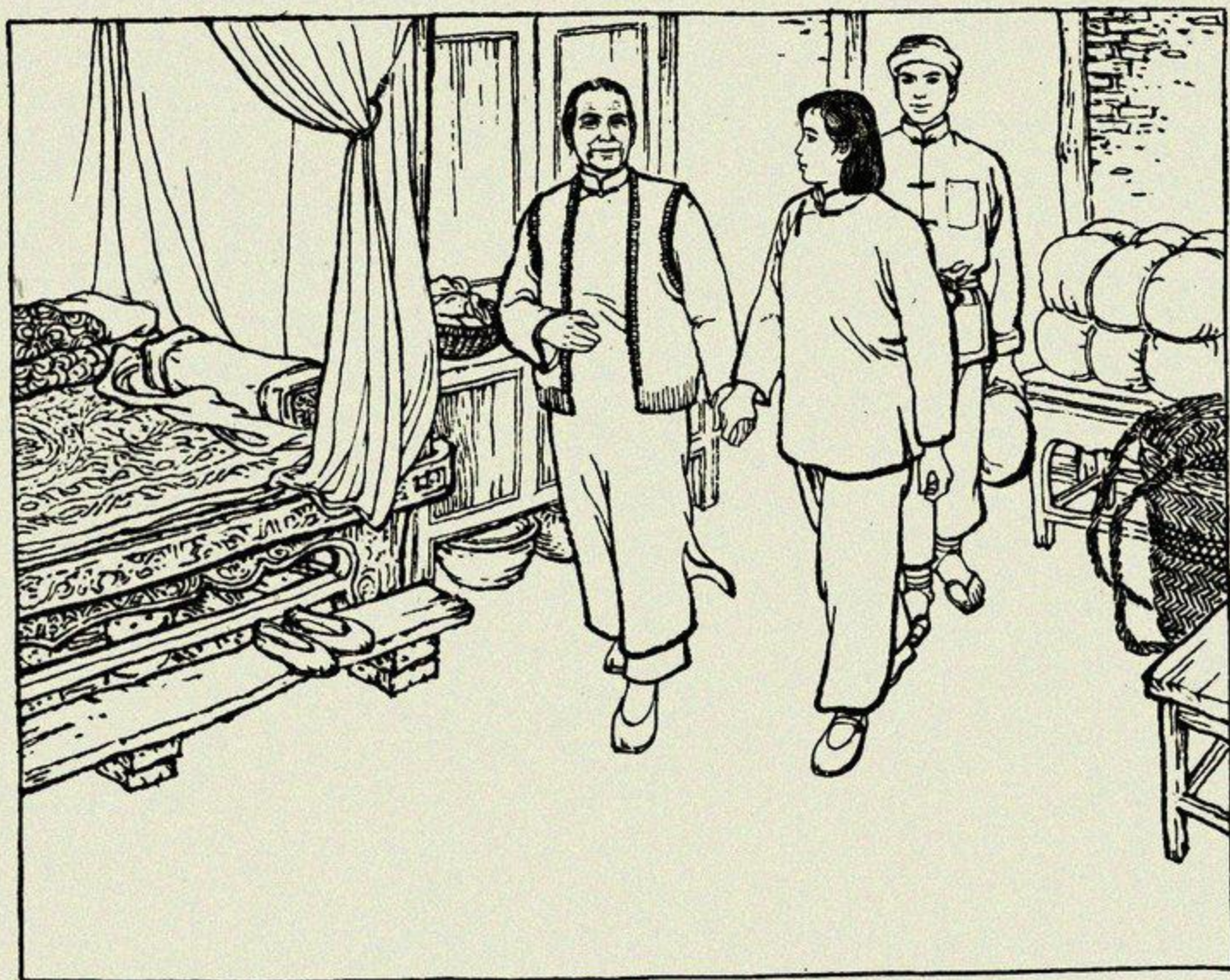
(95) 这时,院子里走出一个农民,向他们点点头,背起背兜,引着他们进了院坝。然后又从挂着匾额的堂屋旁边,曲曲弯弯地穿过几间房子,向后院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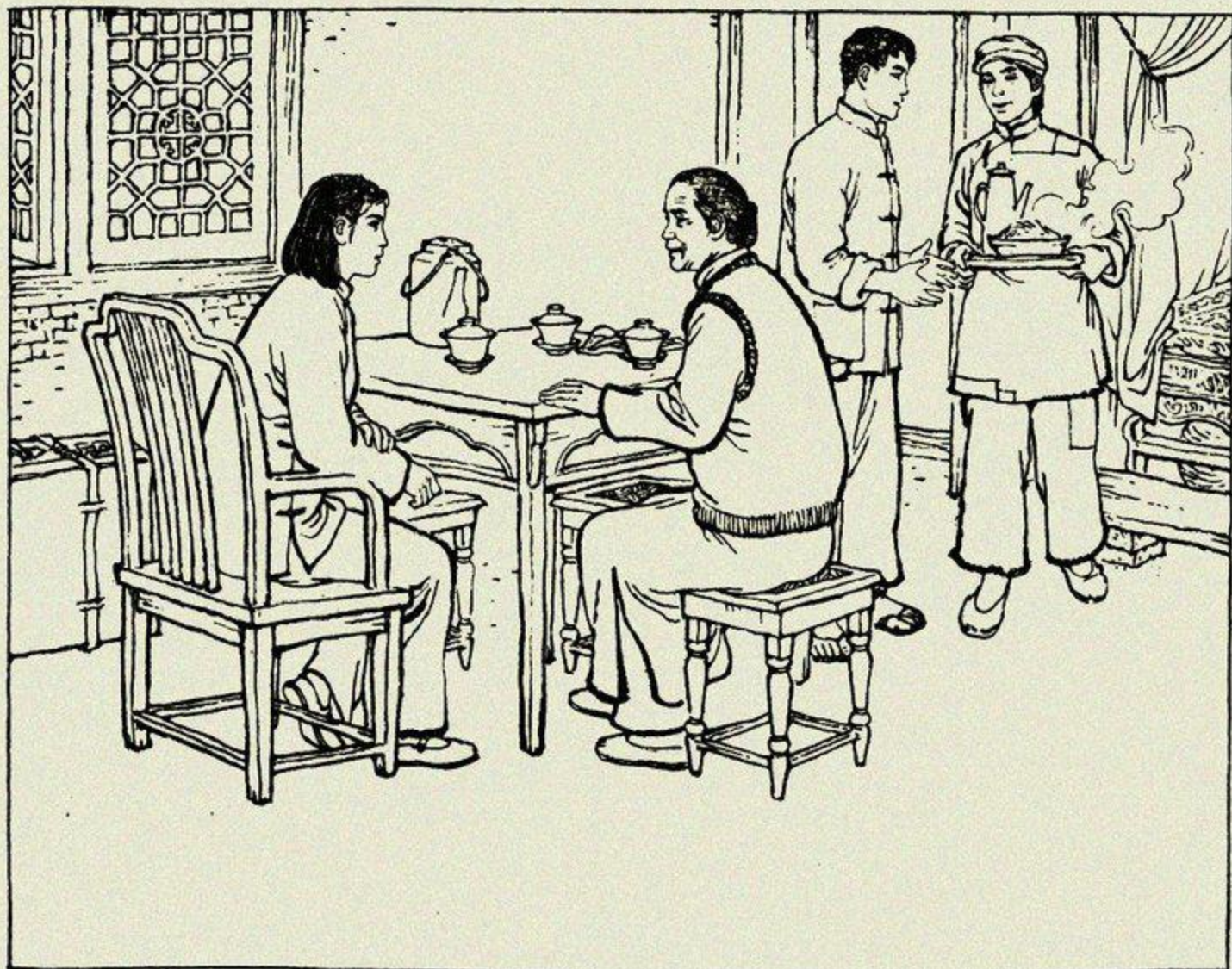
(96) 他们刚走进后院，便看见一个头发斑白腰干硬朗的老太婆，撩开袍角快步跨出门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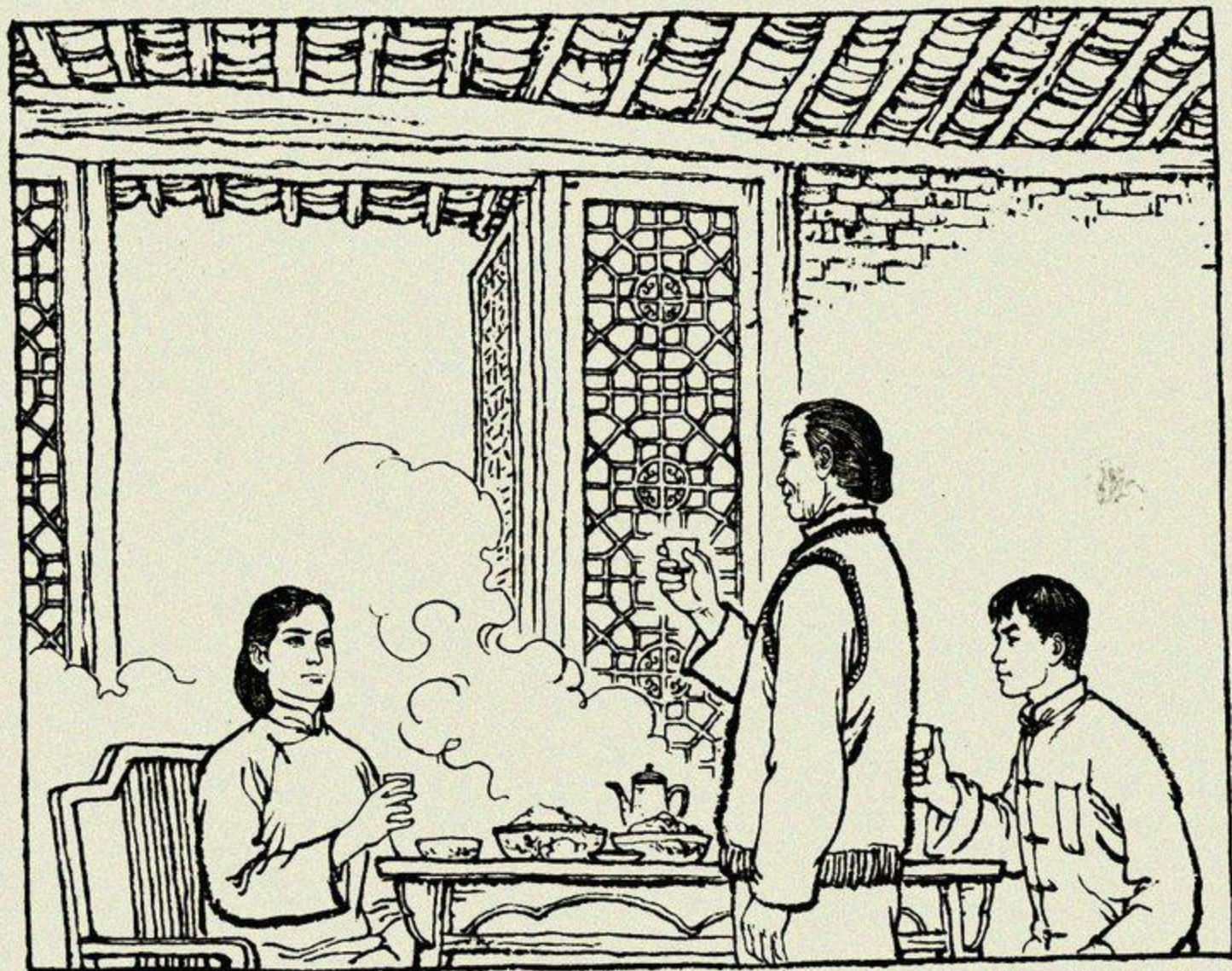
(97) 华为扑上去,叫了声:“妈妈。”他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妈妈,忙介绍说:“这是江姐,江雪琴同志。”老太婆端详着江姐,喃喃地说:“早就听说你要来了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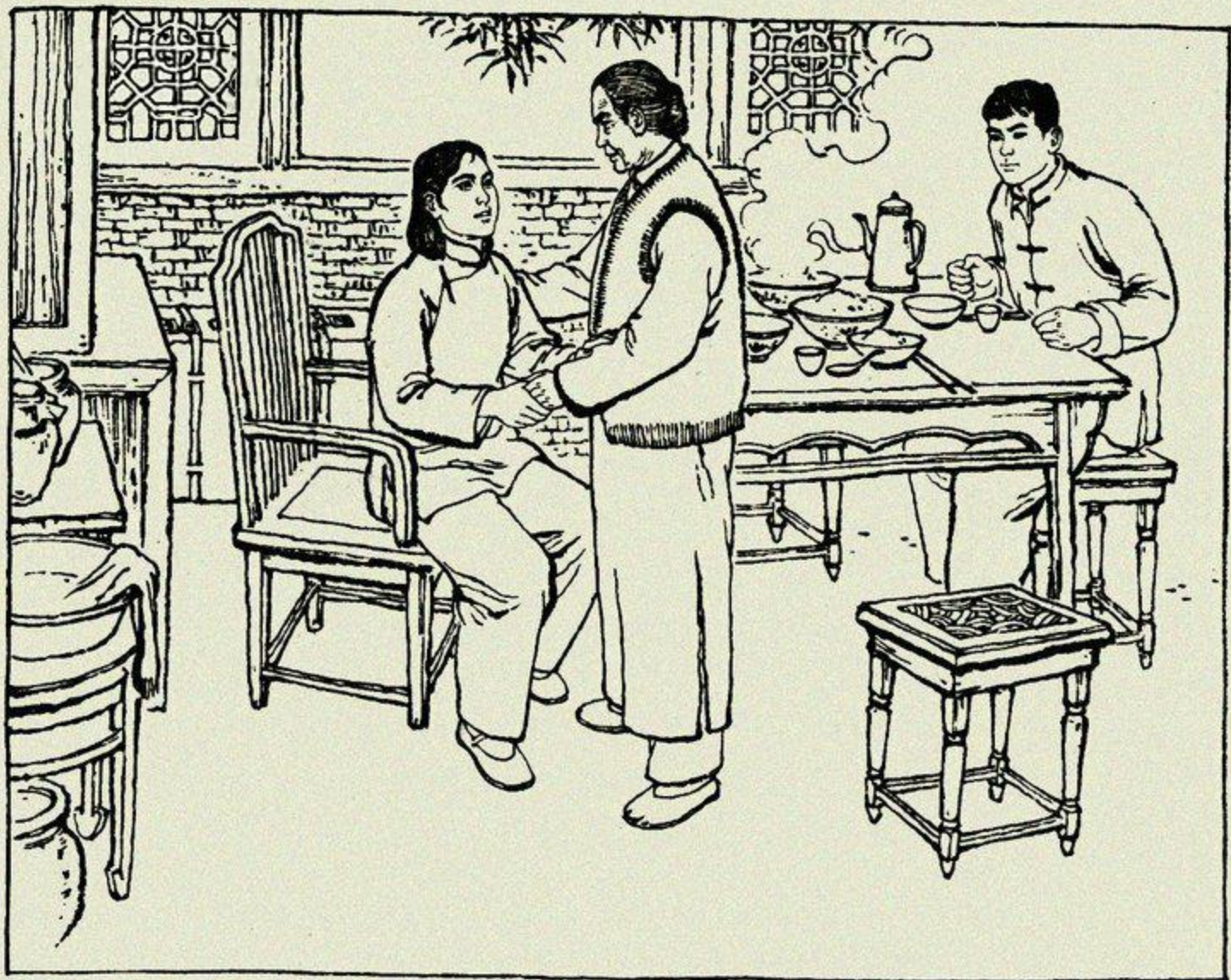
(98) 江姐在老太婆的带领下，走进了一间陈列得很简单的寝室，老太婆对她说：“这是个当乡长的同志的家，比较安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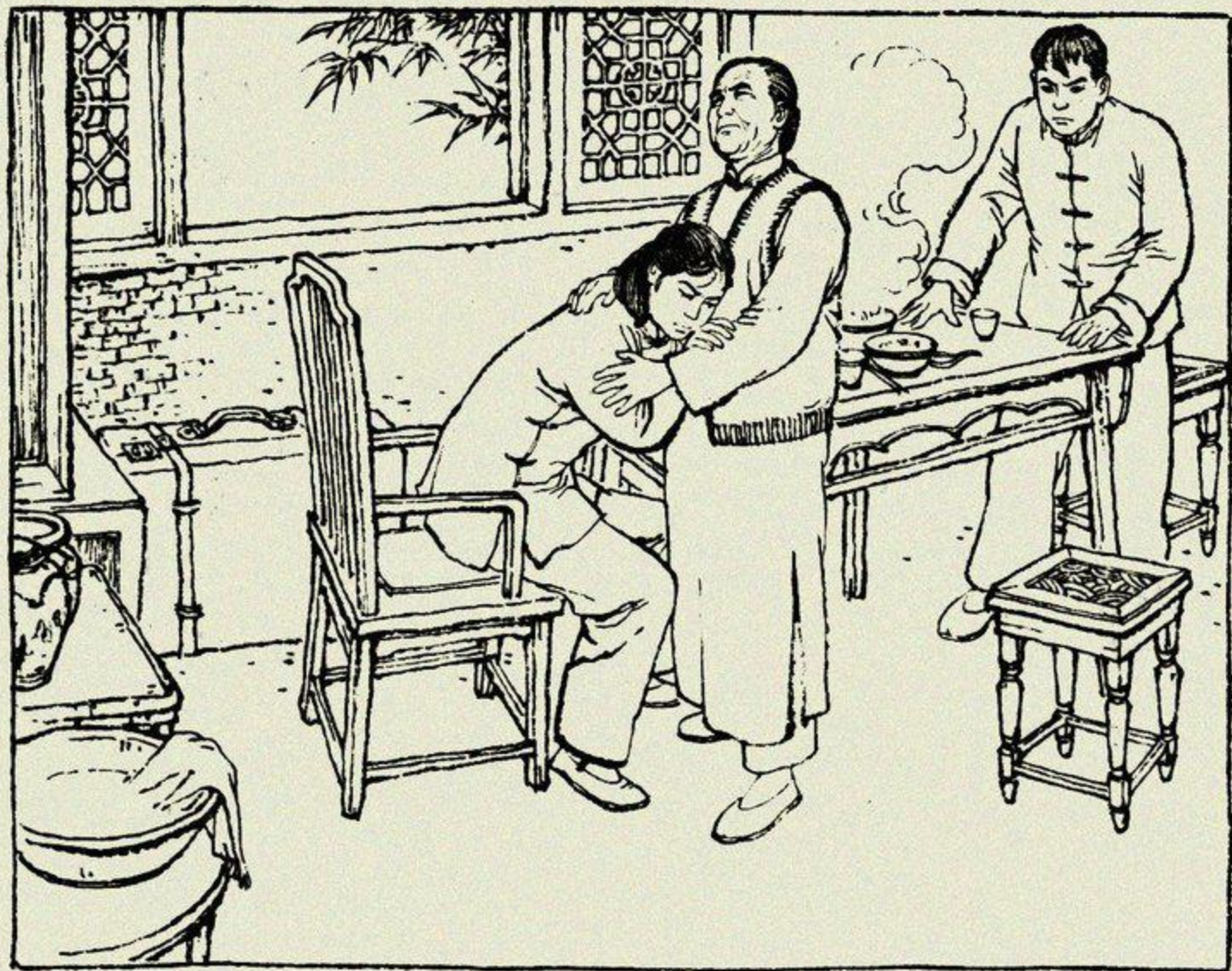
(99) 江姐要向老太婆汇报情况。老太婆说：“不用急，吃了饭再说。”说着，一个妇女捧着一盘热腾腾的饭菜走进房来，看得出，这是早就准备好了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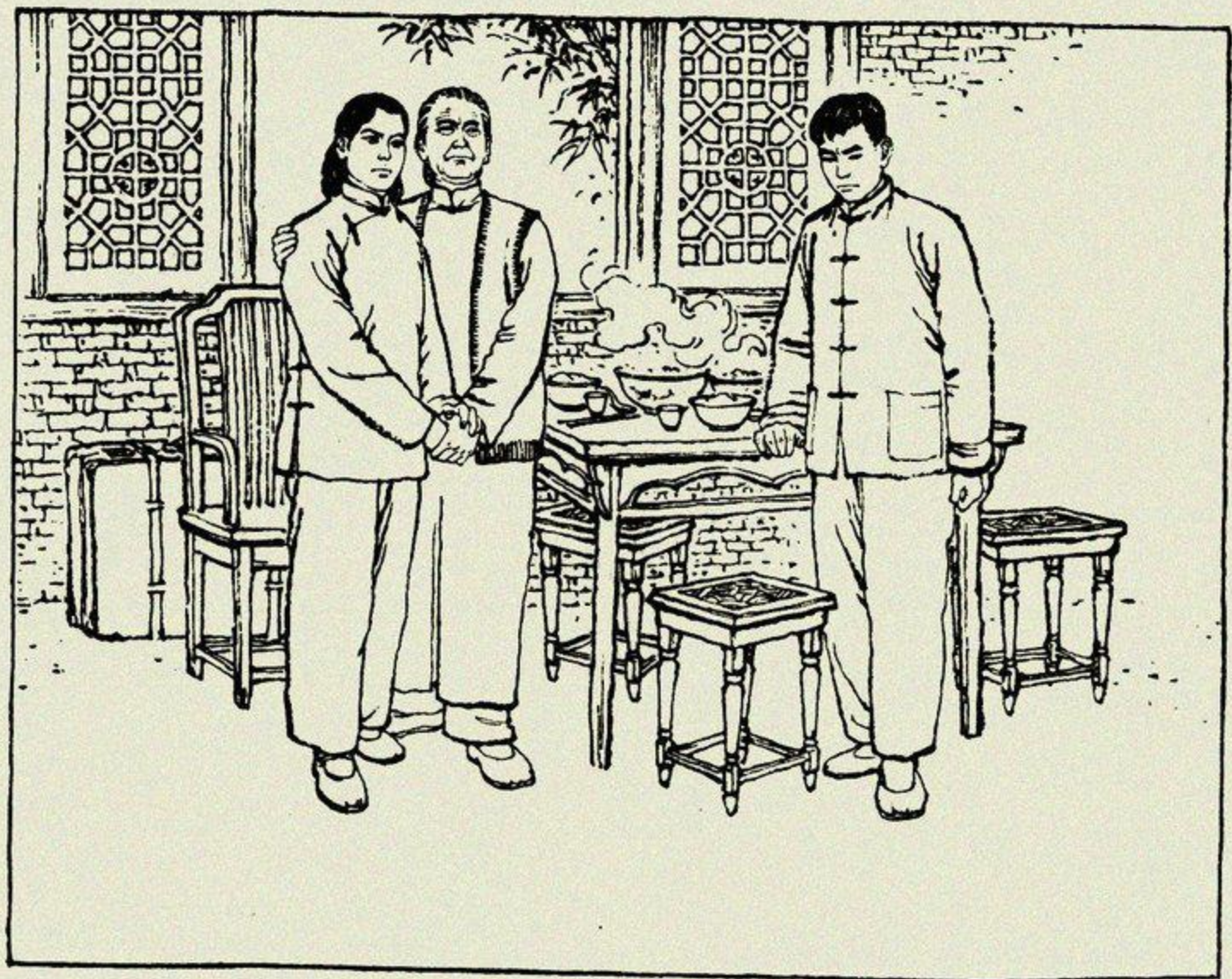
(100) 老太婆斟了一满杯酒, 递给江姐, 又给华为和自己各倒了一杯, 举起酒杯说: “江姐, 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, 给你洗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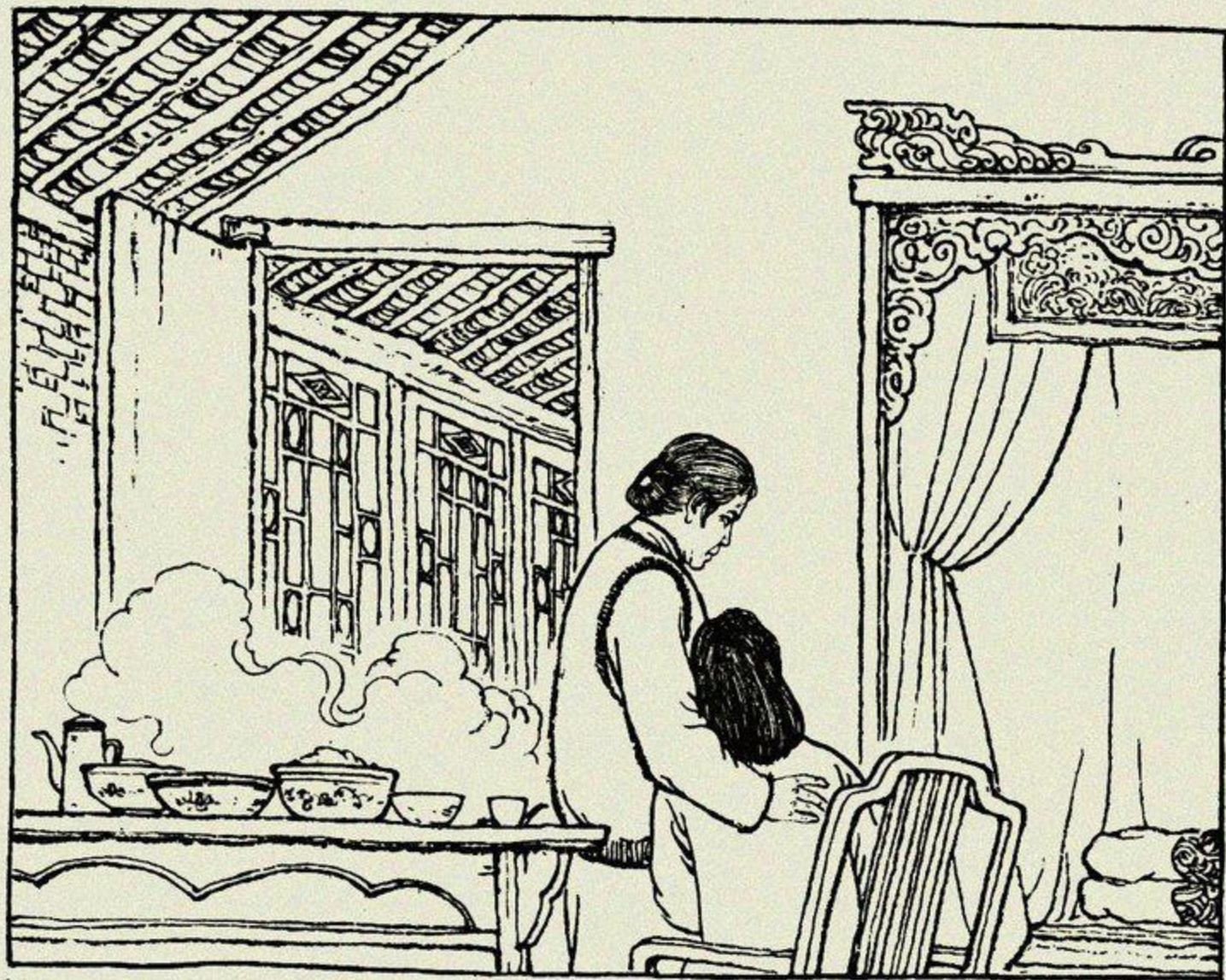
(101) 老太婆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一桩不幸的事，这事只能使我们更加仇恨敌人，更加激发我们革命志气！”江姐悲愤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在城楼看见了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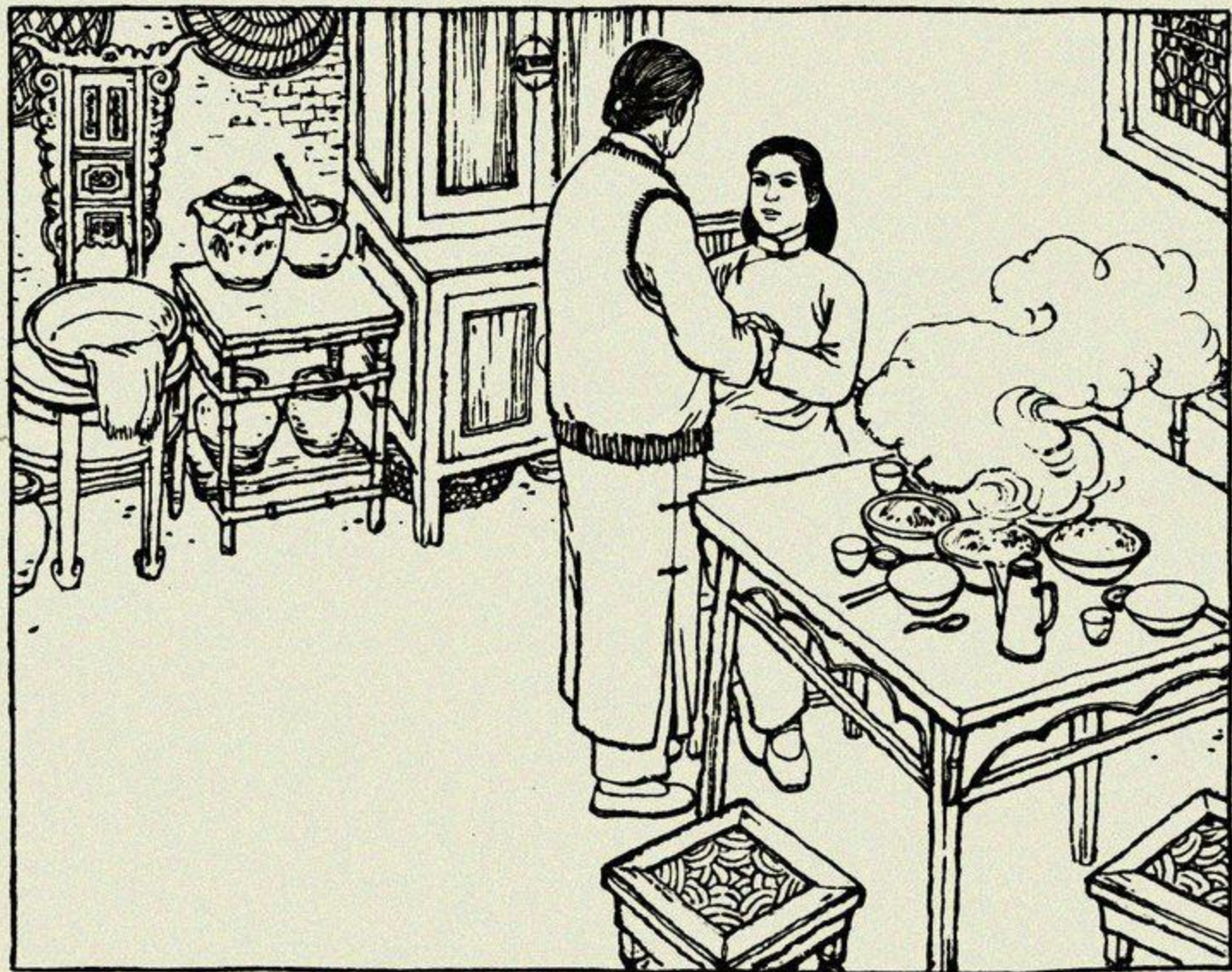
(102) 啊! 知道了! 老太婆突然紧抱着江姐的肩头, 什么话也不说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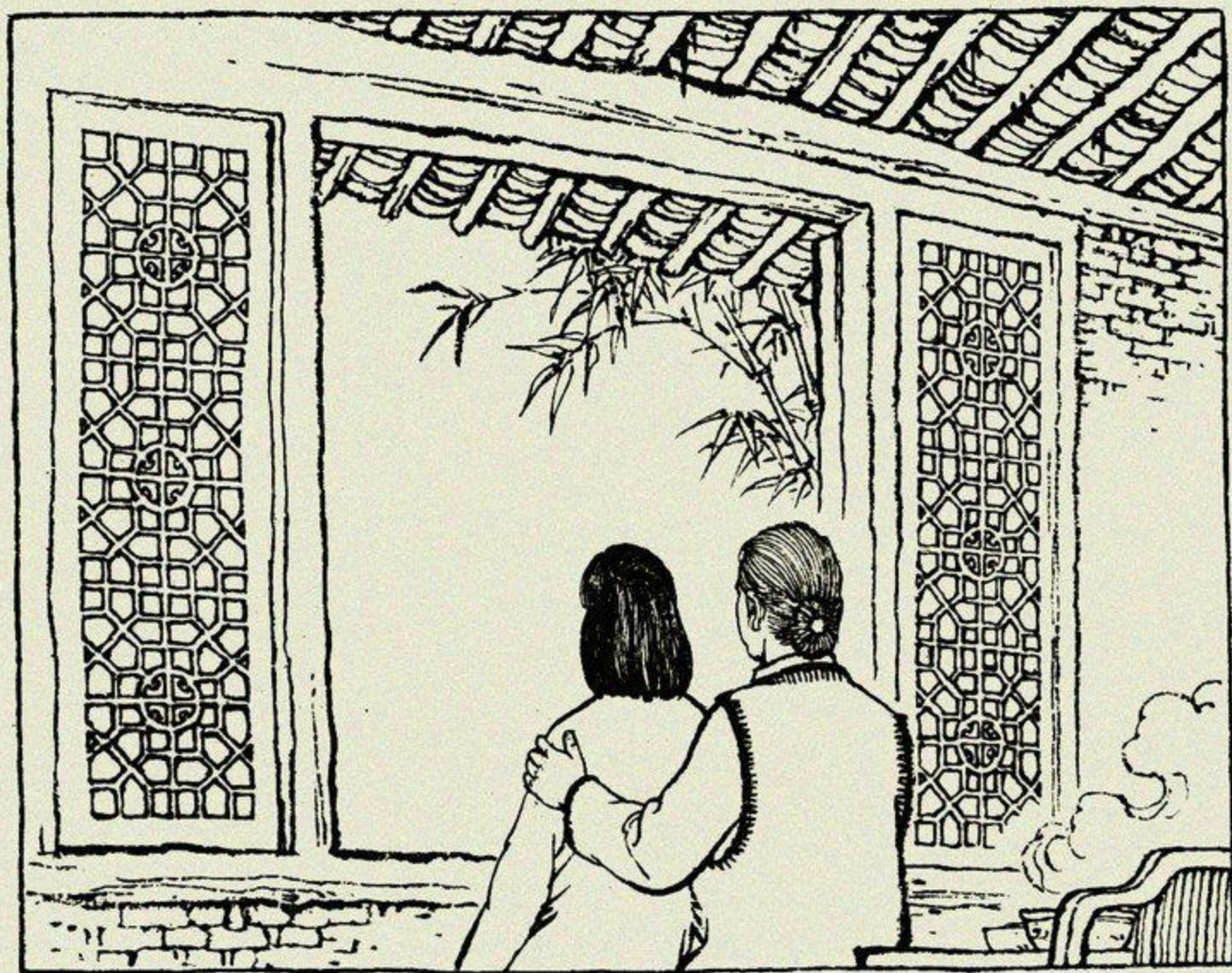
(103)江姐含着泪,头高扬起来,坚定而有力地说:“老彭留下的担子,我要马上承担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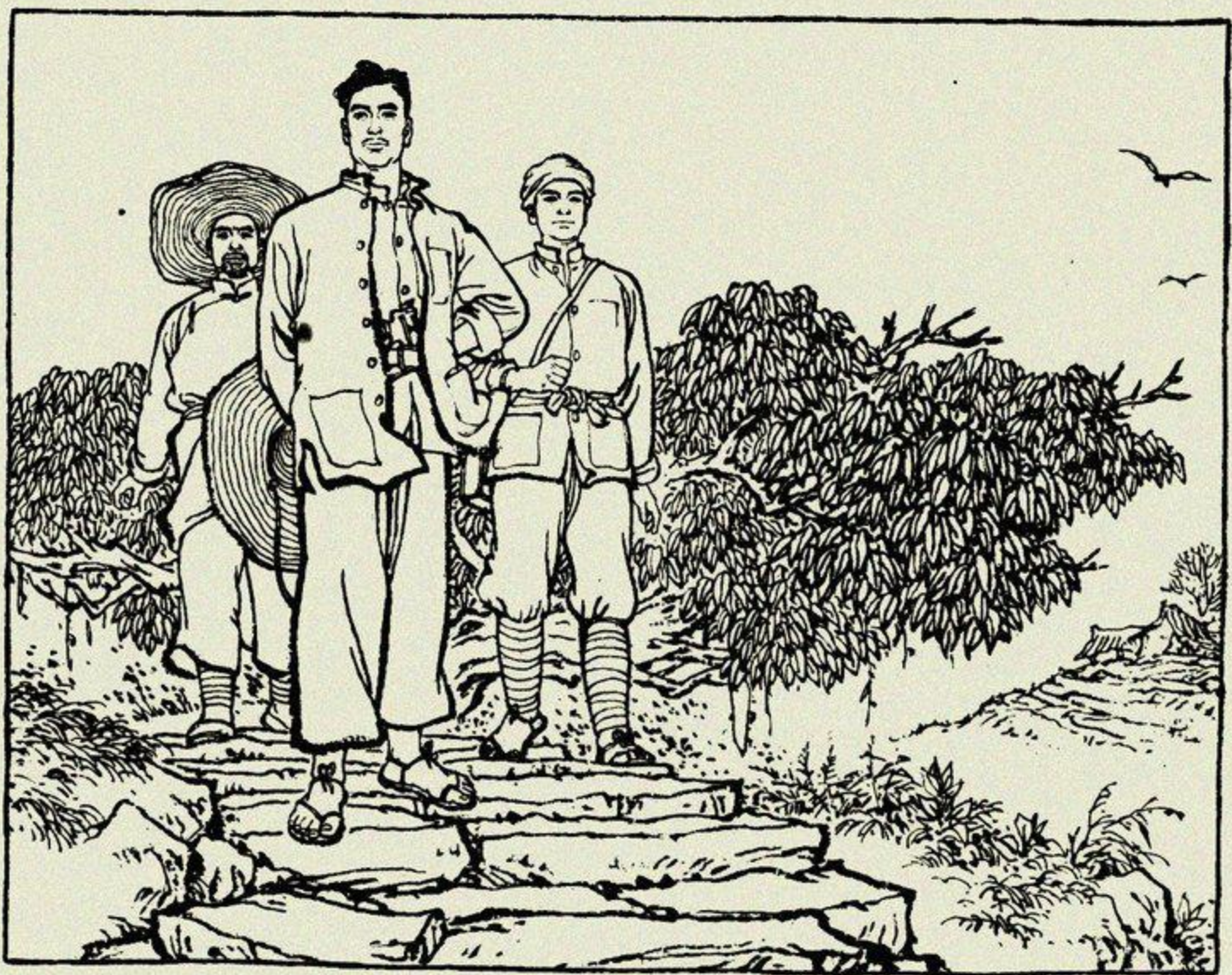
(104) 老太婆紧紧抱着她,说:“我懂得你的心,我们有相同的不幸。你痛哭一场吧,战士流泪决不是脆弱!”江姐想起在城楼下看到的情景,真想放声一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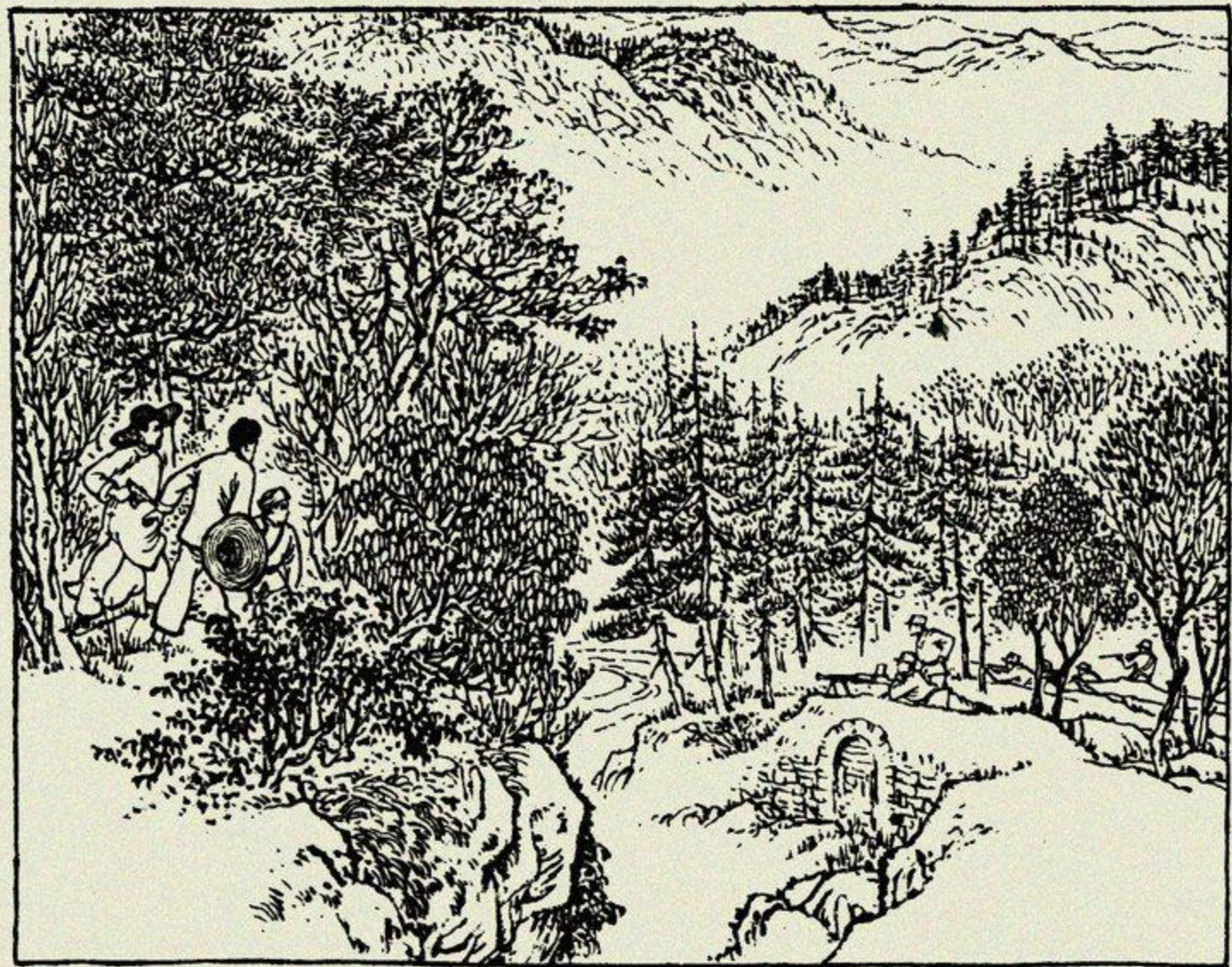
(105)“不,哭有什么用!”江姐抬起头来,望着老太婆,说:“革命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,我要求立刻分配工作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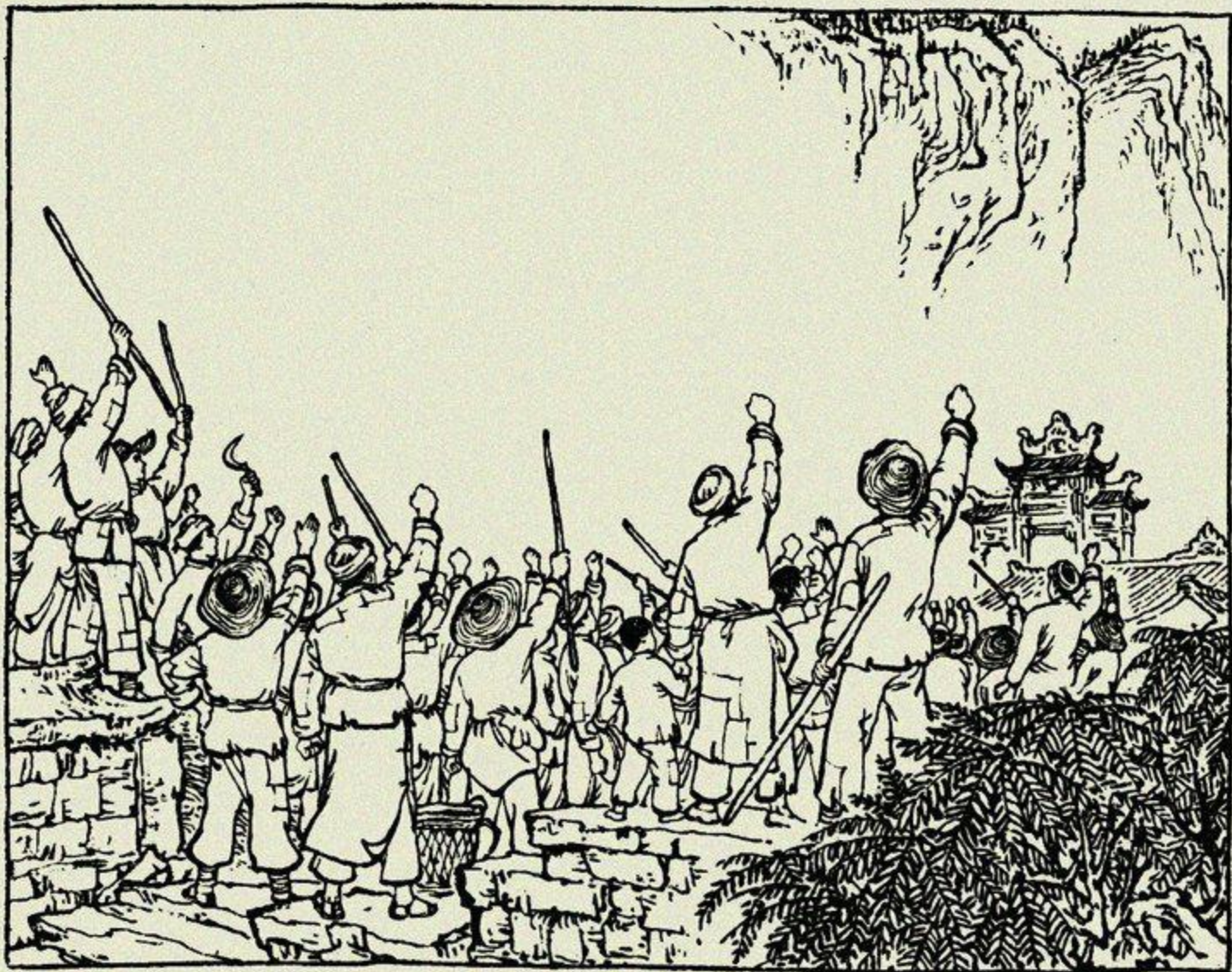
(106) 老太婆不住地点着头：“对，我们应化悲痛为力量！”她用手替江姐梳理头发，把老彭牺牲的经过，告诉了江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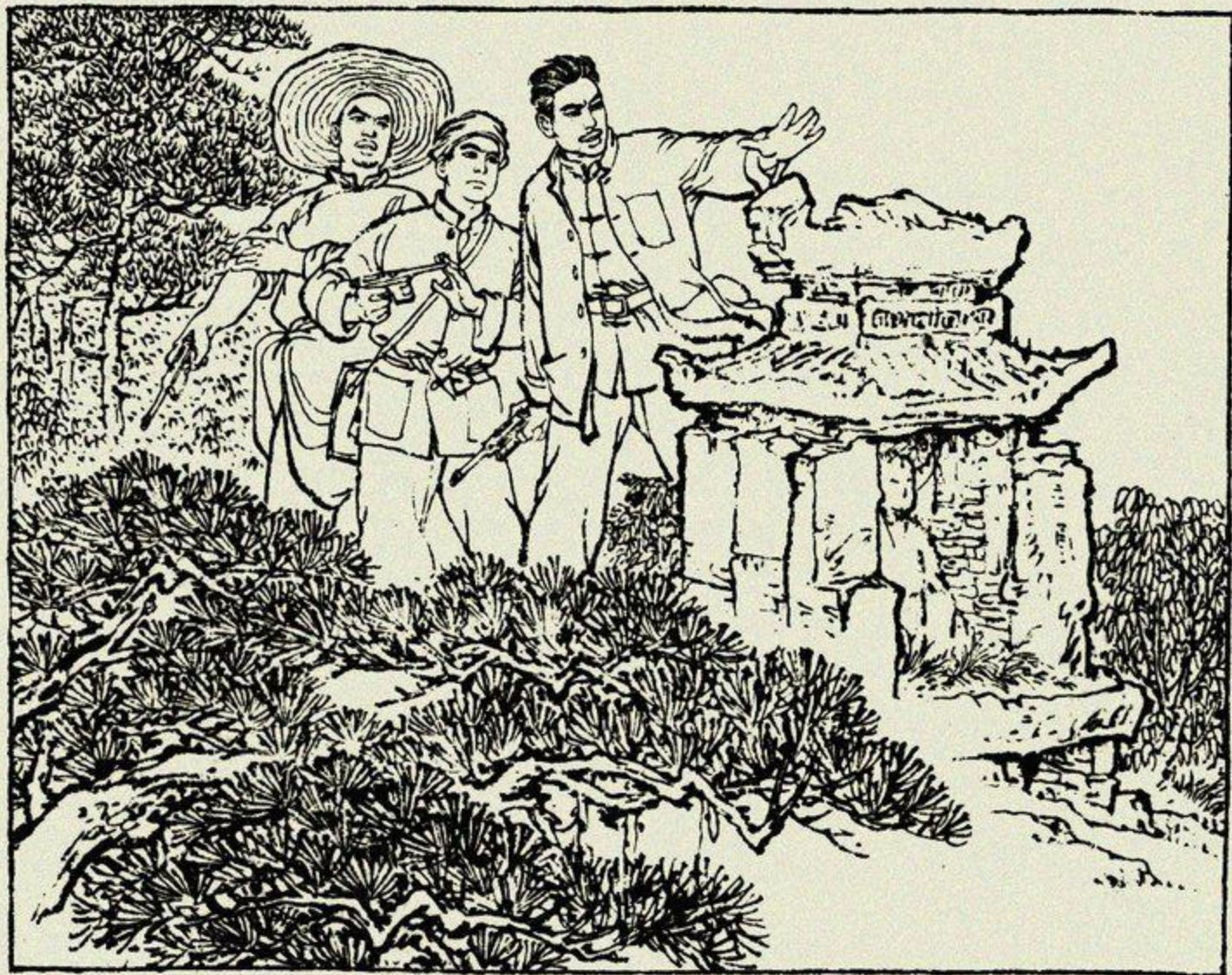
(107)“那天,双河场开抗丁抗粮群众大会。双河场的群众工作做得很有基础,为了及时了解一下情况,老彭决定亲自去一趟。便带了两个同志,一道去了。”



(108)“一进场口,老彭就发现乡场被匪军包围了,匪军在街口已经架设了两挺机枪,一些匪军隐蔽在树林里,准备进行扫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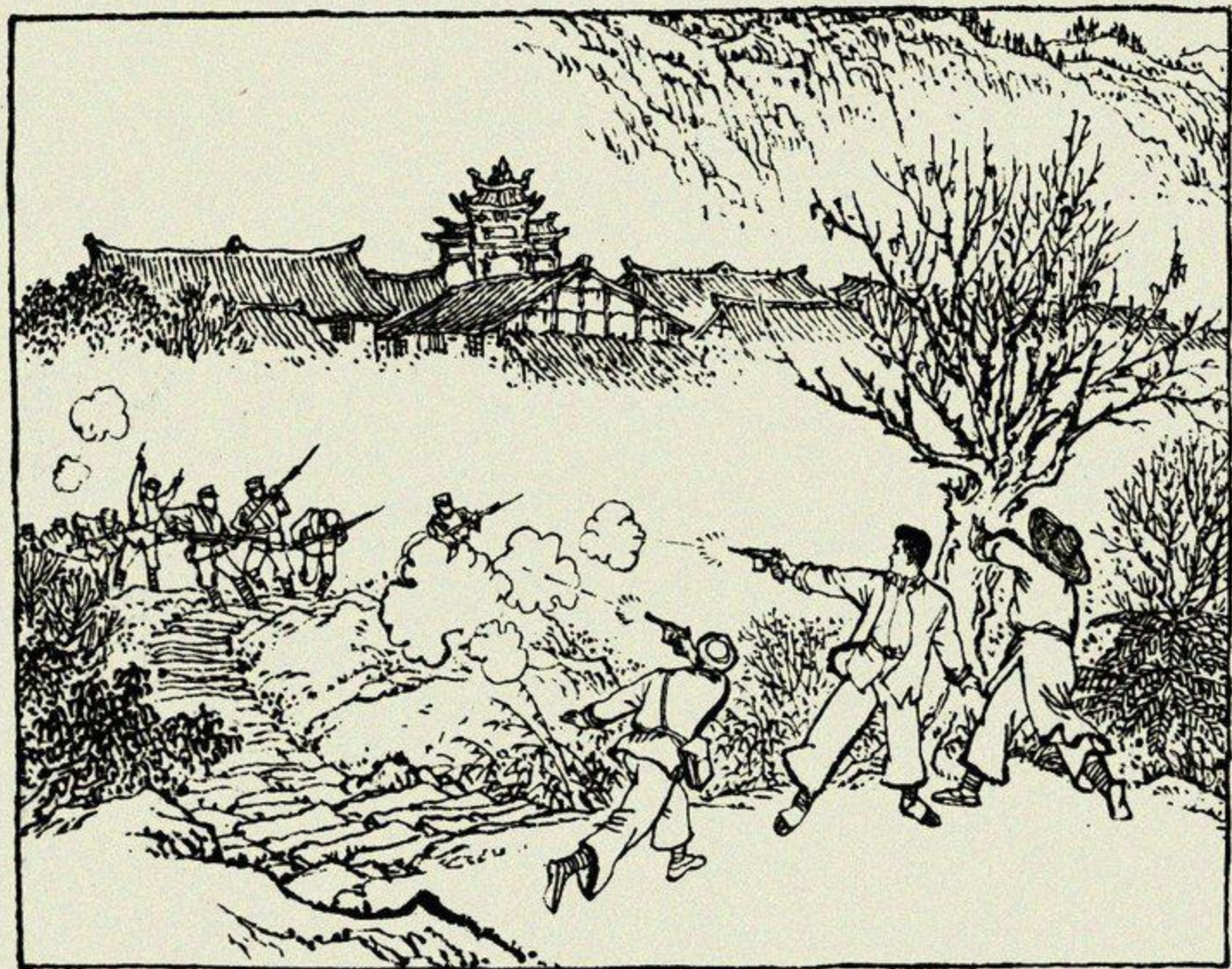
(109)“会议进行得很热烈,人们正在控诉国民党抓丁抢粮的罪行,举起拳头,高呼口号。



(110)“眼看敌人就要动手，群众就要血染乡场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老彭决定援救群众出险。他指示随来的两个同志，先搞掉敌人的机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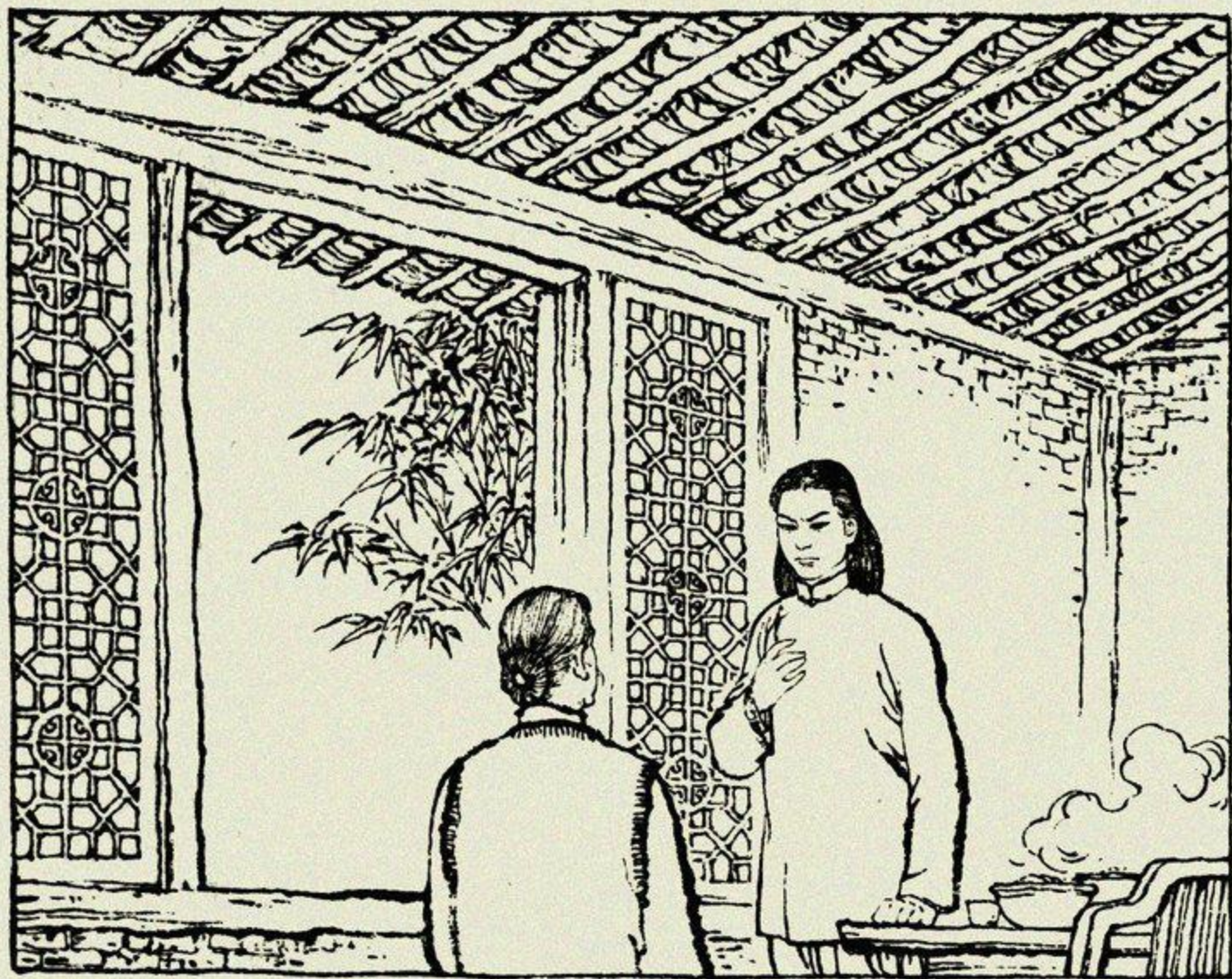
(111)“老彭一枪先发，其他两位同志也一齐开枪，匪军机枪手被击毙了。匪军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马，慌乱地举枪乱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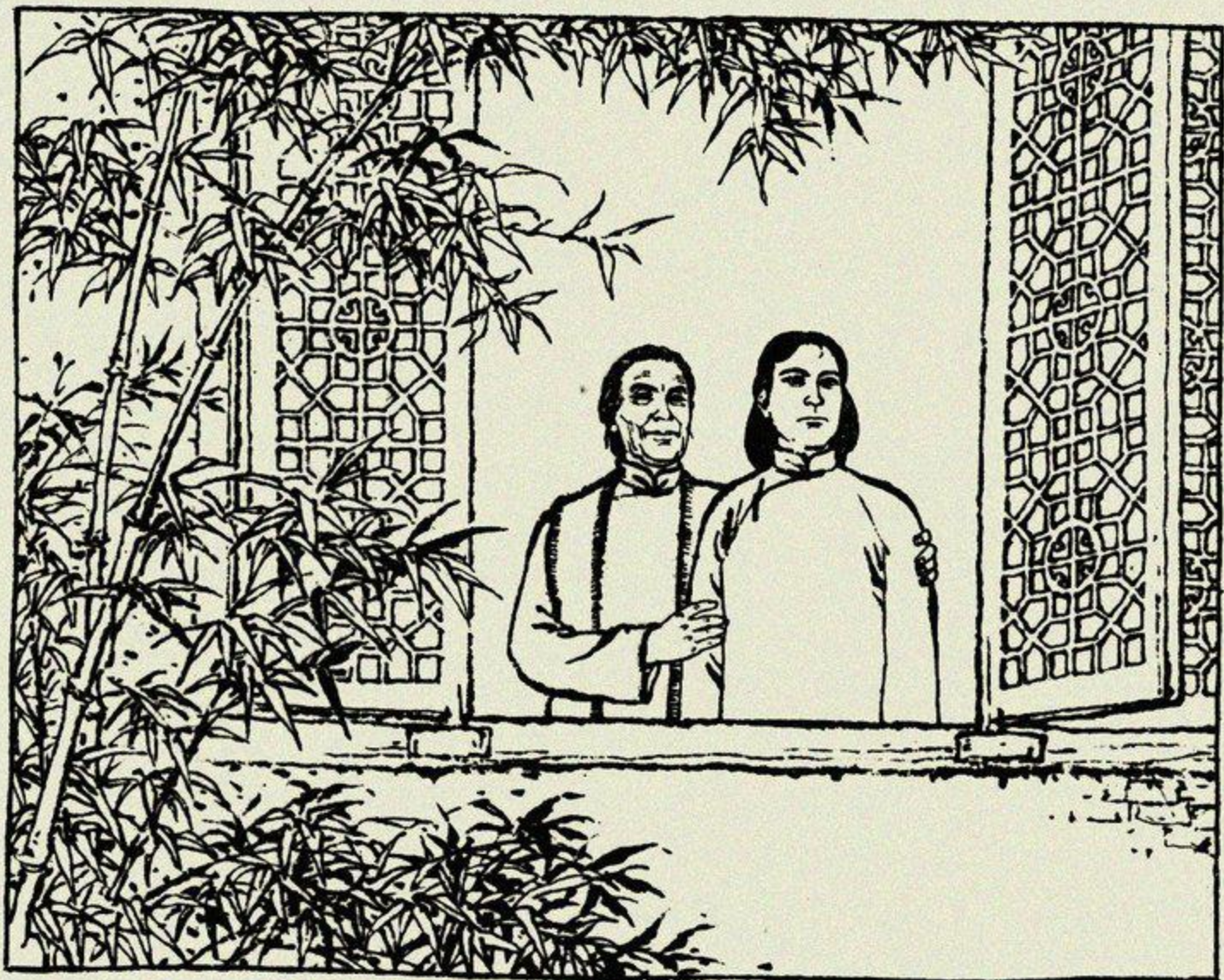
(112)“开会的人听到老彭先发的枪声，连忙夺路跑了。老彭他们，为了掩护群众撤退，埋伏在要路口拦击匪军，把敌人引到自己这边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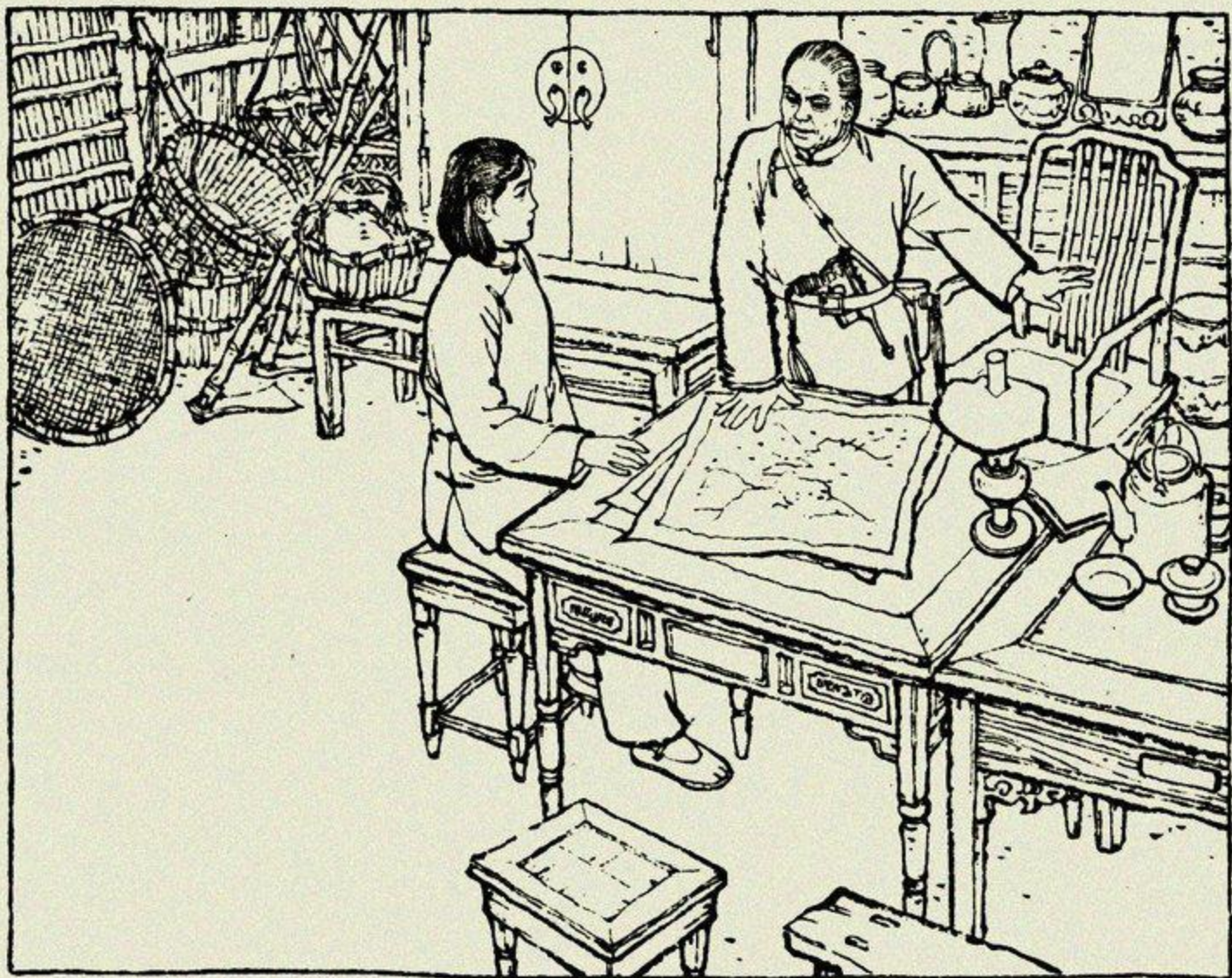
(113)“就这样,为了拯救上千群众,老彭他们三位同志牺牲了,他们将宝贵的生命,献给了革命,献给了人民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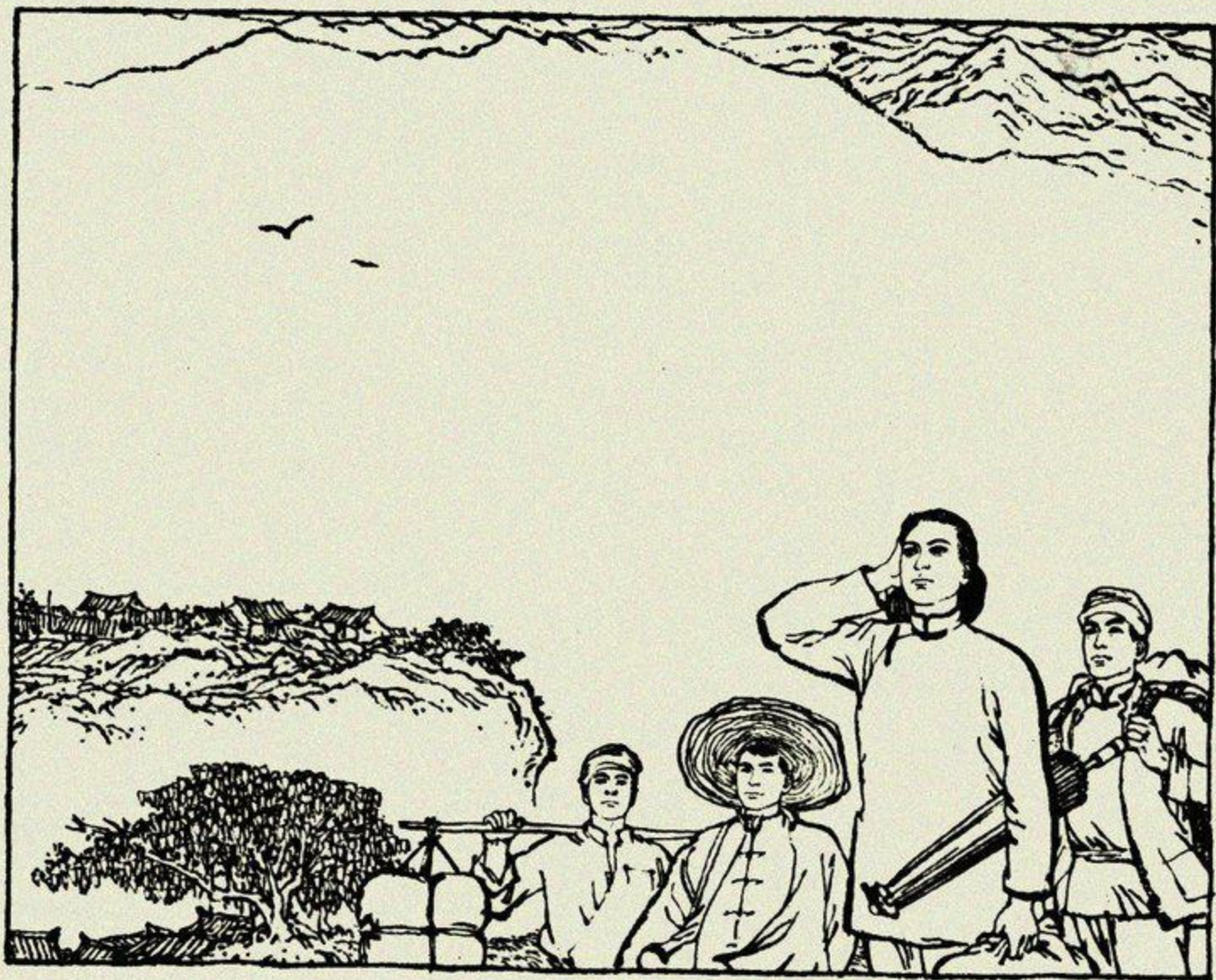
(114) 江姐听了老太婆的叙述, 坚决地说: “我希望, 把我派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去。” 老太婆回答的声音同样刚强: “对, 前仆后继, 我们应该这样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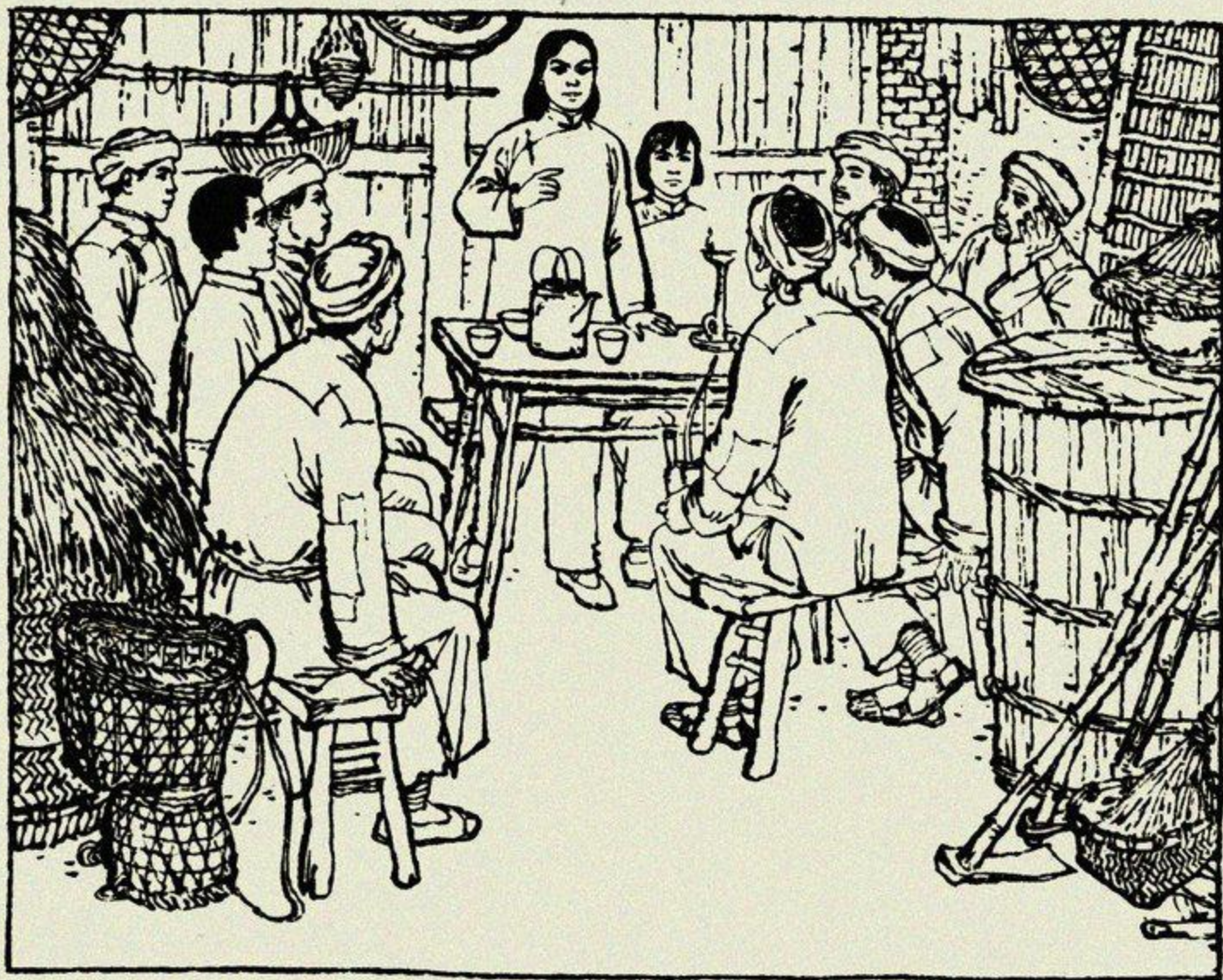
(115) 老太婆抚摸着江姐的肩膀说：“老彭说过，你把群众当作父亲，群众才把你当作儿子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给我们，也给群众留下了光辉的榜样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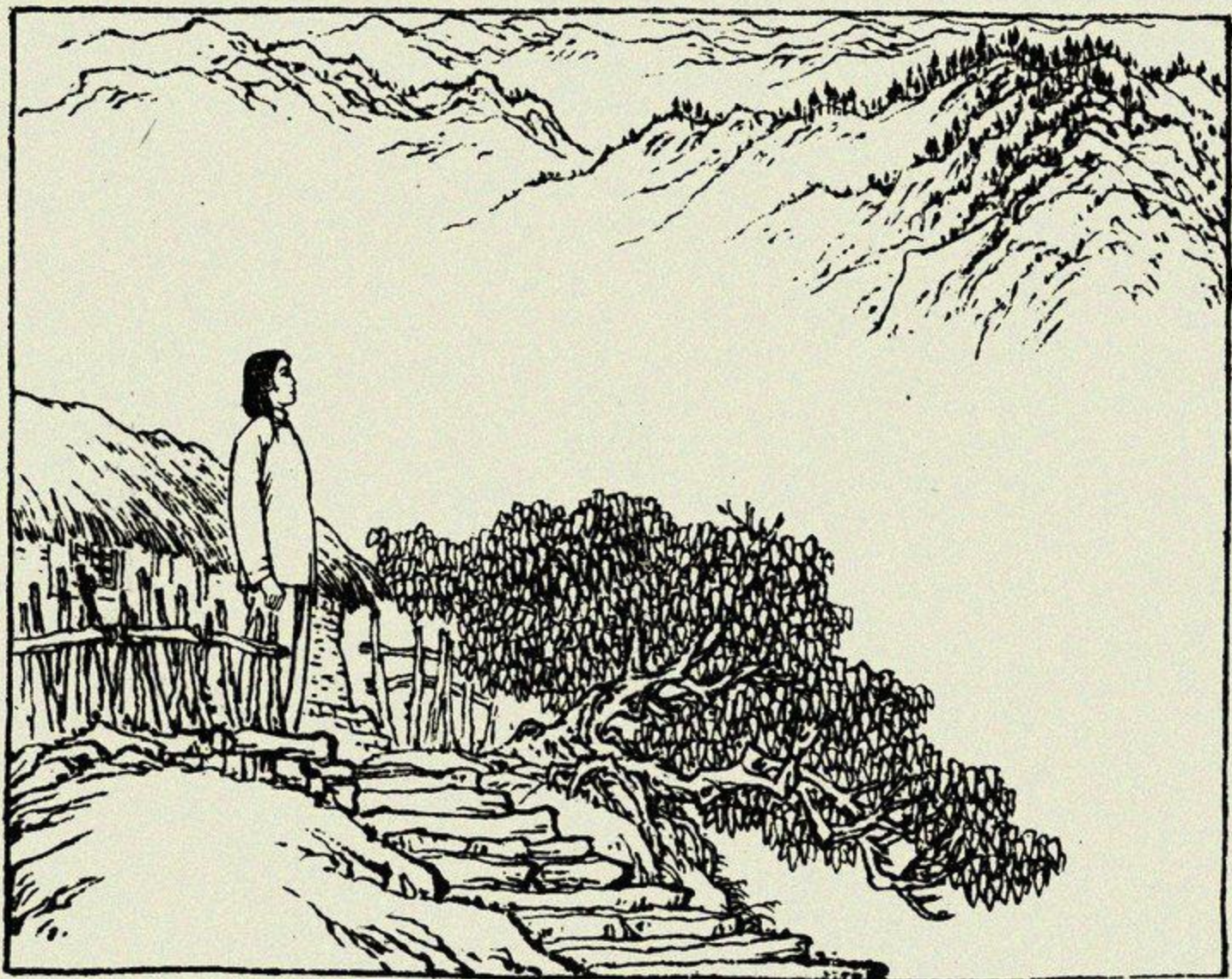
(116)第二天,江姐和老太婆就上了山,经过分析、研究,组织了一支工作队,由江姐领着,沿着嘉陵江上游到大巴山区去开辟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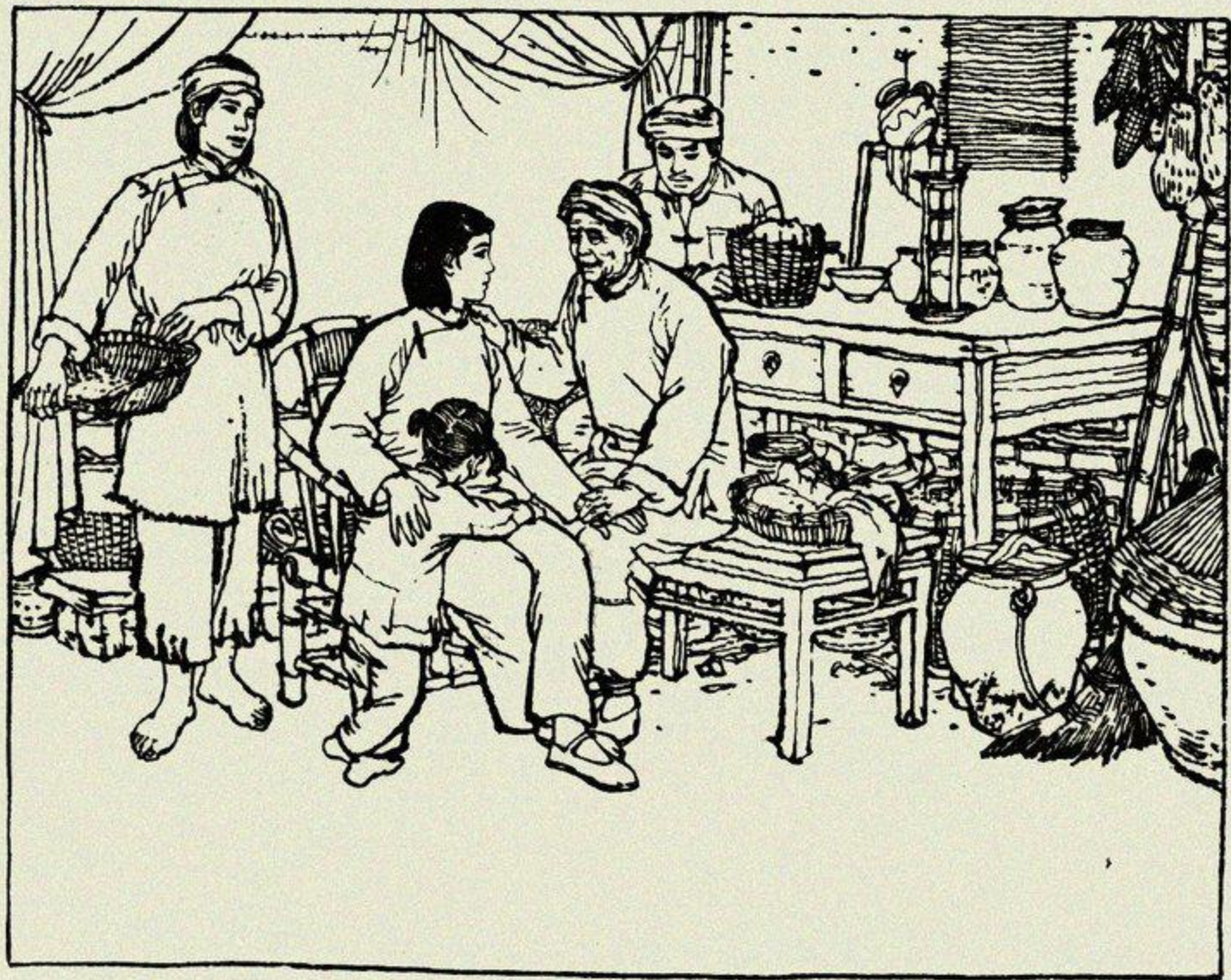
(117) 经过了几天的跋涉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大巴山区双河场联络据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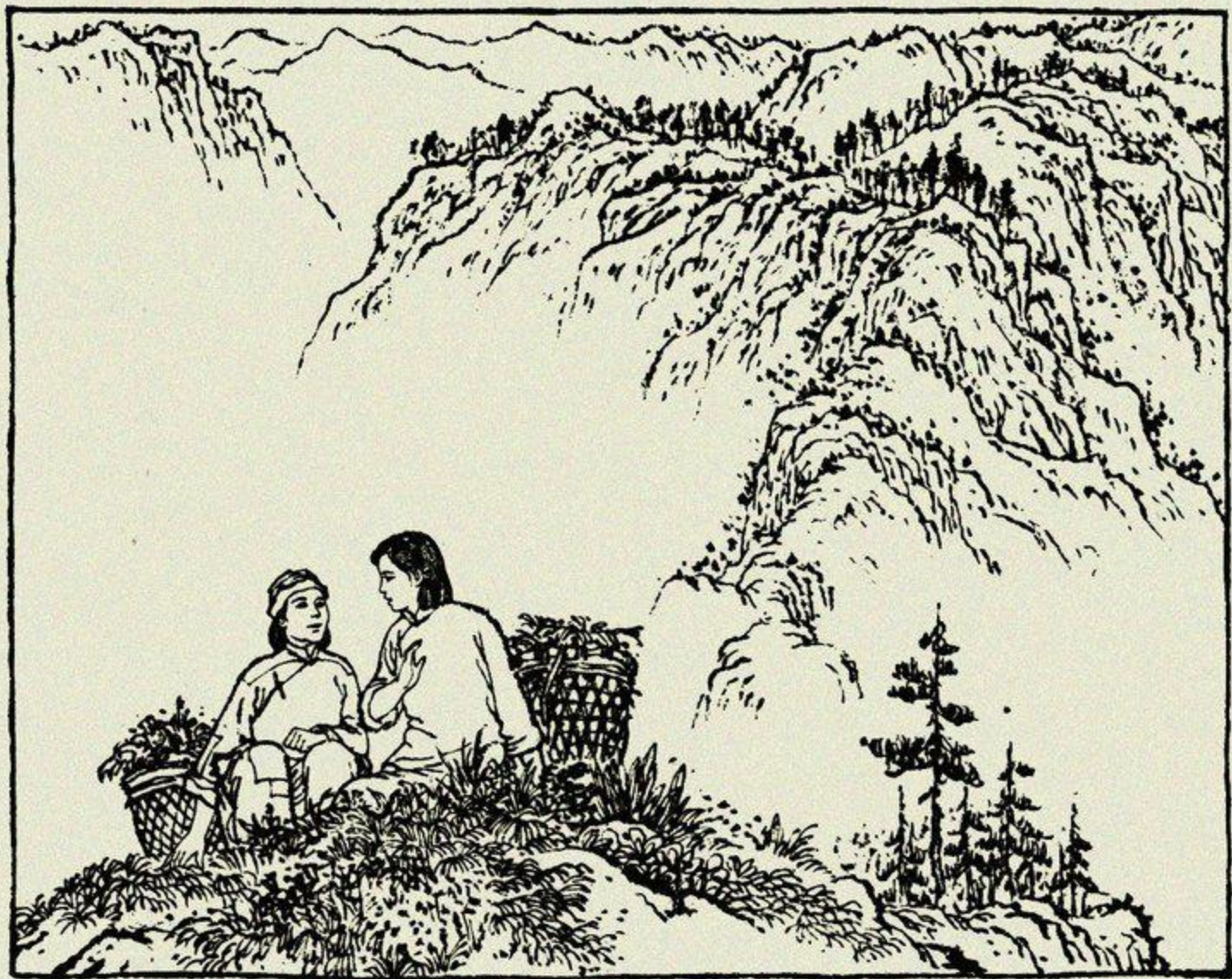
(118) 当夜开会,她和同志们研究了今后的工作,决定访贫问苦,先在已有基础的群众当中扎下根来。工作队的同志,也分散用各种身份住到各个工作据点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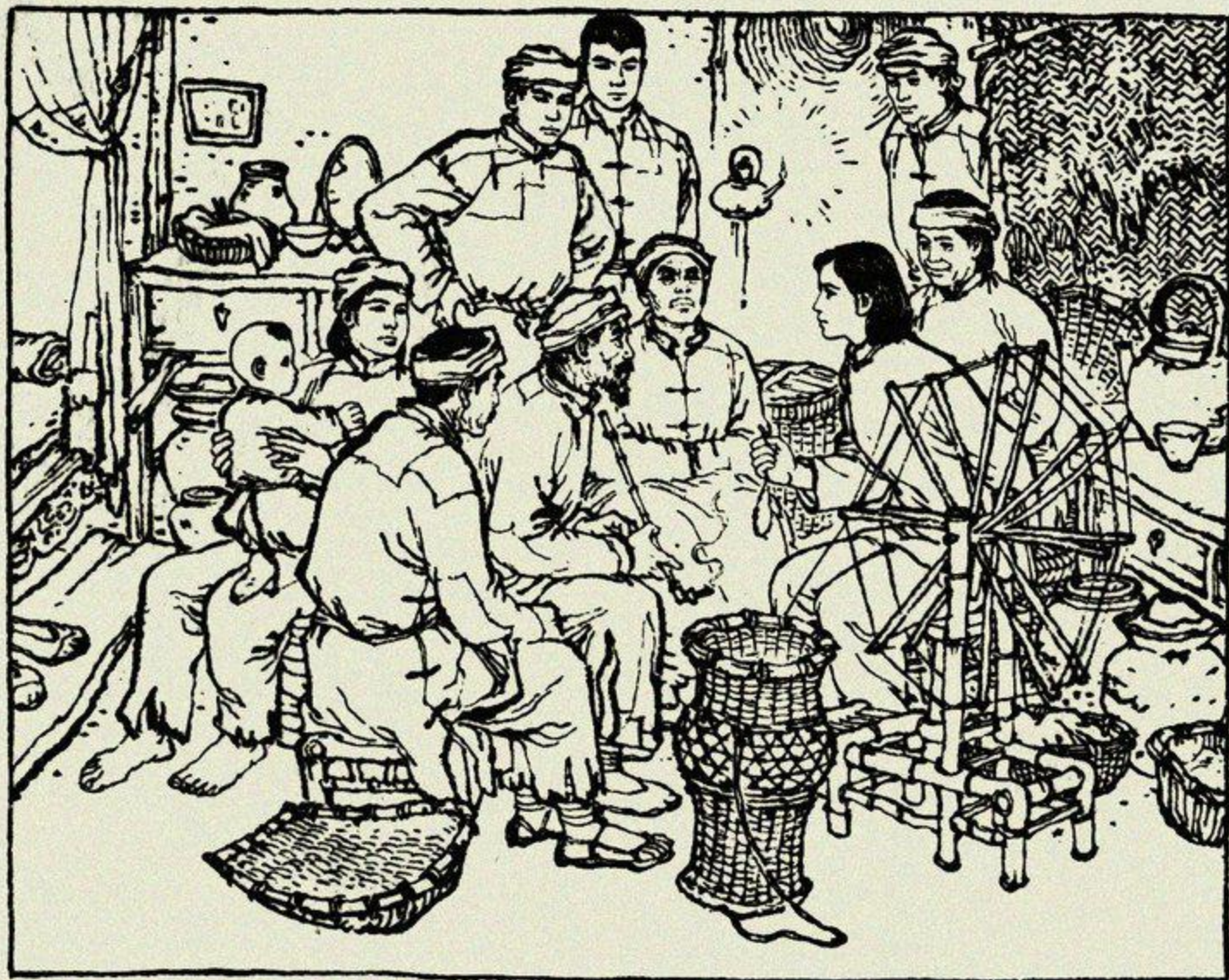
(119)江姐送走了同志们，望着重重迭迭的群山，她想：这就是老彭工作过的地方。这些村落，这些密林，这里蕴藏着人民群众的无限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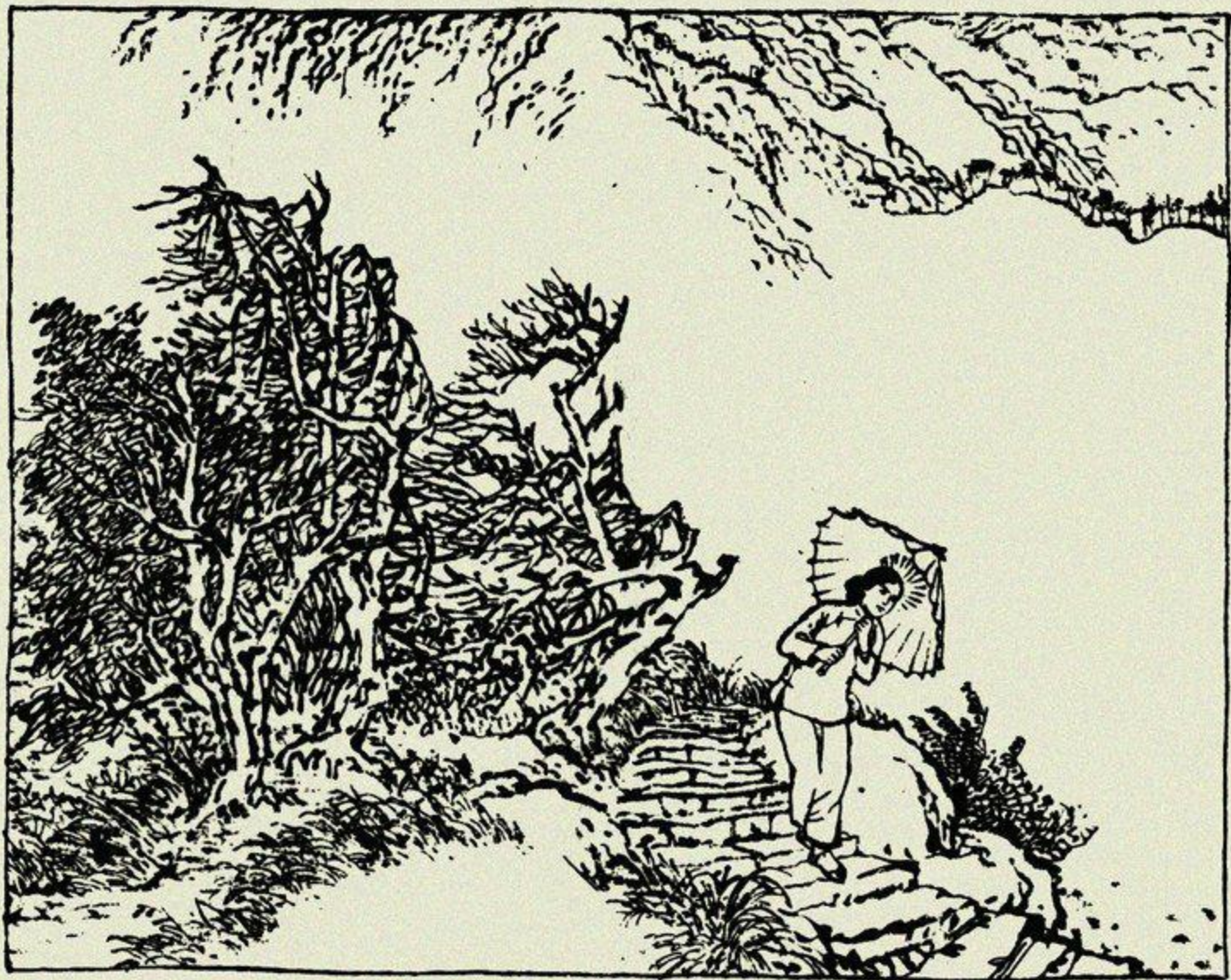
(120) 江姐住到贫农张金贵家里。张金贵三十来岁，人是又勤劳又朴实，他老婆叫彩英，还有一个老娘和一个五岁的女儿。老太婆疼爱江姐，一定要认她做干女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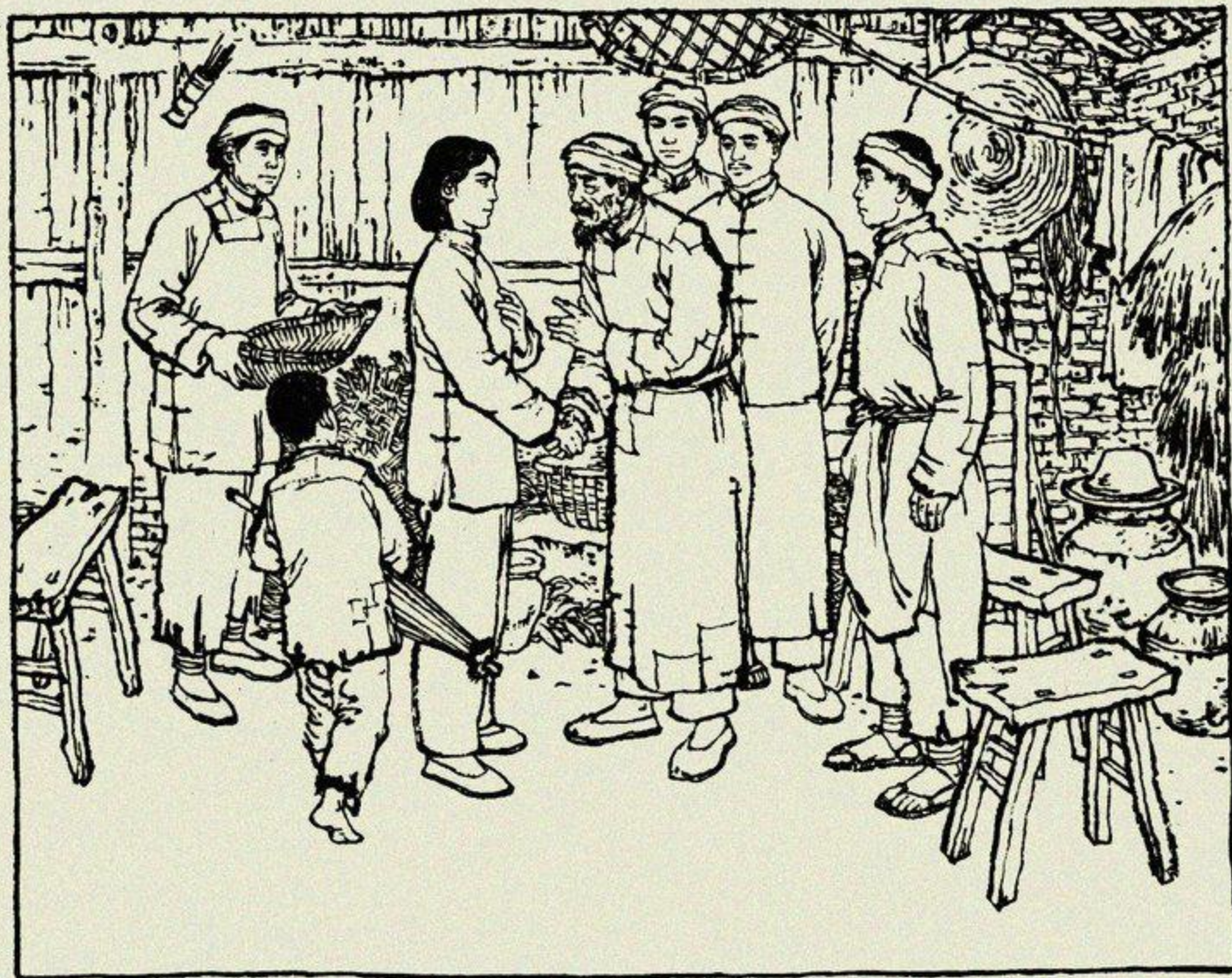
(121) 白天,江姐有时和彩英她们去除草、砍柴。她说,农民在封建统治下,命运是悲惨的,而农村妇女的生活更苦。她的话象火把一样,把她们的的心一下照亮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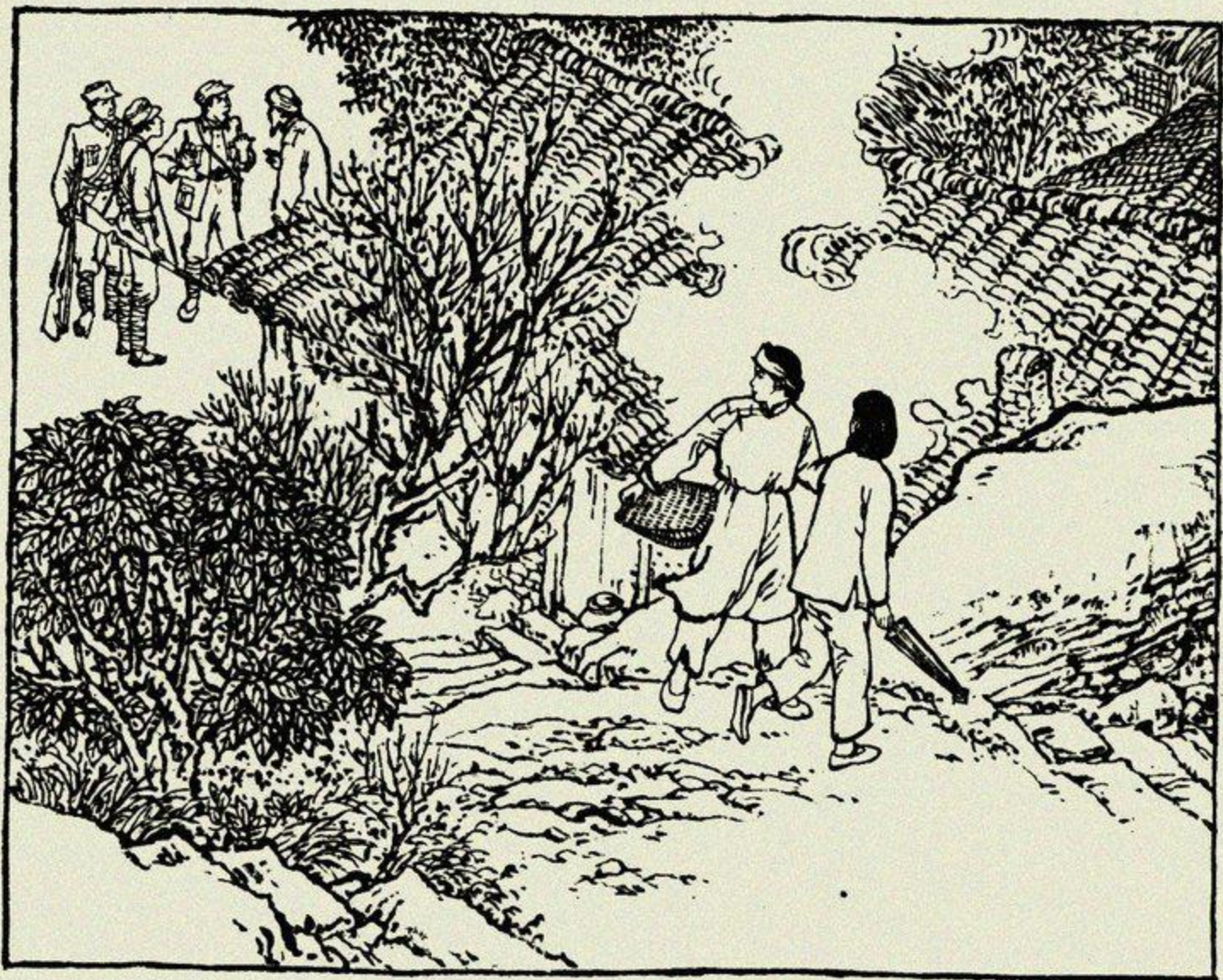
(122)晚上,在桐油灯下,江姐就和农民谈起中国农民怎样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。农民觉得江姐说的正是自己心中的话,把江姐当作是最亲密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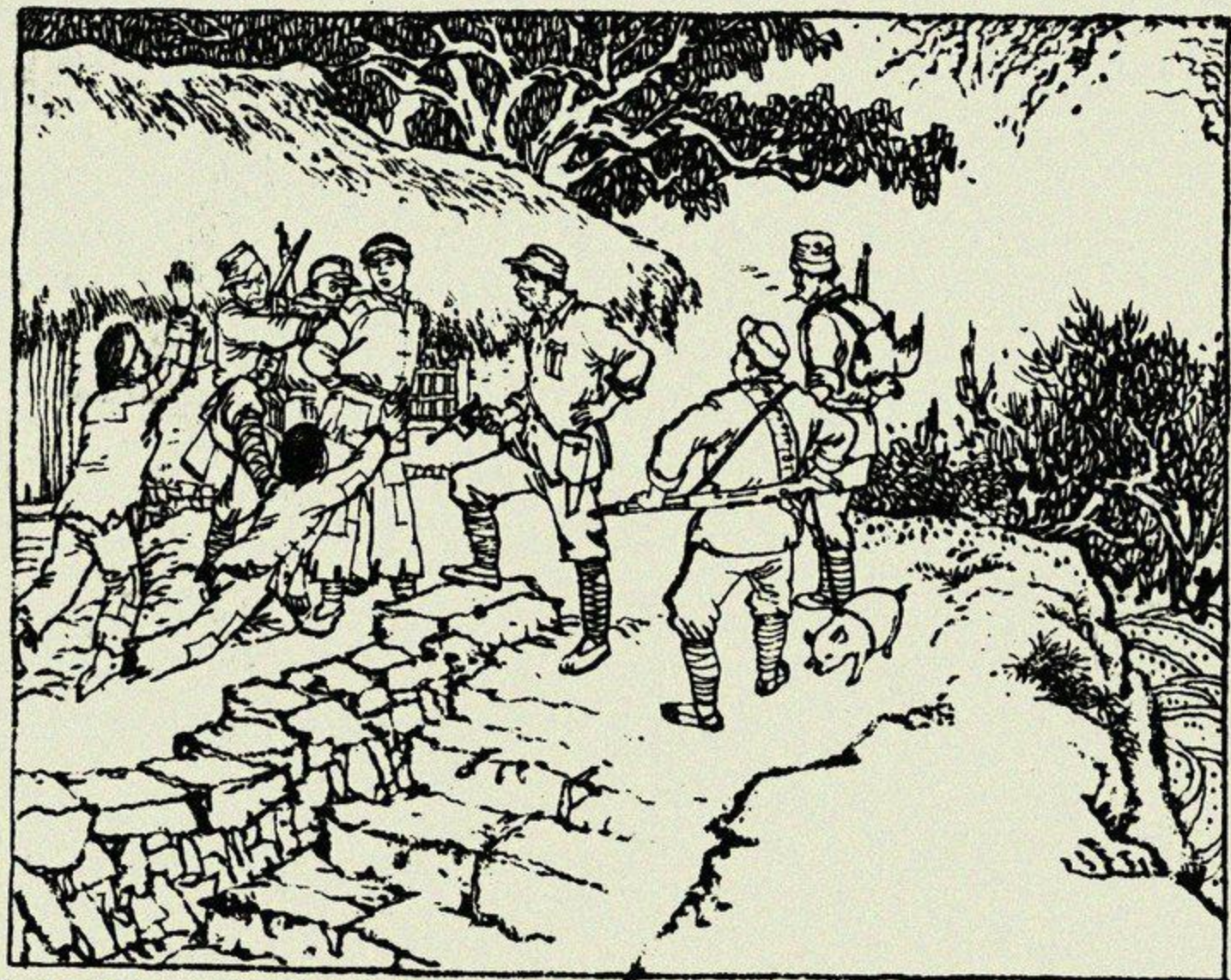
(123)大巴山的群众工作,在原有基础上火热的展开。为了工作,江姐有时不顾狂风暴雨,到一些工作据点去。陡滑的山路挡不住她,汹涌的急流阻拦不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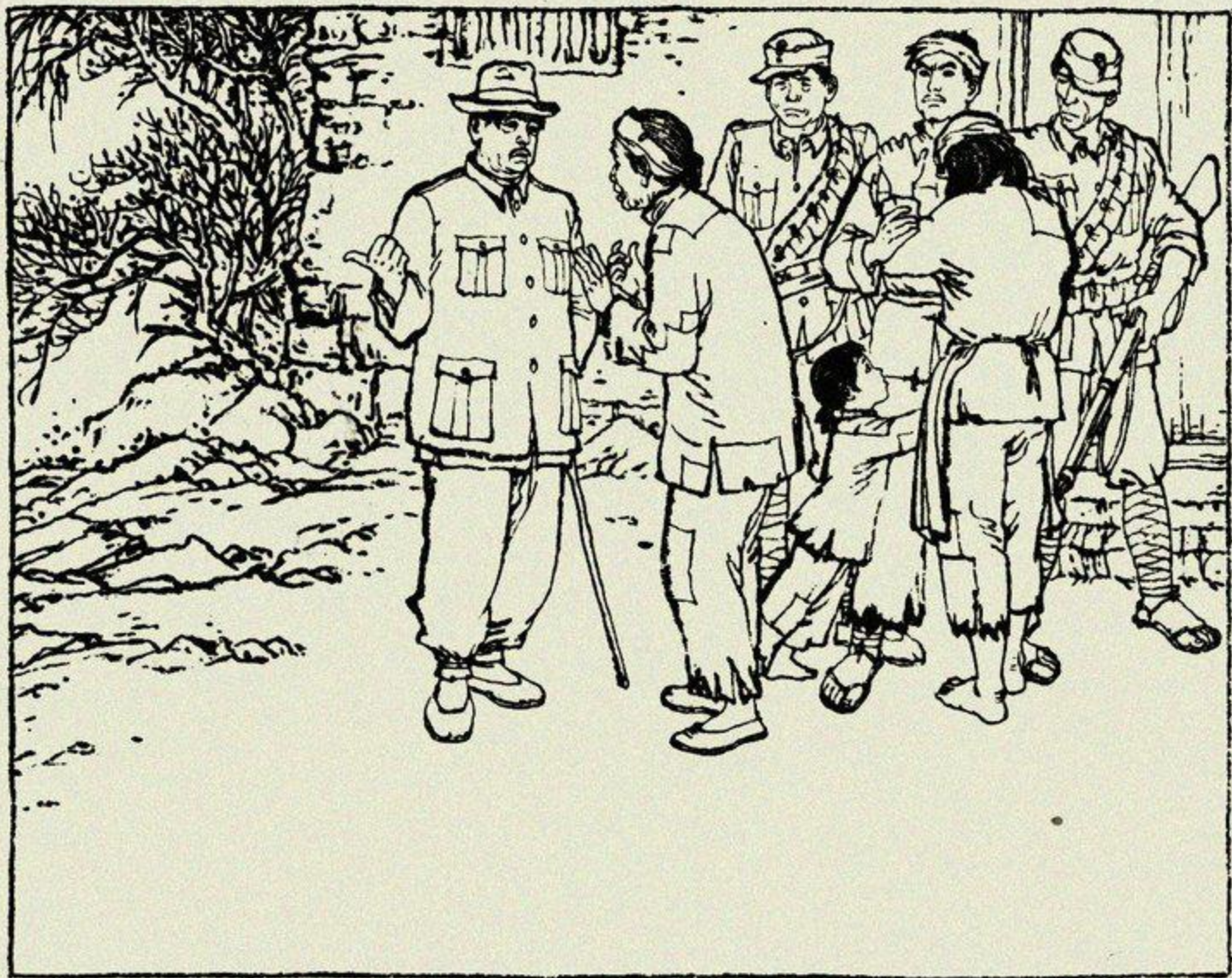
(124) 有的同志劝她当心, 她笑着说: “我感谢同志们, 可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呵, 我们多做些工作, 就可以促使反动派早些垮台, 人民就可以早些摆脱痛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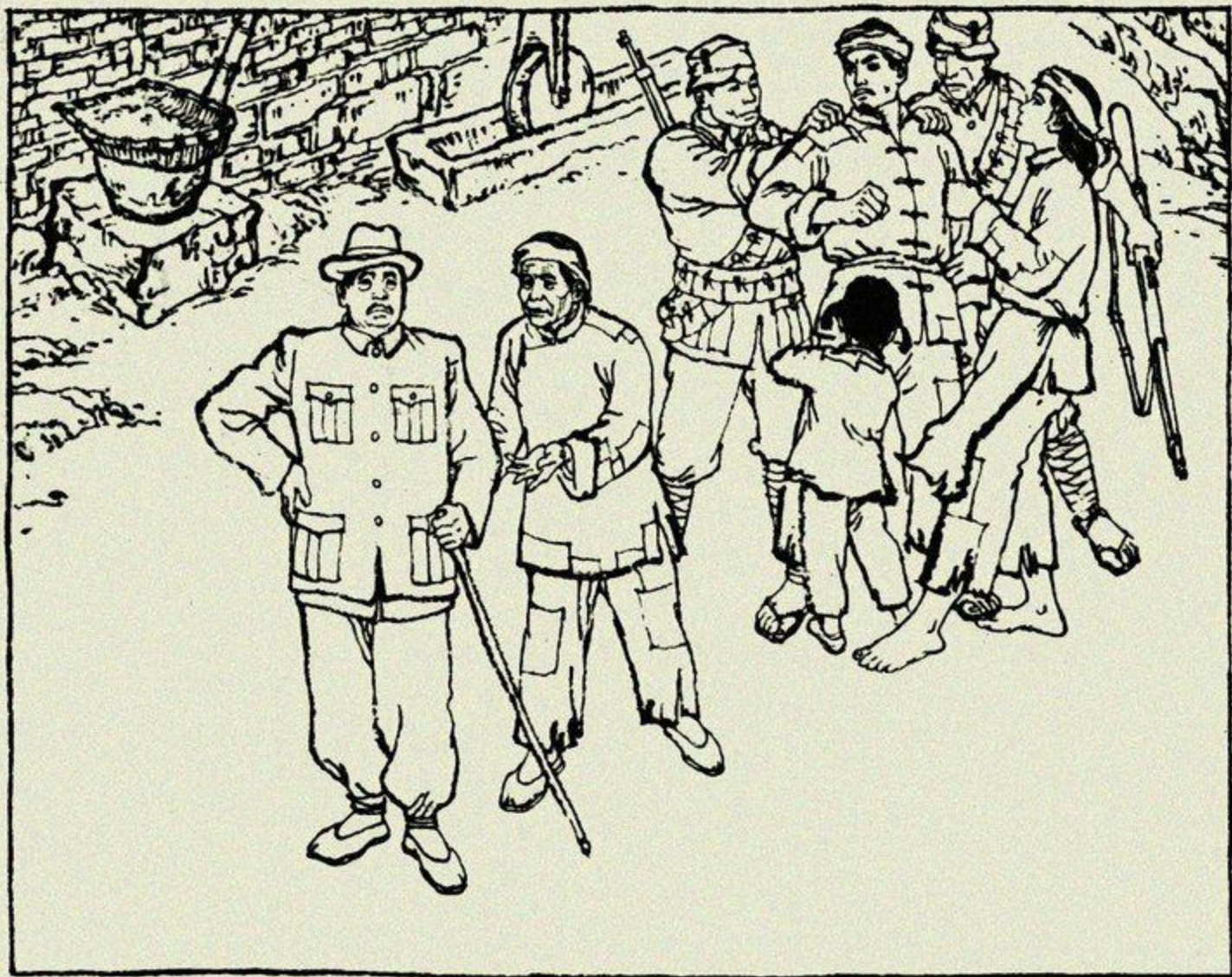
(125) 江姐每到一处，群众自动为她领路；遇到危险，群众千方百计掩护她。她就象鱼生活在大海里一样。她牢记着党的教导：离开了群众，就象鱼离开了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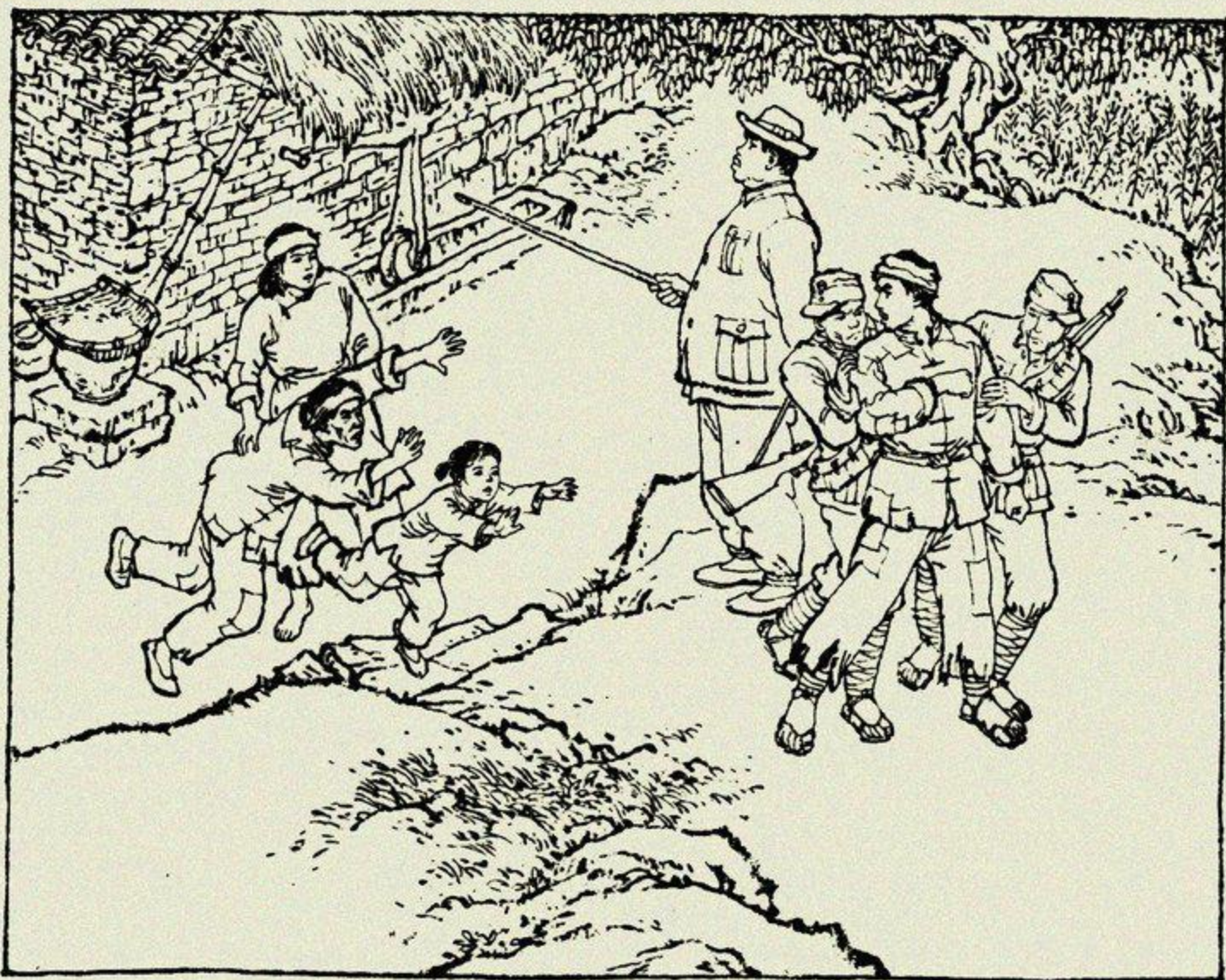
(126) 敌人的魔掌，没有放松大巴山。许多乡公所乡丁，带着枪枝，带着公文，凶横地到处抓丁派款。每座村落，每间破草房，都有哭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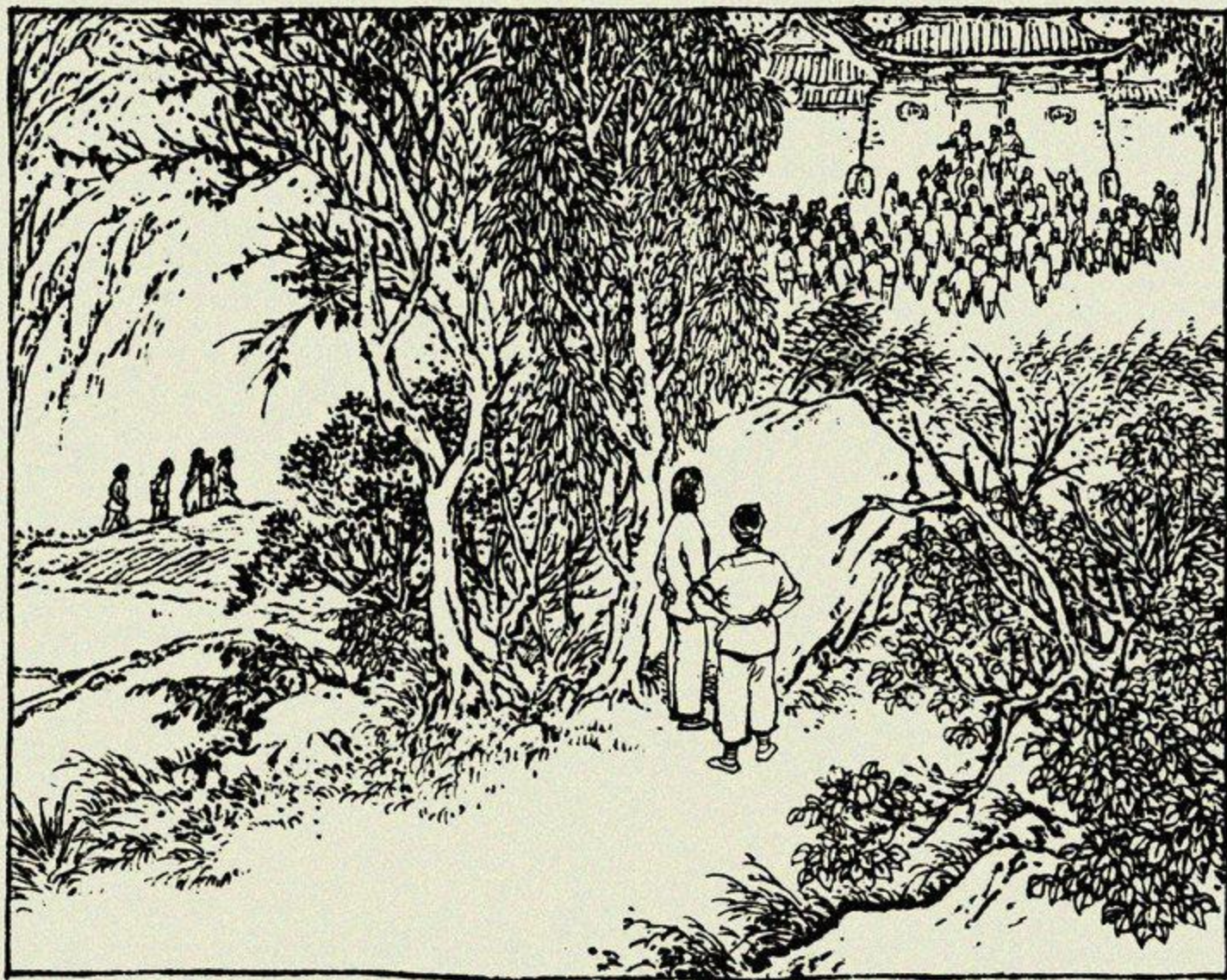
(127)双河场伪乡长带着乡丁来到张金贵家，老太婆说：“我家金贵是独养子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伪乡长鼓起眼睛吼道：“独子也要去！抽签抽着了他，不去不行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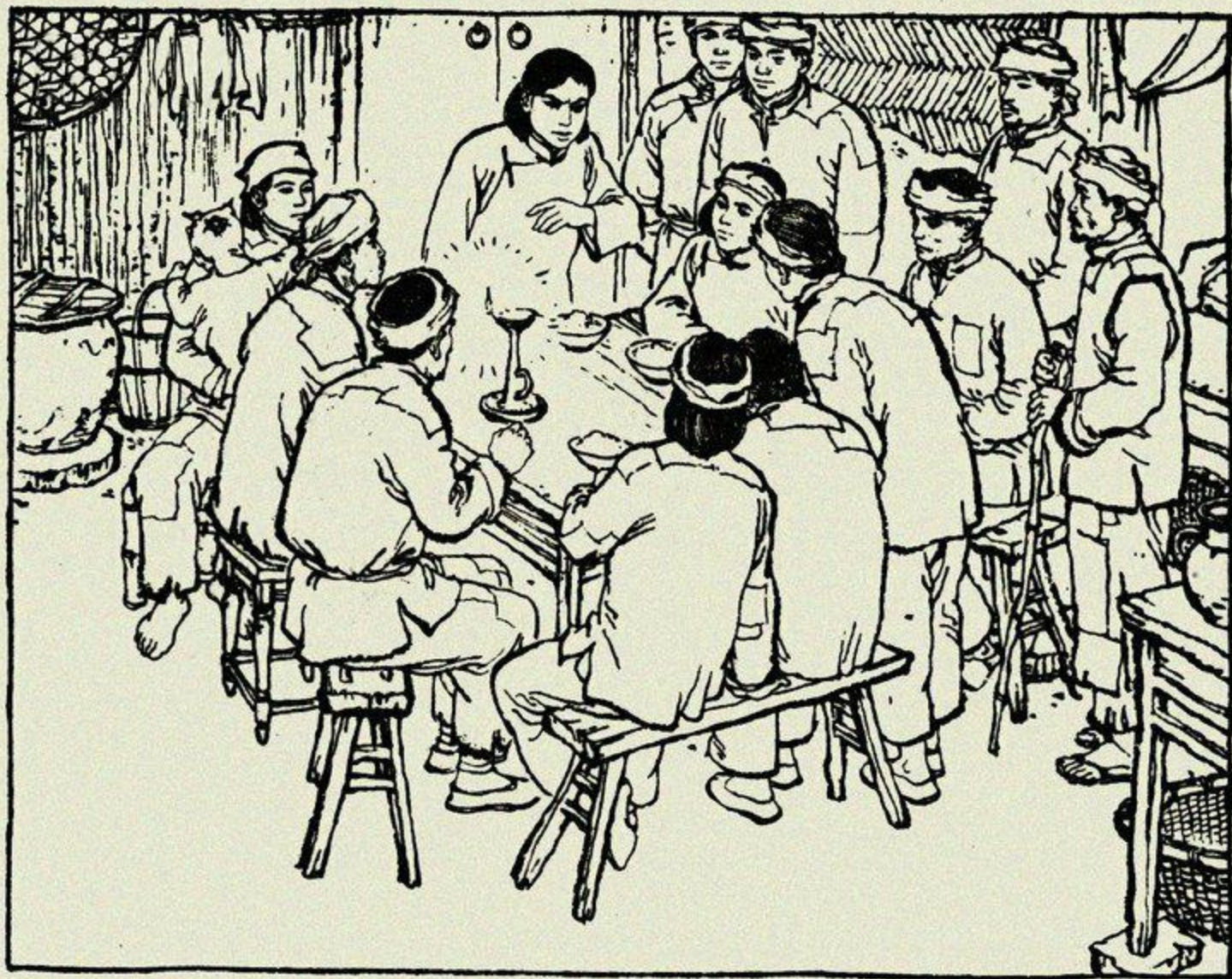
(128) 老太婆哀求着：“全家都靠金贵，他一走，我们老小就会活活饿死！”伪乡长冷笑着说：“我们管不了那么宽，上面催得紧嘛。要不，你出钱买个人去顶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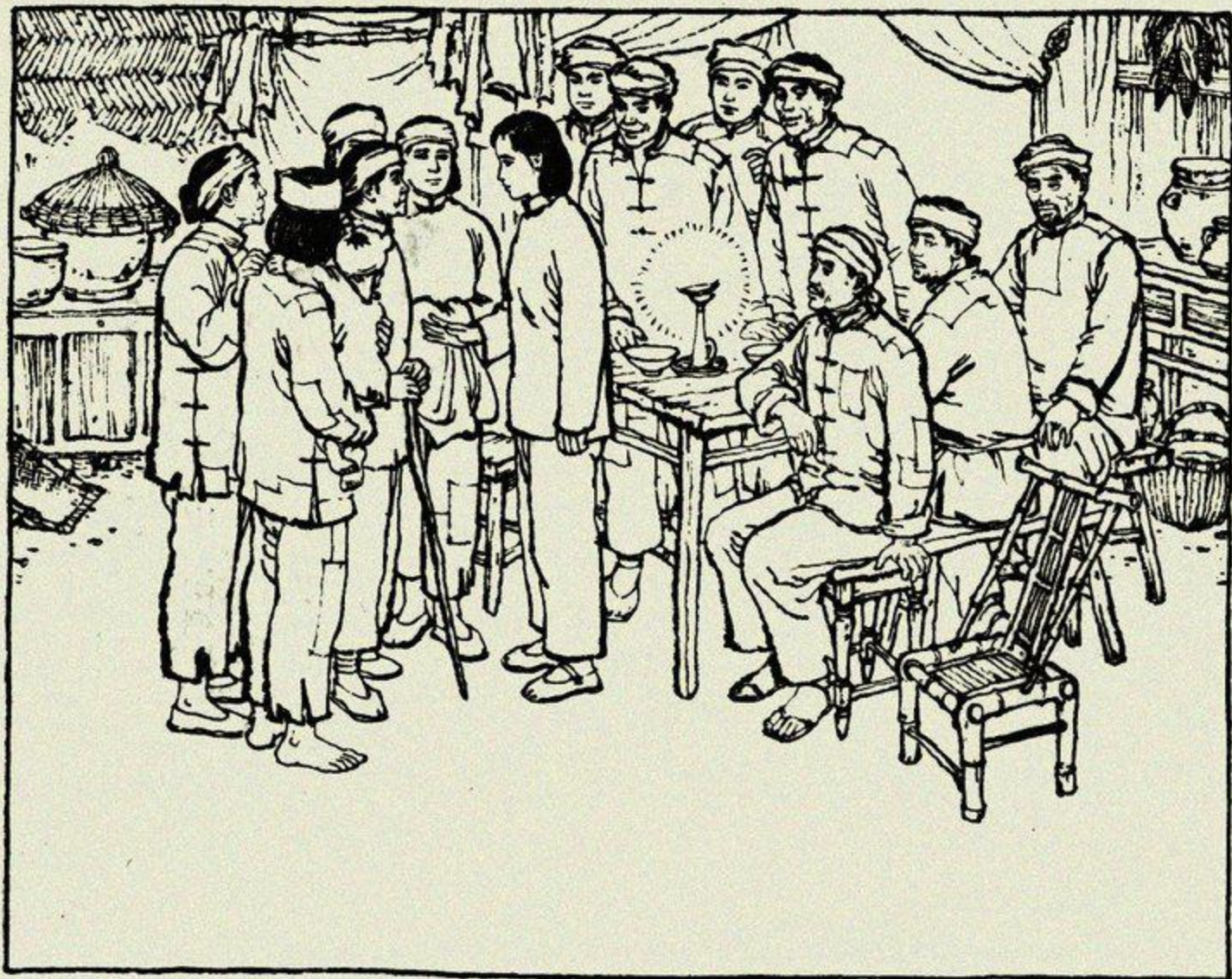
(129)吃饭都成问题,那有錢买人去顶。张金贵被抓走了,娘儿们呼天抢地,一路追出去。伪乡长和乡丁由于挨了张金贵几拳,一边走,一边不停地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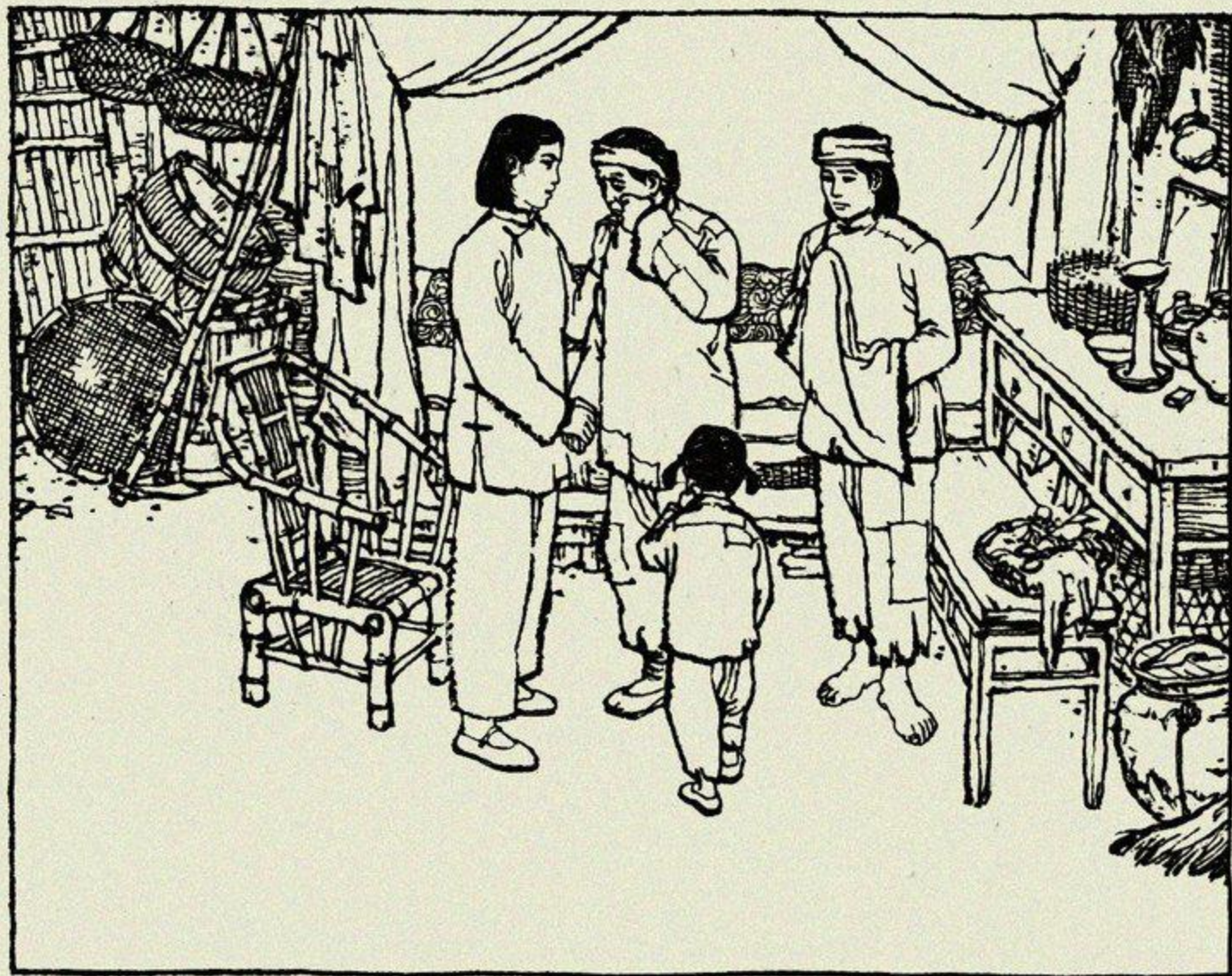
(130) 这一带被抓的壮丁，都被关押在大庙里。成天都有壮丁的家属来探望亲人，大庙里，经常传出哭声。



(131) 江姐见了,十分气愤,她想:情势十分急迫,决不能让农民兄弟被抓走,要进一步把农民组织起来,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。她秘密地和同志们商量对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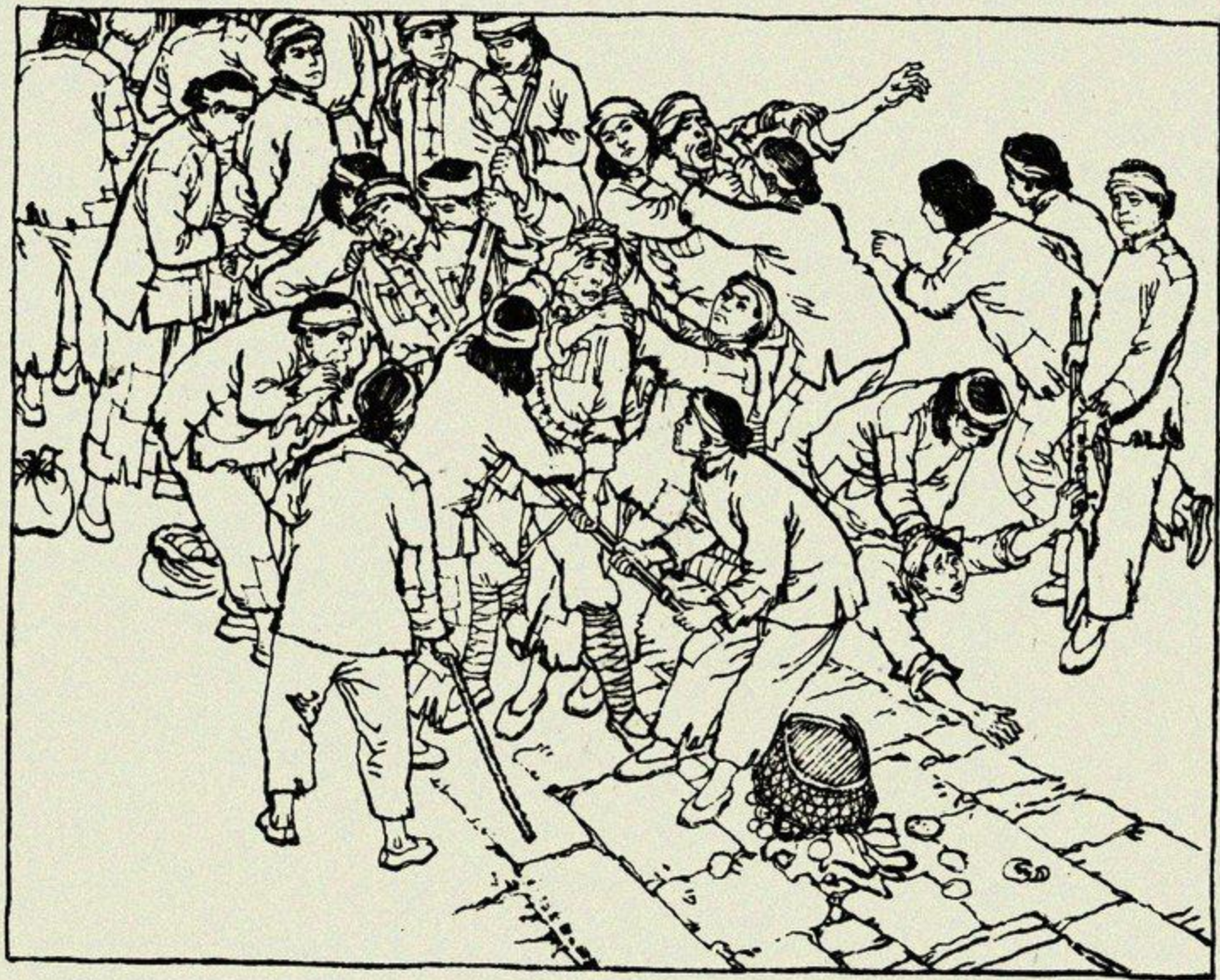
(132) 经过研究之后,江姐考虑到当时的情势,决定先在妇女群众中做好工作,趁敌人押走农民兄弟时,由妇女出面,进行有组织的拦截;但又不使敌人觉察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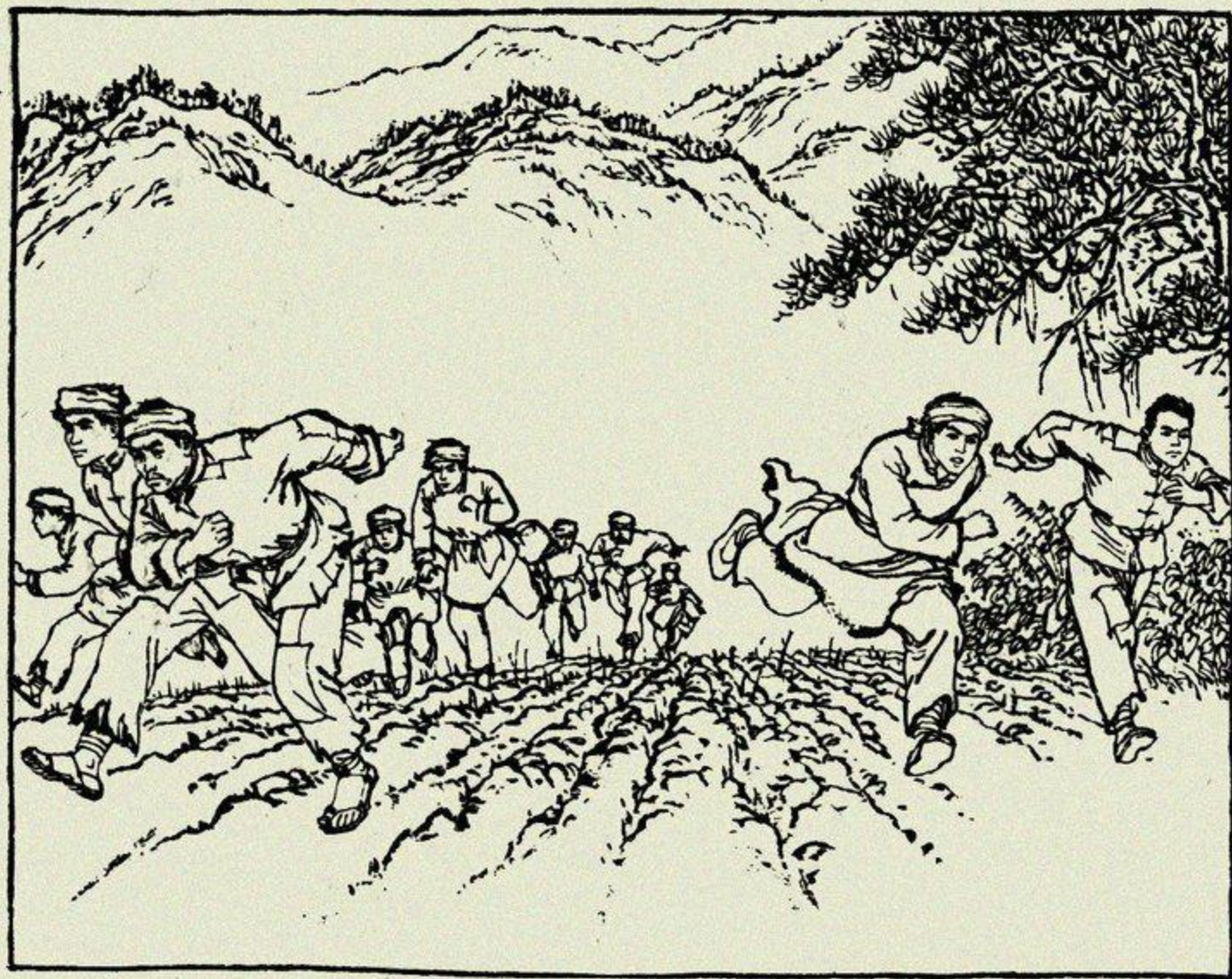
(133) 江姐劝慰着老太婆不要着急，一定要把张金贵救出来，不仅张金贵，一些农民兄弟也不让抓走。老太婆一双带泪的眼望着她，说：“有你作主，我不着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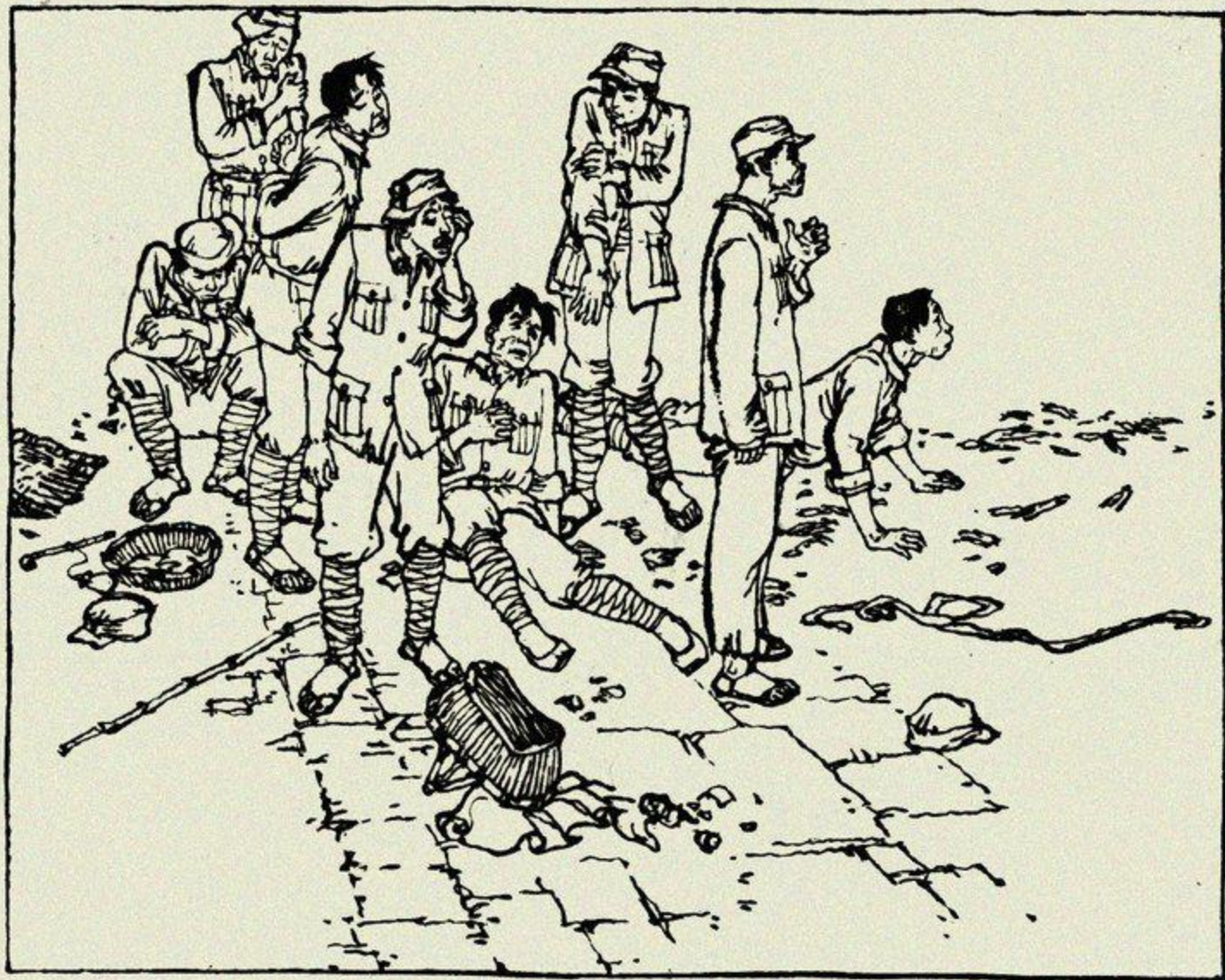
(134)这天,关押在大庙里的农民兄弟,被乡丁们带出来,他们的双手都被绳子捆着,每个人的眼里,都有一股怒火。乡丁们吆喝着,叫骂着,把他们押往县城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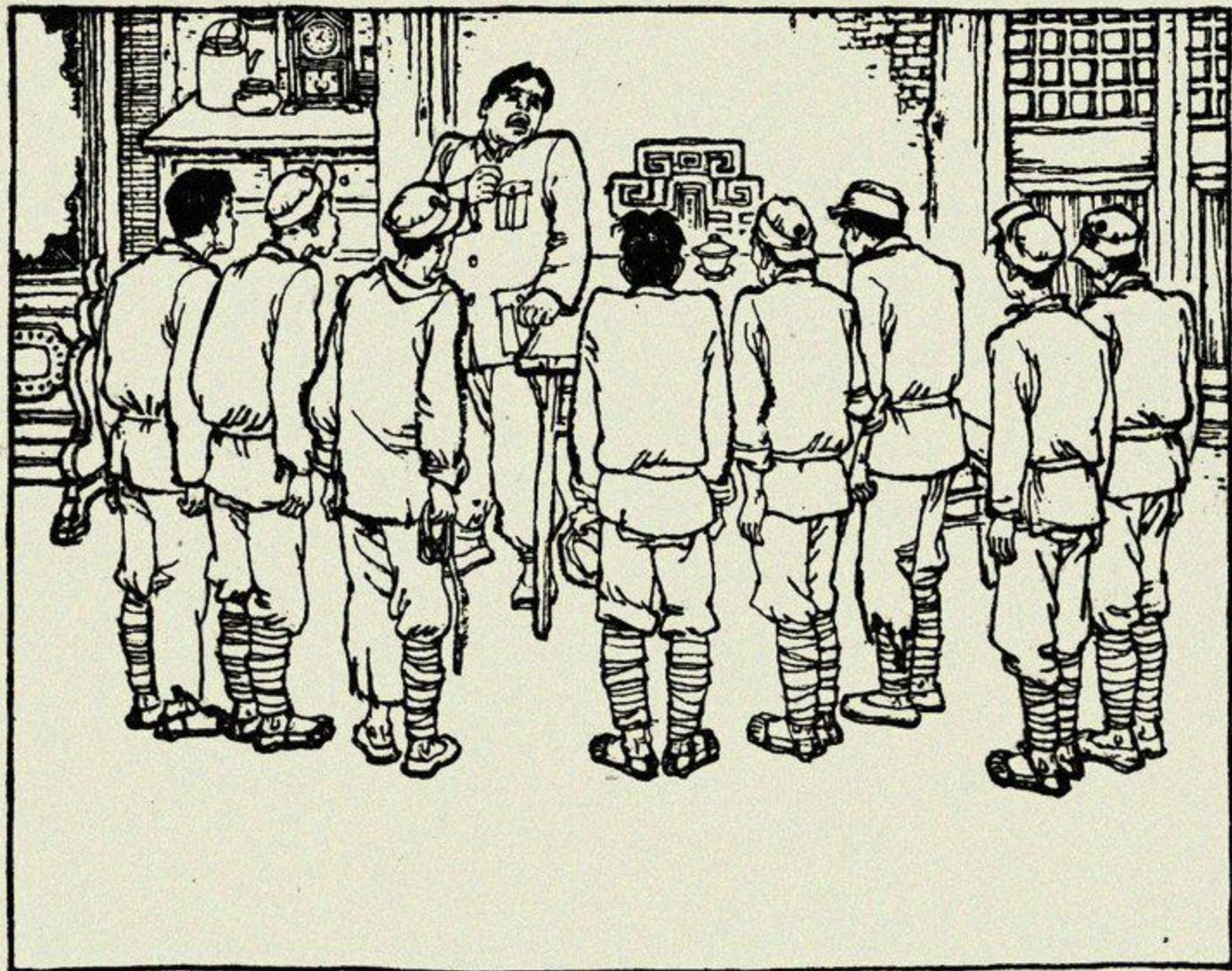
(135)刚出乡场, 只见许多妇女蜂拥上前, 她们纠住乡丁哭着, 骂着; 乡丁来不及招架, 连枪枝也被抢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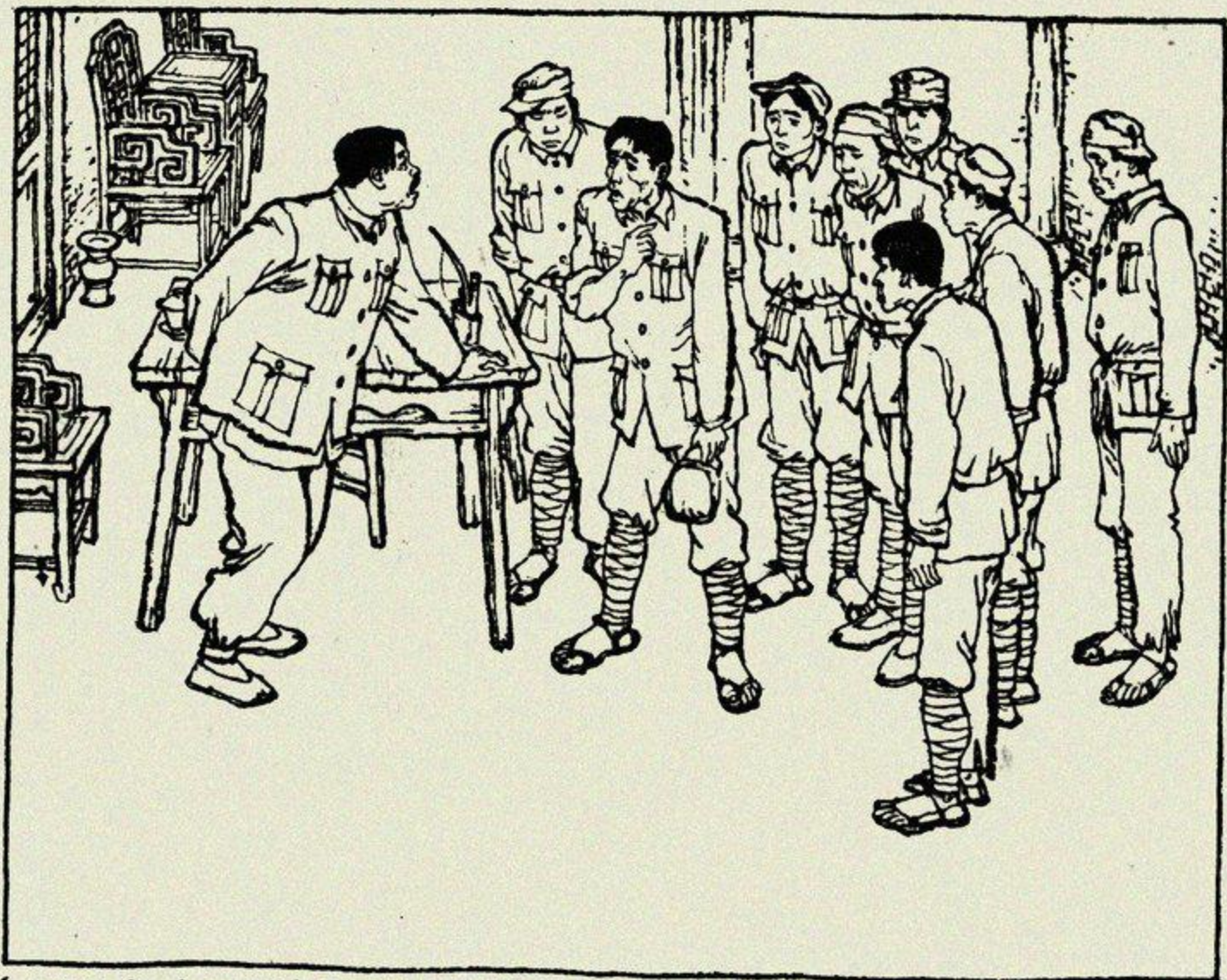
(136) 在一阵喧闹声中,农民兄弟被人剪开了绳索,纷纷夺路逃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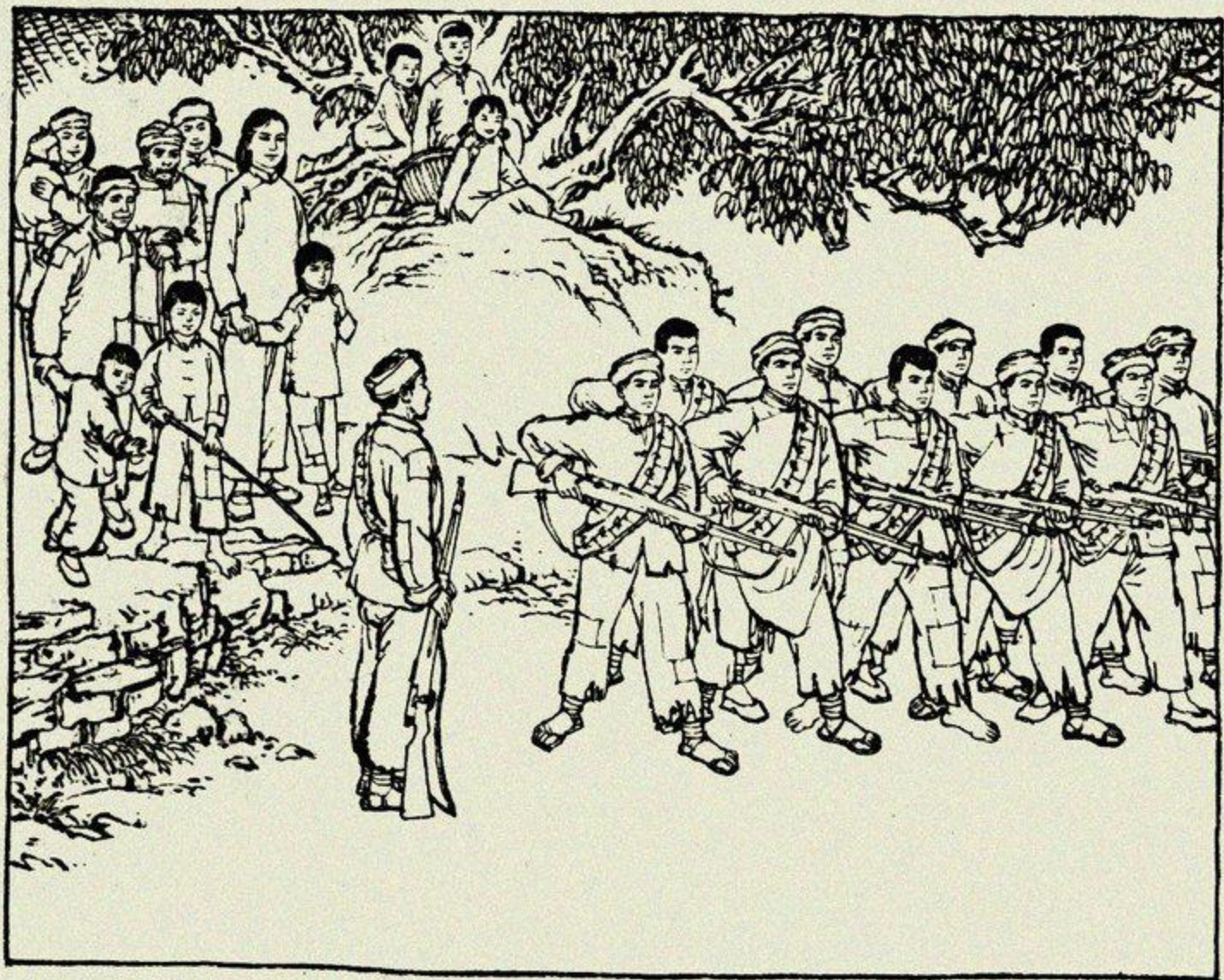
(137)最后只剩下八个空着双手的乡丁，他们望着四散开去的妇女毫无办法，既找不到为首的人，也不能把她们一齐押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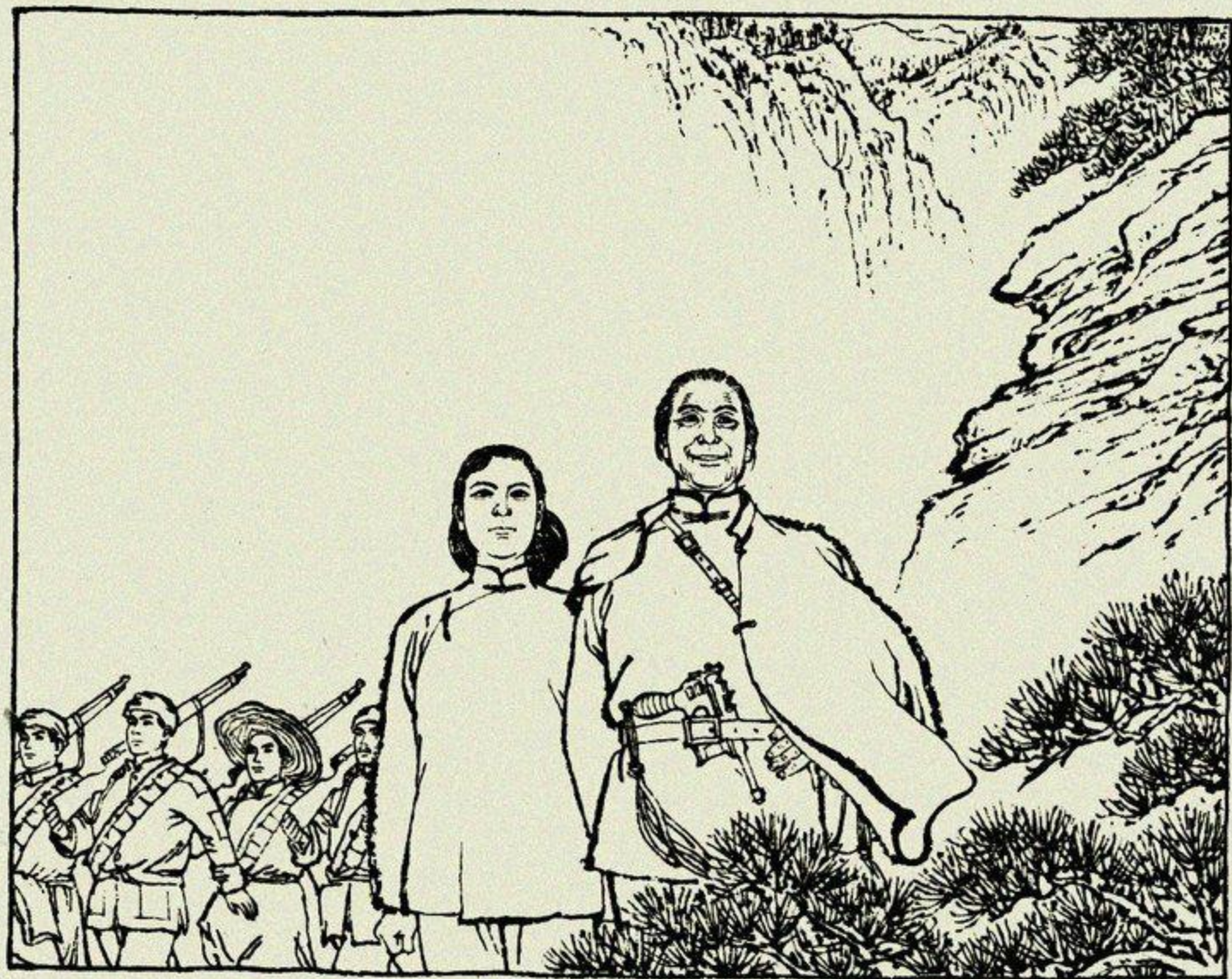
(138) 乡丁垂头丧气来见伪乡长，伪乡长气得拍桌大骂：“脓包！脓包！手上有枪，连女人都对付不了！”当他发现他们连枪也没有了时，气急败坏地问：“枪呢？”



(139) 乡丁愁眉苦脸地说：“枪被抢走了。”伪乡长这下软瘫了，他不但壮丁名额无法交差，丢了枪更有严重的过失。他干嚎着：“押起，押起！我要重重地办你们！”



(140)群众很高兴,江姐更是高兴。斗争是胜利了,不但救出了被抓走的农民兄弟,同时还得到了八支好枪,增加了打击敌人的武器。



(141)从此,大巴山传开了许许多多抗丁抗粮的消息。双枪老太婆得到这些情报,想起了那晚上和江姐的长谈,她刚强有力地说:“前仆后继,我们应该这样!”

紅岩

可蒙改編
韓和平 羅 盤 畫
金奎 顧炳鑫

这套連环画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編繪的，分为八冊出版。內容从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蔣秘密監獄中美合作所毀灭为止。八冊連环画各有独立的內容，但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故事。

八冊連环画的书名和順序如下：

- (1)山城风暴 (2)前仆后继 (3)沙坪事件 (4)威懾群魔
(5)烈火紅心 (6)揭破阴谋 (7)迎接黎明 (8)永垂不朽



统一书号: T8081·3519

定 价: 0.19元

== 红 岩 (二) 前仆后继 ==

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蒙 绘画 韩和平 罗盘 金奎 顾炳鑫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六七二零三三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2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虹口印刷厂印刷
开本 787×1092 1/60 印张 2 12/30 1965年4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4次印刷 500,001—865,000